沈从文全集

21

沈从文全集

第[illegible]卷 ◉ 书信

SHENCONGWEN QUANJI

1961年—1965年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从文全集.18~27卷/沈从文著.—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

ISBN 7-5378-2464-9

Ⅰ.沈… Ⅱ.沈… Ⅲ.①沈从文(1902~1988)-全集②书信集-中国-现代 ③杂著-作品集-中国-现代 Ⅳ.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79785号

责任编辑:陈 洋
谢中一
任丽凤
印装监制:李建华

沈从文全集(18—27卷)
沈从文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人民印刷分公司印刷
*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66.5 字数:3730千字
2002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套
*
ISBN 7-5378-2464-9
I·2353 定价:400.00元



作者1965年春在寓所　　　　程应铨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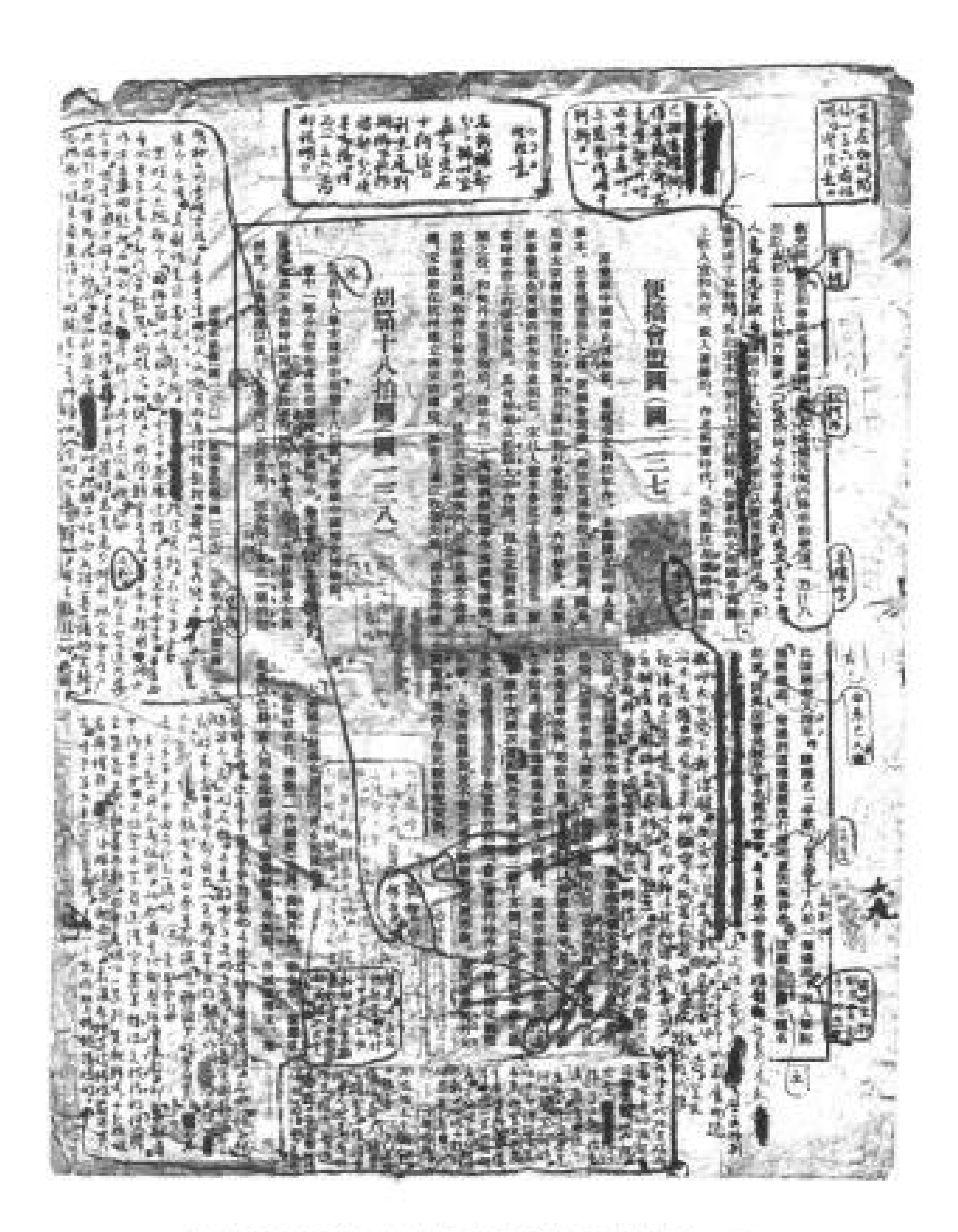


1961年作者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讲授古代丝织品知识



作者1961年向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蔡文姬》剧组介绍参考材料

1965年夏沈从文夫妇在家门前



1964年编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校样之一页
作者在70年代曾多次对文稿修改补充



本卷收沈从文1961至1965年间的书信、废邮存底及零星日记，酌情选入张兆和致沈从文的部分信件，共计146件。

曾公开发表过的书信，编入本卷时加注发表纪录；但在全集编辑过程中（1993年以后）的发表情况不再纳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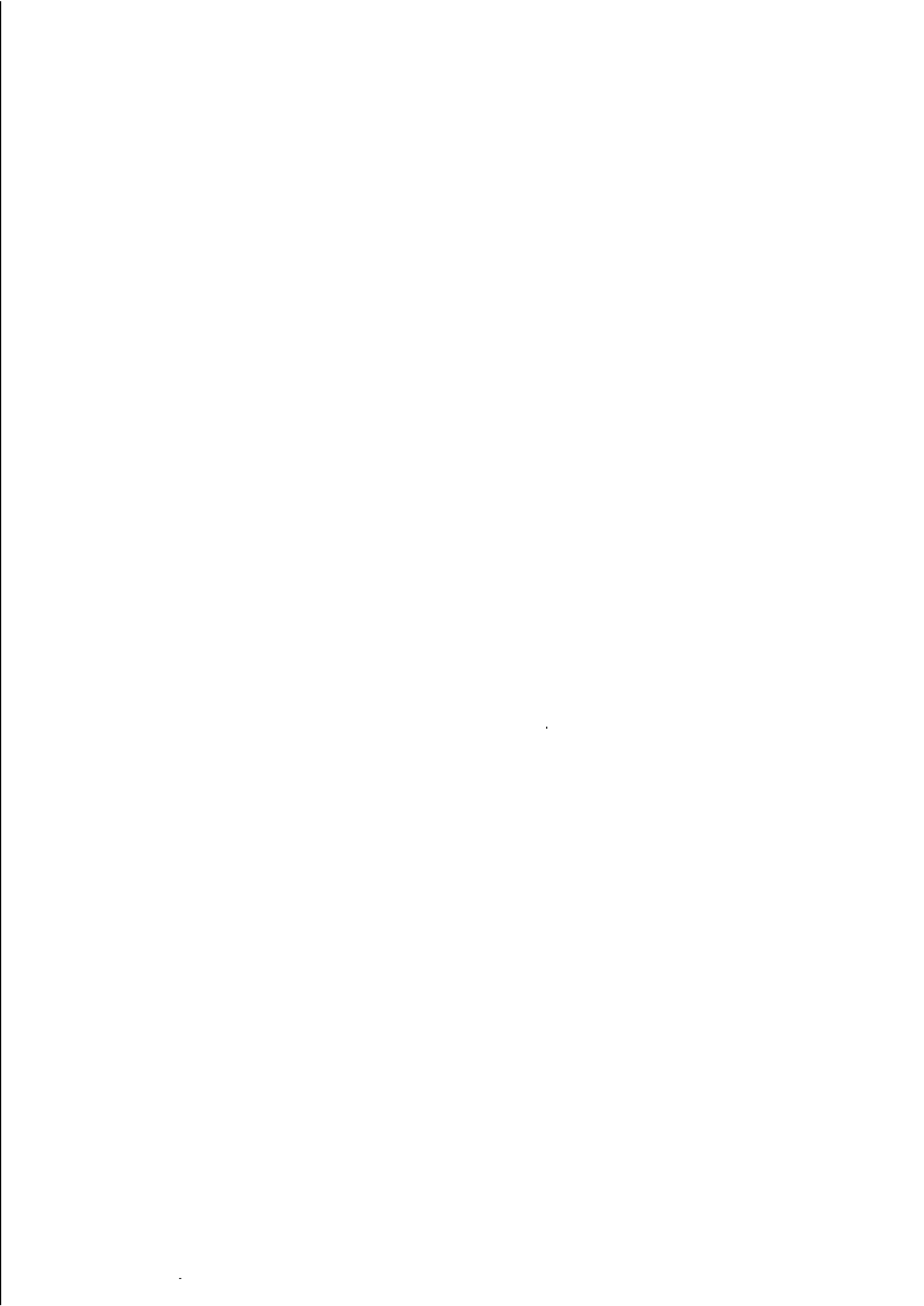
作者停笔改业后，曾用“跛者不忘履”来表达他萦怀文学创作的心情；另一方面，十几年潜心学习与实践，他在物质文化史研究领域的工作，逐渐打开了越来越多为社会服务的大门。本卷一部分书信，再次记录着他为找回用笔能力所作的计划、探索、努力，也反映了作者面对两种事业选择的困惑。

目 录

□1964年 409

□1965年 433

一九六一年



19610104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一家人吃了顿饺子，过了个年，孩子们又上工了。家乡想必也是在照常情形下，热闹了几天。我拟明天住医院（阜外医院），约一个月，专治血压高和心脏病。照近二星期情形看来，能适当休息，即可望保持现状，不至于恶化。若工作一加紧，到一定时日后，又不免会要上升，有点招架不住趋势。住院一月，大致（主要）还是学会气功重要。因为据许多西医说，都以为到目下为止，药物治疗，还少完全把握，若气功运用得法，则成效显著。但巩固还靠各方面条件。中西兼施，比较易见效。总之，有一点要紧，还是少用头脑，作事、读书、用心有节制，凡事不过度，遇事从从容容，则病亦简化矣。我吃亏处大致还是脑子使用不当，为年龄所不允许，习惯不易改变，因之一到某种情况下，即无可如何。本来可以作好的事，到头来又只有搁下一法。几年来作的研究工作，也多近于有始无终。自然限制如此，不服输，或且会大输也。

永玉①一家均好，孩子们在日益长大中，小黑蛮再过三几年，也许又成名画家了。

我左手因扭筋一次，近半年还未好，有时晚上且极痛，

转折不灵，先还以为是单纯扭筋，近来方知道和心脏血管毛病有关。右手写字也不大便，心脏工作一累即隐疼，晚上则醒回时隐隐疼一阵。但连躺一星期后，即似乎已无事。病未好，只是已不疼。头部不作事不重，如这么写信，到久了些，还是感到沉重些。过年来连躺了一星期，也似乎好得多了。惟知道低压还是在一百以上，高压约在二百左右，照长期诊治经验，只有能一连安睡八时左右，起身后才会真正感到轻松的。事实上目下每夜必醒三五次。饮食系统还好，无什么毛病。眼底血管极好，不闻硬化，可知毛病主要还是在心在脑。前者不过劳，走路不过剧，或者读书不太久，守在桌边不太长，似乎尚可补救，不至于一时即恶化。医生总说不宜再多作事，我却还常常想趁年龄来得及，尽可能把已经学到的一些杂知识，通通用出来。但有时却力不从心，因之事与愿违，只说想多作事，结果却什么事也不曾作，日子即成过去了也。一切请勿念，如住院一月不好转，工作可能要变更或者真得退休了。

这里诸亲友均如常。

二弟

一月四日

沈云麓　作者的大哥，原名沈岳霖。云麓又常简写为云楼、云六。

① 永玉　作者的表侄黄永玉，画家，时任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副教授。

19610111

皁外医院

致沈云麓

大哥：

我已住到医院五天。是专为治高血压的病院，名“阜外医院”，在阜城门外。一共有四十来病人，将有四十天综合治疗。如能有一定疗效，将来你也许可能用相同方法治疗。我一般情形是二百高压，百一十低压。目下是180/100。四十天后如能到160/80，已阿弥陀佛了。住处两人一房，有单用浴室，有各种检查，一礼拜后将中西并进。主要还是要学好气功。吃的东西也不同一般，现在日用玉米油二至三两，吃的可说是“好油水”，不免要想到将来出院如何办。因为在家中，一个月还只有半斤油的。（因血中胆固醇已到275，大量吃玉米油，闻可减少胆固醇分配量。）在这里看到一本新译《托尔斯泰评传》，让我联想到如能有精力，好好收集一百家乡家中及田、刘诸家材料，和陈玉鍪①近四十年材料，特别是近四十年家乡子弟兵在抗日一役种种牺牲材料（其中我只记住一部分，还是廿七年在沅陵谈到的），我可能还可以利用剩余精力来用家乡事作题材，写一本有历史价值的历史小说。规模虽不会怎么大，却必然还有一定意义。因为从局部看全体，用家乡子弟抗日为主题，也会写得出很好作品的。我似乎预感到这个作品是会从我手中完成的。倘若能得你的协助，

尽可能把你能明白的材料为记下来，由祖父起随日记下些，不拘记多少。我们将可以共同完成这个作品，也是对家乡一种责任。这些亲友限于知识气度，以及种种不良习惯，各自有一定的缺点，无关大体，重要是在国家紧急关头，他们为国家牺牲了。特别是那些朴质勇敢的兵士！我因为从他们身边长大，极懂得他们的情绪。过长沙时，还看过得余[2]集合他们出医院的一队人一次训话。记忆永新，动人得很。当时写《云庐纪事》就打了个腹稿，以为会写到廿多万字的。一搁下来即十多年。现在因读托的评传，忽又想到如果体力能许可；写完鼎和传记[3]后，第二本书将是这个未完成的故事．有几个人一定可以在笔下写成活人的。盼望你能支持这一工作，尽你明白的，一天拉杂随笔写一点来，我会重新抉择应用的。这半年来，每到医院去，医生总是说："休息休息，不用再作事了罢。"大致有时是血压比他所说的还高。馆中也早决定了我全休。可是我自己却明白还有些工作未完成。在馆中，我的杂知识还有用，应当用用。在此外，也还应当在较好情况下写几本书！只要身体不恶化，照目下看来，是还可以完成几本书的。因为除了脑子问题，其他部门机能都还健康，我一定要努力把生命用到一件为家乡子弟抗战纪念性工作上去。要好好的来完成它。如果能动手写时，为熟习空气，可能会回到家乡搞半年的。全国政协今年或许有一次参观，只不知是那一月。我们可能有个"民族区参观组"，只不知到时可排得上到湘西自治区[4]没有。照原来打算，是会到云贵自治区的。

你要什么杂志，可要朝慧为寄，她常上街容易办。她近来身体已较好，大致要到暑假后才宜升学，目下还不稳定，

仍按时去打针。吃的还比较好，家中一月廿有个鸡蛋，隔天把可吃吃蛋汤，蛋白质缺乏症，或可避免。油也不缺乏。就是素菜不大够，幸好还晒了点干白菜，也腌了点白菜，到月底必可以对付。其实去年每人均分了五六十斤白菜，如会经济使用，也就差不多了。闻上海方面供应比北方好些，交通运输便利，也就比较容易调度。北方大致到三月后也会好转，因为新菠菜将上市。家乡橘子皮总还可以间或得到（开刀橘），你如有糖，可以把橘子皮切成细丝，先将苦水煮去，再将糖同熬成糖浆，内中维他命多，可以对身体有帮助。我们过去在云南即那么自做橘子酱，和买的一样好，目前自做可能还比买的更好。作时宜略加一点点盐。此后用三月莓、地枇杷均可做，羊桃且更好。羊奶子也可做，都比桃李等果子还好。狗矢柑，皱皮柑皮，都是做果酱好原料，问题是有无糖可用。

家乡如胡萝卜还容易得，也可以趁产量较多时，买些晒干，或作腌的，或和点点糖同煮凉干备用。比许多药物还更有益于人。身上浮肿闻多和蛋白质缺乏有直接关系，吃豆腐、豆豉均可见效。芹菜胡萝卜叶子，萝卜缨子，都是极养人的。菠菜根也不要抛弃。绿叶子这里已吃到某种树叶，似配合到粮食内，闻可解决蛋白质缺乏问题。惟北方人冬绿叶已经并不多。我十月里住八大处时，还看到许多人在山上打白杨叶子，一天打三十来斤，听说就是预备掺和到粮食里用的。家乡青菜叶子多，一定已充分利用。闻家乡罐头厂常有些刀头零碎出售，你能找些骨头煮煮汤，可能比吃肉还有好处。这些零碎或骨头，事实上都比肉还多营养价值的。北京可不容易得到骨头。惟一般市民均各按分量可购买肉类，也可买火

腿罐头，还是云南作的，两斤一罐，不过普通人数不多，不易凑足两斤肉票耳。人冬今年均烧煤球，没有块煤，作饭则用蜂窝煤。住处向阳，还不大冷。且学会了封炉子过夜办法，也省煤。

二弟

一月十一日

① 陈玉鍪 陈渠珍的别号。陈祖籍麻阳，后迁入凤凰，行伍出身，参加护法战争时，军事才能和谋略得到赏识，被委以军界要职。1921年兼任湘西巡防军统领后，成为长期掌管湘西地方的实力人物。

② 得余 作者的三弟沈荃，原名沈岳荃，字叠余、得余、得鱼。军人，下文所说集合，指参加1937年11月在浙江阻击日军的嘉善战役负伤士兵，伤愈后集合再赴抗日前线。上述战役中沈荃任陆军128师764团团长，也身负重伤。

③ 鼎和传记 张鼎和，作者夫人张兆和的堂兄，参加革命后改名张璋，曾化名张晓天。革命烈士，1936年10月在安庆牺牲。作者从1948年起即准备以张鼎和具有传奇性的革命生涯，及其家人前赴后继经历，写成长篇传记作品。1960年作者曾三去宣化，访问烈士亲属，并从各方面广泛搜集材料，打算完成这个创作。

④ 湘西自治区 湘西在1952年实现地方民族区域自治时，曾称为湘西苗族自治区，1955年改称自治州，1957年改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19610121
阜外医院

致沈云麓

大哥：

我住医院已半个月，极少吃药，每天只吃玉米油二三两加在菜食中，闻可调整血中胆固醇分配量（一般人只占160左右，我的已到275）。住了这么日子，可能已减少了些。在这里住的极好，二人一房，有单独洗澡间，还是我生平第一次这么正式休养！入院时血压190/130现在已160/98，有时还低些。照目下情况，已算得和正常差不多少了。麻烦处是出院后是否能巩固。在院里吃的太好，出去不免有些麻烦。这里主要是气功和站桩二事，太极拳还不是主要的。气功方法大致还是从二千年前方士导引术“熊经鸟申”而来，千五六百年前和尚“参禅打坐”，五十年前同善社会道门的“静功”，同是一种功夫，所不同处，是如今从新加以肯定，说是和大脑皮层抑制有关而已。过些日子可能还会有更简化更具休发明。方法虽简单，惟已经各种测验，对于高血压的确有下降效验。我们大致住到旧历年才出院。左臂因扭了一次，关节总痛，夜里且必痛醒，这里则用蜡疗法，事实上即中国老方法中炒热盐用布包搁患处办法大同而小异，将有八九次处理，目下还不见好。真正好处还是在这里能比较安静，不用头脑，睡得多，吃得好。如果是到海边，可能还更容易转好！我倒

希望这一次从医院中得到一些意见，此后和工作有关看法。同样是做事，用工，但有的靠综合材料，联想排比事件，有的却只靠呆记，这十年搞文物事实上即靠呆记，记下了上十万种东东西西，和其相互关系，个别特征及问题，这和过去卅年写作用心完全不同。生命受一定限制，照过去这么使用恐已不大可能。所以此后作什么，也许还得听听医生从生理条件上作的建议。目下除血压不大好外，只有心脏有点不大好，常隐痛，工作累时必然痛一阵子。此外即到某种情形下头即混乱不能使用。也有可能会从坐办公室方式转而为半休作顾问方式，这么一来，倒还可以为好多方面作顾问，做不少事情！如可以各处走动，也有可能会在另外一时写出点文章的。近在这里看了些托尔斯泰、高尔基和别的作品，似乎都还可从我手下产生。所缺少的是充分自由支配时间而已。没有时间什么理想都不可能成为现实。

一定要趁体力还得用时，为国家多作点事！

二弟

一月廿一

19610122

阜外医院

复汪曾祺

一月廿二

曾祺：

……从气功技术看，有时可能也用得着说“是否当运”四个字。当运即成科学。不当运，即老古董迷信而已。因为事实就是这样！因此一个人如果能够用文字写作，又乐意终生从事于这个工作，对于写作，还是始终要有一种顽强信心。这种信心是肯定生命一种正常态度，扩大延续生命一种目的。要从内而发，不决定于外在因子。如仅从外在“行市”而作，工作是不可能持久终生的。我们用这点空想来互勉吧。我说这些不免有些近于空谈胡说。因为是住在医院里，可以作一切不合实际的空想，随便说说，也一定让你在一切必须从实际出发的情形下微笑微笑，你或许会说：“哎呀，还是胡涂的想象！”我倒要争辩争辩：“要说打算完全胡涂也不尽然，有下面事情可证。”半点钟前，我上完气功课，回到卧室，却想起四十多年前家乡中有个大诗人，作过几任县长，人过南社，因为生活寂寞，到处游学收徒弟传孔孟心法，传静坐功。照几年前习惯说，则为“点传师”。传法时，怕人轻视，因此也不妨从权，假孔子所不语的“神”、“怪”，警告学徒，以为若不重视此心法，胡乱告人，将来必遭天雷劈打，五马分尸。

末了收袁头①一枚完事。我当时因年幼无知，却不在禁内，也不收费。现在学的相差不多，却已肯定有科学价值。因此一来，我不免照你所估计，在服尔太②式微笑中有一会会。事情那还有如此巧处？所以孔子说的为人“毋必，毋固，毋我”，还是有些道理，事情见得多一些，即可遇事从容一点，同时工作信念也会持久一些。即是一反孔子的世故说法，坚持工作，充满信心和热情去工作，一时间会不为人理解，时间长些久些，可不会错的。俗说“事久见人心”，很有道理。

这个信断续写了两天，信纸完了，所以来不及重抄一次。能重抄一次会清楚一些。但这么乱乱的，你看来也许更有意思些。因为至少除知道许多琐事外，还知道我还在一种矛盾中过下去，人虽老了，心似乎还年青天真！

汪曾祺　现代作家、戏剧家。通信时下放在张家口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并于不久前被摘掉“右派”帽子。

这是作者2月2日复汪曾祺信的第二稿，未寄出。全文约4500字，因大部内容与19610202复汪曾祺信相近，现节录信稿的后部编入。

① 袁头　即银元，其中一种有袁世凯头像的流通较广，俗称“袁大头”。

② 服尔太　今译为伏尔泰，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

196101下旬
阜外医院

致张兆和

三姐：

今天量血压，已下降到极低点，高140。低压虽还在90，照医生说也已经和年龄要求相差无几。据闻主要影响是玉米油作食物。已第四次检血组成分，如胆固醇同时也下降到二百以下，问题大致就差不多了。闻心脏还是不大好。因此暂时还只服药降压灵一粒，不宜大降。过两天将进行一种针对心脏的什么治疗。左臂在用蜡热治疗，是躺在床上用一大块白蜡包住左臂，约卅分钟，隔日一次，明天以后将每日一次。吃的还是油多，今午吃鱼，量不少，大致在六两左右一盘，加二两油，因此油糊糊的。照目下说明，是可将胆固醇分配量减少有效方法。（另一面也是调整较长时期营养单一、不足的一种疗法。）是照苏联治疗意见着手的。照我自己说来，倒是“吃得好，不用脑，长长睡，按日洗个澡”必然结果。闻巩固在气功，星期六才正式传法。事先看护已日日提到方法、过程、境界、问题、疗效。重点在气功。一点破，方法倒又似乎简单之至，即想出一定办法不用头脑而已。话说回来即正式承认二千年前的修仙学道的“导引”，和千多年前和尚的“参禅打坐”，以及十余年前会道门的“传法”，都有条件找出理由，加以承认、肯定，认为还有道理是也。目前说是“大

脑皮层的休息控制”。事实上可能和“自我催眠”有关，惟照医学目前说明，是不提“催眠”字样，免得和巫术相混淆的。事实上到另外一时，恐还得回到这两个字上来。

安娜[①]已看完，这本书有好处也有一定弱点。写事，笔明朗，如赛马，猎鸟，农事收获，及简单景物描写，都很好。至于写人，写情感变化，有些过细，不大自然，带做作处，似深而并不怎么扎实，乍看好，较仔细看，即觉得不十分好。托自己并不十分满意，是有道理的。评传说英译本将重要议论涉及批评社会制度，思想激烈部分多删节，因此重点转成“恋爱悲剧故事”，不大合符本来目的，评得中肯。周译似即此经过删节的译本，所以讲到社会问题，对话多含胡。又暴露旧俄上层社会生活之无聊，如俱乐部种种，还好。我想把《战争与和平》也看看。如还有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或其他，也看看，可对照得一印象。因为屠在背景描写上加工，有长处。写人分析较少，让人从谈话中见性格，见思想，方法上还是有长处，比托时时用解释方法分析情感，倒是屠的方法比较自然。看看这些十九世纪作品，有另外一种好处，即使我引起一种信心，照这种方法写，可以写得出相等或者还稍好些作品，并不怎么困难。难的不是无可写的人，无可写的事，难的是如何得到一种较从容自由的心情，来组织故事，进行写作。难的是有一个写作环境，成熟生命还是可以好好使用几年的。我想到的总还是用六七万字写中篇，至多有八万字，范围不妨小些，格局不妨小些，人事不妨简单些，用比较素朴方法来处理。如能得到较从容工作环境，一定还可以写得出几个有分量东西的。这自然也只是目下一种主观的估计，事实上脑子的使用还是有一定限度，未必能作到。

最难的是作品写出来后，既能为自己批准，又能满足客观要求。这种矛盾统一是不容易的。我希望能有机会到西南走走，会可望有些收成。若一月后医生还说心脏不大健康，倒也许是另外一种转机，因为工作恐得改变。如能作半天工，或者将有“塞翁失马”事出现，有重新试来计划写个中篇可能。看看近来许多近于公式的歌剧、话剧及小说，写土豪、劣绅、军官等等恶人通不够深入，写好人也不怎么扎实，特别是组织故事多极平凡，不亲切，不生动．我还应当试把笔用用，才是道理。如真的照过去那么认真来写，一礼拜写个五六千字，用四个月或半年写一中型小说，不会太吃力，写成也一定不会太看不下去。

在这里杂志上看到几个短篇，都不好。都不会写，不会安排故事，不会对话，不会写人。没有办法看下去。报上特写写人事更加不易感动人。散文和诗写到景物时，都不知如何着手，文字不够用似的，也一点不真实。恐怕和每年选的选本作为标准也有关系。大家都用来学习，取法，越学范围越窄，再也无希望从文字上见新风格，或性格（恐怕得想点办法了）。报刊上似乎还不曾有人肯提及这个问题。正和工艺美术及美术上碰到问题一样，都只说“好”，事实上在讨论外销时，却都明白有问题，无市场。有的拿去展览即展不出。但是还是在照常生产。待改进生产，并不讳言。文学——一般报刊文学，商讨到如何提高现有水平质量问题似极少见。介绍外国的作品，如像一些诗歌，也都不怎么精彩。不知是什么缘故。是不是编辑注重点多不放在这上面，不大客观，还是另外尚有问题？这里放的几种理论刊物，就少有人翻阅，多崭新的摆在架上。有些连环画册倒翻得又油又破。住院的

大部分还是知识分子，头脑劳动者，难道是头脑都太累，因此只想看看画册子消遣消遣？还是新文学和这个多数生活，根本上即并无什么关系？有一点让我看到有些如托尔斯泰小说中列文感到的忧虑，即一吃过饭，好些休息室好几桌麻雀牌都坐上了人，几个女教授和中学女教员，都十分溜刷在行在那里洗牌，精神很好。玩得那么热心，正如把我带回到三四十年前社会环境中去，不免有点痛苦。因为让我体会到社会还是有一个相当多数，是只会从这个老方式寻开心得快乐的。还是有许多人乐于用这个方式消耗有限生命，而从书本上求真理得快乐，即或是“知识分子”，也并不怎么热心的。这也是一个问题，应当在文学中来提提。或讲讲什么什么不大好！但是说这个不免近于迂腐，因为社会还是习惯这么下去的。特别是一般书籍如果并不能给多数人比玩麻雀牌更大一些的快乐时，这些书籍再多也是无意义的。我以为《人民文学》还值得作些带主动性的试验，即把它分送到凡是受过大学或中学教育的机关干部、医生、看护，病院，生产单位如工厂……中小学教师……附一张测验表，提出些问题，问问读者欢喜什么，看过后有什么印象等等。有一时记得车上曾订得有，后来却只有画报和连环画了。我听到许多人说现代人小说都只欢喜《林海雪原》，原来欢喜的是惊险，是把看《七侠五义》的习惯情感转到新的作品而觉得动人的。事实上这些读者更乐意看的也许还是新西游记新水浒传，至于什么短篇，可极少人有兴趣。至于诗，作者自以为政治性强的，读者却简直是全部挡驾，看不懂，无意思，不知说些什么事情。我们说文学应面对大多数群众，这个多数认真说来我们是太不明白，太不认真注意了。新作品对他们一点都不需要，

你们可不曾注意到。新作品在这个真正多数起过些什么良好作用，你们也并没有认真注意到。你们可以说并不懂读者，作者也不懂，批评家写的文章，和一般读者且隔得更远了。许多作品只有准备写文章和教师要看，和多数读者全无关系。这实在是一种值得注意的事情！我在这里还看到几册电影刊物，多用旧戏编的，又看电视，也是京戏编的，到处是王爷、公主、元帅……我觉得这一切综合作成的影响，是不怎么好的。

张兆和　作者夫人，时为《人民文学》杂志编辑。

① 安娜　指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19610202(1)
阜外医院

复汪曾祺

曾祺：

得到你一月十五日的信，应当想象得出我高兴心情。能保持健康，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晴雨雪照顾的。这话初看正像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的翻版，事实上可大不相同，因为这里注重的是做一个普通扎实的人！我同意你的初步生活打算，一时如没有机会回到什么文化工作位置上，也不妨事，只要有机会到陌生工作陌生人群中去，就尽管去滚个几年吧。趁年龄还来得及，有的是可学的东西。热忱的、素朴的去生活中接受一切，会使生命真正充实坚强起来的。

我现在正住在专治高血压的阜外医院，已经廿天，还得半个月才出院。在院中有空闲，读了些小说，前两天读完《安娜小史》，又读《战争与和平》。近又读高尔基《我的大学》，觉得极有意思，得到许多启发。因为社会真正是一本大书，是最好的大学，我是个过来人可以作证。我的生命就是在一种普通人不易设想的逆境中生长的。特别是在旧社会，被生活所迫，到一些毫不相熟，人和人也彼此缺少理解、缺

少友谊，脾气全不一样，有很多时候甚至于是被人极端轻视忽视困难环境中去接受一切。但是，不管是勇敢还是懦怯，终于接受了它。到后来，这生活教育，也就变成自己生命的营养一部分，而且越来越丰富。如写作，照托尔斯泰或高尔基去理解人，不仅明白人有多种多样，要表现他也不太困难了。不写作，对“人”既懂得多些，自己也必然活得硬扎得多！所以你如能有机会到新的人群中去滚个几年，倒真是不容易得到的好机会，没有别的话好说，接受下来吧。高高兴兴的接受吧。我赞同你！

这里家中一切还是照常。事实上自然也有了些变化，如从体积说，龙、虎①均成了彪形大汉，回到住处房中即不免感觉到窄了点。我大致还是如你所想象的有点“糊涂”样子，常用“微笑”招架一切。（其实自然还是招架不住。因为家中母亲方面的群众，除了龙虎外就又添加了个生力军叫小凤②！）我血压总是上升，头重重的，有时还简直沉重得可怕。本来馆中已决定是要“全休”了。先是休假一年，打算写本故事，是三姐家堂兄闹革命，由五四后天津被捉，到黄埔清党逃出，到日本又被捉，到北京被捉，回到安徽又被捉，……终于还是在“蒋光头”西安被困三个月以前，在安徽牺牲了。死去后第二代经过种种事故，到昆明我们又碰了头。第二代又活动，复员后，回到上海，又被捉，幸亏手脚快，逃往冀东解放区。现在则是宣化龙烟公司宣传部长，先生是书记，我因此还到过宣化两次。已得到十万字材料，极有意思，估计写出来必不会太坏，可兼有《红旗谱》、《我的一家》两方面长处。可是血压一高，什么都说不上了。最难过时只想死去赶及烧掉完事。这一月来血压一下降，却又想起还有

一大堆事待做了。人倒并不胖过98磅，只是心脏已不大好，将来还是致命伤。目下还无妨。

你听说小龙已成家生子，这对我们说来倒是新闻！但是可不易成为事实。小龙目下在学校做机器工人，回家时老是一身油糊糊的，那能谈找对象！每礼拜回家，就和虎虎打地铺，卧听柴可夫斯基音乐，谈新机床某一轮子的转数。(这老办法已维持五六年！两人要好也还如初中时！)长得倒真是一表人材，壮实，漂亮，为人又素朴诚恳，简直和什么电影中标准工人差不多。但是找对象可不如电影中这类工人便利！小虎已作第一机床厂的"技术员"，常参加大机床设计，做事比我和三姐总和还能干些，去年一年即得了好些次奖，又是什么北京市工业劳模，先进工作者，大节日还胸配大红花到天安门前去排队前进。可是见女人也即无话说。回到家中要戴花表演表演给我们看看时，却红脸嚷："那怎么好！"即此可知，找对象也并不是容易事。我倒常和三姐说笑，"什么女孩子敢大胆到我家来作媳妇，倒真是有福气，满上算！因为家庭虽不阔，倒简单清静，决不至于吵小架！"照情形看来，可能还得什么"媒妁之言"才好解决，我们作公公婆婆尚待将来！家中变化是多了个女孩子，十七岁，出落得真是水葱儿一般，又能歌善舞，性格也极好，是我的侄女，到这里来已改成女儿。传说中小龙成家，致误原因之一，可能即是什么熟人见到三兄妹看电影而想出的。家中有了这么一个小姐，倒真是空前活泼热闹起来了，因为随时可以听到唱唱《洪湖赤卫队》和别的时行歌曲了。

我大致年底出院，以后将是照常工作，不过是坐办公室搅杂事，还是写那个未完成的东西，可没一定。总之，人既

然还得好好活着，趁能做事时，有事可做时，就拼命的去做，才是道理！人不懒也有好处，事照例是做不完的。学什么则可望由不懂到懂，再下去即比较深人。另一方面自然是越深入越感到无知、不足，生活面越广，接触问题越多，自己也就越觉得十分渺小，决不会有什么骄傲。人越老，希望工作希望学习心情必然越强烈，因为只这样能证实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对于外来干扰，人事得失，则一律用“微笑”招架抵挡！政协的确有机会去吃饭，可是事实上并不常去。只每礼拜有两次学习，趁学习便中才去吃两顿。每次学习多可听到近五十年风云人物谈天下大事，增益知识不少。吃饭方式我还是采取昆明进城吃米线老办法，挑顶便宜的，人家吃三几元，我有个八九毛，也差不多了。并不是天生吝啬，只是不习惯在这上面多花钱而已。至于花更多的钱收集破烂，回头又去送给什么单位，还是习惯照旧。不过再过些日子，三姐即或许可我好事，也得换个方法了。因为市面已无什么有用破烂可买。

近来看了些文学书，血压也下降了些，不免静极思动，心想还可能写个十来本本什么玩意儿的。真近于古人所说：“跛者不忘履”，还简直不忘飞奔！并不是想和什么年青人争纪录，那是不必要的。也无意和“语言艺术大师”老舍争地位（那是无可望的天才工作），只幻想如果还有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假定说，此后还可活过几年，照我的老办法，呆头呆脑来用契诃夫作个假对象，竞赛下去，也许还会写个十来本本的。若居然到时又可印出来，不受人为限制，在一个比较自然情形下，一定总还会值得有人去看看，且不会让读者中毒的！因为真正有毒的什么神仙公主古怪离奇故事，还大

量在旧戏中得到不同发展，不同鼓励，而许多新的模仿也还大有市场。我写的东西应当不会比那个更坏的！可是万一有个什么人，在刊物上寻章摘句，以为这是什么“修正主义”，如此或如彼的一说，我还是招架不住，也可说不费吹灰之力，一切努力，即等于白费。想到这一点，重新动笔的勇气，不免就消失一半！可是我却依旧还是想劝你在此后生活中，多留下些笔记本，随手记下些事事物物。我相信，到另外一时，还是十分有用。我年纪已到六十岁，即或再憨气十足的来在写作上用力，实在成就也有限。而且再也受不住什么歼灭性打击批判。所以十分怕事，见人都可拱手，特别是怕批评家。（这可不能怪我对工作不认真。就工作说来，已够认真了，这些年来什么不写也是把写作看得过于认真的结果。不是懒惰！但是事实上倒是像有些人不那么认真还好些！）尽管诸事常在变，我怕来不及还看到对我工作或工作态度的正当估价机会了。可是你还年青，能在这世界上多活廿年，我总多少有点迷信，以为国家十分大，过些日子或许还是要有更多的人用各种不同方法、不同艺术风格来写新的人事，来写“短篇”或“特写”，即“通讯”到另一时也会要变一变，写得十分活泼有生气！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这才能是现在许多大学里教习作恰恰极端缺少的。其所以缺少，因为他们主任也缺少。天知道他们是怎么一来，凭什么机会就在那里继续误人子弟！最希奇的是没有一个人能明白，他不适宜在那个位置上教人写作，因为他本人有的一辈子还没有写过一篇好文章！但事实却是依旧教下去！）在许多问题上，理解有时其实还比才能重要！你应当始终保持用

笔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生命，使用到能够延续生命扩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坚持学习，坚持工作，对自己十分刻苦，克服一切内外困难，完成这个愿心！这也是一种战争！不是和什么人争是非得失，只是战胜自己，把自己好好管制起来，从一件工作上战下去而已。我有时总极天真的，也有点近于"古典天真"的想：拿破仑是伟人，那不成问题，可是我们即羡慕也学不来。至于雨果、毛里哀③、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等的工作，想效法，却不太难。（我初来北京还不懂标点时，就想到这并不太难。）同时世界上对拿破仑等英雄多存敬畏之心，对托等却充满了爱。这点历史习惯虽然也会变，也在变，可是有的事变来变去，却又到另一时还会变回去。写作上的"百花齐放"，即或难望于同一时，却必然可在异地不同时能够体现。一句话，你能有机会写，就还是写下去吧，工作如作得扎实，后来人会感谢你的！我想提举个有趣例子是在这里学"气功"，目下已成西医公认为治高血压主要有效科学方法。但是学会后，才明白医生也不明白的，原来和二千年前秦汉方士谈的"导引"，千五六百年前和尚的"禅定"，五十年前同善社搞的"静功"，同是一回事。所不同处只是为我讲学的年青西医，只能引用了几句巴甫洛夫"大脑皮层抑制"说法，附加到目下口传的打坐方法上去，即认为是"科学"。至于原有那个说的极细微的一大堆历史文献，或因为不读，或因为读不懂，只一律当成"迷信"不加过问而已。事实上《内经》、《吕氏春秋》、《淮南子》、《庄子》、《列子》、《参同契》、《黄庭经》、《云笈七签》以至《奇门遁甲》，和民十九山东红万字会托名《济公语录》印行的廿本怪书，无不谈到，而且相当精微，只是没有人过问罢了。过五几年后，

年青医生中万一有人肯读书，又读懂了书中的内容，必会恍然朗悟，“中国原来有一个完整体系，可以追寻。不必引用巴甫洛夫，反而扎实得多！”学懂了旧的，大致即可到苏联讲学了。但是这不是五几年事，也是十来年后事，目下来说是不可望的。因为旧书也并不容易读懂，而且凡事勉强不来。人事可悲处大致也就在此。记得在过去若干年前谈到写作问题时，我即主张万壑争流、争成就，不在寻章摘句方式上找问题，彼此消耗。因为对象是推倒旧社会，总的方向对，即是同道。当时没有人相信。后来却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学口号出现，才保存了些力量。后来到另外一时，我希望有些人不要骂我。不相信，还是要骂，根本连我写的什么也不看，只图个痛快，于是骂倒了。真的倒了。但是究竟是谁的损失？就只有天知道了。——这里话说远了点，还是言归正传，你能写点记点什么，就抓时间搞搞吧。至少还有两个读者，那就是你说的公公婆婆。事实上还有永玉！三人为众，也应当算是有了群众！

提起气功，我还想到四十年前两个老乡的故事，极有意思。一个是南社诗人，作了几任县长，不甘寂寞，照当时方式也想活动活动，因此到处游学传孔孟心法，传静坐功。（也就是前几年常提的“点传师”。）传法时怕人轻视，因此也从权稍稍违反一点孔子大师的不语神怪原则，警告学徒：“轻易泄露天机的，必遭天雷劈打，五马分尸。”末后征收袁头一枚完事。我当时因年幼无知，不在禁内，且予免费。又有一位老塾师名王多五，独生一子，学《奇门遁甲》多年，每早必上山迎日出吐故纳新。后来和儿子背靠背入静，辟谷绝食到第六天，隔壁一个相熟邻居老太太，走过来大嚷：“疯子，你

自己要做神仙，你自己做去，可不要活生生把儿子饿死！”于是拉了儿子就走。过不多久，儿子因病就死去了，王老先生却认为是邻居好事惊走了儿子生魂，因而致死。闹了一阵，自然也就算了。奇怪的是这位王老先生，八十多岁了，还眼目明朗，牙齿坚硬，飘飘然到处赶集赴会，真若学道有得。我四年前还家乡时还看到，所以建议县里访访他，问问道行！事实上也许本领就比现在写气功小册子的本领还高明！但是货到地头死，这位老先生在本乡还是被叫作疯子。……所以有许多事情是变得离奇的，特别是我目下住在医院里，想起四十年前家乡两个奇人，不免要用微笑来调和这两者差距！

世事也有些似乎不大变的，从家中人说是三姐，一切还是和在呈贡时差不多，对亲友总是充满友好的感情，作事总不慌不忙，稳稳当当，且在任何情形下也不嚷累。工作再繁琐也从不曾失去对工作的责任和耐心。现在还是下工厂为刊物去作最后校对。又作家中文娱委员，每到星期六必买五六张电影或戏票。对一切新事物还充满兴趣。前些日子尚报名参加民兵操！但是也有一点儿变化，即看什么文件时，得带上老光眼镜了。（所以目前虽还不曾作婆婆，事实上也算是在某方面有了些准备！）熟人中有一个单位家庭空气还不怎么变的，是永玉那个家庭。他年青力壮，不久前又有机会去广东坐海上小渔船约十来天，在新生活体验上自然学了许多没经验过的事情。因为有支猎枪，所以在北京也总想打打猎，事实上出城了好些次，小老鸦也打不着。最高纪录是参加全城打麻雀，坐在屋顶创造了七只命中数目，有一只似乎还是自毙在瓦沟里的。小蛮的画已到国外得到过两次第一奖，但小蛮真正兴趣还是和别的什么小顽童打架有趣味得多。

我到宣化钢铁厂看到那边真热闹，有大几万工人，三姐那个侄女在那边管宣传，先生却作第一书记兼市书记。闻那边曾有师范学院一组人到写工厂史，写不成功。你若有兴趣接近人、写人，组织上问到你工作打算时，我倒想你不妨提出到宣化龙烟公司去作事，有的是事情做！时代大，个人小得很，惟小小个人有时搁的位置如恰当，也会做出许多有益事情，而又正是党和国家所需要的！所以提到工作问题时，自己有打算，提出打算，比较具体，倒反而近于实事求是，若只笼统说"听组织分配"，其实有时反而增加组织考虑上麻烦的。你想教书（例如想到什么大学），如说内蒙古大学教散文习作；想搞艺术，如像到故宫，都不妨开门见山提，荒唐些也不妨事。或许会办得到的。你什么都不说，有时分配到一些实在不好作的工作上去，只是对事无补，对你自己也疙瘩。再设法调动，又将是一二年事了。我如血压正常，三月里可能有机会到南方走走，因为照向例政协大会前是有个参观组织的。我希望去云南看看，因为今昔对照印象深。目前血压不太高，心脏已不大好。也有可能有事待作什么也去不成，有过两次就这么守住天安门的。博物馆已迁到人民大礼堂对面，我住的是六层楼上，大有居高临下之势。有人来参观，还是乐意作作向导说明员，算算时间，这工作也到十年了。天上地下学了一大堆东东西西，有的东西现在即或有人肯学也无从学起了。所学绸缎和其他，大有绝业意味，连一个商量的人也没有，而且十万八万事事物物全靠一个三斤六两脑髓记忆，且不易用口或笔传授，又似乎只有在博物馆还有用，一离开即无什么用处。照情形看，恐怕也不免如过去写作差不多，精力白费。不同处是过去拼命努力，留下一本

《良友文学选》[4]成为“新古典”文学，教现代文学也少提到了。现在却什么也不曾留下，可是却心甘情愿热情专注的为各方面打杂，并在《人民日报》上拜读老舍写的如何写散文那种既不精练又不深刻的散文，也算是学习，也算是享受！同时自然也不能不想到，这么来教人写作，怎么教得好？这只能说杞人忧天，因为这个工作，我事实上已一点儿不懂了。拼命为各方面作点杂事，我觉得实在还实际。我有时还想到另一时也会有可能去轻工业部和文化部去作“艺术顾问”，这个头衔对我说来实极合式，可惜郑西谛又已死去，不然这妄想倒有实现可能的！

从文

二月二日

---

① 龙、虎　指作者长子龙朱和次子虎雏。

② 小凤　指沈朝慧，作者已故三弟沈荃女儿。1959年冬作者接她来京抚养。

③ 毛里哀　即莫里哀，法国17世纪喜剧作家，戏剧活动家。

④《良友文学选》　实为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出版的《从文小说习作选》。

19610202(2)

阜外医院

致张兆和

三姐：

你把刀也带回去了，这里只好连皮吃苹果。今早听《游园惊梦》极好，不是李淑君即是杜近芳或言慧珠，不妨买一面密纹片过年。血压已降至150/90，看情形已到最低数，能巩固即不错了。其实能长保170/100已不错。

《战争与和平》极好，也译得好。看三册火焚莫斯科，不过用一章文字写，却十分生动。不过从彼尔眼中看去，却极感人。写法兵抢劫，也不过用一页文字，写枪毙平民，不过五个人，可是却十分深刻。真是大手笔。写决定放弃莫斯科的一次军事会议，却只从一个六岁女孩眼中看到一个穿军服的，和一个穿长袍的争吵，又有趣又生动，真是伟大创造的心！写战争也是文字并不怎么多，不到二三千字，却全局开展，景象在目，如千军万马在活动。都值得从事文学的好好学习！我们《红旗飘飘》文章有的是不同动人事件，可是很多却写得并不动人，且多相同，重点放在战斗过程上，表现方法又彼此受影响，十分近似，——不会写！还是要学会它。你们作编辑的，事实也应分多学一些，把这个本领学好些，则随处可望点铁成金，草草数笔，即眉目生动。一般说，还是不够重视这一表现问题。也不怎么认真十分用十九世纪作品，和五四以来部分作品作参考对

象,来有计划学习学习。如能仔细认真读一百种书,真的用一年时间来共同读一百本书,结果你们必然会觉得工作便利得多！对作者帮助也大得多！有些描写方法,安排,组织,表现技巧,乍看作者总是不太费力,却有极好效果。写景也是并不怎么着力,不必特别渲染,只是把当场应有的情形略略涂抹。又在极大事件、伟大人物描写上,常常作些比拟形容,似乎不甚庄重,可是结果却生意盎然,充满生命,转近自然。总之,一个善于学习的人,即可以学得许多东西,不善于学习,只呆记住什么人评论托或其他的思想意识,必须注意的具体长处学不到,概括的唯有教授写论文编讲义才用得上的论断,却记得特别多,结果是毫无用处,没有丝毫帮助。等于要王嫂记“营养学”,某种菜有多少“维他命”什么什么,去协和医院学炒菜配料,毫无用处,事实她应当到的却是“萃华楼大厨房”,那里有具体手艺,正是她所要知道的。你们也应当直接学多些。

礼拜天要小虎和朝慧来看看我也好(天气太冷就不用来),带小瓶橘子水来。医生今天说要吃,内中有钾,可解除盐问题。头这几天又不大好,不知何故,血压并未上升,食量却在减。腰有点不怎么。十二点还睡不着,也许是卧功半小时把精神回复过来？左臂大致还得换一种疗法。这里吃的有时贵些,数目不一定,平均总是一元多点一天。这里有本左拉《萌芽》,好大一本,或许会看完它,完全用学习的态度来看,还是新的经验,可得到许多知识,特别是表现方法,极有用。写人写事方法,有用。如能有时间把屠、契、佛……什么什么十九世纪的大手笔全看看,主要的看看,还是有意义。

二哥

19610206

阜外医院

致沈云麓

大哥：

我已住医院，年底可以出院。血压已下降到126/74，似乎是已不大足应有数。因为照一般说法，能到170/90即符合年龄标准。在这里主要是明白病因，吃得较好，睡眠和沐浴有一定时候，不用头脑，再加上一天三四次气功，和一定药物，因此一般疗效均高。有各地来的，需经当地单位介绍(省卫生厅或州医单位，得问问)，得到这里医院认可即成。经认可后，必指定某某时来通知。主要怕是气功，易学，将来如我能回来，也可传授，一切和过去同善社的静功差不多，惟不神迷化而已。你若想治疗，不妨向州长方面请求一下，重要是公费转地治疗的认可，及由那边州医行政机构或省卫生厅，有信取得这边医院同意，才好办。因为这种治疗是带休养性的。

我若能巩固下去，也许还可做许多事情。是否能在出院后巩固，却有些客观条件，第一是工作方式，二是吃的问题。麻烦处大致还是工作方式，不集中精力学，工作不易深入，集中到一定程度，体力总出问题。

这里孩子们都还好，因为住处不够，龙虎回来均打地铺，几年来已成习惯，一回来即同睡地铺上听音乐，谈机床某某

轮子转动次数，还和在初中读书时一样要好。

北京已落了点雪，还不够大。各地均要雪。一般供应还是比较紧，小规模自由商品已停止开放，因不易掌握，物价不合理高，更易形成钱不值钱印象和不好影响。停止比较合理。过年也许菜较多。事实上是不大足的，因为辣子大蒜黄花木耳等等附带性的东西均不易得，至于紫菜香菇等较特别的作料，便更难得了。国家有困难，大家应当看大处，体谅协助这短期供应脱节问题的解决，才是识大体！

我可能三月里会有机会过南方，也有可能因工作动不了。我想能走动走动好。因为去年去武汉，即看了许多新事物，得益极多！

二弟

二月六日

19610211

阜外医院

致沈云麓

大哥：

今天二月十一，我住了卅五天阜外医院，经过各种检查，并经过药物、食物、气功综合治疗，血压已降到144/84左右，定于今天出院了。在某种情形下，血压下降的疗效是十分显著的。惟出院后如何巩固，还得从各方面努力。主要怕还是在气功——每天三次，不用脑子思索任何事情。

诊断书上说是别的机能还多正常，有些毛病也不太坏。惟心脏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情形比较麻烦。心常隐痛就是这件事。坐飞机大致是不甚相宜了。长途远行如去新疆、西藏大致也作不到了。（希望到国外看看，即有机会也只能坐火车了。）照目下情形，只有“坐而论道”搞搞书本工作，即写作，需要集中较高度精力来做的，也已经不可能，有许多许多待做的事，看体力都不易作了。因为心有余而力不足。照医生安慰说法，动脉硬化也可望从气功方式上稳住或转好，这一切恐得看其他种种条件，因为一个人一天能用上三小时不思不想来处理这一问题，还是要适当条件的。环境生活也不是没有关系！我估计如果能到青岛或南方什么有青菜较多，有太阳较好地方去住半年一年，或许会有真的转机！如依旧在北京办公室搞下去，不可能静的。照医生说，一般八小时

工作还可作，他不会懂我们搞八小时，事实上比一般人坐办公室十几小时还重些。有时若只看看书，倒一点不费力。（有的人却把看书当成难事，看一二小时也受不了的。）馆里本来已决定我全休了，这次或许有重新考虑，不得已时可能还要工作，工作不下，即得改业。如能言会道，倒还好办，因为目下有许多工作，是要会说话的。我的长处恰是作点什么具体事情，不善说话。只希望能各处走走，可无什么事情可走，只有这十年为全国许多大学收集了大量文物供教学用，如能各处去看看，它的使用率如何，还缺少什么，有些什么特别重要值得调回中央收藏的，各处看看，再来为作计划充实内容，这工作我作来极容易，不费力气。但是否有需要却不明白。如不需要，就走不成。其次各处走身体相不相宜，也还不知道。总之，出院后一个月或者会要决定的。或许还是一切依旧，至多去工艺学院帮帮忙。如这样，倒不如带点瓷器到湖南生产瓷的地方帮帮忙，倒更切实际！带点绸缎到四川杭州走走，也可以具体帮帮生产方面的忙，因为这几年见了许多好绸缎，应当说是还懂好坏了。如果印花布工厂有需要，我或可能请求去青岛住个夏天，为公为私通有好处。那边厂子又有熟人。

我问过医院，如你请求来治疗，得先由州里卫生局等行政单位致信这边商量，得到这边许可，即有通知指定日子。他们是分期排定日子的。（必须那边是公费才成。自费似不收。）有了通知，照信上指定日期来才好。不过照我经验，这里用药还是一般的降压灵，每日三次，每次二片。主要还是作气功，和过去同善社传的静功大同小异。

如在家中学静坐功到一二月，能降至170/100以下，即不

必来请求治疗。至于心脏动脉已硬化，脑动脉也有硬化，这里无什么特效药，所以也不用来，因为这里也承认只有“气功”和“革命乐观主义”是办法，可知至少在目下若干日中是不能靠药物解决的！

二弟

二月十一日

196102 下旬(1)
北　京

致沈云麓

……血压待复查，才明白巩固与否。

心脏不知道究竟如何，累即难受，挤电车有时也困难。左臂未好，待治疗，夜中常痛醒，醒即隐痛一阵。

大致因为年龄关系，只宜于在较平静情况下进行工作，担不住人事上大风浪，总是怕弄错事。写作时更担心顾虑到这一点。且因对新生活新人物体会不深，出去参观见闻也近于一般性，又久不用笔，即或写点什么，也不会精彩动人。如要动手，大致还得经过三几个月试手，才有希望出货。或体力够用，各处走走，才有可能写得出来。

这涉及今后工作问题，还不知究竟作什么对党更有用些？我自己无一定打算，只看国家什么事迫切些待作，我能力又能协助，即去作。只要体力办得到，作来又不至于犯大错误，即去作。我自己想的都可能不大切实际，因为十年来全部精力用到文物工作上，外面文学界事情行情就知道得顶少。过去读者通通老了，新读者都习惯于新作品。我作一读者而言也有问题。

看看报上的文章，有些事实上也看不大懂了。（懂的是表面，真实问题并不懂。）所以要我自己作工作计划，就作不出，作不好。想起好些事都应当作，但体力其实已不可能一

一完成了。所以目前第一还是听医生的话，把身体维持下来；第二听党劳动的话，尽力去工作。至于近于想象的打算，算不得数，是空想。所以总不免忽彼忽此，没有定向。年纪过了，实在已无什么大志可言，如何把剩余生命用到工作上，对工作还有益，对别人还有点用，就好了。

作者经阜外医院一个多月治疗出院后，2月末将去复查，今后工作安排与复查情况有很大关系。此信写于等待复查时。

据残信编入。

196102 下旬(2)
北　京

致田纪伦

纪伦：

得信知近日情形大略，大小平安即是福，如何谨慎工作时时能记住，即可不至于出大错！我住了阜外医院卅五天作综合治疗，在院中初二星期只作检查，不吃药，一般血压（共卅五人）多已下降。我还算是一生中第一回这样带休养性住医院，心中还甚不安，到了那里才知道还有一群群小孩也住在里边，心中依旧不安，却是另外一种意义了。吃降压灵兼作气功，血压已下降，惟心脏动脉硬化（粥样硬化），似乎相当老火①，不能从药物解决，只到不好受时含半片硝酸甘油。要保持不恶化也得靠气功。气功即你妈妈四十年前学的静坐，不用脑子，一天三几次，对头脑晕胀治疗有效。劝妈妈不妨恢复一下旧的业务，每次半点钟即成。因心脏不大好，工作恐将有些变动，还不一定，总之动手动脚的事怕不能和年青人同作了，即或如十年前下乡土改那种生活，也办不到了。已无资格坐飞机去西藏、新疆，更无希望坐图一〇四去苏联。不过如果还能好好工作，总还是要趁时多做点益于人的事情，因为活了六十年，杂七杂八学了许多，虽十分零碎，记忆力又坏，凡事总是照例顾彼亡此；而且得不住大处，但

在目前国家百事待理，事事在发展中情形说来，凡是能帮到人做或自己能做的，总尽力去把一点零碎知识用上去，比做员外还是有意义一些。所以即或另一时已决定全休，看情形也休不下来。甚至于还有可能要趁还能工作时，抢着多作些事！因为也只有多作些事也算不辜负明时，不白吃庄稼，不白活晚年！我一生辛苦，永远像在一种逆境中发展，克服学习上、生活上的困难，不是你们和龙虎等所能想象，可是真近于意外的在许许多多障碍中通过，却居然活到五十九岁了，住北京也有了四十年，看了半世纪祖国的变化。前卅年只想努力写小说，以为写个半世纪，在人弃我取情形下坚持下去，到另外一时，会有点小小成绩拿来和十九世纪世界上几个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比比。初来，还不会标点，却充满自信，认为只要能活下去，就会能继续学下去，而且有一定结果。卅年过去了，学习写作的工作刚近成熟，时代变了，工作完全失去了应有意义，脑子乱乱的转到天安门里博物馆里，换个方式再学习，幸得到党领导在思想上、生活上、工作上种种鼓励帮助，来回在库房里、陈列室里、古董店里又转了十年，而且用一种完全不同工作方法工作态度学了十年，没有自己，没有家中，白天夜里想到的就是千千万万破铜烂铁的式样和彼此关系，以及它在什么地方发现，和历史文献相互关系。更主要是工作总永远是为人服务——为研究服务，为生产改进服务，本来不懂历史也不懂美术，结果又好像零七八碎懂了许许多多，有的还像是从来还没有人认真学过懂过的。这一来，即或活到九十一百岁，应做待做的事也完不了了。我甚至于还以为应当也能够写十来本短篇小说，写得满

像个样子！还希望能够有机会全国走走，多看看新社会新事物，可以增加我些认识，更明白些为别的人别的单位服务的问题和方法！真有本领的人多只想揽权，权大事情也容易做得好，又有威，又有名。我这人糟的是自小就很不中用，打不过人，骂不过人，又不会在大庭广众中说话，也不怎么善于和人同处共事，野心不大，且不会安排事情，领导业务能力也不强。所以熟人多做了部长或什么作家主席等等，我却常常感到做研究员也不怎么够，称我做专家就衷心惭愧，因为念书实在不多，什么都是皮毛！真正有些知识大致还是拿起笔来写点小故事或别的，可是现在新社会可说什么都不懂，即虎虎龙龙如何工作，如何生活，也并不怎么懂。由于要求不同，我什么也没有写，即写也不会有读者了，四十年前理想落了空。新学的又全靠记忆，尽管见了许多，学了许多，可是头脑究竟不大中用了，总是顾彼失此，随学随忘。用的全是资料使用问题，如过去会找钱也还好，不管是那里来的，总可以买一大批书，印个十万八万照片，知识就一定更踏实得多，问题也一定发现得多，而这剩余几年生命，对国家对人民作事服务时，效率也一定高得多。但是不可能。要的书多不容易放到手边，要的资料更难办到，甚至于十年来自己七拼八凑收集来的一点破烂，也是老脾气，这里那里通送了人，自己想有个照片留下也不可能。就这样进了六十岁，也可说什么都作，什么也作不好。这两星期在家中待复诊，夜里一个人坐在破藤椅上，心里有些微微痛时，想到自己四十年情形，不免觉得奇怪。还记得初到花园大院拍门情形②。还记得离家早上背个大包袱，你娘送我情形。这一切都极清

楚。现在小龙可快廿八岁了。正和虎虎一同打地铺睡床前，刚好睡下。我却还不大知道三天复查后做什么工作。不是没有工作可做，是不明白什么事作来对国家更有意义，合需要，这四十年拼命学的也不白学！不完全无意义！生命极奇怪处，是一面有些知识极成熟，一面却近于极端无知。小说最需要是懂人，写出来的人我好像很懂，至少给人印象也是懂的。可是真正安排生活和工作我却极其无能，也可说不懂自己，应当如何把事作得更好些，地位适当些，以及家里大小关系更合式些。这三十年家里如没有二舅妈，可不知乱成什么样子！近六年如没有王妈帮忙，我一定也会常常短期绝食，因为到应当吃饭时一忘记，再上街找吃的，已过了时候，只好什么不吃过渡到明天。原先那个石妈在家帮忙时，就有这种情形。也觉得平常。这大致也是从小锻炼来的一种，因为小时在部队里，后来到北京住公寓中，都常有隔天把无可吃的，对付过去事情。你们一代活得幸福得多，不用必须这个锻炼了。

听说你哥哥又出了事情，大家都为担心，姚嫂嫂在这里过年，吃了回便饭，性情很好，近已过大连去了。究竟是什么事，就知道的告告我们。我平时只看看他那么活跳，就有些为他不懂事担心，怕他胡说乱道，无立场，无原则，误事出毛病，使工作受损失，也致个人受批评。去年这里参加文教会后，还写了个信给他，告他应当改改自己。大致因找不到地址忘记发了，现在找出来看看，觉得给你应当也还有用。我们是眼见过国家在这半世纪如何从困难万分中挣扎过来的，所以对于新的许多事情尽管不易适应，某一时工作也不大好

作，觉得还是要从一切努力来爱国家，帮到国家帮到党把事情作好，并且再困难些也不以为意。因为国家究竟站起来了，个人小得很，拼命工作下去就好！

田纪伦　作者的外甥，大姐岳锟次子。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程师。

① 老火　方言，麻烦、难办意。

② 拍门情形　指1923年8月下旬，作者抱着读书的幻想从家乡闯到北京后，第一次去大姐家的情形。可参阅全集第27卷《回忆黄村生》一文。

19610301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得廿三号来信，知种种。药已买到，不日可寄来。我血压已下降至百五十、低的九十，惟心脏常隐痛，将半日工作。惟此后作些什么，还不知道。因有许多事可作，不明白先作什么更适合要求！朝慧已好得多，医院为签证明可买两斤蛋。近日常学图案，画得很好，为身体原因，将来也可能入艺术学校。因为对艺术兴趣还好，这里条件又好，会学得极快的！龙龙在学校工厂作事。虎虎在第一机床厂，近来星期天多回家住，两人工作还好，极朴实。兆和是在《人民文学》月刊编辑部工作，工作总是比较忙，年来也得戴眼镜看文章了。我左臂扭伤将近一年未好，经超声波和蜡疗，还是常痛，心脏经电疗、也未见好，大致年龄到了六十，总不免如此！常长期失眠，惟学会气功后已不头疼，只是一失眠头到半夜即相当混乱，无可奈何！许多工作大致只能协助年青人进行，自己已无从为力了。正在帮到他们整理宋代服装，还在写些有关文物小文章。多涉及历史故事画及生活用具制度等等，我也不大明白为什么倒学学即记，记了不少！可惜读书能力已日差，不免随学随忘！如有照片在手边，大致还可以写许多介绍文章的！特别是绸缎方面问题，过去千多年来弄不明

白的许多事，经过几年探索，却明白了不少！也有些知识还是小时在家中学来的，如咔喇羽纱等名目，真正是意想不到，我在五十岁后会学懂绸缎，研究绸缎！

北京日来已得雨，空气湿湿的，公园中花多大开，世界乒乓球赛正将开幕，街上也热闹了许多。日常供应亦好转，家家有豆腐可吃。窗外阳光极好，对病人健康也有好处，日来只吃三粒降压灵和半片双氢……药片。过半月菠菜或可上市，将更得到便利！今年还不闻开政协会时期。出外参观，将不易成行，因各方面都比较紧张，或许取消了。五月节日必有大量亚非外宾到此。也可能老挝将举行十四国会议。

书刊当如嘱寄来，大致常因别事致误。药因必得用小木箱匣装，一时买不到的。国际形势看来对中国极有利。大家充满信心，一道努力去克服困难，困难总会度过的！今年春来各处得雨，是好景象兆头！祖春已见到，头发也花白了，可能还去郑州，不久即回。人事变故多，望保重万千，行动有碍不便出门即少出门，春来雨多路滑，下午以后莫出门好！

并祝健好。告罗妹放心，朝慧在此一切都好，比你们所期望的还好！亲友也都对她印象甚佳，她也又随和又自重！

二弟　从文

二月廿九[1]

昨已寄了几本书，有《新观察》、《北京文艺》等。

---

① 二月廿九　此日期有误。标题前日期是编者推测的。

19610413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天气日益暖和，算算家乡，大致已到山花齐放时候，你身体想必也会有了好转，可以晒晒太阳。北京日来也开了海棠丁香，天安门前已有人在修理路灯准备迎接五一了。我们昨天去颐和园玩了一次，随同政协诸老同车，因此还不甚累，朝慧尚是第一回去的，大家吃了一顿好饭！我也有一年多不到那边了。北京这几天人人正在集中情感听乒乓球赛消息，中国年青人得了不少锦标，主要是把骄气十足的日本队骄气一一打下，许多名手被我国新手全打败了，真正是全市欣喜如狂！今天又听说苏联载人飞船已上了天，还平安落地，许多处正在打锣打鼓庆贺这一划时代伟大成功！气坏了夸大的老美！

这里诸凡如常，孩子们工作还好。我作事半天，下午能睡睡，也即较轻快。血压大致不会过高，惟心脏还是累时即隐痛，记忆力似乎也在日益衰退中，凡事总是随记随忘，特别是书本知识，文物知识，易随学随忘，大不如三四年前，许多工作怕都已不能完成了，因为有心无力！惟仍将尽可能把一些常识性文物问题文章写出来，今年若无别的事故，总还可写十来篇，编个小书。书读得不甚扎实，又善忘，图片

又多不在手边，许多文章也就不大好写了。真的要守住这一工作，似乎还得大量看文物，不仅看故宫所有，还全国各处去看，综合知识将可得到许多启发，也可解决一些问题。如仅此下去，知识还是不够用，不易再提高！可是事实上却又必须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办法处理临时杂事，因此还不知如何是好。也不免有些着急！到不得已时，恐怕还是只有放下一头，恢复写作，做个空头作家，随笔写点文章，倒反而省事！因为作家也可分虚做和实做两种：过去卅年只会从实做下功夫，以为拼命去从工作本身上用力，必可得到一定成果。谁知即再认真些，也反而不如别的一些人从虚入手的，简便省事。新社会凡事尚落实，惟作家还是有专从“虚”字作去，倒反而头头是道的。只要对目下新事物善于赞美，即只写点空空泛泛散文，也即可以得到好评，日子也可以过得真正是丰富多彩！因为可以各国走去，见闻日广。绝不会如我这样一脑子问题和花花朵朵在转，日子也过得相当寂寞沉闷，而且十分闭塞。但一个人总不免受一个人性情限制，我虽到北京已四十年，其实性情还是不免如一个乡巴佬，能勤学苦干，可实在不怎么善于做人，因此许多事总还是作得不怎么好，即容许从空处去做一个作家，事实上大致还只会从实处去帮到年青人去搞搞工作。我总希望能全国走走，以为会写得出些有新意的散文，大致还只能是一种心愿，要实现可不容易！因为不知如何去想办法。

春天来菠菜已上市，每天已有素菜可吃。北京市因为原因不同，不许可自由市场打乱物价，惟一般市民供应均相当公平，果子酱也总是户各一斤，其他无不如此，可见政策伟大处。南方若干省市如上海杭州闻东西均已较丰富，供应日

益正常。大致还是东西多，交通也便利，便不至于日趋紧张也。今年希望不再荒旱，全国可以过个较松动的小丰收年！

二弟

十三日

19610508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今天已五月八号，天气已较热，我们大小都好，各种工作照常。我本拟今天去合肥，临时因事又去不成，可能要到下月或秋天再去了。昨去医院看看病，血压又上到二百十，低一百十，人倒并不怎么难过，只是心脏不大好，作事久些即眼现浮肿。本定半天工作，不过人一较好，又只想多做些事，因此不仅并不半天休息，事实上且总是日夜不休，事老作不完！自然能多作些即多作下去！

陈老太太闻大致还得有几天才回南，已托带了些糖果药品等等，我只知道有蜂毒针二盒，降压灵二瓶，是兆和和朝慧办的，朝慧当另有信相告一切。她画得很好，这里学习条件格外好，将来即一时无从升学，在家中也会学得很好的！

我们这里不仅将编写《工艺美术史》，还将编印大量绸缎，和其他工艺专史教学材料，我这十年杂学，大致将都用得上了。已初步拟定国内调十五人来共同进行，在故宫工作，今年即得落稿。又馆中方面搞历史画，和其他专题资料，也得协助年青工作同志进行，因此大致还得大忙下去！除非夏天迫去青岛休息一二月，今年将比往年还得多做些事才合理。只要心脏不出毛病，忙些累些也不妨事，因为这十年拼命

"学"，主要还是拿来"用"。用到国家需要方面去，才有意义！兆和过几天将去广东一趟，约十来天。路上还不太热，每年有机会各处走走，也对身体有好处。我倒只想过景德镇、福州、长沙、成都走走，看看有关工艺生产情形，看样子今年却又希望不多了。

二弟　从文

五月八日

19610515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陈家老太太已返家乡，这信到时，大致已到了家，托带东西上路，相当麻烦，望能对她道道谢。临走时朝慧见过陈老太太，见面时必可谈起京中许多事情印象也。我本已定去合肥，临上车又因故去不成。随着即近夏天，看情况，今年又走不动了，因为一人六月即将协助学校编工艺史有一大阵子忙！我倒希望今夏或可到青岛去住两个月，可以整理整理文稿。但是如果照工作需要，就又动不了了。血压昨量 170 多，低的 100 过头，人已瘦得多，心脏倒说肥大，平时常小有隐痛，晚上多用安眠药水才能睡得较好，睡得较好则白天也就不至于头重。

寄来的药降压灵大致日吃二片即成，不宜多用。你年纪已到，诸事得当心，不要性急，饮食能吃得好些即吃吃，不一定要和年青人在此等事情争平均。且不宜乱用药。闻医生说，肚中如有蛔虫，还是得打下好些。

国家总形势甚好，小处困难待克服，也一定能在二三年中克服。家乡高年人明白事体的恐已不多，你已成硕果仅存，更宜事事勉劝年青人扎实用功，热情帮人，得到共同提高，凡事听党的话，照党要求去尽自己能尽之责。总之凡事帮到

人向好处作，是对国家有好处的！政协正征集辛亥史料，家乡唐力臣[1]和爹爹[2]等革命前前后后事，望你能把知道的、记住的，一一记下来，我可以为整理，送给《文史资料》发表。虽不过一城一县小事，但涉及兄弟民族革命传统，这一次且是合作来对付满清官僚，有意义，也应当记下来。只不知家乡还有无一二熟人曾参加过此役的没有？不必一回即写完全，只就你能想到的陆续写下来，并把后来事，知道的，如聂作知事，田作镇守使，以及蔡锷到湘西反袁时战事前后，随手写下来，有用。

家里大小都好，兆和已过广东，约半月可回来。

二弟

五月十五

---

① 唐力臣　即唐世钧，字力臣。苗族，凤凰"哥弟会"首领。辛亥革命时，组织以苗族为主的"光复军"，进攻凤凰厅城。是凤凰光复举义的发起人与领导人之一。

② 爹爹　作者的父亲沈宗嗣（1878～1930），军人。辛亥革命时凤凰举义的组织者之一，他在中营街的家，一度成为革命党人在城内的联络点。

作者在《从文自传·辛亥革命的一课》中，简略叙述了沈宗嗣的传奇生涯。编入全集第13卷。

19610527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得到你廿号来信，计算日子，今天已经廿七，托陈家老太太带的东西，想必已经收到，北京种种，也可得知一二。你说宣化葡萄，恐怕不大容易见到，因为董同志是宣化市书记，又是龙烟公司书记，家中还不容易吃到，市上供应早已起了基本变化，不是过去情形了。一切都统一支配，因此我们偶然还可以买到云南大头菜，可是北京附近出产的草莓，倒未必可以尝新！国家大处事事向好发展，特别是令过去侵略过中国的帝国主义者看见吃惊，因为没有花子，没有流氓，没有吸鸦片和打牌的太太，旅馆中再不会发现妓女，且从不要小费，极少有贪官污吏，从不见警察或兵士打人，极平凡职业都受到社会尊重，租界已取消，再不见外国人那种唯我独尊样子……总之，一切变了，最大变化还是到处工厂林立，即以北京而言，建设之大，也非他们所能意想！而且是全国范围内进行。以效果言目下一时还不易看出，可是到再过十年，新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才真正是影响巨大！有关生活供应安排，大致是因为这三年变动过大，若干生产部门有脱节情形，也是必然的，顾此则不免失彼。农业十二条和六十条下达具体实施后，再过三几年，一定会完全改观！成为问

题还待作种种努力的大事，大致还是乡村钞票日多，购买力日增，任何生产加倍加十倍，也难即时供应。即以纸张需要而言，就是这样，每年增加，却反而日感紧张，别的日用生活品无不如此。城市则人口多，消费亦大，以北京言，四百五十万人，每人月配给一斤鱼，一年即得五千多万斤干鱼。城市钱更多，所以任何配给也不敷分配。若干特别品价格，此后或者还得酌量增加。一切措施都煞费政府苦心！

兆和已从广东回来，去了十多天。朝慧还在发烧，打针，终日在家作画，比预期进步快，今年恐不可能考学校，你告她的话很对，但不大合实际，实际是目下学校不许可有结核病学生报考的。再说在这里家中，不比过去，大家都工作学习，日子过得极有条理，她也很自重，和兆和又合得来，兆和出去时，　即由她当家，也极称职。所以不仅能学业务，也在学做人，做家，这些倒是目下学校也不易学到的！照趋势看，她大致是会画得很好的。因为条件便利，自己又知用功，在家学素描，即照学校要求进行的。

我近来已好些，血压还在百八十左右，低的过一百，事还在揽得相当多，因为总有杂事。学得杂，用处也即多，我倒不怕多做事，多帮人忙，感到麻烦处还是书读得不够多，底子不厚，用到每一具体工作上时，都感到不够。再补课精力已来不及。即学文物，也是什么通懂点，可并不深入，只丝绸知道稍多些，但到写专史即有待深入！今年将协助几个工艺学院赶把工艺史编出来，已编出的也改好。馆内研究底子薄弱，也得帮到打个基础！又最近闻周扬[1]说，还是让我写小说，也许不久还是要把搁下十年的旧业，重新再抓起来。如先得将拟写的长篇完成，我想有可能去青岛写半年，即可

让朝慧同去海边疗养半年，对她身体会有转机！因为若果这个年龄总是三十八度的体温，还是不大妥的，幸好是即早北来，这边医疗条件好，近照相才发现肺结核，已硬化，好转。如继续在家乡吃草药，可糟了。现在我还不知道能去不去得成，因为这里事还可说是有好一大堆！只要身体支持得下，我总不怕事情多。

二弟从文

廿七

① 周扬　文艺理论家，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等职。

19610604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得你来信，知道托陈老太带的东西，已经收到。还另外买了两把锁，是从广州带的，只有俟以后再设法寄来了。吃的药如果还得用，此后再为设法买来。上次的白粉是发面用的，方法恐得问问北方干部同志，必有经验。你说要大姐回家乡住，恐近于理想，不大切合实际。她血压已相当高，年纪也不小了，上路大是问题！二丸子在身边，母子情感甚好，真一也得相互照顾。至于回到乡下，不比过去，如何生活下去？再说你也年纪不小了，自己还照顾不来，如何还照顾她？照我想，大致还是实际一些，在东北和二丸子一道住，过日子好得多。我们这里诸事照常。我总还是为些杂务事忙，也可说劳而无功，因为见不出什么成绩。也可说是在真正当家作主，因为帮到年青人学习，好让他们作接班人。最近几个美院，调了大批人来编工艺美术史，在故宫作半年，我不出名，却来协助一臂之力。还有编漆工艺史沈福文[①]和丝绸史的黄能馥[②]，我也把自己搞的材料，供给他们，让他们成名，把辛苦由自己承担，无所谓。许多情形，大致还合四十多年前在杨明臣[③]手下作上士司书，为萧选老[④]等作狗肉请客差不多，好处给人，不大在乎。真正当家作主，应当如此！北

方气候今年又不大好，令人忧心！近来多久不雨，一雨却又冷如深秋。我本来将去安徽看看，杂事一来，将又走不成了。写什么通无多希望，因为时间分割成小段，只是各事抓抓，和个“问事处”的工作人员一样，做学问也说不上，谈写作更无希望可言！龙龙本来极健壮，近几月总不大好，瘦了下来，近得信，才知已住了学校医院，害胸膜炎，明天将去看看，可能将接回来住一年半载也未可知。总是工作过累，有了病又不肯治，到末后自然即倒下了。好的是大地方，治疗方便，不碍事，工作也许得暂时停下来，俟好时再说了。

二弟

六月四日

---

① 沈福文　工艺美术家，工漆艺，时任教于四川美术学院。

② 黄能馥　丝绸工艺专家，时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讲师。

③ 杨明臣　即杨再春，字明臣。凤凰籍军人。作者14岁当兵时所入土著部队长官，原湘西张学济部“辰沅道区清乡司令”。张学济在湖北来凤被“神兵”消灭时，杨部千余人被赶来接应的陈渠珍收编，委杨再春为湘西巡防军第二支队支队长，成为陈的部属。

④ 萧选老　萧官麟，字选卿。凤凰籍军人。作者在土著部队当司书时，萧为军法长。

19610623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得八号来信，知身体还好，望好好保重，好好保重！社会变化大，天灾多，生产易脱节，国家大处已掌住，小处一时不可免有顾此失彼事，过些日子必会好转！今年大致因为用布出去换米，所以不发布票，拖得下去，即不用再添衣。你要旧衣，等等翻翻箱底看。孩子们——特别是虎虎，总是穿得大小补钉块和毕加索的画差不多，（真是近代派的杰作！）一来王嫂总说小弟，你这个样子！比王嫂女儿即破得多，王嫂女儿可极整齐。本来前两年缝得起，可不肯添制，布票全捐了。现在大致只有一二当家货，出去游行或欢迎什么国宾时，不得已时才穿上，平时在厂回家都是穿大补钉，送到洗衣店时人家也不肯接受。龙龙也差不多，比较上虽不太破，只是从头到脚永远全是油，换洗也来不及。唯一希望或许还是我的，也许还有一件把待找找看，有即当为寄来。朝慧倒是运气好，年多来为添制了些，又接收了兆和的一些，四季可以出门，三几年可不必为衣服担心。一家人也可说惟她出门满神气！

子英成了古人，使我回想起许多旧事。家乡人真是受山城限制影响，发展到一定程度，即难以为继，熊秉老也难免。

子英在同辈中比较，人实相当聪明，但是尽管天南地北也走了许多，由于眼光小，气量窄，又极易满足于极窄范围内成就，十分可笑的骄傲，一生并没有得正常发展，终于还是回到小城子里完了。和我在《长河》、《湘西》提到的差不多，许多人都这样！在保靖和振先姑父同学时，他能画，能写，诗也作得好，劝他出来闯关东，即由于会打算，不干。后来在南京，我去看他，因为刻图章，还送了他一部汉印谱，此后多年他靠刻印为生活，大致还使用这个家当，当时劝他过北京多看看世界，多学学，还是不干。以为找了三几千块钱，讨了个女学生作二房，一切有了底子，够了。人一小聪明，会打算，便限住了。（子英还只害了自己，陈玉公却害了一县年青人！）从作小说看来，倒也是一种典型。只有旧时代、旧环境才能生产这种人，新社会大致不会再有了。可惜的是振先和另一个名叫郑大孝（子参，回教）的，和我同在保靖陈的参谋处作司书，人沉着，有头脑。我在大病中几几乎死去，全得他照料。后来去黄埔三期学骑兵，听说作了连长，大致在清党时，即牺牲了。可便中打听下，家中是不是还有儿女。

北京已相当热，有时到四十度，但一冷又可穿夹衣，总之天时不怎么正，影响农事大，令人担心！菜蔬今年多，供应好，惟已分“一般”和“特殊”。普通菜极贱，送到本街来。市场公卖如黄瓜、菜花、蒜苗等，则约三几毛一斤，也还是凭证定量供应。馆子我们还从来未上过，不明白情形，只听说五元左右一客，油水还多。政协一月则每人可去吃八顿，多是开会才去，平时路远极少去，费钱倒不过一元二元。北京饭店附近政协文化俱乐部，吃洋饭，可贵到三四元，有些腹大量大，则可花五元以上。一般也作兴带个小洋铁盒子，

把部分带回家中，委员们通当行。我们虽一礼拜有两次去座谈，大致一月也只吃二三次。家中吃的素菜油水已够，自然就不怎么想再吃更好什么了。龙龙烧已退，住医院中，恐还有几个月才会好。医院照料还好，可放心。

这一月因协助些讲工艺美术史的教师编各种教科书，图，一天为提材料，我又忙乱一些。将到年终为止。惟这么下去，我体力大致支持不来，因此到纲目和基本材料提出，馆图书资料为联系好后，即将让年青人自己动手写编，直到年底审稿时，再参加审定工作。我和陈之佛①是总审定人。估计到七月中大致去大连住二十天，换换空气，也就便将拟写小说草目写出来。如试写一二章，还顺手，地方起居又便利，或继续住下完成。不便，但是还写得下去，就转去成都住，再写下去。若试二三章，体力不大支得住，笔不能用，即停下，赶回京协助他们写工艺通史和几个专史。也赶快为馆中事带带徒弟。因为馆中业务底子实在还薄弱，年青人总是顶不上去。再肯用心努力，也得五几年时间，还不易达到希望"博学多通"的水平！主要还是近来年青人实在不大努力。告他们学习如打仗，必长期坚持辛苦工作，才能过关。他们即不易体会你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不用功的人总是日子过得从从容容，也并不为自己不中用难过的。至于真的用马列方法来搞工作，大量综合材料，发现问题，就更说不上了。好多还是大学习历史的，毕了业，就不能读史，也不懂基本书。一半是在学校时教师不敢教他们用功（怕说是白专），一半是自己无知而混，居然也混得下去，结果即到博物馆七八年，搞业务，业务还是提不高，谈思想，事实也飘浮渺茫，无从通过业务或运用到业务上。个人至今还不知着急，国家可真

受损！这一环简直是不易补救。事实已耽搁了，还是只有从实际出发，亡羊补牢，为帮到赶上去。但是有一大段空白，可不易填补。要一二年即扭转这种空疏风气，当然并不容易！

编工艺史的也有相同情形，早即为这个工作有所准备，为他们用了许多心，劝他们扎扎实实学，不含糊的学几年，才能好好教人。年青些的倒还相信。年长的，作了多年教授的，事实上却完全在一种“齐人滥竽”心情中混过去。所以到真的要编书，今年必须一一落实拿出完整教材时，才感到一点儿紧。但是还是架子放不下，只利用年青助教来抓材料，自己可不肯自认无知，来认真下死功夫学学。因此书即或编成后，还是懂不透。有些且根本还不懂，因为自己并不认真用过功，那会懂！主要倒是要靠年青助教一代，通过这次工作学习，初步打个学习遗产的底子，再来进一步为他们帮忙作深入准备。真是为他们干着急！不过到头来还是应当凡事帮忙，年青的不待说，年长的有了专家虚架子的，如×××一辈，教图案，称专家已三十年，事实上对中国工艺图案即毫不深入，只是飘飘浮浮临时抓抓材料，对付学生。到目下一个印花布还作的不像个样子，许多还只画成圈圈点点，这些作专家的就还从来不感觉到什么惭愧，不明白这是自己教出学生的结果！搞陶瓷的也总是像在玩一样，搞搞展览品，永远无从帮助生产提高起好影响。尽说“写生变化”骗学生，却从来不曾变化出什么好看些花朵出来。真是一种可怕的混！现在好了，有了转机，年青人真肯老老实实的学，三年五载后，凡事会一改旧观！大致是，艺术方面学民族遗产，究竟比较快，因为已经明白过去方法走不通，不能不从现实出发来重新学习。至于文物研究工作，要赶上去，即麻烦得多。

比如我写的那些小论文，从表面上说，年青同事中字是认识的，事实上谈的问题，即不大看得懂，特别是文章里究竟解决了什么旧问题，启发了什么新问题，不会懂！但是一些文物历史问题，若还不感到应有兴趣，怎么能搞文物工作，怎么能搞好陈列？陈列到这些东西，怎么能作好说明？真令人为这些候补文物工作者着急！不死下十年功夫，那能空说赶上去，业务上既赶不上去，还在二分[2]，职位上却都已经成了中坚，真是使人无可奈何，乐意帮忙也不知从何下手！

前些日子，文联方面告我，他们商量结果，还是让我写小说，且不一定写什么新题材，即写五四以来种种，照自己所习惯办法写也成。且不拘到什么地方去写也可为设法。我也想，与其看到目前这些事，白着急，无作用，带徒弟又不是一年半载可见功，倒不如还是暂时换个工作方法，离开下博物馆，趁精力还济事，再在写作上试作几年努力，为国家留下点东西。我自己是什么事都无所谓，生命总是要从使用上才有意义的，正像犬生是个战士，拿什么不利武器也照样能打下去，而且会打得很起劲。只要不太受外来干扰，打个三几年，即必然会出成绩。惟有时想起写作的命运也太离奇。那么认真努力几十年，解放后开明所有书竟全被烧去，前些年闻台湾也加以禁止，也可说真是历史上少有事情！一个人的写作，会得这么一种结果，实在是历史上少有的！但是，即使这样，我还是并不丧气，趁精力尚来得及，有条件可以在比较从容情形下写时，还是将认真继续把这点剩余生命来用到写作上，看看能走得多远！因为一个人如真的在诚诚实实面对工作，个人即或一时受挫，大致对于社会总的进步，还是会起点推进作用的。或者说，写作对国家目下更有需要，

对社会明天也有好作用，那就做下去，不再考虑个人得失！

不过从搞文物工作说来，也不妨说，这十年努力，依旧算是“失败”了。因为个人虽能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向部分文物纵深作了些探讨工作，也并不徒劳，得到了些结果。比如搞绸缎，就弄清楚了许多过去人始终不知道的问题、名目。特别是把文物和文献广泛结合起来搞问题、搞制度的方法——也即是真正历史唯物主义的工作方法，在某一意义说来，还真可说是崭新的。因为可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个工作方法或客观唯物态度，对于研究文物工作是可带来极多便利，得到不少启发的，但最遗憾即是在本馆中，除了少数同事能相互启发，对于大多数年青同志学习，却并不曾引起应有好结果。换言之，即并不能引起他们学习兴趣。情形可能正相反，还会以为这是一种脱离政治的趋向，以为是忽略了政治，一心只在业务。却无法使他们明白，大家正在成天学马列主义，倒不注意马列主义基本方法在工作实践上的运用。更不易懂得我这么努力，正为的是更好些来完成政治任务！其实搞文物也好，搞文学也好，又或另外去作一种新工作也好，克服工作本身的困难，比较容易，不大好办的或许还是克服人事的困难。即或能用一种十分严肃认真的态度把工作搞好，可常不免因为不善于应付人事上的种种，结果劳而无功。我一生最大弱点，即不会在场面上、表面上说好听话哄人。这个弱点要克服，可不大好办。写文章又十分慢，不能即时交卷，也因之容易见得不如人政治热情高。而同行中总是有一种人，在本业务上可以永远是马马虎虎，从不认真，却由于会做表面工作，一有机会即不放过，因而这种人倒在习惯上常是我的上司，才真麻烦！我们这里有个馆长，就是

名义是业务方面的馆长，事实是从来不曾认真考虑本馆业务要面对全国，应当如何布局，应当如何培养年青一代，应当如何加强自己领导业务能力，以至于如何从高瞻远瞩使馆中业务改进和提高，才对得起党所给的任务的这么一种人，若写成小说，才真不容易使人相信，这竟是国家博物馆长！——大也好像忙忙碌碌，事作不完，真正应当用心处，却不知道。因之凡事对付，自己倒还是"馆长"，可把年青人业务上应有的提高，全耽搁了。

近些日子量血压又高了些，心脏总隐疼，经过两回检查，一次 210/110 一次 180/100，心电图还是左心室肥大。医生总说："什么事暂时也莫做，比较妥当。"在北京，即或住在家中，照例是有事的，大致下星期即到别处去住些日子。医生还以为如真的能有一年半载不做事，以后或许还可多作几年事，再不小心，就难言了。

二弟

六月廿三

可能廿六去青岛住一月看看。

---

① 陈之佛　美术教育家、工艺美术家。时任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

② 二分　五级分制二分为不及格。

19610627
北　京

致张僖

张僖同志：

这次承作协同志费神为安排去青岛休息种种便利，实在感谢！关于车费，我希望自己花合理一些，不必要公家破费，望你能够同意，免得我住下情绪上反而成为一种担负，也失去了组织上让我休息之原来好意！国家正在事事讲节约，我们能从小处作起，从本身作起，我觉得是应当的。务请将我应出车费收下，免得住在那边心不安定，只想早回！

以致敬意

沈从文

廿七日

张僖　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秘书长。

据转抄稿编入。原稿存中国作家协会档案室，因故未能再与原件校核。

19610630
青岛

致沈云麓

大哥：

我廿八到了青岛，去第一次来这里已卅二年，凡事陌生。拟住一月，也有一定好处。住处和中苏友协对面，名叫青岛市人委交际处，二楼三号房间，地方在市区大街附近，也靠海，一出去即到了栈桥。算是青岛一般市民所必到地方。去海滨浴场远些，交通只一条线，不甚方便。熟人有住湛山疗养院的，正好近于两极，靠公共车相当麻烦。学校[1]已迁济南，当时一年级同学[2]已任校长，同事多早成古人，只闻一多住处改成"一多楼"，留个故事而已，其实本地人已不知闻一多是什么人。我或者已成知道卅年前校中事最多一位！改些日子当去看看，交通不便，也就罢了。

近来头不难受，心脏可不大好，常隐痛，一再嘱不作事好些，因在京必然搅杂活，所以作协还是劝我离开一月，且玩玩息息。到这里却打量休息一礼拜后开始写长故事，本月能写出三四章，出个二万字左右，即明白如何继续下去了。我主观想这么办作得到。气候好，我穿毛线背心加夹衣，正

合式。等于北京九月中。

二弟

六月卅

---

① 学校　指原国立青岛大学，1932 年易名为国立山东大学。1958 年山东大学迁至济南。

② 当时一年级同学　当时，指作者赴青岛大学任教的 1931 年；同学，指原青岛大学学生杨希文，这时任山东大学副校长。

19610704

青岛

致沈龙朱

大弟：

你想必已回到了家中，希望能好好静养一个月，使体力得到真正恢复，再去工作。且盼望从这一次得到个好教训，明白平时为什么总嘱咐你要重视健康原因。到出问题时，又如何麻烦，且影响到整个工作，以及家中人不安，至于因病辗转影响到别人，一连串问题，就更是一言难尽了。我能活到近六十岁，也即是先由于无知，经过几次大病几几乎完事，到了后来却注意到事先防范，不然我自己还不存在，你们如何能活到世界上？云南八年，妈妈为你和小弟用尽了心……提提这些，不是老办法要你什么作孝子报母恩，重要是明白父母对幼小一代关心，无所不至。理会这点，注意注意自己健康，即所以爱父母。并且也才能好好工作，为国家多作点事情。平时和弟弟要好，又能在政治思想和业务方面，处处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我们即可少担些心，同时对我们也是一种鼓舞！朝慧年纪小，且从家乡出来，有许多外面好规矩不大懂，还待你和小弟帮助提提。如在家中遇小事能帮到王妈一下，即可减轻王妈工作，也是应当注意的事。王妈对你们十分好，人也快老了，到我们家中将近十年，小虎已作事，间或也应当为王妈带点吃的用的东西，和自己伯母一样才对！

我是从顶穷活过来的人，懂得对人情分，这几年家中有王妈帮忙，妈妈即可少操许多心。你们算新一代人，对王妈也应学得更多些体贴照顾才对。在家中不妨多看些书，书不是“已看不少”，实“看得不够”。照我那么用功，你们可就差远了。学什么具有较高的悟性，当然省事，能收事半功倍效果。但是也不妨用一种更可靠方法或学习态度，即勤劳坚持，我就并不比人聪明，只是凡事肯学，持久有恒去求进展。我过去学习的条件比你们可差得多（冬天十二月房中火也不升，只能用被盖裹脚下读书），可是却比你们用功得多。学文学，弄写作，起始什么也不懂，学习一抓紧，拼命干，不多久可就逐渐懂，再进而深入了。直到近十年搞文物还是一样，总是由不懂到懂，到懂得比较广而深。并不比人聪明，只是肯专心向学而已。你学工，外文也多少有了些基础，我若有你这么一点底子，会考虑到如何集中三年精力来解决外文问题，一天只要有机会即翻字典翻书！我觉得你和小弟一定要把这个工具掌握到手中，将来应用广。人家机会好，学一年，你即学个三年五年，有什么不好。你需要有一点大志气，学得多，帮国家也可多作许多事！学得多而好，不会看不起一般工农，只会有更多机会把自己知识能力帮大家共同提高。国家要过科技关，不仅仅是科学院一些学部委员的责任，年青人都有责任，不努力，如何能参加攻尖！盼望和小弟好好研究一下，务必要从自学方式上用三几年力拿下这个工具来，将可有卅五十年使用机会！年青人求知的野心，是国家向前一种有用动力，你们的年龄更是必须抓紧到学习上的年龄，再不宜忽视！书还不妨除小说外看得杂些，使知识领域也因之日广，小平即比你们强得多。你画得还好，在病中也不妨

即反复画点什么，总之，生命应当让它在各种应用各种学习中成熟，必磨炼才会放光！你也有权利试写写短篇小说（即用工厂熟习的事件作题目写它），还不妨有雄心这方面也一样能够作得比专业好或且更好！凡事一认真作，到一定时期，即会见功！人家廿多岁还想经营天下，你如想把画画好，或能写几本小说，有什么不成？敢想敢于加以敢学，就对了。必须敢学，才能扩大知识领域。

爸爸

七月四日

这封信曾在“文化革命”中被抄走，原稿上附有专案组的标签，上面写着：“已阅　鼓励儿子成名成家”。据原稿编入。

19610710
青　岛

致沈云麓

大哥：

我住青岛已近十天，气候极好，大太阳天在海边晒太阳，还不难受。大致要到月底才回京，理理事情，或再去大连住廿天。血压还是188/120，低的高些，心脏走路稍急不免有些痛，半夜醒来有时也有些疼，此外还好。这里住和吃都较好，特别是静，尽管外边半夜还有汽车声，房中依旧静静的。目下还无望作什么事，每天各处看看。看了绣厂，还拟看印染厂，丝绸厂。都是本市大生产。老约翰①个人还住在这里，大致是养老了，过天去看看他。这里这几天正在不断有人从南方从北京来避暑，在海边大致会遇到不少熟人。今天去山东大学看看，卅年前熟人许多都成了古人，一多住处还改成了一个"一多楼"作为纪念，还未见到。我工作最顺手、精力最饱满是在青岛两年半和回到北京那四年，想不到已是卅年前老话！这里街市还像卅年前，变得并不怎么多。住宅区也依旧静静的，海边有些地方还完全和过去差不多。只是公园中花木已大不相同，有几条路当时刚刚栽花，现在花木已成林子。当时全市不到三十万人口，现在已到八九十万。当时一过炮台即是一片片小松林，别无住宅，现在新疗养所已延展到湛山寺一带。这里大约因为气候好，无灰尘，人都穿

得特别干净，整齐，孩子们也光溜溜的，还不曾见到一个生疱生疮。除工厂区，全市都静静的。住宅建筑还算是全国最好的。主要还是自然条件好，得天独厚。印花布和机绣日用品，成绩在国内还算好的。中学也有了四十所。山东大学文科已迁济南，只海洋学院在旧有校址内。

并候佳好。

二弟从文

七月十日

---

① 老约翰　即赵畸，字太侔。作者在青岛大学任教时，赵曾任教务长。

19610714
青岛

致沈朝慧

朝慧：

寄来相可为你姆妈寄两张三张去。这里还洗得有各二张，不日即寄回来。顾丁茵歌剧院事不知有无着落，若不要人，来家里时可告她也许希望已不大，还是就所学去工作，比一天唱唱有用，对国家有用。业余有时间，也还不妨唱歌。化工正要人，对于建设国家这个工作十分要人，趁早走上工作岗位好。你可把红碗画下。这工作不能稍松，既不大费体力，宜多画。有几个荷包、锦缎也可画出来。我还写个信给王家树先生，请他借几个碗来画，那些碗是上次为那个小个儿崔毅选的。有极好看的！到这里参观印花布厂，才知道正需要这种图案作花布。如能学涂色，将来即可为他们画花布，也可送过上海去投稿。可以这么把工作和生活结合起来，不拿稿费也无妨。总之，一切由幼稚到成熟即通过学。工作对国家有用。打针事要记着，并照料到大哥。许多事学二伯妈精神（只是数钱不要学她，她永远数不清，只比我稍好），特别是对工作认真，对人厚道。家中事事宜尊重她，她是个人人称赞的家长。即以和我在一处而言，真是卅年如一日，家中若没有她，目下大哥二哥和你，那会日子过得这么从容！王妈帮我们已近十年，彼此情感极好，十分难得，我们要大哥

二哥看待她和家中婶子一样，才合。她有些事限于水平，弄不清楚，要处处帮助她，永远对她和和气气说话，是应当注意到的！大哥二哥回来，有些应洗的衣服，你也学到注注意，迫他们换，手空时即为洗洗，免得一定要作成穷破相，也和国家要求不合。过去出进门叫叫董爷爷，这习惯还是保持下去好。我和他同事已十多年，他在馆中已四十多年！要书看，也无妨为找点旧书看。和同院中人都应当口甜些招呼招呼，这都是我的同事，比你长一辈分。有些人工作很出色的！书也可学到看看文学史，或《唐诗三百首》，和大哥在一起要二伯妈教教，她高兴教的。已寄回一本《杜甫研究》，是我相熟人写的，值得请二伯妈介绍重点看看，看看即懂了。对于知识应有好奇追求兴趣，有了它，什么都学得好！我就是用小学底子，什么书通是自己看懂的。你只要有一种年青人肯学习的精神，即俄文也应当可以学好的。目下当然先把身体当第一件事弄好它。惟在治疗中家里凡可学的，各样学学，可以放大眼光，人越学也即越"谦虚"。在二伯妈身边，是更容易学到这两字的。你看她一年勤勤恳恳作多少事，一切都真和个普通干部一样，这一点我还不如她得多！无事常为家中写写信，从写信也可以练习写作用笔，告点外边事情，对家中也有教育作用！永玉处我送过他几册日本人印的庭院花卉册子，全是彩色，可以借回来看看，增长知识极多。都是写生花，可以试用作花布设计。目下最需要的即是小花，二三色，以省料明朗活泼为理想，这里有机会看了许许多。同时还看到，长大到四五丈的花布机旁，许多廿来岁年青女孩子在工作，庄严感人得很。在工厂作设计，一般多感到资料见得少，无可奈何。你有机会学绘画，底子越打得扎实，将来

即可望为国家多作许多事。所以一起始即必须把学的态度端正，将来为人民服务！欣赏兴趣广而高是从学上得来的。正因此越学得多，越知道自己不足，越谦虚用功，将来工作也越有用！

二伯伯

十四日

19610718
青岛

复张僖

张僖同志：

得从这边文联转来的信，谢谢关心厚意。到这里承文化局吴克柔同志和文联孔琳同志为安排到交际处住下，并看了几处和我工作有些关系的绣艺工厂（如机绣）和印染织布工厂。另外还借了些近四十年有关青岛的书刊。（看看地方前后对照和日用艺术前景！）因为可能写两篇小小文章。血压到医院看了三次，中间一次略低170/110，头一次和最近一次均过二百，最近为202/98，只是头稍重，心脏间或有阵儿痛，别的无什么。本来第一次看时医生即以为“还是住疗养院妥当些”，我因疗养所多远离市区，极不方便。既已住下，又并不久住，不动还是好些。近来一次血压，医生认为还是高一些。不过我想只有十多天住了，还是不必再换住处，免得麻烦主人。我意思是月底回北京，看看工艺美院编书情形，因为一定会碰到些使用材料和文献上不可免的困难，我常识比较多，能协助解决一下，对工作必有好处。他们编的书既得年底搞出，我和陈之佛先生负责审定。时间已不多，万一必要随时得问到我，即在北京，不再走动。总之，把这工作解决告一段落，再搞写作（他们十月到十二月才定稿）。万一可以短期离开，我希望还是照原定计划，参加政协第三期休养去大连

住住，因为生平还未到过大连。到那边也可以业务解决点子问题。早闻那边博物馆还有一大分量残破唐代绸绣碎片，搁到柜中无人明白问题，也不好整理。中国人搞丝绸花纹的不多，我还有些常识能帮同看看，对公家也有好处，所以我想能去住住好。

至于写作，头脑能否使用到过去一半样子，也无多大把握了。毛病是一用过了头即有些乱，过一阵子又才回复。心脏部分不太严重，已不容易好。初步拟想把所收小说材料重誊一份，理出个顺序线索，万一我不能用，另外同志还可利用这份材料。最好当然是我自己能用它，好好整理出来成个中型故事。初步估计用十六万字安排，可以写得清楚。如顺手，也不会要半年时间的。麻烦处是我自己不能控制血压。纯粹休息也不习惯。如把文化部所嘱审定诸稿工作办完，我能各处走走，也许对公对本身都有好处。别的大文章，搁笔一久抓不住问题。各处走走，先写点新地方新气象——特别是新的工艺生产或者还比较合适。我还不到过成都、醴陵、景德镇、福州，这些地方生产和我近十年工作多有关系，为老师傅服务、协助，与他们工作交换交换意见，对他们工作或许有好处。因为每一部门生产都碰到一个民族形式学习问题，具体明白当前需要，回来时为编几本书，对千百老工人普及生产品中的提高，必有些帮助也。这也多是一种主观的估想，未必切合实际。

并候佳好

沈从文　七月十八日

据转抄稿编入。原稿存中国作家协会档案室，因故未能再与原件校核。

19610723
北　京

张兆和致沈从文

从文兄：

先后收到你五六封信，觉得有很多话要说，可一时又说不清楚。关于创作的一些经验和甘苦，你谈的我觉得很对，也正是这次文艺工作会议开了二十天会所要解决的问题。可是对于文艺批评家的态度，以及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对创作所采取的态度，你的一些看法我不敢苟同。我觉得你的看法不够全面，带着过多的个人情绪，这些个人情绪妨碍你看到许多值得人欢欣鼓舞的东西，惹不起你不能自已的要想表现我们社会生活的激情。你说你不是写不出，而是不愿写，被批评家吓怕了。但是文艺创作不能没有文艺批评，文艺应当容许批评，也容许反批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正是鼓励大家多发议论，用各种不同样式风格表现生活，文化艺术才能发展繁荣。说是人家要批评，我就不写，这是非常消极的态度。当初为寻求个人出路，你大量流着鼻血还日夜写作，如今党那样关心创作，给作家各方面的帮助鼓励，安排创作条件，你能写而不写，老是为王瑶这样的所谓批评家而嘀咕不完，我觉得你是对自己没有正确的估计。至少在创作上已信心不大，因此举足彷徨无所适从。写呢？不写？究竟为什么感到困难？不能说没有困难，创作这种复杂的活

动，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原因都有，重要在于能排除困难，从创作实践中一步步来提高，不写，空发议论是留不下好作品来的。我希望你能在青岛多住些时，一则因为今夏北京奇热，夜晚蚊蚋多，睡不好觉，二则能在青岛写一篇或两篇小文章，也不辜负作协为你安排种种的一番好意。这在你并不是很困难的。家里住处挤，小龙可能还要在家休养一个时候，当然这是可以想办法的，单看你的决定。还需多少钱，望告我，前寄六十想收到。

我们刚发完七八月号合刊号，接着就忙加工九月号，照例那一星期左右的比较不忙的间隙也没有了，所以也没有能定下心来给你写信。北京瓜果也陆续上市，西瓜二毛五一斤，很好。桃、荔枝、花红都各吃过一次。夏天蔬菜多，每天吃西红柿，多而且好。

云六大哥来信，二丸子已定婚，大伯为寄了一双篮球鞋，三嫂为寄来袜底六双绸旗袍一件。又给大伯寄了降压灵去。奉胜琼患肠癌，剖腹以后才发现是癌，已无希望，她自己还不知道。我去医院看过她三次，那么好的人，医生也束手无策，我能为她做些什么呢？想到在为人类谋求幸福方面，征服自然攻科学关，我们有多少工作待去做，而帝国主义战争狂人却拼命制造冷战搞军备竞赛，这些人为了自己的利润不惜大量毁灭别人！为打倒这些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当怎样更好的团结起来啊。最近我看到希克梅特[①]在《苏联妇女》上发表一首诗，这诗不胫而走，到处传诵，在日本反美日协定上起很大宣传作用，这样的诗，能在和平运动直接起这样大的作用，感人至深，我觉得，就是最好的诗，诗抄如下：

《一个死去了的广岛小姑娘》

开开门呐，是我，
我敲了一家又一家，
你们都看不见我——
死去了的孩子本来看不见嘛。

我是十多年前死在广岛的，
那年我才七岁，
现在我还是七岁，
死了的孩子是不会长大的。

先是头发烧着了，
后来眼睛也焦了，
完了，我就变成了一堆灰，
灰也给风吹跑了。

请你给我开开门吧，
我什么也不要您的。
烧成灰的孩子，
连饽饽都不会吃了。

我就求求你，叔叔和阿姨，
我就求求你签个名，
好让孩子们别再烧死，
好让孩子们都能吃甜饽饽。

能写出这样诗的诗人有多么宽阔博大的胸襟啊！写出这样的诗，我觉得无愧于革命诗人和平战士的称号。我们应当有这样的诗人和作家（包括你在内）。写出这样作品，是人类的骄傲。你说呢？

兆和

七月二十三日

① 希克梅特 20世纪土耳其文坛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

19610804
青　岛

致沈云麓

六一年八月四号青岛

大哥：

得家中信，听说你吃“降压灵”还好，他们又寄了你一些，想已收到。我在青岛住了一个多月，一切都好，还写了两万字游记，发表后，一定为你寄来看看。另外且校了一册数十万字的《中国陶瓷》①，是景德镇编的。看了好些地方，还到崂山一次。拟明天返回北京，因为还有事情要做。到月中或月底，可能还参加政协去大连休息廿天，因为还未到过那边。这里气候极好，海边总是有凉风，因此在太阳下也过得去。初来时心还常痛，近一阵也好了。只是血压可能还在百八十以上，只要人不难受即听他去了。这里只有老约翰还在。卅年前我住了将近二年，一生精力最旺盛，写文章最多而好，是在这里那一段时间。工作重人不感到重，大致和气候有关。如果到一处总能写个万把字文章，可能在编完工艺史后，我将各省走去。先到四川、云南或先去安徽，因为长篇总还是得去安徽住半月（特别是必须到乡下住好），先完成长篇。如有半年到一陌生地方去，吃得比较好，工作效果会可望回复一些，或用不到半年即可写成它。如编电影倒简单多了。但是还有好些工作都只作成一半，即搁下，心中也老

是挂着。我还希望将那个为外国人编的图谱搞完它！用文学形式一定有趣动人得多。有从容时间支配即好办，怕的是零杂事件一来，即不易集中精力作，晃晃又即一年半载过去！如到处走动，会不同些。我总还希望坐一次沅水上行船和下行木筏，因为一定可写许多有意思《新湘行散记》。如到苗乡能住住，自然更好。但是心脏恐怕已无资格走长路，交通不便地方多去不成，只能到一些人多都市转来转去了。能转也总比停在北京不动好些，因为接触新事物可多百十倍。国内有几个好地方还未到过，如桂林、福州、景德镇、成都、内蒙古、长春。我还念念不忘，要把普通日用瓷器花纹造型来协助提高它，搞好它。因为这部分有些知识，对日用瓷提高可极有用。不使用它，极可惜。事实上这几年学了一系列历史人物形象起居服用制度，都是准备拿来改良历史故事画用的，学的花花朵朵，则是用来提高日用工艺品的，可惜还无机会充分来使用。再过些日子要用时，我精力又已经来不及了。我有时还以为可作许多事情，但一到头发重时，即知道究竟到了六十，凡是廿卅年前的工作力旺盛时作的学的，已不能再回到生命中来，比如写作即是一例。卅年前在青岛不到三年我似乎即写了五六本书，而廿三年到廿六年一段在北京又印了四本书，基本上也是和青岛时储备精力分不开的。现在能一年写个十万八万字中篇，和一本短篇，已很不错。短篇息手已十二年，真是长期停工现象，特别是像我这种大量生产多产的作家。事实上不是懒惰，是重点转用到万千种文物上来了。六号《光明日报》又有个小文②可以看看，是谈《红楼梦》注的。我劝学生学文物来注《红楼梦》器物，事实

上最省事方法，大致还是我来用一年时间，作得一定便利得多。因为临时学那里去学？但又不能不鼓励年青人学，因为如不学，我写出来他们也还是不懂的。现在年青人都欢喜务虚学空的，便于写作套公式。真的一件件去学，费功夫下本钱大却不干，因此做《红楼梦》论文的不下百篇，研究《红楼梦》提到的东东西西还无一人。论文水平基础即不好，只是抄来抄去，说空话，丝毫无助于研究工作的进展。现在人搞写作也是，有的知名作家一年还写不到三几篇东西，而且还不怎么好。我们当时似乎可写大几十篇，记得有一阵子五六个刊物都有我文章刊载，也不作兴要人捧场赞美，自和读者相见，读者也内行得多。现在一个人刚写上三五篇看得过去的作品，电影电视都来了，有的还把稿子相片放到博物馆陈列出来，对作者其实也并不利，因为文章还不成个什么，作者架子却先搭起来了。很多作家都不是靠本领而是靠另外力量支持，因为多难以为继，越写越坏，终于不写。基础不巩固，不利之至。又电影制片厂等着稿子，因此许多旧戏都用上去，作得非驴非马；有的利用边疆题材，带点惊险故事，人不明白情形，极易成功。但看看措辞立意，即可知功夫下得不够。新的创作会闻说开了廿多天，如照老舍一些人的艺术认识和作风来说，要他用一种较远大眼光来提学习问题，恐至多也只做到如他自己写的那样，打点哈哈（新哈哈），加上新内容如彼如此而已。说他是艺术语言大师，好了他个人，可害了许多年青人，因为学他，那会有真正突破前人成绩？新的作家有些人靠“社交”站在人上头，这也是许多人不肯再写，而写的也不会有何特别成就原因。常常一年选本看得

过的，不会过十篇。重要作家如赵树理或更年青些的，极少有人一年能写上六个以上短篇的。以量计，也不能说是丰收！新的安排还不知如何。

二弟

八月四日

---

①《中国陶瓷》　即《中国的陶瓷》一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3年8月初版。

②小文　指《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发表的《“狐腿斝”和“点犀盉”》。

19610901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得近信，知种种。小龙在家中休息二月，未愈，仍已回住学校医院。看情形能在一年中全好，已经不错！朝慧也还在继续医治。上不了学，在家中书读了不少。也还学画[1]。我血压下降正常，惟心脏不大好，已不宜远行，并不能作“重头戏”事情，想要照五六年前那种整天守在陈列室陪人参观，上万米大楼中四处转，精力已显见不大济事了。医生已一再要我退休，惟十年所学，恰恰是对好些方面还有用的事事物物，所以总不能决定下来。今年工艺院校调了廿人在编各种工艺美术教材，在西山静宜园，我是总审定人之一，所以大致还得用点心，因为丝漆等和别的，他们多是第一次动手，应当协助完成。此后即想办法把拟写的长篇写好它。材料已差不多完备，目下只是考虑如何着手写，大致还得换个地方去写，因为工作疏隔了十年，过去手下活泼有生命的文字，都似乎早忘掉了，重新掇起来应用，必然不是一下可以运用自如。也可能还得失败几次，才可望回复一些旧日长处。照目下自己估计，写出来总还像本书。这十年熟习的多是杂玩意，和万万千千花朵，只能供工艺美术生产改良用的。我还只想能去江西、福建、四川等地方帮帮他们生产改良和研

究所资料工作充实！但是精力恐怕已经不大许可了。这里一般吃的还是比较好，每天总有二素一汤。养了两只鸡，二天下三蛋，又另外得了点豆子，一家吃的还能把健康维持住。兆和近年体力也差了些，瘦得多了，惟精神还好。一家和睦即是十分难得！近上西山田间劳作了十天，回来也有些不大好。虎虎一切都还好，亦比较瘦。望你注注意，如有售黄蚁子刺中虫（白白的、硬硬的，焙枯喂画眉鸟，也可喂蛐蛐），记得过去滕干爹说能治结核病。如能得到十来只，焙成干粉，寄小包来，或可试用用。家里诸事幸亏有王嫂，不然将必相当狼狈！因为即以买菜排队而言，就费力！今年菜最好，秋收好。我们还不买自由市场东西。见今天报载苏复核试验文件，似为二次大战以来第一号重要历史文件。看来世界冷战将加剧，四年内将是决定世界命运重要历史阶段。有些事不免令人抱杞忧，明知无裨实际。世界事我们知道的实在太少了。

盼望保重！

二弟

九月一日

① 此处原稿加插以下文字："家中已有三个病号，熟人总想让我退休"，但又被作者涂去。

19610922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得你九月十号来信，藉此略略知道家乡种种情形。闻你想来北京，这边供应不足，望莫冒险，我们生活也难，路又远，交通极不便，不来为好！这里短期户口也不易办。你住家如过于逼窄，也可以直接想办法请县里设个法，找两间有点阳光比较干爽的屋子，城中虽小，难道一两间空房还不好办？主要恐怕也还得一个条件，脾气活泛点、通脱点，则宾主容易相处。因为人的教育不同，脾气性格也不易一致，加之年龄也有差别，易造成隔阂。和人人能相处，也可说是一种学问，我们即或六十岁了，似乎也还得学。我即因为学得不够到家，所以许多事作得并不够好，也反映学养不高。是不是因为接近学校一些，你也可以时常走动走动，才住到附近？我记得傅公祠前面是路，左边是山和园地，附近不远还有一篷大桐莓，右边即石莲阁，后边也是菜园，你是住祠里还是祠外？岩脑坡同辈人或略少一辈如陈幼园、方代杜、傅奠安、梁凤生，大致都差不多已过世了，是不是还有一二位，如滕家寿寿和滕亮大家、向家子弟？社会变化过大，生活又较紧迫，中老年因病故去，实事理之常！年青少壮想必从大学毕业的已不少，会有上百人我们通不知道。萧选老孙子闻

已回家，大致也近五十了。曾文祺兄弟数人或尚在，大致也不会回乡了。个石师已好几月不见到，老印已失踪二年，闻判七年徒刑，不知在何处，也不知如何过日子。永玉已去云南，夫妇同去，年底方回，孩子寄托朋友家中。孩子体力均太瘦，吃得不比别人坏，可能吃的方法有待改善而已。孩子们还乖，特别是小黑妮，懂事明理；黑蛮则已成国际知名人物，但目前教育方法，或者还得不断改正，因为凡是一切近于揠苗助长的方式，到将来总不大自然，凡事总还是要有个比较扎实基础，才发展正常、稳固。三嫂在家乡作老太太，想必十分活跃，应当相互鼓励，把长处贡献给社会，因为诸亲友够得上半知识分子的已不多。这里已近中秋，市面供应稍活泼了些。事实上还是无物可买。闻已有贸易市场，大致在郊外，我们无劳动力去光顾。一般还是让王嫂按定量分配菜蔬，有时排排队，也可买到些菜花和面酱。人一月半斤咸鱼，户一斤糖，人半斤点心，肉早已取消。（惟政协方面月可买二斤肉、二斤蛋、一斤糖。又另外还有点高级油，可以缓和一些。）小龙因病已躺下数月，是胸膜炎，已收水，回家至少还得睡三月，不能作事。朝慧虽打针，还是常发烧，无从上学。兆和不久前也病了几天，近已好了，体力也已经大不如前，瘦了好些，惟精神还好。虎虎也瘦，工作情形还好，一礼拜可回家吃四顿饭，胃口倒好，能敌我们两人。工作照常。我血压"百八十，低一百十"，心脏已不大好，总是隐痛，医生要我不用再作事，目下住家中，总还有些杂小事应协同别人做做！再有半年，若无显明好转，大致即必须得正式宣告"退休"了。因为心脏部分只有一个方法可以保持，即不再累下去。一做事，我的工作方法又总还是卅年前集中

精力的方式，已和年龄不合适。但尽住在家中，也还不是休息，因为即看到家中两个病号，心中可并不静得下去，只有住到什么疗养所去。京西八大处本有作协和文联住处，还清静，惟伙食似还不如家中，又无医疗处，怕临时出问题，少办法，因此不能去。不久也许可去颐和园里住一二月，因为那边作协有房子，有好些人都要去住，一时不解决大致是伙食问题。吃馆子倒有好的，得五元一顿，受不了。总得自办，技术上或一时不易解决，去不成。我想或到南方什么地方，吃的较便利处，也有医疗处去住住，还不知是否去得成。我还得趁体力来得及时，把拟办的几件较重要事办完它，如拟长篇小说和关于工艺几种论文，趁精力还能勉强用时用用。

得别方面来信，听说你要来北京，路上太辛苦，到这里住的吃的都成问题，望莫动为得计。现在家中小虎回来即得打地铺，床也无借处。北京一再动员人返乡，因为供应困难，短期户口也不好报，这两年外边既无可看，家中则全在病中，且穷得很，不要来好。不然我们将陷于毫无办法情形中！

国家情形也相当紧张，不是过去游山玩水时节，也不比前二几年，许多制度均不同了，上路麻烦，住下也麻烦。俟几年大家体力好一些，经济情况也转好一些，交通又方便些，再来看看如何。

二弟　从文

廿二

许多常住的人现在均正动员离京！

19611029

北　京

复顾家彝

家彝同志：

顷从外边回京，得见赐信，并拜读尊文。尊文如拟在一般报刊发表，也可以给读者许多知识。如当成研究性美术文，似乎还可参考些文献，重新写写改改，或比较扎实。如当美术文章介绍灯的艺术成就，同时还得找点形象材料，才对读者有说服力。我对于这方面是外行，懂的东西不多，只从常识出发，试为估计，如能参考如下文献，必可以丰富尊文内容，因为内中均有灯的记载：

一、《图书集成·岁时典》　材料较多，特别是上元观灯事，各州府诗文均有。

二、《太平御览》灯烛部分　宋以前灯烛事。

《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上均有材料。

三、《太平广记》灯烛部分和珍宝部分。

四、《西湖志》、《咸淳临安志》　宋临安灯事甚好，又《都城记胜》、《梦粱录》内均有记。

五、《帝京景物略》　明北京灯节事。

六、《扬州画舫录》　清初扬州灯事，又《随遗录》宫中灯。

○七、《故宫名画册》　有宋人观灯图，一灯棚下有二女

人奏乐。

〇八、《华灯侍宴图》　宋人绘，故宫名画。

〇九、《汉宫图》　故宫藏画。《春夜宴桃李园图》。

〇十、《夜宴图》之烛台。　《上河图》中诸灯。

又《炀帝夜游图》。

〇十一、《宪宗行乐图》　历博藏画卷，有明代宫廷过年鳌山灯棚及各式宫灯，鱼龙灯极好。

〇十二、《百美图》　（即《金瓶图》）有明代各种苏式灯及在室廊应用情形。

〇十三、《水浒传图》　有明绘宋宫中及民间灯景。

〇十四、明清灯笼锦　在我编的《明锦》中有数种，故宫还有许多种。

〇十五、全相五种平话　图为元刻，多宋式灯，且有军帐中灯，营帐外灯。船上灯。

〇十六、明刻版画集及古本戏剧丛刊中各图　也有不少灯。

〇十七、《燕寝怡情图》　影印，有明清之际苏式家庭布置灯烛应用。

〇十八、战国人形灯座　历博。

〇十九、牛形灯　《文物》载。　雁足灯　故宫。

〇廿、战国错银灯座　故宫。　又玉灯台　故宫。

〇廿一、汉铜制羊、鹿……诸灯

又　各式辘轳灯　历博、故宫。

又　陶制西王母灯　四川出土,历博有照相。

又　鎏金连枝灯　故宫。

又　连枝铁灯　历博有照相。

又　绿釉陶连枝灯

又　石刻灯树

又　敦煌画灯树　敦煌画北朝部分。

又　隋绿釉陶龙形灯　故宫。

又　唐三彩陶灯　故宫。

又　唐白瓷灯　历博。

又　《项子京瓷器图谱》诸灯　说是瓷，实多为铜银灯式。

又　《南巡圣典》中诸灯　康乾时，姑苏繁华诸灯。

玉灯台烛台　故宫珍宝馆。

廿二、《渊鉴类函》中记灯事。

廿三、《格致镜原》记灯事。

廿四、《骈字类编》中灯烛事。

○廿五、《列女仁智图》中三连灯。

这里有的是历代灯形，有的是历代灯事（有○的均为各种灯形），能两者结合来谈灯，你自己既具体先懂得灯烛发展问题，不至于用猜想代替事实，谈它时，文图并用，对于读者自然也就得到了具体知识。这么作虽然相当费事，但必须这么不怕麻烦，你才明白灯的真正历史，谈它时才不外行，文章有分量！

你文章中说的汉代到处用琉璃灯和纱灯，都不是事实。宋代才真正有琉璃灯。明代则流行明角灯和料丝灯，故宫还有实物！……总之，这个问题相当复杂，如你有兴趣研究它，似乎一面可把我提到的文献抄录个长编，并把形象材料一一画出、照出，根据这些材料写个文章，内容一定扎实丰富得多。文章写出后，我再为你看看，另外提几十种补充材料，

大致就差不多了。试就这两个小问题深入一下看，如有兴趣，将来我当为你再提些比如车马、兵器应用、衣甲等等资料。你们在学校时先生教得太少了，平津工作条件好，不妨各方面多学点，将来用处多。

关于狮子问题，情形相似。你见到材料太少，谈它不易中肯。若有兴趣弄明白它，是不是也先认真下点工夫，掌握一下材料，再根据它来说，比较好些？形象材料据弟常识记忆，似有如下可以引用：

一、宗资墓狮子　汉。

二、南京萧梁时辟邪石刻。

三、晋青瓷醉拂菻弄狮子水注　故宫。历博也有一水注。

四、北朝造像（多得很，几十种）下座双狮子。

五、唐三彩狮子　唐三彩图谱内彩印，极讲究，生动壮美。

顺陵石刻大狮子。敦煌唐壁画文殊普贤骑狮子白象。

六、又一种（《文物》）　西安石刻浮雕狮子。

七、《职贡图》狮子　传阎立本。

八、唐狮子舞锦　《左御物染织裂》日本彩印唐锦。

九、唐狮子锦　《世界美术全集》内。　唐狮子镜　日本藏唐镜。

十、《营造法式》彩绘部分　弄狮，宋。

辽白塔上雕刻醉拂菻舞狮子。

十一、宋辟邪锦　又清仿宋狮子锦　故宫。

十二、宪宗行乐图中舞狮子　历博，明代。

宋人苏汉臣绘《婴戏图》中玩狮子。

十三、《皇都积胜图》　明，贡狮子。

又明代螺钿作百子闹元宵及雕□闹元宵中舞狮子灯图。

十四、明琉璃狮子　明瓷上绘狮子　铁狮子。

十五、明石刻狮子　北京、东北、大连……好些种。

十六、清铜狮子　故宫许多种，西山的也好。

十七、画绢狮子滚球　历博，清初。

十八、瓷器上绘狮子　漆器上绘狮子。

十九、明水陆画中反映普贤骑狮子　正在故宫展出。

我对于这问题并不研究过，只是随手就记忆到的写点出来，供你参考。根据这七八十种不同形象材料并引些文献互证，来谈狮子种种，内容或许也扎实些。不从大量材料占有出发，谈它的艺术，容易落空！

并候安好。

沈从文　顿首

廿九

顾家彝　通信时任天津《河北画报》社美术编辑。

19611120
北京

复沈云麓

大哥：

旬前得一电，知已平安到达家乡。近日想已把沿路辛苦疲劳恢复过来。这次你们北来，到地正值连旬阴雨，一般供应也不能如上年便利，我们都觉得心中不安。虽知道你和大嫂本意只是能看看大家都还平安康健，即已十分高兴，不过如此远道而来，也没有能陪你各处玩玩，你即不在意，我们还是不免心中充满歉意。近一月来气候已较寒冷，我们还不升火，因为今年煤火或较紧张，一般或将到十二月才开始，恰好今年直到如今还不上冻，我们房子又朝北[①]，还不太难受。入冬几个孩子菜吃得较多，比去年似强些。惟兆和却较瘦，且常咳嗽，易发烧，主要大致还是吃的东西过少，不敷支出所致。我心脏不大好，已定廿三过江西上井冈山去住几月看看，由作协组织，到那边大致将到各处参观一些日子，再住下来，可能即在毛主席住过的茨坪附近，闻医疗设备甚好，房子分一小栋一小栋，有人还带家眷同去，将住二三年。我将看情形，如住下一切还便当，体力又好些，或即在彼着手试写那个小说。如不大成，新年后也许还可和几个熟人同

过广东海南岛参观参观。既已定下廿三号由沪转江西，这里的政协会如在十二月开，大致即不回来参加了。这里在编的工艺史也不能参加商讨，只为丝绸史和漆工艺史稿看看提提意见，其他工作暂时通不再过问。事实上也无从再揽杂务。十年来学得杂，揽得多，事实上并未能好好完成过一件任务，只是零零碎碎各事摸摸，有了些常识，足备各方面咨询而已。照目下体力说来，即好转，恐怕也只能这样子作事，不可能再如五年前整天到陈列室打转也不在意了。这次过江西还可了一心愿，即可能有机会到景德镇住住，并看看生产，我的瓷器知识，学得不能如陈万里先生扎实，惟瓷器造形和花纹艺术知识却比较广博，特别是对于改良生产，搞印花喷花贴花技术时，会能提供一点意见，并介绍一些其它有关花纹材料。目下那边缺少的也正是这种知识。

这一月来，因苏共廿二大会新问题发生，人人都不免心中有些难过，且料想因此一来，东南亚受帝国主义者压力必加强，因为已无所顾虑，不用担心，至少是威胁到东南亚和平，日有增加。目下北京还未到普遍商讨问题时候，过不久或许即将有所表示。真正麻烦还在以后的发展。一切对社会主义阵营不利是极显然的，到目下为止，还看不出我们和苏能在某方面有一致认识。令人着急不安也正在此一点上！

闻湖南今年收成还不太坏，湘西农村情形不知是否有较好转事，若干地区因六十条下达，年成又好，情形也比去年好了许多，菜蔬能增产，过冬将比较从容，冬不过旱，明年春收希望亦较有把握也。我们大致将去江西几个较重要农垦区去看看，闻那边工作搞得较好，明年夏天还有可能过新疆

去看看，听说那才真正壮观！比起北大荒来，新疆军垦农业规模可大得多！

并候佳好。

二弟

十一月廿

① 朝北　按北方习惯，应说房子是坐北朝南。

19611202
南　　昌

致沈云麓

大哥：

我已到了南昌。同行有广东、四川、东北和北京作家八人①。是廿七离开北京，从上海转道到这里的。住在南昌宾馆三楼316号。这是座新大楼，比北京饭店还高些，计九层，作得十分讲究。过一天即将去庐山，约四五天，再去大茅山住下看看，再去井冈山．住下来。有的将住经年，有的只二三月。我将看情形，至少总有一二月住下，因为地高过一千八百尺，还不知是否对心脏有妨碍。我们九个人都不曾到过江西。过去大部分都在延安多年的，内中只有一二人不到延安过。这里招待得太好，不免实使我们不安！我如住下还适宜，将在这里写那个小说。（因为在北京已将他们写的漆工艺史和丝绸史稿看过，那边还有其他的稿在写，写完后会寄给我看。）

这里新建筑不下长沙武汉。气候和上海差不多，和北京比暖和好些。到这里才明白到处有橘子。江西人口较少，山地新开发成绩特别好，是有代表性的军垦区之一，我们将各处去看看，或许住下二月又去海南岛也说不定。到处走走会使得脑子暂时和十年业务拉开一下，也真正休息一下。近十

年整个生命都在博物馆万千件东东西西的出现和彼此关系上，相当重！换换会有好处，对公家有益。

二弟

十二月二日

① 作家八人 同行的其他作家有蔡天心、江帆、戈壁舟、安旗、华山、阮章竞、周钢鸣等人。

19611206
庐　　山

致沈云麓

大哥：

我们一行六个人从南昌到九江，上庐山住了两天，各处看了看，总算是六十岁第一次到庐山！住处即在牯岭中心地点直属招待所，对过不远即过去蒋介石和现在毛主席夏天住处，到夏天时，这里一般已成禁地，现在却已没有什么人住。住处已高及一千二百来公尺（最高的大汉阳峰是千五百公尺），因此树木既不大，也不多。在此看庐山，多从上向下望，不易见伟大雄奇处。到过有名的“含鄱口”，右望大汉阳峰约廿里，左望五老峰背约十多里。最好看却是向下望十多道千尺山谷，松林密蒙，翠绿深静，远望可见鄱阳湖一角，星子县大半。向里下山，即有名庐山植物园，有七千亩，移种三千种花木，即或是冬天也相当美观。闻周总理即十分欣赏这个地方。下午又到仙人洞看另外几道山谷，还依旧是千尺石壁，一片片杉林沿石壁直下。有名的仙人洞，事实上却远不及保靖狮子洞石屋洞壮观，即或和老师岩比也还不如，和辰溪丹山洞比将更落后尘，但是由于处境不同，却成全国名胜了。另外也到过蒋介石当成老巢训练干部的庐山传习所大楼去看看，已改为“庐山大厦”，能容上千人，正在作为江西干部训练班使用。庐山雨水多，半顶约一千二百公尺处作

了好些人工湖，还可划船钓鱼，倒是其他少有特色。房子不及青岛多，也不如青岛大连讲究，不过也有不同好条件，即比海边更适宜养病，因此还在不断扩大，目下每年即可接待三万人避暑，且有上山汽车可直到半山顶牯岭。闻今年夏天每天即有四五辆汽车专载供应品日夜上山！入冬也还有二三千人在此休养，只是有些住处也许还无防寒设备，冬天可能冷一点。我们从北京来，自然不觉得难受，但是房中多漆成淡白淡绿色，而且窗口通风，不免如同坐在冰箱中，手足耳鼻尖都如刺扎。看庐山可能在上面不甚适宜（山上只宜望远），得以从下向上看才见得出雄伟气魄，因此我们明天即将下山，去有名的白鹿洞海会寺望五老峰正面，和观音桥流水，听说都很好。或者还可看看鄱阳湖捕鱼。因为是住在那边农垦区。住一天即回九江，返南昌，再过大茅山，井冈山。大茅山也只住二三天，井冈山可能住过年，也可能因为太冷，生活不甚方便，对有病的其他各位不大相宜，即将在年底和第二批来的熟人，一道过海南岛。这里虽已拔海过一千二百尺，量量血压，还是170/100，不曾增加多少。只是气候冷些，心脏不大适应，但也并不太难受。主要自然还是路上行动有较好交通工具，住下来又吃得好，住的极好。其实同行八人，都各有不同的病，有三位即因体力不好，留在南昌不敢上山。听说井冈山气候较暖和些，吃的条件可能也比这里还好。同行八人有七个是到过延安的，只有我和另一位未到过。想起一九三○冬也频①等过瑞金，是为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而去的，临行前却在上海被捕牺牲，我们这次去瑞金参观，却住在最好招待所，去井冈山还可能住在那边专为中委准备的房子里。住下来，想起近四十年社会种种变化，便必然会觉得

个人为国家作的事实在还太少，有些不配享受种种特殊待遇，还得努力振作，好好作几年事情！这次走动当成一回试验，如体力不感到困难，大致明年或即可去新疆大农垦区看看！去大茅山闻可从景德镇过，我总希望有机会在那边住一二月，因为好些关于陶瓷花纹和造形知识，对于那边生产改进必还有用。（和那些老师傅谈问题，常常比和在美院教师谈的，还对他们容易有直接帮助，因为在生产实践上，这些知识更容易见出他的重要而切实。）只是这点打算，可能先得到井冈山住过一阵后才有希望实现，因为同行九人目的地是井冈山。今年能在井冈山过我的六十生日和过年，也是一生奇遇。也十分有意义！

到这里住下时，心情不免有点离奇。联想起四十多年前一个冬天，从保靖回到高枧，住在满姑爷家中，同样是十分寒冷，初到也是将近黄昏，和他们一家人围在一个大火盆边，在热灰中煨板栗吃。晚上睡在新垫厚稻草床铺上。第二天即大雪，振先父亲和个年青人一样，十分活泼健康，又亲热人，入冬还自己下冬水田耕田，因为听到屋后斑鸠叫，即洒了大把绿豆在雪上，并用绿豆当沙子灌在鸟枪内，一会儿即打了四支肥肥的斑鸠，作中饭菜送上桌子。这一家人都很正直，热情，且有头脑，虽比较穷，却穷得正派。杨子锐和我们一道回家，即住在满家村子对过不多远，同我一道吃饭。四十年来他们都已通通成了古人，这时我却一个人坐在这里特等招待室里想念着他们，照事实说，他们和也频等才应分住在这里！但是死的多已死了，活的应当如何活得更扎实些，更有意义些，才对得起这些值得怀念敬重的熟人！想到这一点时，我倒只想多活些岁月，因为明白还可以作许多事情，都

还对国家人民有用，特别是这十年学的一份杂知识，对于好些方面共同提高有用！

二弟　从文

庐山十二月六日

① 也频　即胡也频，原名胡崇轩。诗人、作家，中共党员，任左联执行委员，并被选为出席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代表。1931年1月17日被捕，2月7日被秘密杀害，为左联五烈士之一。

19611207

南　昌

致张兆和

信封信纸极得用，可惜不够使。

三姊：

今天七号。我们离开庐山，回到了南昌。在山上前后两天，正值大冷，阳光黯黯的，虽并不动风，大家还是冻得不甚好受。下山约一千尺后，住到“海会人民公社”，也即是农垦分场招待所，天日转晴，离平地已近，因此格外见得好受。这里只有二层楼，已近山脚，面前不多远即鄱阳湖。（有个鱼场，用卅万人力作成，一千公尺坝堤，下脚宽约五十米，上宽十米，能养五千万尾三五斤重大鱼。）后靠庐山名胜之一“五老峰”。五老峰必到这里看才见得伟大。吃过饭我们即去看鱼场。又去看著名的海会寺，平时能容和尚三百人，目下房屋已多坍圮只余二三和尚带了母亲和妻子住下。另外有个工人在破竹子，几个小孩拿着小竹筒玩。原来左侧有一山谷好竹子！海会寺下边一点即劳动大学分校，约有六百学生，房子是二层新屋，学生一半从江浙来，初中卒业的，都长得极健康可爱。自已烧炭种菜，和过去延安抗大相近。校址即过去蒋介石时代搞庐山训练团的旧址。（当时能容万二千人的住处，在抗日时已全被日本人炸毁，只余了些基址。）地在五老峰山脚，离公路还有三里远，在松林中明朗壮观之至。我

们照了些相，也坐下和校书记谈谈问题，许久才离开。天气格外好，因此上下约走七里路，还不觉得怎么。下午去看果园场，也属垦植场一个单位，地方为有名血吸虫区，土地也不怎么好，五七年起始改造，已成一片果林。场长是个姓祁的女子，原来管庐山白居易吟诗处那个“花径”小公园，现在却来搞生产，搞得也很好。晚上即在场中吃饭，并吃花生。这是五日的程序。六日去白鹿洞，离公路约四里，弯弯曲曲的山径，到达后才知名不虚传，有上百石刻，刻下不少好诗，多明代的。原来能容六百学生，是朱熹在此讲学地方，明清均重修过，树木比灵隐还好些。可惜地方虽好，屋子已不多，惟地址还完整，将来会重建作另一个避暑胜地。和牯岭比，已算是山下，或山凹之中，且离得相当远，但事实上还属于庐山，另外有一种民族气魄。特别是海会寺则紧靠五老峰，气势极壮。白鹿洞则幽深如灵隐，也不热，历史上且更比灵隐见得和民族文化关系密切。门前一沟水也不下于灵隐。再出山凹向南走约十公里，下车又走二里，到另一名胜观音桥，桥极巧，夹于大山沟间，约十多丈，是九百多年前北宋元符时修的，还完完整整，下临深沟，入冬水已小，若在春夏季，必然十分惊人。因为夹沟大石如屋，比崂山北九水相似，但逼窄只十来丈，三几个石块即塞住，水下注却极速。下二里曾作过一个大水坝，被山洪冲毁，工程难以为继。闻上行二三里可到有名的玉渊潭，水碧如玉，只是我们六人中病号占一半，且有一较胖同志总是喘，新从广东来更不易适应，所以不再上去。在路上向上仰望，可看到三日前我们到过的含鄱口、望鄱亭，才知道他的高，可说上插云中。我们还不易设想一千二百公尺会有那么高！从我们所在处和海会寺均可

沿竹林上去，只是十八里路得走四个多小时而已。下边人有时得上山开会，闻即得走一上午。从山下看才见得山景壮伟

庐山示意图　　　　沈从文　绘

和庄严，完全和前天从含鄱口向下望另是一种格局气象。回住处已五点左右。傍晚在山下看五老峰，总是深紫色，大得很，已不易形容，但是极安静。即上看距住处不过三四里的海会

寺和学校，有千人住处，不过如几簇小小积木而已。天气转好，因此大家走了约十来里路，还不太累。回到九江，买了瓶五百粒的雷米封，十五元上海信谊厂出品。买后才知道你可以托文联医药处买，是康同志告我的。回到南昌约下午六点多，已灯火万家，过赣江八一长桥，晚上极美丽。听这里《星火》编辑说张葆真在此出版社工作，张桂则从抚州军区回来在此养病，过天把或可见到。张桂还是军区副司令官！可能还是挂着太太赶来南昌的。

我们明天将集体去检查一下，因为几位有肝病，几位浮肿，三个高血压，一个还兼气喘，还有一个小孩则最近刚打虫大小三条，可能还有若干条未下，这么一个队伍上井冈山，那边气候和庐山顶上相差并不多，设备也大致宜于夏不甚宜于冬，因此如何去，去多久，大家都以为检查一过才明白。去总得去，有几位说住一二年的，事实上可能也得重作计划。大茅山也得去，还不定先后。住在这里原来只是将军级和地委第一书记的，我们是特别招待，也更增加一点不安！南昌天气特别好，但是城市新建设，全国相似，看不出特点，因之走动时还是和在别处相差不多，只是听到人说话有些勾辀格桀，人的形态也和北方略略不同，多长得身材较横，不什么高，女孩子头发多绑一绺，和常见运动员一样，劳动量似相当大，摩登女店员照例穿红丝绒短大衣。小孩子居多和洋娃娃一样，头发略枯黄，眼睛清亮，睫毛长，极乖，在大路旁看人，带着奇异神情，可从不闻笑声。即在庐山脚见到的也这个样子，可见是同一型。至于劳动大学十六岁到廿岁的“小伙子”，有许多眉毛竖竖的，多和小龙作高中生时样子差不多。见我们也有些好奇看着，多半在挑炭停顿路旁让车子。

主要是我们六件大衣，有的还加手套，这里一望而知是外来人。内行则知是北方来的。

买了斤茶叶，相当好，叶有粗细不甚一致，味道比龙井浓苦经泡，却并不像碧萝春那么寒。

从

七晚

19611210
南　昌

致张兆和

小妈妈：

我们似乎还在中途站停顿，因为从上庐山得到经验，有三人即未去，去的六人中有一半感到住下来不可能作事。听说井冈山还高些，温度和庐山相似或略热（庐山低温到零下廿度，只烧炭盆），这里人劝暂时不去，且待到春暖花开时。我们却觉得目的地原是井冈山，当时打仗的还打到那里，现在不应怕，不过为实事求是，恐上面医疗不能如预想便利（有二人得经常打血清），因此先由康同志上山探问探问情形，可以去即来电话，实在太冷即暂时不去，或先去大茅山过景德镇亦未可知。地方宽交通有一定限制，两处都得两天车子也。昨天在中苏友谊馆和作家座谈了一上午，分成两组，诗歌和散文小说，我在后一组，有许多和龙虎一样，是工厂来的，有从学校来的，则和你在中公时差不多，只是头发稍稍不同而已。地方即在住处对过。大马路比东西单宽过三倍，比火车站前还略宽、比天安门前略窄，路上人车可不多，因此打羽毛球也无妨。气候转稳定，终日晴和，天云媚人，可惜无处可以走动。日来从各方面来家眷似不少，到处有孩子和干部娘子，大致多是各省来的，从话语可听得出。我们估计二三天即可决定行踪。希望能去得成，不然等到春天可能

有些人就散开了。我倒有的是事做，因为一时去不成，这里和景德镇都有可做的事。他们正在编写陶瓷工人故事。住处楼下有个弹子房、跳舞厅、电影场，讲究不下于人大礼堂中客室。使用率似不甚高，因为原来只将军级的武官和地委第一书记文官，才能住这里。无怪乎有人说是“浪费”！现在似乎在扩大使用，许多外来客人都招待下来了。管理房子的即过二百人。

二哥

十日

19611215
茨　坪

致沈龙朱、沈虎雏、沈朝慧

给我寄二个信封贴上邮票，寄三四本信笺（把封皮撕去），我即可每天写个极有意思信来。信封信笺（对折一下）用大封套当信寄好。

大弟、小弟、朝慧：

我们今早七点动身，十二点到达吉安县，下一点再动身，下六点到达了井冈山茨坪。去海拔约一千尺，比庐山牯岭低百十公尺，地点又偏南，因此气候也比庐山好受。住新建的大厦四楼，一套房间，我初步计算了一下，从我床边走到房门前，得走廿七步，两间房一个转拐，大床可以横卧四人，小床也差不多也比我家床大。房间之大，可想而知，所以说"可带家眷"。事实上我们在北京一家所占住处也就没有这么大！早上太阳正对大楼，有公鸡叫，似乎还可从鸡声中回想到卅四年前情形，但是实在却不易体会。这里所长是本地人，十六岁即长征，可能值得访三天，谈故事！

大门

路上风景既美不可言，也险得够瞧，好些部分折折转转，比上庐山那条路还多惊人镜头。车约二小时

在山谷中盘旋而上，延长七十多公里，时而有小小谷地，对山谷树林多大得两人连手抱那么粗，有些地方又如一刀截。大家先还尽说真正生平壮观，后来多不说话了，再后来幸好云雾封了山谷，什么也看不见，只觉得车在向上盘旋而已。如什么都看见，可能有几位得那个。不是叫就是一声不响。到了地，汽车司机才说，一天由南昌上山，他也还是第一次。原来我们今天已走了三百五十八公里（七百多华里），而最后一点钟，却爬了约一千公尺的云山！司机同志是个高大个子，长得和理想中的明星英雄一样，山东人，一看就使人爱敬。吃饭时一谈天，才知道是邵主席的司机，原来却是林总的，跟到东北打四平四次，后来又到朝鲜搞运输。恰恰同桌的华山同志也是在四平跟部队打来打去，后又到朝鲜许多次，谈得就更有意思了。末后我说："你应当是个最理想的'电影英雄'。"你们猜他怎么说？一定想不到，真的《钢铁运输兵》他就参加拍演！可能还有别的来不及谈了。后来我们想他若会写个传记式的小说，一定是杰作，因为一切条件具备。可是也许他就已经在写也说不定！半路上车开得正飞快时，他忽然停下了车，拿了支猎枪下车，说有野鸡。我们就奇怪怎么还会看得出路旁松林野鸡？只见他下车后，一步步向路旁小松林走去。我们都希奇他的眼力，也希望会一枪把野鸡打下。可惜的是再过去一点，那野鸡却曳着长长尾巴飞走了。野鸡还更机灵，明白这个英雄下车有点儿不怀好意。他于是又从容上来开车。

到了这里首先是从桐木岭哨口通过（和黄洋界一样重要），有一块木牌上写明地方的重要性，和革命中在此如何歼敌情形。再经约廿分钟，才忽然从浓雾中灯光齐明。于是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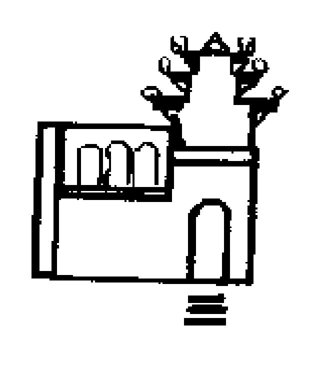
子停到一个四层楼新式大厦前面（正中是六层），一行人上到四楼，一切真和做梦相似。一天走七百里，大家不免拖得有些融融的，但是每人占了那么大个房间，都有同感，心中充实身外却空虚一些。房间如小一点，可能还合适一些！空间太多，冬天倒是容易感到寒冷！这里取暖设备和盥洗设备还在装修中。已有人升炭盆，我们似乎还不需要。一来就预感到有千百事可写。但如何写它，可得定定心才好办！我躺在床上时，自以为会写一薄本和《湘行散记》差不多的小书。

康同志不久将回京，拟托他带庐山云雾茶一斤和一瓶五百粒的雷米封回来。这里有些情形信上写不到的，妈妈也可问问康同志，即会知道。衣服照目下气候已刚合适，在房中穿大衣大有其人，我穿薄的正好。医药有的可能还得从南昌设法，好在经常有人来去。我们大致休息一二天才活动，惟大家都累中兴奋，所以也许明天一早即可在附近到处走动了。血压临离南昌时计量，高 180 低 92，略微上升，今天八小时长途行车，后背某部分稍稍不大对，过一会儿吃安眠药一睡，到明天必然就可回复了。刚来时医生一听，也只说："心房肿和主动脉硬化听得出"。"不妨事。"是我说不妨事，因为明白并无什么难过处。我如心脏好些，很像是比另外好几位（一半以上）还经熬些！我们真的已经到了卅多年前毛主席带领千八百干部在此，打下中国革命基础的庄严地方了。想起前人的辛苦和牺牲，和近卅年整个中国的变化，发展，和世界革命关系，更容易理解人口处写的中国革命胜利是"毛主席思想的胜利"的深刻意义。深刻，年青人可不易懂，因为懂也得并背景一起在内。这里真是一个既庄严又非常美丽的地方！你们将来有机会，也应当来看看！妈妈如有机会务必和

冰心等一道来。单独来不可能。

爸爸

十二月十五晚九时



沿路村落房子树木都和画一样，却比画动人得多。所有房子都是黑瓦白墙，侧面如上式。一小村落常有好几十所这样排的一崭齐，大樟树和枫树在附近，枫树叶子却是粉红粉紫色，好奇怪！

19611216
茨坪

致沈云麓

大哥：

我们一行九人，已于十五号坐车从南昌直达井冈山，住的是井冈山大厦，地点名茨坪，正是毛主席卅四年前带领梭镖队伍千余人第一次落脚地方，也即是中国命运的转折点。卅多年前人的千辛万苦，和卅年来的人民革命牺牲，换来了个崭新的人民中国，我们活到六十来岁的人，更容易理会到革命的艰巨和变化。我今年大致将在这里过六十生日，也是一生意想不到的事！昨天车是直达专车，一共走了三百五十八公里（七百多市里），最后百多公里，长在山谷中左右盘旋，一忽儿又到一山谷小盆地，有三几十户人家，逐渐到半原生丛林山谷中，最后一切在云雾里，住地约一千公尺左右，比庐山牯岭低百十尺，地也略偏南，因此今天即在雨中，还是不怎么冷。住处是第二招待所，计六层，我们住四层。工程还未完全毕事，餐厅大到可容六七百人，住房二间由此及彼约廿七步，大得可以作小跑步。昨过重要哨口之一“桐木岭”，车还不是在顶上通过，已全在云雾中。过几天住定后，当去有名的“黄洋界”等处参观，随后即去“瑞金”等处。末后再去“大茅山”、“景德镇”。我个人或住景德镇久些，因为可能帮到那边把景德镇瓷器博物馆搞得更好些，有系统些。

这次来主要是养病，在可能情形下写点文章，搞点材料作将来较大规模的写作准备。我可能作的事，自然会更多些。因为在南昌，还可以帮到省博物馆年青同志把陈列搞好一些。并为准备一下缺欠材料细目，好回去请历博、故宫，为拨调些文物充实一下陈列。在景德镇则可作的事将更多了。因为我熟习花花朵朵，又懂造形，且知道历史人物形象，也多少明白些将来瓷器发展趋势，和那边研究所老师傅可商讨的问题正多。即住一年把，为生产改进顾问，和陶瓷博物馆协助，都有条件。又听说那边住处也便利，因此初步估计，或许可以久住一些日子。不过北京方面工艺史还有五十万字材料得仔细校订，因此还不能定究竟先解决何处工作，也有可能到看看，即回北京，下次再作久住计，亦未可知。也有可能即在这里写长篇。这地方本来是个极小村落，三十年前红军基本队伍多住在茅棚棚中，现在我们来到这里，一切都是现代化的，一个餐厅即可容纳六百人。将军们来这里的多携儿带女的，因此房间也多是成套的。我若在这里写长篇定居一年半载，兆和等也会来看看，不过坐车上山神经得受点锻炼才经得住。山中虽高及千尺，似乎还不如沅陵这些日子寒冷，庐山只比它高百多尺却冷得多。房子空空的烧了个火盆，让我想起抗战那年回到沅陵，住在那个楼上过年的情形，一忽儿即已廿五六年。我总还想起沅陵那几个月生活，一切忙坏了你！小五哥当时还不如虎虎老成，现在头已早秃，不敢在人家脱帽子，有了四个孩子，大的也快升入大学。许多到沅陵住处玩过的同事多已成古人多年。我血压转低，总还会有机会看看沅水，听说由凤凰上贵阳也不太远，我还打量有机会这么坐一次长途车！因为如写到长篇某一段落时，大致得

到贵阳和张宗和去商谈，才能具体解决问题的。如果能在这写出四章，工作大致就可以正常进行下去了。目下是明白了问题，充分准备了材料，一切人和事都在头脑中有个比较具体的轮廓，记录也已差不多完备，只是不知从何下手，即可得到应有效果。我已隔了十二年未写什么小说了。

二弟

十二月十六

19611223
茨坪

致张兆和

小妈妈：

天气过冷，东西吃的不大得法，胃有三天不大对，目下不吃米饭，即转好了。因为诗人多，大家写诗，我也把四十年前老家当拿出试试，结果似乎比黄炎培老先生词汇略多，比叶老也活泼有情感些些。若是别人写的，发表在贵刊[1]上，我说不定还要加以称赞称赞，以为编者还有眼力！另抄一份请斧正。正经的还是题革博三首五绝，还像样子。较长的《井冈山之晨》，是只有到了此地才写得出的。其中除了三五句用时事，不免近打油，其他似乎还有气势、感情，文字也足相副。让我回想起四十年前在同样乡村中，一萧姓军法长教我作诗故事，当时以为我大有“老杜”风味，但事实上他倒更欣赏我炖的狗肉，因为上桌子时吃得比谁都多，至于作诗，不过是自己写来要人和韵，在乡村中遣有涯之生而已。我和了他四五十首诗时，就还不知“老杜”是谁，还以为或者是个邮政局长一类人物！不过事实上这么一来倒练了些基本功，真的到应用时，写个几十个字，还比别的题词容易着手！但是不是手边没有本《诗韵集成》？走韵处恐不少，好在正如简笔字，可以自我作古，一般要求不高，可能还有称为

"有老杜风味"的人！遗憾的是有些用典使事精彩、准确、有分量处，近人已不大懂了，不免有不上不下情形。六十岁重新写旧诗，而且到井冈山起始，也是一种"大事变"！看情形将不免有十首左右可写也。忘了带笔墨，本地买不着，只能趁人使用不着时，借砚盖和秃笔用，因之上纸淡淡的。天多雾雨，为山中人冬常事，大家只能各在房中独据一火盆看书。衣不觉少，被甚厚软，只是坐在书桌边时，手足尖端不免略如针刺，亦不太难受，但此等情形下作文章，脑子大致总不甚灵活也。日来茨坪各处多拜访了一下，园艺处在二里外一孤村中，只七八家人，新房子大楼已建二三栋，有不少浙江来女孩子，不到廿岁，在此面色多红润坚实，正在捡茶子。园艺处风景如画，而且近宋元好画！鸡鸭一家有喂至十多只的。敬老院有十五个人，极大一所新楼房，住处比文联大楼办公室似乎还好一些。老人七十岁的多眼目明亮，可知山中雨土好，无杂病。

我等可能于廿五六即将下山，有机会即过瑞金赣州一行，路车不便，即由南昌再去大茅山，景德镇我可能住镇上一些日子，闻居住条件比山上好些，也可写点东西，也可帮到人作点事情。一出门，才明白帮人协助工作重要意义，因为总是解决现实问题也。这次一行如果能写四个散文，十首旧诗，已应当说是"小丰收"。主要是可以从见闻中学了许多事情。和阮章竞、戈壁舟夫妇，华山、蔡天心夫妇等相熟，也极得益，他们都是从延安来的，多能画，爱诗，喜谈天，会玩。

写诗有一大毛病，即一坐桌边，会会即二三小时过去，因之吃饭反而成为担负。晚上也难安眠。所以"适可而止"，

大致在山上即不再动笔了（至多只再写一五绝）。

大家都好。

从文

十二月廿三午

此信因主要谈诗作，故同时附编于全集第 15 卷《井冈山诗草》集内。

① 贵刊　指《人民文学》月刊。当时张兆和在《人民文学》编辑部任编辑。

19611231
南　　昌

致沈云麓

大哥：

我住井冈山约半月，除住在中心“茨坪”，参观过这里敬老院，园艺处，烈士墓，博物馆及较远高达千七百公尺的“黄洋界”，还看过毛主席住过指挥军事的“大井”，□和当时运米上黄洋界的通路之一“小井”，还参加这里庆祝青年干部下乡四周年一个节日，两个热闹晚会，已于廿九日下山，到达南昌。井冈距南昌约七百廿华里，车行计九小时，路经新赣、吉安、永丰等。过江二次。沿路景物极美丽。江西村中富裕，老房子一律是封火统子，新建设则多作三层洋式房子。除井冈盘旋上山约一百里，高至一千公尺，其余公路多在极平直黄泥丘陵地上行进。因之虽一天行七百里，第二天感到累些，血压还是变化不大，依旧是170/100。此次参观印象极深为“黄洋界”，正值雾散云开，群山奔赴，和仙境一样，为一生所仅见。特别是送米上山之小路，一线直下，千七百尺，比矮砦规模大得多，比庐山也高四五百公尺，回想当年种种，真是奇迹。我四十多年不作旧诗，因同行多诗人，在山上大做特做，已过十首。也算是一行收获，散文便不易着手，因为文字深感不够用。

我们将有四人在此过年，年后再分别去景德镇等处，我

可能应在那边久住一些，因为可多了解一下问题，或有机会把个人所知道的一点常识协助一下那边生产。特别是花纹和造形，我懂得较多，对部分老师傅必然还有益处。一时还不返北京，或许即在景德镇过旧历年，也是一生巧事。南昌江西宾馆，比北京饭店似还讲究。文化建设多在附近。门前道路宽敞平直，比长沙路好，相当壮观。目下室外较冷，在零度左右，室内有暖气，约在十五度左右，不过热，也不觉冷。

二弟

十二月卅一

1961年
北　　京

致金维诺

维诺同志：

我礼拜二下午二时半来谈谈①。望告我在什么地方，好一直去。最好是人少一些，作为座谈方式，交换交换意见，介绍介绍材料，由于这些材料个人一些看法。一切不外常识性的，向大家请教！如作讲什么，倒必然使我瘪住，说得语无伦次了。如能商量一下故宫魏松卿②同志，把故宫拟印的百种锦彩印样张借来，你给他一个电谈谈如何，并把工艺美院那份从敦煌摹的丝绸花纹借来，另将正仓院《御物染织裂》（唐代锦和染缬）调出，加上李杏南编那本《明锦》，王家树编的《中国丝绸图案》，我又顺手带点小品来，有些形象作证，我谈的会比较有意思些，不至于太枯燥。因为主要是从实物出发，特别是图案与和色艺术成就，缺少一定形象作证，即成抽象议论，我一点儿不擅长！

并候佳好。

弟　从文顿首

附个小目，请看看，如便利，印个油印页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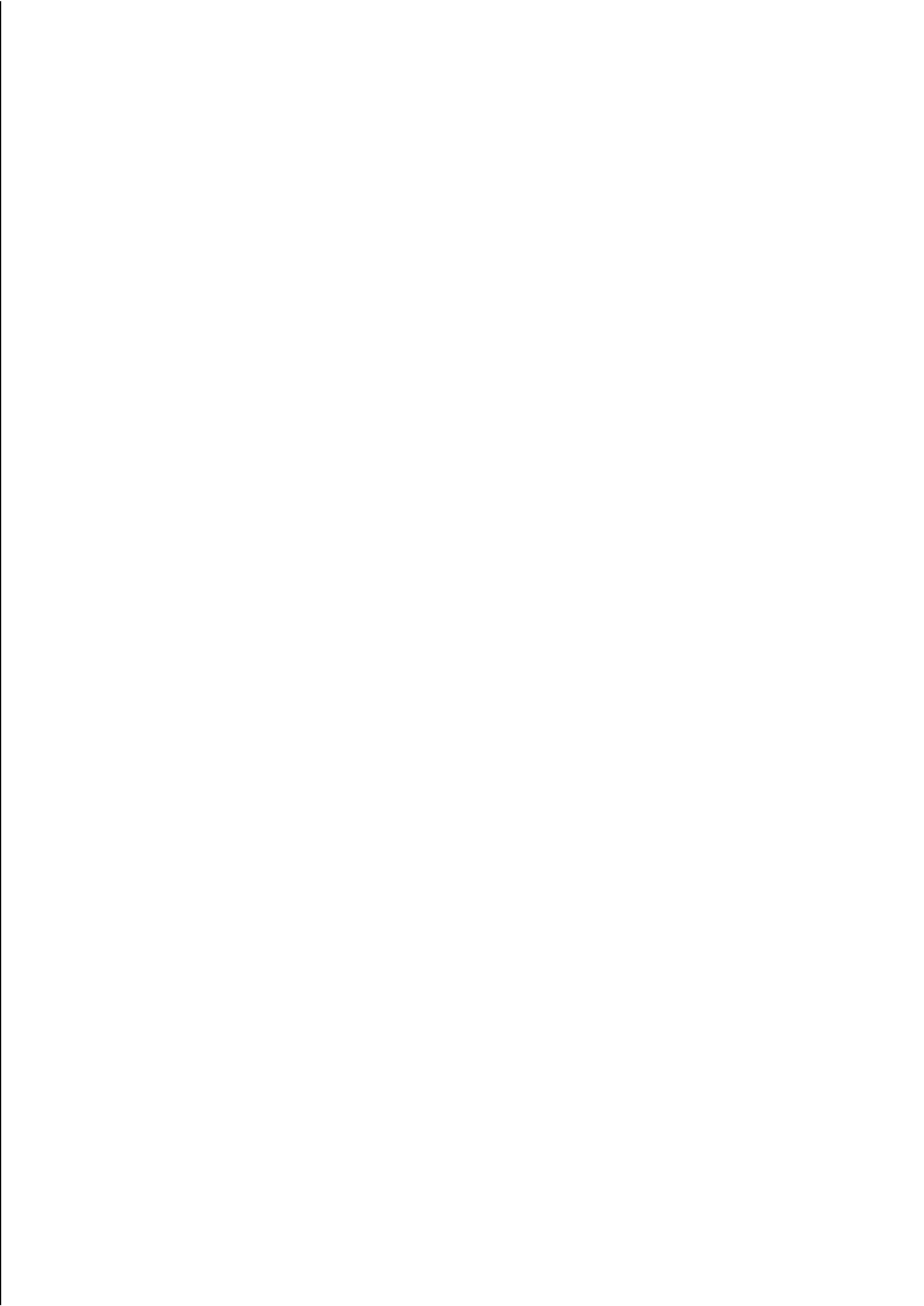
说时可便利些。因为总得提到这些和其他一些文献。我的湖南话怕听不懂，易弄错。不方便即不必印！

美院如有《纂组英华》，最好也调调。故宫是魏松卿，我已写了个信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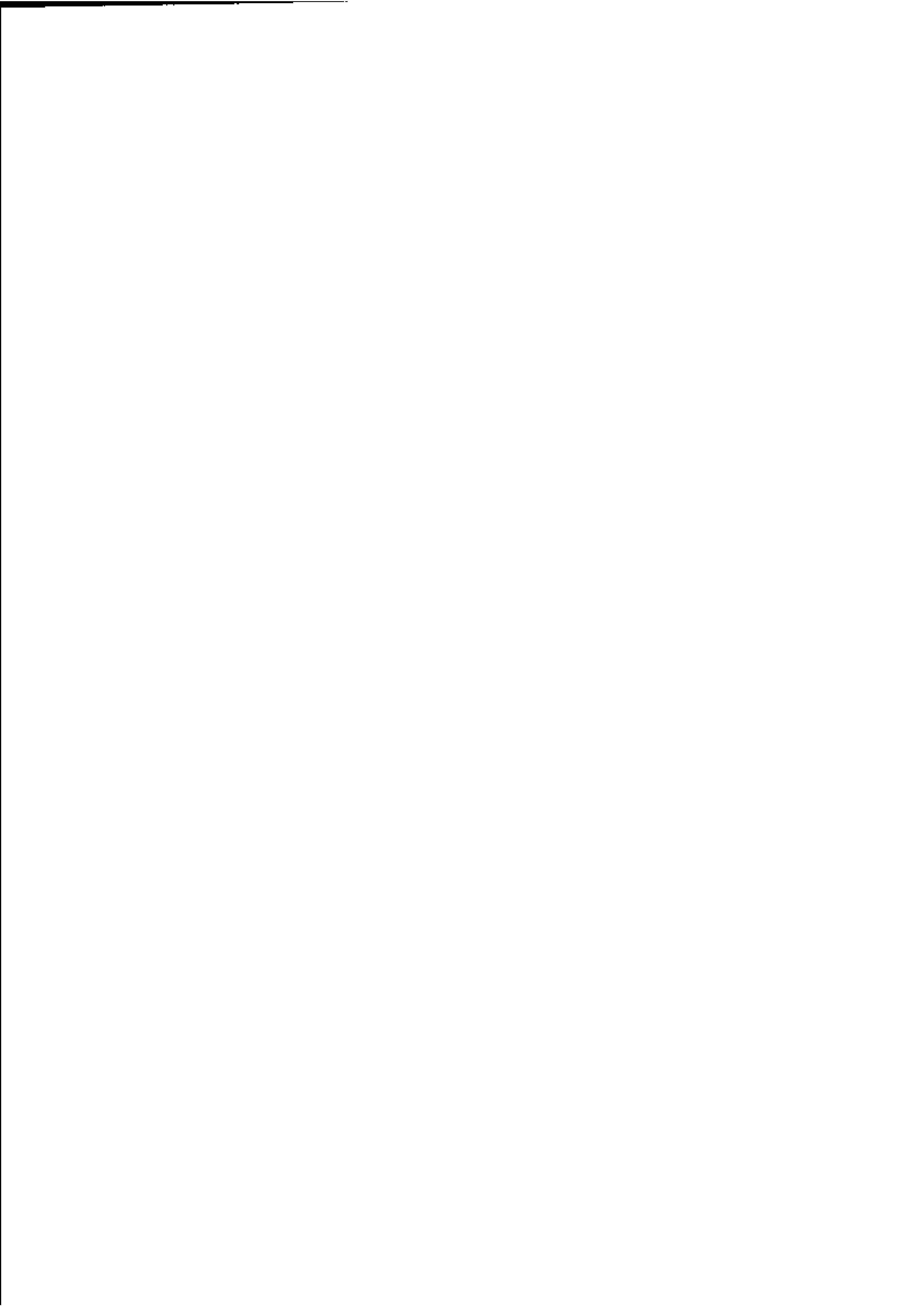
金维诺　美术史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美术史系主任。

① 谈谈　作者当时应邀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学生作有关中国丝绸纹样史的专题讲座。

② 魏松卿　古丝绸研究家，任职于故宫博物院。



一九六二年



19620105(1)
南　昌

致张兆和

六二、一月三号南昌江西宾馆

三姐：

寄了四首诗来，同是五言古体，意思倒还新，内中互有补充，字虽不多，包含内容可不少。比散文记记山水人事多内含之美。请你看看，可否交给《人民文学》投稿？照我意思，请他们看看好（前一首这里《星火》将发表）。似可作如下自由处分——

一、全用。二、刊二三四三首。三、用一二首。四、全不用。总之，用不用是小事，送他们看看，合理一些，或先给崔、毛[①]二位看，懂旧诗！因此次出来，由作协、中宣部特别介绍，各方面招待得极好，虽主要是休养参观，而各方面却多希望能写的即写点。散文一下抓不住，且还不易推陈出新如诸诗具概括性。如你们以为不好，不合用，再分别给《诗刊》或《光明日报·东风》，也是一样。因文章在新年用，多少可配合一点政治或时事要求。乡村建设是全国性号召，江西工作作得比较稳而好，有五万人下乡上山，来此参观者多，要各种报道，也值得有各种报道。（写诗近于旧瓶装新酒，七言的较多，词也有，五言古体却不多，因为得有个古文底子！）所以把旧诗先交《人民文学》选择，即此意。截到

写《含鄱口》，红行纸已当真正式宣告完事。早知到此会激发四十年未触诗兴，倒以多带二三本为得计，照趋势说，再有两三本也写得完。寄来试试看！

昨在此又看《刘三姐》电影一次，背景极美，主角总是照迎面平脸，又不会做眉眼表情，可不免给人木木傻傻相。场面也多改动，有好，有不及本来好，整个反不如戏上动人。但是景物还是十分美观，有的歌词也好。其中有个采茶歌，原是凤凰年青人在省里会演得奖的，我适在省里亲见，现在也当成广西腔流传了。背景处理远比“漓江风景”动人。又看过弋阳腔《西厢》，如昆曲，好。

这里只希望我们住下不即动，待气候暖和些，再各处去看看。也是实事求是一法。因为向别处走不大合，就本省走，大冬天到处都不免冷得可观。只是大家住到这么一个比王宫（至少比故宫）还阔得多的房子里，不免一时难于习惯，久住下来，自然还是会惯！到此以后，大家才得到一经验，凡在北方过惯了冬的，不宜主观以为想过冬南方必较暖和。事实上也许云南广东可达到理想。至于此外江西、湖南、江浙，一到真正冬天来临时，通常将比北京冷些，因为房子中冷。我住处日中若有大好阳光，还对付，不怎么十分冷，住对面房的人，可就不同多了。即在我住处，日光不大露时，手脚尖也即如刺，不大灵活。大食堂是花大理石铺地，和可可糖一样浅紫色。半圆窗正当风口，一进去即感“好凉！”因此有大衣的多穿大衣吃饭。心脏压力大，可能是冷的原因。晚上睡“龙床”还是不易睡。望为寄一月粮票来，用航空法寄，写交南昌江西省文联舒信波收转。因为我不带图章，不好取，且怕在十号以后有机会出行。目下房中温度已降到十二，外

边或已下近零上点点。照趋势看，还得冷下去，惟不怎么久。衣可不用寄，因为穿的出门已差不多了，而且一上路，常是小车子，东西多，上下带极不方便，反成累赘。

诗到今天为止，真已近于完篇。将试进行第二项节目，散文。从明天起将重抄那个《车上司机》。久不搞此道，文词调动不灵活，特别是形容词，要一一落实，不易着笔，这纸也不大好写字！（今天还得看本地《西厢记》，由本地名演员扮莺莺，也许会得到些启发。）戏看过了，唱腔好听，排场不大好。

在山上，吃的化不了，因之越吃越少，到这里吃的好得多，但是还是一般只能吃二小馒头，半碗饭。饭较硬，对一般人好，对老人似不太便利。不出门，在家中虽若“老太爷”，还是不像老到自觉自愿自惊程度。一出门，才明白人真老了。到处被人称“老”。（还听人叫“老头!”）事实上也的确有一点儿那个，江西一文联同志陪我们的，问问年龄，正和小龙同岁数，个子也高得差不多。另外一个只十九岁，也已经作事三年。自己可以不服老，但无法拒绝别人称“老头”。我自己倒像还够“小”，因为在赣江滨待渡时，还和六岁大阮小五打了半天水飘飘石。有许多想法可能也都比年青人还幼稚天真得多。生命里总像有种综合势力，在作种种挣扎，一方面是知识成熟，懂得好多事事物物，如像作诗，使事用典脱口即出；（有的成章不过两小时，也居然蛮像诗!）另一方面却是极端幼稚，许多事近于全不懂，即懂也不深透。更不大妥当处，即和家中人在一处久成习惯，家长派头建立不起来，出外边一个六十岁人应有的“沉重”，反映到一举一动上的事情，我即不懂。即走路，也还像是轻飘飘的，只想

跑路，和古时“充军”一般！心也有些像是到处跑情形。例如不作诗，四十年搁笔，甚至于你还不相信我作旧诗，我自己也不坚信。正如泅水焖狗肉本领一样，不表演，即不信。但一作起来，即下笔难自休！幸好是红格行纸正式宣布完结，不然总还会有卅首留传人间。

这里久已听不到什么“老柴”、“老悲”②的调调。看北京报也得四天后。本地报十分之八是本地事，看不懂。国际新闻只一二事，学术版没有。《参考消息》只偶尔见见，也是多久以前的。换言之，一到省会，才明白许多事在北京已成习惯的，在此已不易有机会知道，也因此更容易理解《文汇报》、《光明报》在外省成为知识权威意思。年青人主要娱乐却平均，只有从电影得到，电影倒无所不包。一般文学书也不可能到一般文学爱好者手中，到不了有种种原因。有个年青人给我写信，说是在大学学文学，听老师说我是“多产作家”，因此请教如何写作。那大学老师无疑也只是照三十年前别人批评我文章中说的“多产作家……”，天知道他们是怎么教现代文学！其实也难怪他。同行多各省文联负责人，也就不知道我写过什么作品。还有人住北京，且搞艺术，便不知道我写了本《龙凤艺术》，谈的许多事正是他感兴趣的。内中只有华山认为“《萧萧》、《三三》等写得真好！”三十年了，世界还变了个样子，我那些玩意儿一例转入陈纸堆，只留下个“多产作家”名称，事不出奇。出奇的也许还是一颗心竟还像卅年前的情形，总是一面十分天真的来迎接一切新事物，一面却看什么总充满一种奇异感，外面印象一到心中搅成一团，仿佛即在有所孕育，情形完全和卅年前我们去崂山北九水玩时差不多。也和我回沅陵时一个人在船上过年差不多。

不论什么外缘人事景物，一浸到这颗永远青春的心上，即蕴蓄了一种诗意，只待机会成形！小妈妈，说这个只有你懂得一点点，因为你明白我许多文章是怎么完成的。但是还不完全懂，因为另外尚有一种内在力量，在活动，语言文字说不明白的，也许应说是“你的好处”所发生的影响？细想虽是还不尽是。只能说是生命的一种总和。包括极小极小性格的形成，和生活经验的复杂，以及千百种书，万千种画，和无数古里八怪不同的人，不易设想的种种生活，以及生活中所接触的人事，且用了个六十年揉杂成一体。即在新或更新社会，想有计划培养，事实上也并不好办，因为有许许多多因素是整个社会共同的产物，不是可以从人力加工得到的。正如同梅兰芳一样，新的方法或许可以教育出许多不同接班人，但是梅兰芳依旧只一个。有的东西可贵处，或比梅兰芳还更重要而难得，即综合文化知识。但“难得”不等于“有用”，也有可能在一个时期不得其用，即尔毁去亦常事。杜甫时代，白居易时代，曹雪芹时代……总不可免有不曾充分使用生命中长处即因故而完事的人。新社会在“保护”工作上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只要心脏不出事故，大致还可以做许多对国家还有用的事情。头脑近来似好些，应当肯定些说，吃的好，物质力量起了作用。

龙龙不知已上工了没有。大哥想必已得到我的信，在这里曾写信去过。已不敢吃茶，可是还依十点上床，十二点还不易睡，三几点又醒了。似乎为过去少有情形，医生也说不出原因。药还在吃，可能是睡“龙床”不惯。想就五老峰所见写个散文（下有劳动大学和园艺处），东西多反而不易着笔了，待试试看。这纸一写即皱，不便起稿。还是寄几册红行

纸来吧，用航空小包快。

二哥

一月五日

如果有可能让你来，即来吧。这里房子横顺占一间，每天洗两个澡也无人过问。大致这里看过后，如大家回北京时，将在杭州停个三天。也一定可写些散文和诗(诗体旧，意思却新)。大衣你可得带厚薄二种，别的倒不用多带，因为一点灰没有。来这里有一点明确具体，吃的好些，把体力亏损略略从食物改变中得到一点来得及的补充，才好多做事。多看些地方，多知道些地方情况，对于今后阅稿选稿也有好处。你们作编辑的文化兴趣广博而深，对选稿改稿都有帮助，也有必要从走动来提高。一车可达南昌，只到申约半日停，倒正好，找陈蕴珍③玩玩，她会送你上车的。

这封信曾在“文化革命”中被抄去。专案人员在附加标签上注明：“已看过无用”。

① 崔、毛　指当时《人民文学》的编辑崔道怡、毛承志。

② “老柴”、“老悲”　指作曲家柴柯夫斯基和贝多芬。

③ 陈蕴珍　萧珊的原名。文学翻译家、编辑。巴金夫人。

19620105(2)
南　昌

致沈龙朱、沈虎雏、沈朝慧

大弟、小虎、朝慧：

我们在这里过了个比较静的年，一切都好。只是和“老柴”、“老悲”像是日益生疏了。从住处窗口望出去，全是各种建筑方窗子。地方极静，因为九层高大楼，住不了多少人。住处阳光特别好，让我想起十多年前在云南乡下常常出到山坡上晒太阳事情。现在住处很好作事，可惜行前不带多少书来，同行的有把《史记》也带了来的，还有全份文房四宝。但是因为同行多诗人，都写旧诗，我因此也受了点传染，写了十多首五言诗。有一首七言，还在井冈山大会上由一个廿来岁胖胖的女孩子朗诵过，那个腔调绝不比北京报幕的最好角色减色！到散会后，我碰到一个也是胖都都的穿花棉袄女孩，连忙道谢，并称赞她北京话地道在行，可是她只笑笑。随即发现弄错了，原来这里有很多廿来岁胖胖的女孩，不是文工团团员，即是大厦服务工作人员，我高高的坐在主席团台子上，便把人看错了。这类笑话还有半打，等回来时说。这次出来一个多月，真是见了许多“世面”，和过去政协参观不同。政协重参观生产建设，这次看革命遗迹，看风景，听老同志谈往事，可以得到不少另外不易得的知识。能在短短时间中写了许多诗也有原因。这些诗你们都可读读，是用

"古体"写的，似乎还写得好。这一行，还是我十五六岁时，在部队中作司书，住在小乡村一个祠堂里戏楼上，睡在稻草窝里，用公文纸背面学来的。正像是在瓦沟里撒种，却在另一时居然开起花来！近人写旧诗用七言的较多。易写，不易见好。五言的比较难写，因为格不易高，也难用事措辞。我四十年前常常写，主要一本"老师"是清代袁枚作的《随园诗话》。当时一面为一个胖胖的军法长焖狗肉，一面无事即作诗，胡写下去，后来我的从文二字，还是那胖军法为取的。后来搞文学，多少还和这点爱好训练有关。这次到井冈山"茨坪"、"大井"看到那些小山村，和村中的人，许多正和我四十多年前所住所见差不多。也有许多十多岁的青年，在那里田坎边笑笑的怯怯的望着外来客人，山中附近十里路还不曾住上卅户人家。但是三十年前在这里闹革命的，目下却在负全国责任！我这个单干户也变得好大，好多！我倒真希望还有什么机会，再去看看四十年前我住过的小祠堂和小街，也希望还能带你们回到家乡去各处看看，一定极有意思。可以回想起许多，新旧对照也一定可写出新《湘行散记》。我那些诗如妈妈送给《人民文学》看，最好请朝慧或大弟为抄出一份来，用比较清楚明朗的字抄，过后校对一下，莫错字，原稿即留下，莫遗失，因为也好留作个人这次上山纪念。诗多写实，如不是出来，不可能写得出的。

你们过年不知热闹不热闹？大弟上了工没有？已为买了瓶雷米封，等些日子才好托人便中捎来。这里不好寄，不易找小木盒。住处大楼九层，有些地方布置得比人大礼堂还讲究些，附近全是机关，属于南昌新区，和老市区离得相当远，平时出门不用公家车子，即得乘公共车，挤上去容易，到了

市区，挤上挤下可不容易。年青人似乎力气都蛮大，又不像北京上车那么有规矩，所以市中心到过几次，在我印象中还是乱乱的，不易辨别方向。我们还到过一回这里的“人民商场”万寿宫，全是摆小摊子的，以卖针线竹木杂件为主，也还有卖“江米小汤圆”的。我还记得四十四年前初出门外，穿了套灰布军装，腰边有个三几毛钱，经常即在城门边河街上吃这种汤圆，年纪还只比华华稍大一些，不想一转眼即半个世纪，而这半世纪社会变得好大，个人也变得好大！但是也似乎还有些什么并没有变，大致即是我一种有点点“乡巴佬”的心情，到多数人群中时，个人缩得小小的，或者是感到和什么人也不相熟的一种情形。又或者走到什么僻街小巷，看到一些小孩子在翻小儿书，一些老太太在骂孩子，更小的孩子在门边拉屎，小作铺有小学徒在锯竹木，另一处又有干瘦瘦的妇人在洗衣，一面尽管和他们一点不熟习，却又似乎对这些生活在卑微平凡中的哀乐，十分十分熟习，懂得他们的心。因为我事实上懂他们比懂古董还细致具体。但这份知识，可不能用旧诗来表现了，因为太平凡琐碎。如好写，还有好多东西，都必然使人感动！特别是他们的爱恶哀乐的形式，我熟习的可比契诃夫还多好多。但是不是目下文学要求的重点，不好写，即只有听之成为过去了。其实说来还应当写，从这里才具体的接触到人。

我们已有六人下了山，山上已大雪封路，一时恐不易行车。我们若迟二天即不成了。目下还有两人和文联一工作同志滞留山上，在零下八度中等待下山车。上面虽冷些，他们一定不会嫌冷，因为有另外一种火炉，原来两个文工团中一共总有廿来个年青女团员，都是能歌善舞的，留在山上两位，恰是跳舞选

手，所以每次舞会，都显得满场活跃，本来山上医药条件较差，但因此一来，他们的病倒不必太费医药，可望从跳舞中得到调治，过几天下来时，一定显得容光焕发，比我们活泼年青得多！女孩子来自各方面，还有下放的，其中一位唱得不下于刘淑芳[①]，每唱完，闻说还要祷告一下上帝，大约是上海教会中子女。又有两姐妹从北京中学初三即跑来，已到此三年，还不上廿岁，我看她们跳舞，高兴得和黑妮得奶油冰棍一样发欢，谈起话来却又有些似乎还不如黑蛮伶精成熟。若是廿年前，我一定也可以写成很好的小说，写她们的天真，和某一方面的问题，一定也极动人。总之，变化大，新人新事有可爱的一面，也有不大可爱的一面。有些人可能是极少有看报需要的。有些人尽管是在搞文化工作，却不会明白看书的用处，事实上也不知看什么书有用，什么书真对他们有用。有一显著现象，即在那里唱唱拉拉的，多不知有××××其人。他们学习另是一种方式，不全是从文字传递的。有几位画家，在此作画，一天到处跑，常一跑三四十里，搞重点景物。可是最富宣传性的茨坪本地，从他窗口望出去即十分好，却不认真画过，似乎也无多兴趣。已画的却多是些看不出特征得不到启发的山水景致。原因即是对政治既少认识，不知抓重点，对传统艺术也少理会，取境即不高。因此尽管能到处跑路，画出来的东西，还是不大会对人有吸引力。搞文学其实也会碰到同一问题。所以有人写了几十年还写不出什么动人成品的。画中最有代表性的，无过丰子恺作品，很奇怪，即一个人画了几十年还是这样子！你们欢喜画，在北京条件太好，因此即作为副业来习手，也得多懂、勤学习。其中最扎实方法，是永远不松手，一有机会即画，先用个三年作习题，见什么通能画下，即纯粹近于浪费，也无妨。

我过去写作学习，即这么进行的，什么专书指点也不留心，只永远从实践中取经验，不断改正习作方法，大量吸取消化一切能吸收消化的事事物物，初初作来看不出什么和人不同处，也不可能有出色成绩，但是扎根深，到十年八年，一切可就大不相同了。写什么笔就准确有分量了。首先是懂得多，体会深，因此不问是写什么或学什么，都容易向纵深发展。因此学什么抓得紧紧的是必要的。朝慧在家中，正必须就机会许可多学些，也不妨随手写点什么新散文、诗歌，不要先计得失，只把他当成一种学艺术文学必经的过程，而且将来即大有可能和你终身职业发生关系。学校教育固然极重要，但是真的学习深人，却总是自己对所学的态度，要有一点大志和雄心，才能推动生命向更高处跃进。我到廿岁时标点还不能正确使用，但是努力下去，不到十年，即把位置全变了。可是即不会标点，在学习标点和习题时，就真是用心十分！这种用心一成习惯，终生都得益。近十年学文物，也还是用同一诚恳认真态度，毫不含糊的日夜去摸索，到一定时候，又即形成一种新的进展。现在偶尔写点旧诗，有些知识就还是三四十年的储蓄。“有恒”和“认真”是一种重要动力。你们机会好，应当事事超过我才合理。除了本行应搞得特别好，即副业，也值得搞得十分出色。因为社会变化大，要求多，能作个真正“多面手”，对国家实有益。在北京，我们自己总还不大觉得各种知识深入的重要性，一出来，便明白国家还太需要有用知识，而知识能集中于一身，用处却又太大了。而且综合的学习，以目下情形而言，住北京条件可太便利！大弟若还未能上工，正好多画点，多读点有用文学书，将来并没有人禁止你成一个最优秀的作家或画家，照环境说，对

这两方面不感兴趣，倒是奇闻，或者太蠢。比起来，你们学的条件未免太好了，社会也格外鼓励你们，但是有一点吃了亏，即学什么不习惯比一般学校要求更加十倍的严格，学的火力或马力可不及我年青时，雄心和野心也不如我。说野心，若只是“升官发财”，当然要不得，若重在非常珍重自己存在，而肯定从“学”中可以丰富自己有用知识，坚强自己性格，来克服学习上必然困难，通过工作，而完成对于社会有益的任务，你们有些地方还应学学我好。应作超过计。

大弟朝慧楷书写写即有用，用处不在目前。若再用赵帖米帖写两月行书，打个底子，我回来为找点别的再学下去，将来用处还多。因为别的不提，只一天随手能记大几千字笔记，十年八年下去，将比人家加倍学得快、学得多。一写信即三几千字，也是将来写作最好条件。你们应客观些，再好好的看一看我写的《龙凤艺术》，内中好多文章都是有用知识，提法见解也扎实。有些问题是前人还未提过，将来社会主义社会搞学问必走之路。特别是对于遗产的研究方法，有的较重要。如像谈北京，北京究竟有什么古迹，古迹意义如何，那篇《北京有许多博物馆，又是个大型建筑博物馆》，你们就值得好好看看，可多懂许多。

你们本业应学好，其他各方面也不妨多有点知识，人家学几十年而得来的一点知识，用几千字概括写出来，你们费个几点钟即可明白，多上算事情。兴趣广博是可以使一个人生命日益充实的事。我们家里少壮，应当有一种热烈兴趣和坚固信心，一切超越父母才是应有道理。但是不加倍用功，我怕你们不易超过，因为你们在学习，我至今也还在学习，而且在看书时抓得蛮紧，你们得努力赶才有希望不至于太落

后于爸爸。即赶妈妈也不容易，妈妈底子还是比你们扎实，廿来岁时即早已填词作赋，还能读不少“英格里徐”！人家说“黑牡丹”，不是无因的。朝慧得向妈妈看齐，来个超跃打算。

爸爸

一月五日

还是为我用航空小包寄三册红行格本（抄诗那种旧账本）和廿个好信封，二本好信纸，写“南昌江西省文联舒信波收”转我好。用处多。小格纸不好写字，构思也只像是宜于写信不宜起诗稿的。

① 刘淑芳　女高音歌唱家，时任中央乐团独唱演员。

19620108
南　昌

致张兆和

小妈妈：

今天得到小龙廿四寄井冈山信，我们下山已一星期，信封寄来的正是时候。有它方便多了。我们目下暂住在这“人民王宫”里，大致等到十几后，即分别去瑞金参观，也不久，离这里总有六百多里远，可能还先住赣州一天。瑞金不会久住，有个三四天也大致差不多了。再回南昌息息，即又过景德镇，大茅山。是一条路线。论山区建设，成绩好，规模大，宜数大茅山，地方也格外好。景德镇则大家都想看，可能还会在那边过旧年。像我这么玩瓷器且充满了兴趣注意生产改良工作，能在景德镇和老师傅及其子女（文工团中有一部分即其子女，闻多只十五六岁。）过一个年，也是一生极有意思的事！

这里吃得极好，可惜我无口福，胃多吃点即不大中用。新得了些酵母片，会有些转机。这里白天晚上都十分静，因为偌大一座楼房，除了礼拜六有晚会，跳舞厅中有人跳舞（也隔得很远，是另外一所房子），此外，我们九人在二楼成了“多数”。能做事，可惜不带书来。过三几天可能还得去和当地搞美工或文物，或教文物的去座谈一次文物或服装或工

艺——或用座谈式答问题，相互交换交换工作经验。一出门，“三脚猫”知识用处倒多，因为随处可帮忙解决问题。特别是“工艺”与“装饰”方面知识，极得用。可惜的是材料没带上。这里已看到老毛，作一什么山区（这里大几百山区，具体说是千八百多山头）修理厂“副厂长”，常来南昌，即住隔壁江西饭店。（太太也在此作儿童科医生，有一女儿同住。）也到卅五六岁了，照我算恐已过四十。在此面工作一久，谈话也头头是道，最先即说：“可惜年青不大知道听叔叔话，认真读书，这时作事，总是文化知识不抵用！”人已高瘦如今甫先生样子，也近似有些老了。

闻三月五号将开人代会，政协想必也要开会，照情形看，冰心等必不会在年终南行了。因为一面是这里冬天本相当冷，并不真比北方冷，只是山上无取暖设备，南昌也这样，大楼且无从升火盆。他们来各处走动不怎么方便，也看不出什么。要来，也怕将是在大会后了（待春暖花开后）。这里初步估计，三月左右我和章竞等将可回北京，蔡天心、江帆夫妇东北来的，有可能留下写东西，也更有可能回到北京或别处去。只有华山或能作较久停留，因为肝病较重，闻大茅山一医院已治好肝病数人，还不知道是药好，还是气候好，医院系在松树林中。景德镇宾馆听说也十分讲究，我到那边去，大致可作的事比南昌多。看看如可久住些，也许将到时回来开开会，会完后再去住，帮到把这部门生产搞好，可能比写本小说还重要。因为小说除非特别好，只是近于可有可无。这里生产总的说实未过关，几十万人生产，设计和花纹知识配不上。有待热心而又懂好坏有远大眼光的人来协助一下。如到

那边看，我的知识还有用，即住一年也对国家有益。特别是花纹知识、造型知识，我的常识如用得上，将准备倾囊倒箧，如用不上，也就只有等待下去看了。我大致三四十年前即听说英国有一摩里斯，对艺术兴趣博，影响到工艺改良作用大。我的半瓶醋常识如用得上，事实上在好些部门通还有用，目下生产量既大，过去材料既多，到时候这个中国摩里斯会能作更多事情，能起好效果。

大弟已上工，应当诸事小心。再一翻覆，怕就得改业了。应当要永远反复提醒到他，免得因小失大。年青人总是没有这方面经验的。我是过来人，若当在北京住公寓时，遇到他那病岂不早已完事。当时熟人中也即有因此完事的。目下医药条件好得多，家中情况也不同，务必要把体力搞好，才能言其他，才能为国家多做事。即上工，住家中如吃的可望好些，即乘公共车回来，如太不方便，路上消耗体力多，或再看情形迁至校中。照我想，回来或许好些，他的年龄也应当多接触些同学同厂以外的人或事，家中多和妈妈谈谈也较好。小虎不知一星期回几次，能多回几次，也有益无害，多看看戏也好。兄弟姐妹多谈谈有好处。你一定又倒了，使人着急。应当小心些不要勉强熬。对个人不合，对国家是损失，因小而失大。不要说和人比已够好，年纪不同。食少而事繁，到时即不济事。这十年来你太累了。不得已要有阵子休息，即得休息，不得已应全休，也只好把工作搁下。即搁下，也许还可以作另外一种事，亦未可知。同行八个人都是病号，其中六个是到过延安的，只阮章竞是在太行区，周钢鸣在香港，……体力有的已很不好，写作计划有的恐亦难完成。大家无

例外，都在作旧诗表现新题材，有几位还欢喜绘画写字，还带了极讲究文房四宝来。都感到在短时期写散文不易着笔，写来难见好，我倒想试试写写。写三个，目下不过只是在脑子中转转而已，不易达到旧诗那个格。晚上少睡眠到稀有程度，常十二时未能睡定，四五点又醒了，白天头倒不重，只是心脏有时抽缩疼一会会。总想着你们。五号我一个人在房中过了六十大庆，吃了一个小小橘子。回想起近五十年个人和社会种种发展变迁，也可说是在温习一本历史，若能平铺直叙写出来，即当成信来给虎虎等写回忆录，也一定将是一大部头好书。因为内中包括事事物物可真多，特别是小乡村人事，小军阀区域性割据情形，在那里人民在鸦片烟毒害中的可怕愚蠢残忍和腐败，小牧师洋人的势力，小绅士过日子的方式，——想起这些来我倒有点活动，要有个时间，先写个上二册，截到坐船下行为止，将得有五十万字才会安排得有个样子。若当信札体写，也许比较容易落笔，正和当年写自传，整整三个礼拜脱稿，记得还重抄一次。我或许得试个二几回看看。事实上只要肯写，必然会成为一部留得下而且近于“史”的东西。因为全是社会一面，而且再巧没有，即由极小乡城到最大都市，所经历的又正是社会大变动的近五十年。即或是平铺直叙，有万种事情，后来年青人通通不知道了。我得想办法挤时间，多活几年，为后来人留下份礼物，让他们明白廿世纪前半世纪我们是怎么活下来的。涉及问题尽管有局限性，也还是历史，因为从小可以见大。

气候阴晴无时，一阴下来即如古诗“北风何懔懔”句子，一出太阳可又暖和得只用夹大衣也差不多了。本地人上级即

北方人也多成习惯，气候你尽管变，我身上可永远只是一件狐皮里衣外加上下部服，出门和办公一样，倒真是应了兵法说的“以不变应万变”。他们说笑话，一到北京开会多伤风，因为房中太热！

从文

八日

19620112

北　京

张兆和复沈从文

二哥：

各信及古风均收到。诗写得很不错，白尘[1]同志觉得惊异，连我也没想到。编辑部准备发，除《史镜》篇外，准备全部发表，但还是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如你愿意保留，尊重你的意见。望见信后即回一航信，二十二日为本月最后一次发稿，信寄家中免去捡信登记手续，会更快一些。早些回信。我明白你《资生篇》一组三章中把《史镜》放在第一的用意，但我也趋向于不用它，因为这诗整个是谈历史，读来比较干，和前后各篇以抒怀写景见长风格调子不同，放在一起发当然也可以，但不怎么协调。《资生篇》第二、三首和《花径》写得真好，确有些老杜风呢！其他各篇也都不错。各诗感旧歌今，不落俗套，写景抒怀，浑然一体，情真意挚，读了鼓舞人，也给人以艺术享受。《井冈山清晨》历述过去，一气呵成，亲切感人。但个别字句尚需推敲，“毛选实圣经”不够含蓄，来得突兀。“惟传王母鞋，一掷在湖心”也比较少余味。我的意见，能改改一下更好。因为在诗末，有些有力或有余味的句子好些。改不好就算了。《含鄱口》中“天宇适澄清”

改为“清澄”，“鼙鼓仿佛间”改为“鼓鼙”似更好些。注也很有意思，但可简一些，有些大家都知道的如“泪湿青衫”则可不注。总之，这些字句间斟酌，请信任我吧！是否有必要请翔鹤老[②]看看，改改前面提的那两句？另外是否请通知《星火》一下，《井冈山清晨》我们也准备发呢！他们是几月号发？

郝芬同志托我转告你，散文写好，第一篇请给《人民文学》，因为等了你很久了。《红旗》有个编辑（浩然）也来找过你，希望你回来后即电话通知他。这两个刊物在国内外有影响，写出来应把最好的给他们。但首先是写出来。相信你这次一定能写出几篇好散文出来。全家都为你高兴，问题不在目前写出多少首诗多少篇文，主要的是心胸开扩，情绪饱满兴致高，这对你身体有好处，也是重新拿起笔来写出更多好文章的开始。

我身体见好，是肺上“炎症”，在原肋膜炎附近处，服黄连素和雷米封，每月检查透视一次，已大部吸收，仍咳嗽。此次如能同去江西自然好，但当时尚在检查中，不宜远行。冰心已去广东，不会来江西，如你大会之后再去，那时天气渐暖，我可同去。我希望也能到处看看，住下来自然也有好处，倒不是最希望的。

二月号《中国文学》（英文版）发表了你的《金鱼》，已出版。《李慧娘》由《光明》转《戏剧报》，他们在你走后不久即来找过你，准备发表，想找图片，朝慧接见的，她会告诉你。家中一切好，新年孩子们玩得很高兴，同萧家三姊弟同去大礼堂。粮票昨日寄出。如要款望告数目。你是否准备

二月初回来？还需要些什么？请来信。

兆和

一月十二日

大弟复工后，早出晚归。我们隔日从上海小食堂打豆浆一锅，全家用两日。自十二月份起，干部每月各有黄豆三斤，很解决问题，白糖也供应得多了。

此信因主要谈诗作，故同时附编于全集第15卷《井冈山诗草》集内。

① 白尘　指剧作家陈白尘，当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

② 翔鹤老　即现代作家、古典文学研究家陈翔鹤，当时任《文学遗产》主编。作者与陈翔鹤的友谊始于1925年前。

19620114(1)
南　昌

致张兆和

望朝慧为到六部口邮局买二册去年十二月《人民画报》（内有唐永新公主壁画的），十分有用。

一月十四日

三姐：

闻政协三月五号开会，不知是否照惯例有月前出外参观事通知？如果有通知，且可报名过广东海南岛一带，且可同家属，我有那么一个打量，即报名参加，并说明由这边和家属一人同去。而你却在一月底前即来江西，我就暂时不去景德镇了，且和你一道过广东。原因是：一气候较暖和一些，二可以看到许多新事物，三你有机会同行能得到许多便利，同行且必然多熟人，十分有意义。若刊物单独派你外出，却不可能看那么多新事物，以及听那么多新报告的。如系去云南也好，我即先回来一道去。总之，你能有机会一道走走，**有种种好处，对身体，对工作，都有好处**，从工作出发，也是能一道走走好。我极希望你主动些，或问问韩先生情形。

这里诗已写到十二首，预计可能将有卅首可写。照安排明后天将去瑞金、兴国等处，来回或有一礼拜到十天左右。天气冷些，不大看得出自然方面壮观。只能从有纪念性建筑物得个印象而已。因为不是时候。

血压不怎么大变化，心脏也照旧，吃得甚好，只是总少睡眠，越来越有问题，总是到十二时未能成眠，三点——至多三点即醒，或者照诗中说的，到时即心如萦绕，不太难受，但是总是有点什么变化，大致不会步靳以后尘，惟神经总有些不大正常，或者是写诗用心影响？塞翁失马，因此多看了两回《猎人日记》，这书写人写事似经意、似不经意，方法还是有独到处，特别是写人有好处，可以参考取法。方法巧而省事，又易引人入胜，且易结束，不必太费力。写旧事物可参考，即写新事物也未尝不可以从中得到启发！

这里看了一剧《四十八寡妇闹江西》采茶剧，热闹之至，事实上不过是八个寡妇大闹公堂，社会悲剧兼闹剧而已，丑角好，老寡妇好，组织也还好。群众嘻嘻哈哈，上下打成一片，在别地少见。上面道白还不如下面争吵声音大，也是别处少见的。剧场如旧吉祥，闻照例永远满座。这里有个特征，戏院多，总是满座。闻京戏赏鉴力格外高，为梅兰芳、周信芳同口称赞。观众受称赞，不乱拍手，但好处却必拍，证明是内行多也。

有关政协参观事，如已得通知，你又同意我的计划，望先电告好。因为如从南昌过广东，在报名时得告政协，才可得到种种方便。我倒希望能同去海南岛或云南看看各方面成就。这一次出行，有了写诗经验，倒可不甚费事写诗了。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去广东得有单夹衣备用。若同路有老金思成等，一定极有趣味！能去，大致都是向南方走的。

从文

十四日早

19620114(2)
南　　昌

致张兆和

一月十四　过瑞金前夕

三姐：

收到二本红格子本，极得用，因为行格较大，比这种纸好写些。我们已定明天过瑞金，还会过汤显祖坟墓边看看。只可惜手边无一部《临川四梦》，写点诗也不易下笔。来回将有千多里路，各处一停停，看看，至早也得一礼拜时间，才会回到南昌的。同车一共四人，小车子，行动方便得多。

这里每到礼拜六即有高级跳舞会，场子极好，能容百把对人在场子里作种种转。另外还有个台子奏乐，乐队也是省中文工团第一流的，有时还在乐中来个独唱，唱得也比一般在台上独唱还好听。我们同行人中有舞到十二点的。女舞手除高干眷属，即文工团中选手，打破向例由男邀女的习惯，居多是女的主动来找男的客人，笑眯眯的来邀请。我还是照老例，坐在一旁看看，和我们到人大礼堂大厅差不多，并不怎么受窘。总似乎希望从人家的摇摆转移中，发现一点什么，始终还是没有得到，末了是照例九点左右就溜了。真是一种十分离奇的事情，这些近代化生活，始终不易得到它的妙处。总的说来，前后看人跳舞也还不到廿次，可能已过十次，最先还是大革命后十六年左右，在北京花两毛钱一次，坐在一

旁看人跳。十九年在武汉时，似乎已不用花钱和熟人一道去看，偶然什么人滑倒了，观众还作兴拍手大笑，使得摔倒的一位十分狼狈的笑着，但是依旧爬起来又在人丛中转了。在上海还是你姑爷请客，同邹韬奋见面。那时不明白在这么不好音乐下扭扭摆摆，有什么好处。现在音乐虽好听多了，还是不明白好处，特别是一些人倒蛮像电影明星神气，和另一些人眼睛微闭默会"至高乐趣"神气，以及另一些人显得十分活跃，到一定时候，又打个圈儿作得挺溜刷，乐声一停，各归原位时，嘴角微笑和吃过鹿茸精以后神气。……这一切好像隔我有好远！千里万里远。即或是熟人，因此一来我也似乎发现从生活方式上，我们距离真是相当远，用时间计，大致总得个廿年卅年，我落后廿卅年！也像只有在这些时节，更容易明白我是活到一种比较旧式习惯方式中使用生命的。这里看不出我有什么高明独到处，也值不得一点骄傲，只是有些"拘迂"，或"落后"，不甚宜于现代生活，不甚能适应新的生活而已。但是从爱好取予上看来，也会失于此或可望得于彼，看书永不厌倦，而且总可望从各种书中得到一点东西，一些启发，一些充实。熟人都笑我（连阮家六岁大小五也说）整天只坐在桌子边不动，不会玩。真是不会玩。事实上又还有人以为搞文物也是一种"玩"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各人生命取舍的大不相同处。还有点现象，也使我觉得奇怪，即这里说笑话的方式，经常总是谈"怕老婆"什么什么，极少有机会比较正经些谈到写作问题，经验交流交流，不知何故。谈"怕老婆"如何如何，则每人似乎都有发挥，见得十分活跃。写作作品问题，仿佛只是各人的事，少共通性。即对于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或中国李白、杜甫、曹雪

芹，也从不提到闲话上来。似乎还不曾有需要，不易形成共同习惯。有时说点笑话，即近似永玉家中空气。或者这正是多数人所习惯方式。我在这种情形下，自然“有点隔”，特别是若果这也算是一种玩法，我真不懂它的好处！又每天饭后，这里必进行“抓娘娘”玩扑克，六七个人在一处，兴奋嬉笑得和我们十五岁以前下河捉鱼差不多。我站在旁边看个半点钟，也感到头昏眼花，但是一般常玩到二小时以上，始终兴奋嬉笑的玩下去。照例人人有机会轮流作娘娘和皇帝，而这种简单的游戏竟玩不厌倦，每天必进行。如果这也属于“生命青春”一种形式，应当是在萧家老三这年龄时的爱好，但这里有到了五十五岁年龄，还能从这个方式得到高度兴奋和快乐的。我总觉得奇怪，且试来作种种体会，结果只看出和玩笑话差不多，一种“共通习惯”而已。不过这些习惯始终能支配一些用脑子的人，还是一种怪事，不易理解的。

从这些生活方式上比较，我好像太早熟了一点，因为在五四前后，还不到廿岁时，即把这一切享乐的功能加以阉割，充满了功利主义的来考虑使用生命如何应付生活，改变自己，并改变和社会关系，因之一面懂了许多，另一面也有些事始终不懂了。一面是“成熟”，一面却也永远近于“幼稚天真”。有些地方“极家常近人情”，有些又似乎也可说是一个“怪人”，一个“真正乡下人”，放在任何情况下，支配自己生命的，不是一般社会习惯，却是一点“理想”，理想也可以当成庸俗的迂腐的不切实际的打算看待，但究竟还是理想！也因此不免到处还是会感到一点痛苦，一点不好受，一点和人难于完全适应协调。好在在人看来是可以用一个“老”字加以原谅的。事实呢，我的理想还是反映生命比人还幼稚年青！

总若在沙上筑屋，希望把生命更有效果一些使用到国家总的进展需要上，而且还永远幻想工作得突破自己固有纪录，作出点新的什么。又还十分充满自信，能够克服体力上的限制，生活经验上的限制，在工作和学习上有点“奇迹”出现。这在别人看来近乎奇迹，在我自己却以为是十分正常应有的。因为一切出于脑子的对于事物的体会、综合，而通过文字加以正确反映，我的一脑子幻念和奇想，却真正可以说是充满一种青春的光辉！像个奇异内燃机似的，无声无息的在燃烧，和作旧诗一样，不作，搁下四十年没有一个人会料想得到我还保留这一份老家当，从没使用过，而到适当时期，要用时，机能并未丧失！

事实上若生活环境变变，或抽象什么变变，能有机会使用生命到写作上时，即用《猎人日记》手法写我的生活回忆录，写十个《湘行散记》，不会什么困难，且可望写得更活泼有意思。也能向纵深方面发展，深入许多方面人物的灵魂深处，其中还包括我从来未接触过的一种人，譬如说“泼妇”或其他，“悍泼”、“势利”、“愚蠢”、“残毒”……更容易表现的自然还是过去为人所看不起的中国人的善良，各式各样的素朴善良品格，老太太和老农以及小女孩的——这一切都有个公式，的的确确，应当说是公式，懂得这个公式，又能加以适当反映，结果必然会使得对象见出生命活跃。这种客观体会，是从一个较长时期寂寞、痛苦，以及无可奈何的生活环境下，总永远用脑子去理解去分析得来的。付出的代价可不小，但是，却终于把它得到了。说是一种孤独的反映也说得过去，一种“青春生命的热情的转化”，说的似乎有些玄虚，实在倒并不玄虚，和被堵塞的水转成电一样，不过装置

不同而已。生命比水复杂得多，也难驾驭得多，又还受种种客观条件制约，不过主要还是自己的坚强意志的控制，在一个长长时间里去陶冶、锻炼，学什么都习惯于抓得紧紧的，将一切消化，逐渐积累成为个人的力量，永远在进取中充实自己，丰富自己，也修正自己……到后来，便似乎和一般存在日益不同了。这不同未必能带来生活上的幸福，正相反，或者只会带来许多不幸，最容易即带来孤独感。因为不切实际或不承认习惯而在工作上、生活上以及情绪上经常是不易得到自足的，总像是有一种动力推之向前，又极容易为另一种社会现实习惯所制约，生命本身即充满了矛盾。因为支配他的不是当前，恰恰是大量种种过去和一堆未来。照过去老话说，即“脑子太复杂了点”，性格不大正常，多少有些莎士比亚戏剧中角色倾向。结果也许真能作出一点不平凡的事功，也许什么也作不出即萎悴了。不管如何，人中间却确实有这样一种人。但是也不会太多，只有十九世纪的俄国和廿世纪前半世纪的中国，社会条件能产生这种人，此后却不会有了。因为同样是“复杂”，新的社会将出现另一种型的复杂性格，不会和我们一样。我们生命里装的社会是后来人不易理解不易设想的，我正估量到用个方式保留下来，可能还是用《猎人日记》或《湘行散记》手法来安排比较便利，但是效果却不能如托尔斯泰的大，尽管内容原料是相差不多的，表现形式将影响到读者。正因为这一点，四哥那个小说长期以来不好如何下笔。不知用某一方法，即比较容易处理而对读者却易于领会。我对一般方式（如《红旗谱》、《青春之歌》）不拟采用，应还有更合我本来长处相配合的表现法，但是又受材料的现实性束缚，反而难于下笔。这点为难也近于一种反抗。

我不希望用《红旗谱》那种手法得到成功，可是自己习惯的又不大易和目下要求合拍。因之搁下来了。有待一种新的变化，即自己的简练揣摩，也有可能到一定时候，便尔水到渠成！

到医院去，血压还是170/100，心脏也照常，诸事放心。

从文

一月十四日

小妈妈，写文章如像给你写信那么无拘束，将多方便，还可写多少好东西给后来人看。有信寄舒信波转好。

19620119
瑞 金

致张兆和

一月十九

三姐：

今天十九，我们真过了一天极有意思的日子。照预定计划，一早就坐车到沙洲坝毛主席故居，参观当时那座小小院落，除主席住室外，还有谢觉哉等住处。那个小村子住了六十来户人家，解放前有二百十几个人，十年来小孩子生了八九十个。门前有株大樟树，总得十个人才能合抱，树上挂了口铁钟，还是当时挂的。临走时，约有三十来个四五岁大整整齐齐孩子，站在路旁摇手送我们，十分动人，因为小顽童近于自发的行为，不是有谁组织的。随后到朱总住的“乌石垅”，也是一座不甚大的小房子（门前有大樟树一株），即当年军委会办公处。朱住后楼一小间。屋后有个小茅棚，是红军印刷厂，棚子已毁去，新经恢复。有关红军训练许多重要文件，多在这里印行。末后去沙洲坝“第二次苏维埃大会礼堂”，也是被毁后重新恢复的。能容二千人，相当阔大。楼上当年几间小休息室，布置了三间陈列室，一、召开大会情形，二、开会选举情形，三、大会意义说明。有些文件证书过去还未见过。这礼堂在闭幕前一日曾为国民党飞机炸过，据守礼堂一老同志说，主席即在附近村子里。看过大礼堂后，我

们到沙洲坝公社参观，即在那里吃中饭，听一副乡长（女的）谈长征前后事。她那时是看护副组长，后打游击。饭后又谈，谈到的均不是书上已写的，动人得很。过二点半，那边瑞金大学党书记已等了我们一上午，再不能不去那边了，才告辞去学校。学校即在大礼堂附近，离瑞金已四五华里，离我们住处也有三华里多。有八百学生，一共千多人，建筑在小松林里，四围全是小松林。再展开四围即大田坝。以外远近即环山重叠，山上有三塔，各相距数里，算是瑞金风景之一。那些塔相去十里以外看来还相当壮伟，体积可能比八里庄塔还大好些。到三点半，才离开学校，去卅里外“梅坑”参观。梅坑是主席另一居住处，在叶坪、沙洲坝一再被炸，五次“围剿”战役时，即移住梅坑。中央各机关也转移附近大小村落里。长征即从这里开始。这里和瑞金已不同，也是一小盆地，但四周是石山，怪石突兀。梅坑是当地总名，主席住云石山上，在山坡前一个大田坝边沿，小石山隆起，上面有个小庙名“云石庵”，上去时路曲曲折折，有两道石墙，四围无路可上。整个山如苏州留园怡园假山，但是天然的，而且百十倍大。上面和公园一样，有好些大树大花木，冬天来和宋人画一样。远望四面田坪中大小远近村落，或更远靠山村落一组组，一簇簇，真是气象万千（正是“炊烟四起”时候）。上面房子可并不多，至多只能住十来个人。四望都十分好。主席文章有些是在这里写的，诗抒情气氛，也似乎在这里得到陶冶启发甚多。这几天参观，以这里最有“诗”的气氛。同时也以这一天印象格外丰富充实而深刻。也大有悲壮气氛，因为长征由此决定。但是要想写它，可并不容易，只有能够配上七八个五彩图像作为解释，用二三千字或可给读者得到

--种印象。但是我们只剩下一张胶片，只能照下一张相，无可奈何。回来沿路我们说笑："只有让陈昌奉来，我能陪他一道，随问、随答、随记，才会作出真正有意义的记录。"因为从叶坪到梅坑这一段，陈都在主席身边，可记的比他已记的将不止百倍多，而且百十倍有意思！但是那能有那么巧机会在一块来写游记？若让他自己写，可又照例不会写到这些动人空气——具体环境和抽象环境，只能记些琐事，实在不会动人的，他不会写。

我们大致还有一天半到两天留在瑞金。明天将参观"博物馆"，并分别拜访老同志中县长、副县长……和女副县长黄长娇，当时只廿来岁，即是二次苏维埃大会中央执行委员，现在才五十多点，人还满精神！可惜我的笔已不大得用，再不易回复到一九三四那种活泼，不然写写这些人事情，才真是有色有声的人物！比如今天那个副乡长，说到长征前后本地事时，才真正是好故事。特别是她说的国民党军队折磨红军和红军家属情形，一般记载似乎还从来不敢也不曾提及过的。那些刑罚名字，我却都懂得极清楚具体，因为和我所见过的完全相去不远。所谓"残酷斗争"，是只有有过耳闻还得目睹，才理解四个字的含义的。只有到了现场，注意到地方村落分布和其他，才会懂得她说的红军家属当时一次即"死了二三百人"是什么情形的。目下一般写这个问题的，似乎都不大会客观些来作较详叙述，总是一笔带过。事实上可包括了多少血和泪的交织。我们这半世纪，社会的变化，千万人的辛苦，真正是好可怕的一章历史！要怎么样来写他才能够恰到好处？或者还得作些大胆的试点，一个记录写个五几回看看。也许得写三几十回，才能掌得住要点……总之，这

次出来参观，真是一生最有用的一次学习。能不能写是小事，多懂了许多大问题，却是此后十分有用的学问。即如“学毛选”，不这么走一次，即可说许多文章并不曾读懂，如今可有一部分略懂得深一层了。我们事实上到处走比老住在北京对个人或工作都有用，对国家也有用。虽到处得花费国家一点，也麻烦主人一点（每到一处不问省里县里总得请客），但是对国家有用处不在写一二文章，用处将在此后各方面。我想照这么旅行，大致去延安去敦煌、新疆，去云南，目下体力通还有条件。其实到一处，不必太讲究请客，只要住处能安静些，吃得较能消化，就非常令人满意了。多走些，即不能写大文章，至少诗总还可凑若干首。而事实上从长远计，却不必要求一时写什么应景，对整个生命有大用处，是一生极重要的教育。即如说你们，要看懂许多回忆录，得到深一层理解，并想为这些记载加加工，也必须多看看全国老区和新事，才有可能更好的明白作品和更适当的增删文字，不然文笔再好甚至于思想再好，也不大容易碰头。特别是一些文字本来还素朴的，一经改动，花绿胡哨新名辞——时下发生使用，当时决不使用的名辞，上到文章中，因此史料价值就不免将全被破坏无遗。这种问题，即胡旷记录邓洪①故事也免不了有这种毛病。重的说歪曲了史的价值，文学价值也不可能再高。轻些说，即不能给人应有历史气氛和教育。《红旗飘飘》上许多文章也不免如此。作家得多受点教育，把笔“为事件而用”，不要“舞笔弄墨”，才深刻、亲切，而真正动人感人。画背景更是如此，因为任何地方都有不同特征，可用也必须用文字抓下，绝不是千篇一律也。但如今说这个也不免是高调，因为许多作家基本功不够，这一关还未过。因之只见带

做作气的风格，可不易见出自然的素朴而准确的刻划。带做作气又分二种：一为仿外国什么，二为硬凑。极少能自主的忠实的反映客观空气的。在这里看到些小册子都不免如此，可惜了材料，年青一代又用来作为学习对象，便自然会更得到不好影响。解决他还是让目下一级作家打开打开眼睛，多学点，多懂点，也多写点，自己站得住，文章有风格也有性格，客观记事则能运用自如，不为习惯所拘，不为流行名辞所控制，天马行空，来去自由，也能粗野作大笔画，也能细致周到如绣花。换句话说，有思想又能充分表现思想。有个十来人能这样用笔，三年五载后有个二三十本小书问世，一切将改观。

评论文章也是这样，目前有些文章只是在做论文，对本人极少具体分析，自己眼不高，即欣赏赞叹人家也不对头，写得莫明其妙。如最近有人谈陶渊明小说，即似是而非，以为不必要历史知识，不必根据历史，可以把历史小说写得生动活泼。不想到若再多些把握历史客观知识，文章会亲切动人得多。甚矣！“人云亦云”之可怕。后面谈茹志鹃文章就更是在做文章了。这里几个人都觉得茹文并不怎么高，用来当成目下优秀举例，大家再一学，可不免将使一些年青人又倒退到“无法成熟”或“无作用的成熟”情形中去。

从文

十九

---

① 邓洪　当时任江西省副省长。

19620121(1)
赣　州

致张兆和

三姐：

廿上午八点半，我们由瑞金动身，下午一点到了有名的赣州，过去多少年是蒋经国在此作老窝的。得过三道河，过于都县那一回，费时约一点多钟，河宽沙平，幸好还不至中间停顿，若滞在中流沙中，可就有些麻烦。尽管天日晴明，也不能停在河中看风景过夜。闻常有大队车过河，一候得数小时，或数日事。快到赣州后工厂已极多，到达时又得过河（仍然是赣江①），水深流速，半小时即解决。已作了个七孔大桥，墩子完工，上架未好即停工。瑞金不过二万人，赣州是江西行署（等于分省），市区即有十多万人，大致和抗战初昆明差不多。街极宽阔，有沿街楼，如同上海原法大马路外滩附近大自鸣钟一带样子，一般多两层。我们住在交际处，一所二楼长条子房，上下只十个房间。四围是水塘。目下有些是菜园，明天可能是花园（因为江西各大地区，菜蔬基本已不成问题，半则大量外调支援全国）。再外些还有好些好房子，也多是二三层，好看而合用。有个大舞厅和礼堂一样庄严，也可开较大型的会，容个千来人。晚上为景德镇文工团送行，就在这里跳舞到十点。同行中有周钢鸣，和他们文工团女孩子跳舞而熟，一见了周老师，都争着跳，跳过后还争

着排排坐坐在周老师身边，大谈其什么。原来这些女孩子都比朝慧还小，多瓷工子女，且多从瓷徒工挑出来的，也有上海各地来的，演出时蛮辛苦（江西各地巡回演出），无任务到跳舞会时，不过转转圈子，因此转到半夜是常事。一面转一面还笑，真是新生一代的一种生活式样。我就坐在边上（也大有其人）看热闹，人虽近，心似乎离得远远的，俨然三代以后人的事情。但事实上廿岁时看跳舞也还如此，正和我们在人大礼堂厅子里所见差不多。好像和我们实生活相去千里。住处可以闻鸡叫，麻雀叫和小鸟鸣唤。本拟住三几天，这里书记要住久些，或者还可看看一新式水坝和大钨矿，并看看两个书记的小说回忆录。都爱写文学作品，一五十，一四十多点，对文学极有兴趣。热情招待我们。可能即将住到五天左右，才转南昌。

廿一

上午到这里十八里外通天岩，看了一上午，山不大不高，却十分幽雅，苏东坡、王阳明以下许多诗还留在石上，还有许多宋罗汉千佛石刻，在悬岩上，从山洞钻过去，还可见到一列树木中一个小庙，庙屋一半即在岩下，有约可住卅来人的房子，另有一小楼，则为抗战前蒋介石将张学良软禁处②。一角小楼，如有吃喝充分，在此做文章，倒是清幽，一天或可敌城市一礼拜也。小山夹中有田约廿多亩。石山正在兴土木复原雷祖殿，规模相当大，有个木匠师傅还正在岩洞下堆石膏花板。地方不大，算是赣南一景，也可说“名不虚传”，因为有丘壑。只可惜岩石如云冈，易风化，刻像题字多日就剥落。新加工多用大红油漆，又十分刺目。

回到住处，才知道那边文工团一行五十六人还未启行，一部分女孩子又来找“周老师”，同照了几个相，有的只比华华大一岁，样子也还和华华差不多，初中二即工作了。新社会为他们创造了好条件。闻由景德镇出到各处演出还是头一回，也够辛苦，但比起朝慧等下乡演出可大不相同了。这里是一个小出糖区，约有六万吨甘蔗榨糖，这次送了这些小青年几百斤糖，一个个只等待回到景德镇分糖吃。我们下午三时，四个人即将去参观糖厂或当地有名的八境台，及另一城中景物，到那边闻可收览全城房屋和新建筑规模。住处有好阳光，屋子中稍冷，天气已到时候。一切都好，只是已廿天不作诗，似乎还无起点，又如忽已将本领全部遗忘，提笔不知从何作起。

明天或将小小狼狈，即座谈会交流经验，你知道，我那能在这问题上发言？一切方法都太旧了，如老舍或冰心在此，就会有许多许多话好说了。如其他几位在此也方便得多，因为有新的写作经验，特别如华山同志。幸好身边还有一位周钢鸣可挡一阵。

在这里住处，两面有窗子，阳光照窗上，远远的可遥闻市声和鸡犬声，以及间或有只小鸟催春啼唤。院子中有一株大素馨梅正在大放，香气袭人，已十多年未闻，也可说四十年未闻。这种花真是奇怪，闻他时易回复到四十年前生活中去，也是家有柚子树，也是严冬放晴，也是梅花盛开，我正在沅州熊家客厅里一个小箱子中翻出好些林泽狄更司小说，小说中的《贼史》、《冰雪因缘》、《大卫考伯菲尔》等主角，生活在卑微困难中和我正相似，只有我的经过还更复杂些，也多些周折，我的年龄也正是十七挂零，生活虽在无望无助

中，一再遭受挫折，月有薪水九串到十二串，约合大洋六七元，而心中幻想和志气，却似乎极远极大也极荒谬。终于因为这些书，这些幻想和理想，又把我推送到一个新的更糟环境中去过了三年，转到湘西常德，硬坐旅馆半年，再坐客船约卅六天到了保靖，再挨下去，转去四川，又如此如彼回到保靖，于是因缘凑巧，上北京大打老虎，终于一住四十年。这次又闻梅花香，真好奇怪！

希望回到南昌后会得到你们的几个来信和其他。粮票和钱似乎早已用完了。一切都交给同行康同志手。

二哥

廿一

这次出行破格买了一件东西为一生头一回，即手电筒。

---

① 赣江　为贡江之误。

② 软禁处　指通天岩的双桂堂，原为广福禅林本寺方丈室。1945年毁于兵火，1946年9月蒋介石父子游通天岩时，令在旧址上重建别墅，准备把张学良将军转囚于此。双桂堂别墅竣工时解放军已逼近江南，蒋介石这一计划未及实行。

19620121(2)

赣　州

致张兆和

二伯妈：

我们下午到了本地有名的八境台，地点在章赣二江合流处一个三尖形楔形地点，城墙一角。和个大城楼一样，三层高，上面四周还有丈多宽的阳台道，可以四望。景物十分开阔，下面是个公园。西向望远六十里，有著名的崆峒山，山岭和庐山一样长长的在隐约间。赣江即由西北来[1]，水可能有半里路宽，水清而流速。章江由西南来，也相当大，可以行船。会合后直向东口，远望下游二里外玉虹明塔，在空中矗起。水面千百白帆悠悠扬扬，沿城赣水边泊船千百艘，船多和湘江汉水差不多。但是两江合流地点，却比汉水入江处好看动人。特别是水清而流速，比武汉美，惟不如那里壮观罢了。在台上听屋角风铎自语，令人有大好河山感。这次旅行最大收获也即是扩大“大好河山”印象，增加爱——爱土地和人民。台上第三层部分作会议厅，部分作陈列，也看了看陈列。东西不够，但也有意义，因为明白不够，可以建议协作，不太费力便可以作得很好。本地有的是美工人和历史教师，只要为帮忙拨点库存玩意儿，即可望把一个博物馆配得上通史教学，正如古人说的“为长者折枝”，非不能，实不为。一为，即大不相同了。

全国有好些省份，我若能有机会各处去看看，有个一年半载，会为普及文物知识，作许多事情！我的杂学正用得上，似乎也应当这么用，才经济。我还想看廿个大学历史系教学使用文物情形，因为也是一件待更好协作和协助来解决的问题。比写点散文在刊物上发表还重要得多，因为对整个普及提高有作用，有更积极的意义。一到地方，即或以省为例，对文物知识，特别是综合知识，问题就不可能如北京那么容易学了。年青人即或学的热情高，也不免无可奈何。我的杂学如全用出来，或许还可以帮到许多部门——如历史教学，文工团，工艺生产业务学习共同提高，搞一系列工作，在我为毫不费力，在各方面却可以得到不少帮助。我真希望能有机会在开完会后再走一月，找一个点，为作个试点工作看。作得有显著成效，即可为加以推广，一个省市一个省市的作去，事实上至多有一年时间，将可望得到显明的改善和进展，不仅公开和群众见面的文化馆或博物馆有比较具体的改变，大、专、中、小的通史教学也一定能够得到具体帮助。出力不太大，而见功广且深，所以初步想到，实在值得这么跑个一年。这么作才将更明白近十年学的一点一滴，原来都十分有用！可扩大利用到国家各方面需要上去！这也只有一出门才会更深刻的明白"文化普及关"必须如何过才顺利而省事省力！

吃了一顿富有地方性的饭，一蒸笼辣豆腐泡，一蒸笼鱼，鱼闻只蒸十分钟即上桌，都辣得有个程度。晚上去看地方戏，新排的《谢瑶环》，田汉作的，满座兴奋，因为有"女扮男装"，有"英雄打抱不平"，有"官家少爷仗势欺人，终于被巡按私访查明，斩以上方宝剑"。一切旧套子，内容十分庸

俗，但是在卖票上十分成功。也极自然，由北京到瑞金，看旧戏，才过瘾，还有亿万群众也。要群众，或要有戏可演，都得遵循这一条路．这个方面想改良恐不是三五年事。主角极好，即女扮男装和打抱不平英雄结婚的谢瑶环，因病，在台上大吐三次，还是坚持终场。配角也整齐，是赣南唯一的祁阳戏。记得和我们在北京听得稍稍不同，腔近汉戏。还有个格外出色采茶戏待看，是江西全省出名的。

从

廿一

---

① 赣江即由西北来　就八境台所见，实为贡江由东南来，章江由西南来，会合后称为赣江，直向北流去。

信中此处所说“赣江”及前文“章赣二江”、下文“沿城赣水”，为“贡江”、“章贡二江”、“沿城贡水”之误。

根据信中方位和流向之误，前文所述“西向望远六十里，有著名的崆峒山”，疑指在八境台东望所见远山。“崆峒山”疑有误。

19620128(1)
南　昌

复张兆和

三姐：

去瑞金一行四人，计十四天。已于昨天廿七下六时回抵南昌，一天走四百廿五公里，计八百五十华里，路上不免一点辛苦。回时即见信一堆。得知你可来休息一月，我今天发一电报，希望你能从上海乘联运车来，只在上海等半天，换一车即可直达南昌，方便得很。若走九江，可极不便。即走株洲换车，也只在车站候二三小时，即可转车到来，上次阮章竞爱人即如此走。行李不必多带，皮大衣可不用。我不即去景德镇，且等你来再同去，因为你一人上路大不方便。你不知一般客车麻烦处。同去是小车，也才值得一行。到这里来，正可住下歇歇，或过了年再去不迟。诗全寄来，可用即用。在瑞金有访问材料，惟一时恐不易写出来，不比作诗省事。在赣州看未公演之采茶戏，也极好。还为当地领导看了一本十五万字小说。连并座谈三次。行署还为我们特演三次戏，二舞会。可惜我只能看看人家跳舞。来信说《资生篇》上部得去，那最好不发表。你们不懂前部分正和本题关系密切，和江西目下建设成就有关，如拟用，最好莫删节（和交响乐一样）。又《含鄱口》也写得极好，妙在末尾二句，你们自己不到这里，反而想把末句改动，一改可就完全失去本诗

应有意思了。这诗并不比花径坏。将来刻到含鄱亭上也值得的。字作“大宇适澄清”莫动！字作“鼙鼓”，不要倒排。鼓鼙实不通，人将见笑！你不懂古诗处理音调问题，最好不动好。这份老本事过去很用过一点心，有时还写香艳体，也十分俨然。古体固懂典故多，读古文熟，又对汉魏五言诗有兴趣，过去十多岁时还被人称“才子”，即为了写诗。但是一搁四十多年，即我自己也忘掉这一手功夫了。现在因为看人到处题诗，都极俗气的堆名词，情、理、境三不高。还到处写到处送人、发表（最不佳的恐是丰子恺），多只读读一般诗话新旧杂凑成篇。同行中也有几位“名诗人”，一定要我写，不便推托，才随便搞那么几下。可能还有人不大懂。近年写旧诗人甚多，打油成为风气，其实基本功不曾好好练习，格多不高。旧诗未尝不可写得极有感情，有气魄，而又不必借助于一些刺激性名辞。会看的人，一下笔即可知道工夫深浅的。装内行不易成功的。过些日子或许还可为你写几首真正有新意的白话诗看看。现在人搞这一行一般说基本功都不大到家，和郭风作散文一样，十分勉强的凑合成篇。揽事过多体力不抵用，只好让人作大王了。我大致还可写个顶好的历史戏，等等机会看。还有些出人意外杂耍未出场！

从文

廿八

此信因主要谈诗作，故同时附编于全集第15卷《井冈山诗草》集内。

19620128(2)
南　昌

复沈朝慧

朝慧：

得你来信，写得很好，应当常常学到这么写长信，便是明日写作基本功，什么学习总是自己一抓紧即直线上升，一年半载和别人比还不甚显著，到三五年后便大不相同，肯学的越懂越多，懒惰的必然落后。你务必要注意到体力不宜活动过多，转增一家忧虑，应强制自己，向大哥看齐，求好转加速，即下午全躺也无妨。二伯妈如已走，信中各诗可以送《文学》。袁杰英画稿我已送给了她，要她问问系里即可知道。她大约忘了。如她去云南，最好要她把稿和抄件全留下，我有时间即可为整理出来。或先印宋代部分也成。我等待二伯妈即同去景德镇。今天发了一电，劝她坐车从上海来，只在上海转车，大致是中午到申，无妨去陈蕴珍处（巴金太太处）玩到下午四五时即可上车，由杭州转上海，大致比武汉便利多多。我到过九江，那边车子不大好，而且时间不相当，九江住处也并不便。如上海联运车不好买，即由株洲转，也比九江转方便，最近才有人来过，那边等车二三小时。

你和大哥务必小心身体。这里日来还相当冷，房中脚尖冷，幸好每天可洗热水澡，且在房中，极便利。吃得也极好，二伯妈吃一个月体力一定会好转，每顿大碗面有鸡蛋两个在

内；吃饭二荤一素菜一汤，还有一甜一淡不同包子馒头。二伯妈可不拿皮衣来，但是最好各带一件，因为过年冷些，上路也冷些。一上车动不动走七八百里。这次我们出去即走二千多里，还到过广东（大庾岭过去）南雄县看梅花，那边白梅花果然已盛开且落。又看了个大钨矿，入地约二千公尺，还看种种过程，三四楼上上下下，回到住处心脏好疼！

在赣州看了几场新排戏，完事后还上后台去一一握手，被人叫作“首长”好难为情！赣州地方大，二江合流，有十多万人，房子整整齐齐，他们还直说要我和二伯妈来住。住处附近即一大舞厅，经常有人跳舞，四围全是花园和池塘，是个近于独立住处，只十多个房间。大凡专区行署都有这么一个单位住处，比自治州州长住处还好得多。只是一九五八年后，自治州可能也有了这种好房子专门接待远客外宾。

要二伯妈为带点钱来，这里早没钱了。买了些糖，还买了顶极合适帽子。

你们已得到蜂王精？只宜少少的吃，约半茶匙样子，因为分量浓。雷米封也得经常吃。我看了本《音乐家》，是译文小说，还有意思。《猎人日记》还是值得再看，看他如何写人，学到他表现人方法有用。

二伯

廿八

19620130(1)
南　　昌

致沈云麓

大哥：

我于十四号离开南昌，去瑞金、赣州参观，并走到广东边上南雄，古代人送别大庾岭的梅关，还看了大钨矿采掘，廿七号才回到南昌。一行四个人，等于把江西南部绕了个大圈，来回已过二千里路，看了好些地方戏。真是生平一次有意义旅行，因为在瑞金即看过当年毛住的叶坪沙洲坝房子，朱住的乌石垅房子，和一二次代表大会房子，以及许多重要地方，到后还到过长征起始时毛住的云石山，大小和石莲阁相似，只略高一些，四面是平田一大片。本来将去景德镇过年，因兆和不日将来休养一个月，或在此过了年再同去看瓷器大生产地。到那边如住下方便，或即久住一些日子，因为可帮同作许多事情。我的杂知识一出门即可到处得用，即留南昌，也可为把博物馆搞好。只是看情形三月初以前大致还是得回去参加开会，可知道好些大事情。江西地方搞生产有成绩，因此今年来参观的特别多。自然也不免忙坏了主人。公路也平坦，由赣州到南昌我们一天即走八百多里路！由井冈到南昌也七百多里，车行七八小时即到达。沿路全是封火统子房子，乡村一般是这种旧瓦屋，不见茅草屋。大樟树荫

薮数亩，和高大枫木树相衬，十分美观。种树造林也抓得彻底。这次出来参观比其他政协参观不同，人数少些，多作家，活泼得多。行路虽长，还是不太累，血压变化不大。只是近来几天不知如何头常半夜痛醒，可能饮食有问题，待换一种吃法。医药也还方便，多住宾馆，极安静。前后寄了十二首旧诗，还是当年和萧选老唱和学来的，那时我常常为他和文颐真焖狗肉，他们就教我作诗。料想不到四十年后这一行老手艺还正好适用，走到任何一处都可动手舞那么一下。一般人多作七言，易写难工，境格不高，常借助于三百首调动调动字句而已。我倒"人弃我取"，专写五言，因为古文底子好些，又记得较多典故，且熟读汉魏诗，所以旧瓶装新酒，写来倒还有意思，和目下一般旧体诗不大同，像是近年赵朴初作词，稍稍有些突破！但是怕也不宜多作，因为十分费功夫，偶尔为之无妨，当专业作，恐不是长久计。南昌不升火，冬天因之显得冷些，惟住处极静，共九楼，我们一行九人住三楼上，每个房间均可洗热水澡，吃得也甚好。大约还将住一个月，走八百里路。不到井冈瑞金，读毛选，有些文章实不大好懂，一参观，便深一层明白当时情形了。井冈尤其重要，小井大井事实上还不如我们乡下的凉水井大，小井只十来户人家，当年却为革命重地！黄羊界哨口光景可动人，山高千七百公尺，小路如羊肠一线直下，山顶光秃秃只是一些茅草，鸟雀也少，去时原本浓雾满山，到时却云开雾散，远近数十里几十个山头逐一呈现，真和仙境一样，为一生少见。当年上山落草，闻总共还不到一千人，好枪不会过五百，但却有经营天下雄心。我们家乡那一位老总有枪过万支，占据廿八

县，用心却只在自保，并大找姨太太，日月轮转，于是前者成为世界革命一大动力，后者把家乡万千有用青年全牺牲了。

二弟

一月卅日

南昌江西宾馆二零八号

19620130(2)
南　　昌

复张兆和

小妈妈：

昨发一电，另寄一信，想可早收到。信中忘了回复的事有以下几项：

一、南昌是“火炉”指夏天而言，至于这一个月，大致还是不生火的冬天火炉，房中约十四度，还指窗口向南之房而言，若向北，朋友住的闻还下降数度，晚上总加被。室外出去可穿皮大衣，本地人多穿狐皮短衣，即在干部服中加皮，不另穿大衣，因内外相差不多。如有风，室外还是相当冷。你来也可不用带皮大衣，因为我们不常出门，出门有车子可坐，只有去看戏。上路时坐小车，内有暖气设备，不怎么冷。四人一车，三人在后边，大家冬衣、夹大衣一挤，只是脚下稍冷而已。过了年春节后可能稍暖和，也不会如何热，热指七八月而言。上路大致是走申联运车省事，等的时间久些，似有六小时。无妨找陈蕴珍逛逛街，她一定十分高兴。有个女子商店，年中必可买点什么，药也方便。走株洲联运，等三小时，可不用离站。若由武汉，时间必持久，上码头后去车站，一天二班，好一长串人排队，我们眼见到过。车是专走南昌九江线慢行车，若值晚上那班车更不方便，九江找吃

的也得费点心，车上似不卖填肚子的。因为时间不长。

二、宋李慧娘文内容应提照相部分已记不清楚，文内容也已经记不清楚，如发表，最好将原稿寄我看看，当即可提照相道具等。这文既已搁置多日，也可以不忙发表，或等我回来再提材料，有此照片的确好一些。若留有电话，望朝慧为电告一下。

三、带回茶叶一斤（用蓝塑料袋外套住），蜂王精一瓶，雷米封一瓶，是阮章竞太太回来托带的，想已收到。如未得，或托人问问自取一下，住总部胡同廿二号过去不远转角处，与白薇同一院落。

四、我并不作什么“金鱼”，大致是《鱼的艺术》一文，可惜这也得有大量照片才有意思，因为主要是从形象上谈问题的。

五、这里本来拟去景德镇过年，三人一道去，两位大将是准备去和文工团女孩子约好了，总有三几十回跳舞的工作待进行的。我却和这些女孩子父亲商谈生产，因为这方面知识比跳舞知识多，各取所需也有意思。因你一来，我想你单独去可怪不方便，于是让他们先去，我们下一趟再去，还是四人。你即这两天可到达，大致还是这么排定，因为我不是去赶跳舞会，不用那么忙的。一小车也只能坐四个人，这里还有二人要去。

六、万一我先走了，这里也已经有安排，可住下，有两个女作家在此，一定会谈得来，两月来同在一起已和我很熟了。安旗四川人，和四妹性格相似，一天写诗买画，先生为戈壁舟，也是藏画迷。阮章竞还带孩子在此主持一切，也一

天画画，为人沉重，艺术兴趣极好。什么事可以问他即明白。因为他代表作协总会。若来此要访人，有江西文联舒信波可找，办公处即在马路对过不多远。张葆贞在此出版社工作，也会陪你走动。《星火》还有个女主任，也许还认得。邓洪省长即住在附近不远。

七、多带些粮票来。这里还未收到十二号寄的，可能已收到，因为舒同志这次是和我们出去，别人代收件，回来后还未到这边，大致是汇报各事去了。这次出去人家招待得极热情，瑞金拜访二女老革命，谈得甚有意思可以写好文章。在赣州行署，则总是赵秘书长同在一起，他自己写了十六万字小说，我们看了还开过一次座谈会，商讨一下午。又特别由本地剧团为排演三次不同地方戏，性格极强，是江西有名剧种，可惜你无福气看看。

八、正写到此处，得知粮票已到，且有一百元。这里钱花得并不怎么多，一天约一元五伙食，别的由省或总会担当，我手边也不留钱，多交给康同志为支配，买了顶帽子，和灰黄衣一致，春秋天可用得上。你来时尽可能还是买软卧，从来不正式出门旅行，费一点也有限，体力还是主要。在这里能住半个月，会一切转好，因为可望吃得很满意（可以自己挑选欢喜方式吃，不拘束，人各一份）。医院即在对过，一去即可看。费用也不多。若找得到《龙凤艺术》三几本（或临时买），望为捎来。有我小说选也要一二本，本地人要，得送送。纸张已有了，大家无事都以写字为乐。

九、朝慧长信写得好，应三几天即写一次。我一生最得力即能写信，从写信作写作准备，十分有用。当作练“基本

功”，和将来职业将发生密切关系。字还应学写好一些，如大哥，便差不多了。已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永玉的画，可惜无颜色，应当在《人民画报》上印一些。

从文

卅

19620201
南　昌

致张兆和

二姐：

庐山《含鄱口》一诗，末后可添二句，和目下事即衔接，十字是：

“犹可泊渔舟，千艘跃锦鳞。”既现实，气魄也还好，望为加上。如来得及加，倒是加上好些。完整些，正如你所提到的。

闻票不易买，我有了个新打算，即你暂时不能来，即不来，也好。因为我们重要地方已走到，只差景德镇和大茅山，正值冬天，看不出什么问题，或者我早回来些日子，同上八处住廿天，对你体力恢复倒有好处，也经济。因为来此软卧来回约二百七十元，南昌冬天，可看处实不多，庐山不易去，瑞金别人也不拟去，单独太远不能去，公共车要二天还不准到，路上太辛苦，住处也简陋。只有一个景德镇和大茅山可以看到。南昌附近也无可看，只一个八一馆可看。地方戏虽好（唱得真好听），但今年五月即将到京会演，似乎也不必那么远来一行。上八处好的是闻一天可有奶半磅到一磅，只是入冬恐冷得可观，不免成冰糕罢了。如来时兼有组稿任务，那就还是来好，你们刊物不仅应和外省作者有联系，也应分和另一方面的人有些联系，他们都正在写作，或即可望拿点

文章回去，如华山、安旗、蔡天心、江帆，都在写，有几位多是各省文联负责人，有机会同在一处熟习一些，将来各处跑也方便。文章有的是要催催即出笼的。他们大致手边都有了些东西，至少是各人已写诗不少，这次真是旧诗大丰收，从本地报上发表的看，有写得很好的。住在这里廿天，人会吃胖些，一定对体力恢复有好处。每天可洗澡，你一定同意。多走些新地方人即可多明白好些问题，多接近不同的人，谈不同问题，对你们整个工作推进也有意义。

来时有二天多里程，硬铺不便处甚多，公家若只有硬席，即自己贴笔钱换软卧，钱花点也无碍，五十岁了，出来不容易，还是在路上稍从容些好。若大会后还有机会跑，再和我同去南方也好。作协七八月可能有去新疆团体，你到时能同去就好，从工作出发，事实上你们都应当经常有机会各处走，也是得从容些，不要像到烟台蓬莱情形才合！

我们昨在此看了个弋阳腔《西域行》，唱得可真好听，一潘姓是主角，似到过北京，另一扮太后的女角只二十二岁，和梅兰芳廿多岁神气不差多少，道白唱工均极好，闻刚从医院出来不久，是为我们和几个外来歌剧团演专场看的。上台约九十人，看的也不过百人，看完大家印象均极深。真是少有机会！这戏上庐山为毛、周等演出，也受极好评价。

从

一日

19620202
南　　昌

致沈朝慧

朝慧：

二伯妈若已上路，可以把我《含鄱口》一诗末尾加的十字抄给《人民文学》补上去，意思似乎完全一些。

这里正在寒潮来临时，房中温度只十三四度，脚尖有些刺，我在房中照例有两用大衣，倒还好，写字尚便利。出门比房里冷些，但一出太阳，却又比房子里热些了。本地人极少穿长大衣，一般多穿干部服，内用皮里子，到处不增不减，因为方便。惟一到跳舞，便只好从内部剥毛线衣了。但是也有女人穿上短大衣并裹上毛围巾跳舞，作成人熊姿式的。二伯妈可不用穿皮大衣来，小舅舅送的那个薄的却也有用处，这里即有人穿，多带件大衣却有好处，因为房中用得上。南昌街上物资、气魄似不及长沙。新辟大路倒真宽，只略次于东西长安街，路上行人不多，便显得格外宽大了。旧商业区和王府井差不多，惟有个特征北方或别处多少见，即到处有鸡在街道边觅食，还有猪，也大大方方的而且是一身干干净净的在路旁人丛中走来走去，照情形说，它倒对环境十分熟习！大致多系附近人家的东西。乡下则到处还有狗，招待所如吉安等处，食堂里即有鸡和狗在坐位下来去自如，十分熟习，情形不下于小蛮在他家中那种样子。但是大师傅对之却

温和得多，从不说："我就要揍你！"鸡狗倒也懂事，讲规矩，不随便跳上桌子，只在桌下边来回活动，而且多长得胖胖的。住在赣州交际处时，厨房中有小狗六只，长得都肉奶奶的，和黑汤圆差不多，在花园太阳下打闹，乖得出奇。也可说是幸福的小狗。

应当常为家中写点长信，这是学写文章最有用的起点，能随写长信，将来写什么都可得到极大便利。

二伯

二日

196202 上旬
南　　昌

致沈朝慧

朝慧：

妈妈到这里后一切都好，各事见给大哥信中。她只担心到你体力，得注意到凡事莫过度，以逐渐注意到不烧，药物才会起应有作用，务必要注意这一点。大伯处常写点回去，家中妈妈处也常写点信，长一辈所有希望和热情都用在你身体健康和学业进展上，学懂到这些也正是种社会应有知识，信写得好对他们即可产生一种鼓舞作用，自己也有益。因为一切好文章总得和群众对面，让群众懂，领会内中意思以及更深一层感动，最好的基本功用到写信上来锻炼，是最容易测验进度的。学会写杂事，即是写作基础。爱惜时间总是从小处作起，一点一滴积累，日子一长，好处就见出来了。什么事学久了总会见成绩的。在目前条件下，你把画抓紧些，明日用处多，到某一时也可能即将和生活职业发生密切关系。这么估计还是比较正常的，例如二哥也只中级机校毕业，对本业即搞得很好，我可什么全由自己学起，而且在顶不利学习环境中来进行，人也并不比别的聪明，只是持久有恒耐烦认真而已。

妈妈说，王嫂每月宜付工资廿五元。人也有了年纪，有些家中琐事，你能作的（如早上打扫等等），应尽可能帮到作

一下，关系应搞得极好，才合。她在几年来为我们省了多少事！

这里一过年即转暖和，衣已稍厚。

大哥回来一天极辛苦，务必要他多吃些点心，早上也注意到他吃的，体力才维持得住。有些地方似乎也得督促一下才成。

爸爸

19620226
上　海

致沈云麓

大哥：

我已定于月底和兆和返北京，这次到江西参观，计到过湘赣边的井冈山各处，闽赣边的瑞金，粤赣边的大庾，以及浙皖赣边上的景德镇和大茅山区，前后坐汽车走了五六千里路远，真可说是一次长途旅行。前后约三个月，整整一个冬天，看了许多，学了许多，打破了历来出外参观纪录。只是一切走马观花，可写不出什么东西。适好同行多诗人，因此得到启发，把四十年前向萧选老、文颐真学的作旧诗一套老本钱拿出来，不知不觉也就写了廿来首旧体诗，多是五言体诗，因为近年一般人写旧诗多用七言，极少用五古，我这一份倒像还是破大衣旧中翻新，有些新意思。事实上还是外行也。正如同搞陶瓷丝绸和其他文物，以至于写字，至多只能说近于一个“高级票友”而已。比起写短篇小说和散文特写来，究竟还是用功久，下注本大，来得溜刷在行！但是事情一搁下来，亦不免顾此失彼，所有长处好像久已通通忘掉了。再想抓起来得费点时间，也许体力已来不及。十年来在博物馆搞的杂玩意，真是意想不到的“杂”，一个大杂货摊子，体力若好些，或者还可望在近几年中赶紧集中使用一下，或可为青年人把《工艺美术史》、《服装史》、《绸缎史》、《漆工史》、《玉雕史》、《家具史》、《陶瓷加工史》、《比较图案

史》、《山水画史》(前半段)等等协助一把力,通通赶出来。即或只是一堆常识,若不为年青人打个基础,社会条件即或再好,要今后年青人来学,也将不知道从何学起、从何作起!有些东西后来人恐永远学不来了。因为时间一过,有好些事即肯努力学习,也已经无可为力。特别是老商人多已死尽,老工人也不怎么懂他长数代的成就,一般在博物馆工作的人,又因分工关系,懂画的不知文学,学瓷器的不明白绸缎,求综合各方面知识,来分析材料,探讨问题,势不可能。我这杂货摊子,正因为十分杂,一大堆破烂,倒比较容易把各种常识加以综合,得出许多新的认识和启发。目下倒真想应该多活几年,好为写这些专史及写《中国通史》、《文化史》……出一把力!这次回去即将开政协会,会后大致即将看看他们写了半年初步脱稿的工艺专史各史稿,可能有七十八十万字,再为景德镇写的瓷稿四五十万字看看,恐得占一月时间。如还可外出,大致将去贵州一阵。如住下,不即动,即将准备去故宫入库房学习,把上万种玉器,大几千漆器,几万瓷器,和几万绸缎,八千卷人物画,几千种家具,和一大堆景泰蓝……等等,用年把时间全包下来。只要工作上能得到便利,有一年时间,大致已可以全摸底。如条件便利,大致作得到。因为脑子里已有了个基本认识,明白时代和问题,重新全部一看,重要是明白相互关系和彼此影响。若不有个一年二年摸底,写他时总还不易落实。也有可能带着一些年青人来搞。也有可能大会以后还是先上山,去八大处第八处住,赶写小说。因为搞的材料已差不多,只待着手写,费事处只是如何写法,尚拿不定主意。主要是心脏总不大好,在江西听一个医生说,已到第四度杂音(总的分八度)。不小心,随时会出问题,只要我休息。但是我学了那么多杂艺,不用到有用方面去,多

可惜！两者试作衡量，写小说还有的是人，搞工艺能综合各方面知识，荟萃而有所说明，目下人并不多，将来也并不容易再有那么博而同时还相当专集中于一身的情形。特别是目下学校那种学法，简直是一种对年青人生命的浪费。有的教图案二三十年在国内称专家的，事实上对本国图案，便无一部门有落实知识。只空空泛泛谈“艺术思想”。不想办法扭转这种空谈教学习惯和社会风气，中国工艺美术的承先启后古为今用，将不免会落空。谈教学改进和提高，也始终是渺茫事情。想改进生产，也不大好办。因此只要条件便利，和一些年青教师下库苦一二年，也许对国家好处还多些。

这里还相当冷，北方定更冷，本拟在杭州下车看看，怕时间不够，回去过了三号来不及准备提案，因此大致只在上海住一二天即返回北京。

闻湖南去年也歉收，一般生活不知如何，城乡还安定没有。国家农业过关似还有待数年努力，钱多物资供应不及，有些事不免令人怀抱杞忧，但事情大，且毫无所知，杞忧自亦无济于事。转不如就能对国家有显著好处的事尽力之所及作去，或反而稍有意义。

你身体怎样？望保重，在一般情形下，莫再吃酒，对身体可能有些好处。因为年龄已到。记得廿多年前回到沅陵时，及抗战时同在沅陵，都曾一再希望你保重身体，莫多吃酒，可为国家多作许多事情。你总以为自有主张，不大接受客观存在种种，后来头脑受伤，和酒的影响显然有些联系！

二弟　从文

二月廿六

19620227
上　海

致沈龙朱、沈虎雏、沈朝慧

大小弟、朝慧：

我们已到了上海，住锦江饭店。已定三号去南京，恐得在七号左右才能回到北京了。因为在南京还得住一阵。火车上虽动荡不息，究竟还能安睡，到达上海后，下午又睡了二小时，因之一天疲劳，便似乎已大半恢复了。在此将看到凌宏、二舅舅，并可参观敦煌展览，和其他古画。已见到巴老伯等，好像比我胖好些。这里住处在四楼，极清静，市中电车声、汽车声虽经常来自并不多远处，房中还是极静，可以作事，不比江西宾馆。这里房中光不大亮，家具也暗陈陈的，且不过分讲究，可是住下来反而比较安定。即地毯也旧旧的，旧得人舒适，无怪乎外国人总只买中国旧地毯，新的不要，倒要有意弄得旧旧的，反而可多付些钱。多年不住上海，来时出门即不知方向，不会自由利用交通工具，不会打电话。上下楼都得使电梯，不然即摸不着门道下楼。买东西自更不消说难知好坏了。一切说来真是乡下人，幸好新社会还不至于让人因为乡头乡脑而受气，惟住处服务工作人员，还依旧板着脸孔，什么也不说，脸上无一丝笑容，全不像江西宾馆或招待所中年青服务员那么和客人亲热打成一片，有时晚会还在一处跳舞。这里可能有点像英国式，只感到职业的“尊

严”，却不善于体会到职业的“艺术”，因此不免增加住处一点冷气。但自然也有好处，即同时增加了静。若像江西那样，有时高兴得唱起“洪湖水”来，不免难于安息。

这里气候比江西冷些，草木还不如江西多春意，大家衣还厚厚的，妈妈的还似乎稍薄些，幸好不托人先将皮衣带回，我的大衣恰到好处。明天才预备逛大街。三天中每天有半天自由活动，将和凌宏等同玩玩，或者说不定还会真正作乡下人逛“大世界”，走到哈哈镜前笑一阵。初到这里印象，即街上还干净，不如过去那么乱，铺子门面还五光十色，东西或许只是展览品，不出卖，出卖的大致多是“化学的”玩意儿，消消货，不结实，好在不十分贵，买的人依然多。特别是外路人，到这里多，且有钱，欢喜带点什么，结果即化学一番了。可能还有些什么“补品”，也大半是作得好看，并不怎么真正抵用，还是有人买。上海的特点在此。自然也有些轻工业品作得挺好又并不贵的。过去卅年前的上海阔人，歪人，多已不见。阿飞可能还有，一定也不怎么多了，因为气候不适宜，阿飞不成。穿衣服一般比北京还素朴，全是干部服，跳舞风气也似乎还不及江西流行。电影院可能也不十分挤，因为相当多。偶然看到街上贴的大广告，正在演《复活》，闻有上下集，《刘三姐》广告较多些。街上已有两节式无轨车，同时也还有有轨车，多的是头上顶着个大包袱的煤气车，我还看到一辆卡车送这种馒头形气包包，六到八个装在一卡车上，也是一种办法，一天煤气厂可能要装这种包包上万。住处四面是十多层高楼，中间留一小空地作花园，树下草地作了些假白鹤，从窗口望去，倒像真的差不多。平时谁也不会下去欣赏白鹤，远远的让小孩从窗口望出去，自然十分神往！

上海人心里奇怪，有些大街上作机关布景式广告，也有作大鸭大鹅和真的差不多的，惟体型较大，最引起兴趣却是些刚从乡下来的人，总是偏头正颈的望，可不注意广告字句。作广告的公司却依旧作下去，因为有人要做。上海还有好些我们不懂得的，因为我们认真说来还是“乡下人”，说得不大好听即“阿木林”。

爸爸

廿七

19620303
上　海

致沈朝慧

朝慧：

我们今天下午去南京，初步打算，约住二天即北返。到南京准备北行日期上车后必另有电告。因北行车卧也许还得先数日约也。在上海恰恰和永玉同一住处，但一在五楼，一在四楼，我们吃在房中，竟未见着，昨天才知道。小黑妮在此很好。我们还见了凌宏和窦家父女，女儿手长长的，十四岁，很可爱，还在初中音乐学校。有个五姑，有四个小姐，也带来看妈妈，大小差不多一崭齐。我们看了鲁迅博物馆半天，又看了申博半天画，印象不坏。这里博物馆陈列得相当好看，东西也多而好。妈妈身体好，我也还好，住处比江西静，因此还能写一首诗，诗已到廿首了，大致卅数目必可在五月内完成。一般印象如还好，或可印个小册子，由我自己写印。将来找永玉为作图。这里天气好，妈妈衣服正合式，略微带了点可扫荡的东西回来，供你们用。

上海寄　三日

196203上旬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我们已回到北京，虽累一些，一切还好。这次出行，整一百天，在江西坐汽车即走了五千公里，还不计由京到南昌一段路。也可说是一生一次参观跑路最多的。北京大小都好，不必念。再过十天即将开会了，必有许多熟人可以见面。或可见到黄穆如先生。

寄来诗是一小部分，在《人民文学》发表的。此外还有在《文汇报》和《江西日报》的。并不当行，试作而已。回来开会前将看六七十万字工艺史各部分稿子，还得为景德镇瓷稿看看最后定稿，可能也有四十万字。如时间可用，或在会后去贵州一次，弄清楚拟写小说材料，因为有些事只有张宗和大弟知道，他在贵阳教书，就便可为那边文史系文物写一分说明卡片，这工作他自己作恐不好作，我至多有三四天即可为全部解决，也由此可以明白还缺少些什么待补充。

住南京四天，看了看中山陵，明孝陵，天气正好，玩了半天，还不甚累。将来如写小说，或由江苏省介绍到洞庭东山招待所去写半年，那边静些，供给或者也好些。如还有别的事，就在北京八大处的第八处去写，也方便。一切还得看体力来。

二弟　从文

19620411
北　京

复张充和

四妹：

四月十日得到你的来信，一小时前还正和阜西[1]谈到你，早上则和孟实[2]谈到你，得知有公子二人，为你和汉思[3]道贺。我们是在怀仁堂大花园里见到的，我们都好，只是多是年青的已过六十，年长的且过七十，照老话说即古稀之年了。但是你们料想不到即是大家都似乎还相当年青，即形象上也还比在云南那些年头为好！主要原因还是国家真正独立站起来了！我今年已六十还能写这个一或更细小的字，其余可知。日本新印《书道全集》的确还好，惟到清代则胡胡涂涂不成个东西了。一般说来明代的字还是较有性格的。写草字即或不甚合法，也多新意。

小平已回来，二姐作了真正祖母，二老都对于这个新职务充满兴趣，我们可得从实际出发，不敢鼓励小龙即早解决此亲事，因为一到有了孩子，三姐即将退休，从各方面说都不大经济！

这里日昨参加了个晚会，真可说是历史上少有热闹好节目，除了言慧珠唱父腔，一小胖女孩唱陈腔，一李姓女的唱梅腔……都十分好，末了是马连良和俞振飞合唱一戏，俞装一陈姓穷公子，被叔父打死故事，以六十高龄，还连打带跌，十分俨然，据说是多年未演好戏！此外郭兰英、黄虹等地方曲子也好得出

奇惊人。北京近年来好戏好曲子真多，不是你们在国外所能想象，事实上如你在此，大致也必然是一个热闹角儿！

新诗似在这里写几首下来，有意思还在长长的序跋，字太多，就不抄了。如另有机会见到《中国文学》，还可看到一些。

…………④

限于纸面，和其他忌讳，可惜不能将序跋写上。有些地方似乎得有序跋才好懂！

北京日来已开玉兰，中南海边杨柳如丝，公园中有兰花也极好。我们一家文娱，主要是古典音乐唱片，一般多苏联的。闻西欧近来有极好的已作十六转，一片可唱半小时以上，还未听过。我们多卅三转的。荣宝斋木刻讲究的为《夜宴图》、《拈花图》，闻将六百元一幅。事实上影印已极可观！闻美国有将张萱《捣练图》用彩色印，如有又不贵，可为找一幅来，我们将复制。此间已复制数卷，惟敷色不对，精而不古为憾事！

问候你一家人，并望问汉思老父等人好。

二哥　四月十一日

张充和　昆剧专家，擅长诗词、书法、文章和国画。张兆和的四妹，时已在美国定居多年。

① 阜西　原名查镇潮，号阜西，字夷平，以字行。音乐家，古琴学家，原中央航空公司副总经理。1949 年在香港参预组织中央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起义。

② 孟实　即朱光潜，字孟实。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③ 汉思　即傅汉思，Hans H. Frankel 的中文名。美国汉学家，语言学、史学和比较文学教授，通信时任教于耶鲁大学。张充和之夫。

④ 此处删节信中抄录的一组旧体诗，均为《匡庐诗草》和《井冈山诗草》中作品，已编入全集第 15 卷。

19620430
北　京

致陈鹏程

鹏程同志：

《文物图说》已看过大半，随看随另附纸上意见，恐得在三号后才能送还，因为陈乔馆长意见对，得在文物本身历史发展和艺术价值问题作适如其分说明，故在每一件东西上就这两点提出修正充实意见。就目下初步印象说来，此说明似不宜即送文物局审查，俟初步提出意见后，兄整理要人重抄出来（写得比较整齐），再送我重看改一礼拜，俟比较完整后再送审。因为内中涉及问题极多，既不宜过简，更不宜草率交卷，求说明文字准确有分量，且具有一定学术水平，必须认真些，谨慎些。这也反映馆中思想水平和对文物研究水平！

弟　从文　顿首

四月卅

陈鹏程　作者的同事，曾任历史博物馆馆长秘书，并在馆学术委员会工作。

19620504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得廿七日来信，知种种。我们一家在此，算是过了一个很好的五一节日，因为家庭中多了一位客人，也可说已是家中成员。名叫张之佩，昆山人，南京工学院毕业，分发到虎虎厂中机床研究所工作，同在一处，是组中团支委，虎虎却是小组长，同事既久，彼此相熟，因此要好起来，上级都觉得是“好事”，所以邀到家中来作客也极自然，共同过了个新的节日。也和你那年到北京一样，同看了一次天安门烟火。年纪和虎虎一样，高矮和朝慧一样，却壮实些。学得本业成绩很好，人也极得人缘。论学业却比虎虎高些，大致欢喜虎虎工作踏实，此后如能共同生活，相互工作都有帮助，对国家也有好处。虎虎今年又是厂中先进工作者，已连续五六年，可知工作和做人都还踏实可靠，也是党的教育结果！想不到平时回家话也少说，裤子永远是一个大月亮补的人，还有好女孩子爱上。话说回来，人家女孩子来到我们家作媳妇，大致是不会受委屈的，因为家中究竟还开明，且无什么不良嗜好，不良习气，我们一家人连纸烟也不会吸。只是有点过意不去，即家中房子过窄，挤得紧紧的，星期天回来看看，也缺少一间小房子让他们落脚，要休息时也只好和朝慧一道。

前后只到家中三次，已似乎很熟了，我们都对于这个新人十分满意，因为极有教养，斯斯文文，却又活泼健康，特别是对虎虎的爱是在于“工作踏实”，又同在一处工作，生活学习上更得到许多方便。对这边家里大致印象也还算好。

这事只告你，让大伯伯开开心，即得了。不必广播，也不宜广播，并望不用在来信中提及，大姐方面也不劳另告。小龙也早已有朋友，大致已定，惟年纪小些，尚得一二年才能够明确。孩子们工作都还踏实，还像个新国家好公民，只是似乎有时太老实了点，板滞了点，不够活跳，遇事看得较死板，生活方面因之也怕不甚能赶得人上。照趋势看来，家中两个新的成员，到明年总会要一同核实添入新户口册了。

我们一切照常，会①已开完，听了一个月各方面谈话，看了近五百件提案内容，学习不少东西。心脏总不大好，却依旧在不断揽些杂活，不计酬，不要道谢的杂务。近来正在参加审定五千件藏画，可以学习许多东西。此外还在为景德镇研究所改《中国陶瓷》稿，为人艺剧院介绍武则天材料，为另一人介绍绘《文姬归汉图》材料，为一搞美学史的介绍古玉方面材料，为馆中编图录提修改意见，……事像老作不完。凡事求具体，即可知学得一切还是太不深入，各门各项有那么一点常识，可是到应用时必求一个钉子一个眼，即感到学得不够扎实不够深，更不对头即一切全凭记忆，手中书没有几本，基本书也不在手边，而谈到的事事物物却包括了上万千种不同图片，不免应了古人说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手边能有个三几万照片，则一切省事多多了，我的杂货店也可大大扩充门面了。也想不到会这么来搞工作，工作似乎到处都有用，都需要，只是永远却无法得到些应有支援，来减

少我一点不必要劳力而扩大效果。想把住处稍扩大一二间房子也不容易，即或明明白白这么一来即可以增加我的工作量，对事极有益，还是一切依旧支持下去，也只有这么下去。

节日后，部分菜蔬已解除定量制，可以随意购取。有的用购物证才好办的，一般还多在架上搁着，因为我的十张证实购不了几种东西。好在小的穿补巴衣不在乎，大的也不要太多东西，一切还是可以过得去。能过得去也觉得不错了。

五四又已来到，算来我已过了将近四十个五四。报刊上相当热闹，有许多例行文章，社会上也相当热闹，因为总有什么文学集会举行。我却一个人坐在家中大石桌边为人改稿子。这十年来处境也很奇怪，一切工作都只是为年青一代接班人工作打基础，很多事作得事实上比写点不三不四小说重要得多，也有用得多，真正是在用五四精神闷干，苦干，但是年青人或年老人却把我忘了，特别是在这一天更容易把我忘了。奇怪的是我依旧能这样耐烦为他们工作下去。人真正是不易知！

二弟　茂林

① 会　指3月23日至4月18日召开的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19620528
北　京

致焦菊隐、梅阡

菊隐、梅阡二同志：

戏已看过，庆贺诸位的新的成功！初次印象另纸写上供参考。我还希望在较近日子中再看时，能和你们的美工同志中一位在一处，即可边看边说什么部分用什么代替，会更好些，因为场数多，不这么随事随即提出，事后来写，能写到的总比较简略不易得要领也。

并祝诸位在新的演出中得到极大成功！

沈从文　顿首

廿八

【附】　　初看印象供参考

一　裴炎、骞味道似均以衣紫（如最后骞味道穿的较好。还可更紫些些。）较合适。不宜过黯，过黯效果也不怎么好。

二　武则天红下裳似宜深重些，目下色过浅。红得不合格。

三　骆宾王在狱中赐黑衣，不如用缃或炒米色，效果会好些。黑色极少用。另外还有几个大官穿黑裤，偶一露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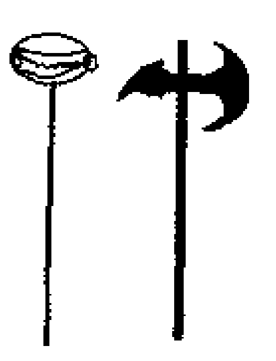
不好看。避开它为是。

四　高宗倚宝座看书，靴底向外极脏，不好看也不可能。想法换一双，或临时涂成米色好些。

五　这时候书籍似乎还少成本子的，一般多是成卷的抄本。所以太子贤书房中地下、桌案间、书架上，凡是成册成函的书，考虑改成卷轴，每廿卅卷再用方碧色帛或花锦书帙（小包袱）裹成一捆，成一单位，搁置成堆。比较合符本来情形。

高宗所看书，也应当是卷子。卷子末后有个轴，两端露出约寸把长，普通用朱漆上，特别讲究的用琉璃或角、玉、牙。太子贤读经也应读卷子，不宜用本子。讨武则天檄文，卷子头上也应当有轴。

六　金瓜槌照旧画所见，似乎是卧瓜，较小，柄短些《醴泉清暑图》与《宏文学士图》均有之。一般为黄门宦监手中物。武卫守宫门则金斧，式如也不太大，可参《十八学士图》门卫。用木作涂金容易。



七　墩子式不古（如道光以后实物），或宜参考一下《徽宗文会图》（故宫周刊）及仇英临《文会图》（在蕴辉斋藏《宋元明画册》第二本内）中所见式样，因为《文会图》当时即画的是十八学士故事也。

八　和墩子一起台左那个榻也不大好，太近近百年物。标准式样似得参考天籁阁藏《宋人画册》中半间秋兴那个榻

式，和羲之《自写真图》中那个榻，并无靠背，才用屏风！

九　窗口照唐代习惯，必有帷幛，文成公主戏中处理得似乎比较好。帷幛用大团花，效果也好。特别是太子贤书房，总得有点太子气氛。

十　有个坐具（如架子式）似从《西园雅集图》取用，不大合用。坐具除墩子外，似可用周文矩《宫中图》那种栲栳圈式月牙椅（音乐研究所印了份明信片式彩图中有），和《会乐图》中的月牙椅子。第三式则如目下用的方骨牌凳式，在张萱《捣练图》曾见过。唐用长案好，小方高儿还少见，目下让小方高儿孤零零的在壁间，上置花瓶，不大好看，似乎可以试换成中等长案，上面即可堆书卷。上官婉儿房中也应当有些书才合！

十一　宫女等衣裙下部似乎略嫌臃肿拖沓，或者因为过大所致，试精简褶去八九寸，形成效果能如此式，即好看得多，秀拔，走动时也美观些。不宜让它如开元天宝以后，因为事实上初唐总是这种式样也。一般不露足，鞋底即不妨加高些，更容易形成条子式效果。

十二　一般男子幞头上部多稍低，且松松的，似宜略垫高，并向前略耸，才近早期样子，以不在上面加花饰为合。



十三　裴骞等似宜秉牙笏，唐式比目下明牙笏短小，尺多长即成（可削白木板充），是直的，并不弯曲。拱手敬礼时不必弯腰过多，惟恭敬诚肃之意则宜加强。进出时走动节奏感也必加强。得有点“台步”！

十四　窗格太像一般近代铁条子洋式，太子贤书房用似

不太好。或用较大直条子，如唐画所见。或用菱花琐子格，如《营造法式》中所见。以从《营造法式》中选一种好些，才具宫廷气氛。

十五　高宗房子背景下脚用的彩饰，　从敦煌画来，似不大合式。当时宫中恐不这么使用。颜色也乱，不必要，可以不用试看效果，会好些。高宗所躺那个榻，不妨作为主体，加大一些，比例宜参李公麟《维摩演教》一画，是长榻相宜。这类榻不宜过高。前面还得有个小平榻，作搭足用。

十六　太宗喜把二王行草字一段段裱在屏风上，高宗时还不妨用到。也可用太宗自书屏风帖。若用大榻，后加屏风，则背后即不必再露出那种　下脚了。试试看，可能效果会好些。比较简单统一。

十七　童谣歌声太近似现在学校腔，是否可考虑改改，使之有点古意。以避免类似小学校中歌调好。

十八　唐人喝茶风气成熟于晚唐，早期或不必这么多反映到生活中。比如高宗多病，常服点药酒，则不妨用小金杯　，由宫女捧上。特别是骂太子贤后气急败坏情形下，喝点药酒倒及时。至如武后到上官婉儿处时，不宜随便奉茶为是。也不必奉。

十九　宫女等衣白衣较多，有的前面加花方斜格子，也觉得色既对照过强，又极生硬。似乎可以考虑照十八拍处理，用粉红、杏红、水蓝、水碧等较浅中间色作，用略深些些同色绘云凤或串枝花作装饰，部分加泥金银，效果既柔和，也比较符合本来。

廿　上官婉儿母亲上衣胸前两条色也过深，不大好看。

廿一　裴炎等化装上，眉和胡子前期似以浓些好。目下

太淡。

廿二　蜡烛光想办法让它亮些。

廿三　扇宜加点色，看需要以在胸前挥动，和衣不同色而起动的效果为是。或在上面绘双鸾双鹦鹉及三五花卉为合制，唐镜上花纹可参。麈尾式则宜用犀角棕或玳瑁作柄及夹板为合。

廿四　上官婉儿房中或者得挂个有锦囊的琴或琵琶。宫中业余总不外此二物。

廿五　男官若衣服色调能作得鲜明些（应有的鲜明），领下那一道金边或以去掉为宜，可能效果反而好些。

廿六　红皮带色还得深一些，略近银朱紫，目下太淡。材料似乎也应厚一些，目下过薄，所以后面铊尾即显得轻轻的没有分量。束带的衣上段似宜稍稍兜起一些，如《文苑图》中所示，才合本来。带也不宜过紧。

廿七　常有鸽铃声，还不如用几种好听鹦鹉鸟声多宫中情调。唐代宫鹦鹉已成习惯，宫女手中还不妨擎个小白鹦鹉，武后随时还逗逗！擎鸟形象参韦洞墓石刻。

廿八　浣手用金盆。已有如定陵金盆式，不妨小些。

廿九　黄门宫监走路应当有点架式，有点节奏，特别是两人以上走动，不宜乱乱的。

卅　宫女走动以小碎步形成流动效果好。

卅一　武后气派还不妨严肃些，话也说得慢些，为合适。

卅二　几人读诗也不妨慢慢些，从字句中读出情感来，有腔有调。

卅三　京戏中花旦侧身下蹲行礼可以不用，还不如老旦式敛衽为合古意。

卅四　上官婉儿房中得有个衣橱，可以参考日本印《东瀛珠光》，内中有极典型的式样，棕色漆上□点金花，效果便极好。

卅五　道生作了和尚后似乎应沉重些，不宜再随事慌张。袈裟应紫色，赐紫合。不然即用米色。因为红色和武后裙色相犯，效果不好。

卅六　信封唐代似只用窄窄的筒子式，约一寸五宽，尺来长。

焦菊隐　戏剧家、文学翻译家，通信时任人民艺术剧院剧院长兼总导演。

梅阡　戏剧家，人民艺术剧院导演。

这封信是作者应邀观看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历史剧《武则天》后，为该剧导演写的参考意见。

19620605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得来信，知健好，天气日热，务望事事保重。黄州长这次和石州长在人大会后，又开了约一个月会，近已返乡，托带药品或可送到。我和萧离请了他们一回便饭，看了他们两次，照旧话说是父母官，谈谈家乡事也甚好。闻龙再宇在写吴八月电影，如已脱稿我可抽空为看看，有打印本时那边或可设法弄来。北京今年气候不大正常，明天已是端午节，冷时穿上毛衣还穿夹衣。亟需雨水，偏不落雨，夏收恐极不妥。华北均缺雨，令人忧心！今年市上菜抓得较好，各种青菜均有，且贱，但麦收若无望，粮食供应定增加麻烦。上月每人只米一斤，余有红薯粉数斤，杂粮若干斤，凡事一成习惯，也即自然不觉为难。大致个人问题总还不大，有什么即吃什么，容易适应。所忧虑的还是偌大一个国家，事情千头万绪，今年平衡调整城市人口，将压缩二千万送下乡下，如何安排，实够费负责当局周章。政协今年可能取消避暑一项，惟民族组曾作计划拟去新疆或贵州参观，不知能否成行？作协也有去新疆打算，照我近来体力估计，恐去不成，因部分地区得坐飞机，我大致已无资格。去年不少人去内蒙古海拉尔，回来多吃得胖胖的，羊牛肉多地方我似乎也无资格前去。青岛

常去无多大意思，且山东旱灾特别严重，去彼亦令人不安。馆中也可为安排一去处，但是还想不到往何处去较好也。如去处不太远，或可和兆和朝慧一道，也让他们和首都十丈红尘稍稍离开，对身体会有好处。朝慧作画进步快，可不必担心。龙虎工作甚好。虎虎的是同事，南京工大毕业，比虎虎略小半岁，人还像个学生，每礼拜常同虎虎回来，已近于半个家中人。工作既相同，且在一室办公，将来生活，大致也会很好。两人同是厂中五好团员，再过些日子，或可为大伯寄一相来。兆和工作还是照旧，去年出去一月，吃得好些，身体因之也转好。王妈也照常。家中养了两只母鸡，大致两天中必有三个蛋，对家中不无帮助。我血压到二百一十，心脏压力较大，头尚不难受，工作求再像三五年前冲锋陷阵的去学，已不大可能。惟"老去方知读书少"。近因参加看画看了上万轴字画，随同几个大专家看，真是得益极多。本来身体如较好，还可跟过天津、东北、上海去看，那边还有过万种名迹过目，自然极有益处。只是照最近体力看来，恐已去不成功，只有放弃了。因今天到馆中去定珍贵文物时，即忽然又流鼻血，也只好老实回家休息。近些日子只写了篇对海外宣传小文章①，大致是送到华侨报刊使用的，谈的还是解放后文物工作的广泛发现和伟大成就。字数不多，大致还中肯。我从某一方面说，大致还是得趁体力还得用时，多写点什么，或专心用年把时间去写那个小说，使用生命比较经济。不过我这十年在博物馆杂七夹八又学了不少，且热心好事干杂活，国内搞综合文物研究却十分缺少。精而专的还有的是人，博而杂（且有好几部分和新的生产改进提高接触的），人却并不多，因之总是如有些不务正业的样子，不可免把生命

分散使用了。其实对任何一部门工作的提高，还是帮助不大。加之工作条件也受一定限制，如情形许可，手边经常有三万照相，分门别类，也必可以减少许多精力，而收事半功倍效果。目下却凡事得靠脑中记忆，担负不免重一些，到某一时不小心脑中小小血管一破，于是完事大吉，也真可惜！因为照趋势说，现代年青人要想学得那么杂，恐已不容易，即肯用功，搞个一二十年也未必赶得上，因为许许多多东西他们已无机会看到，许多杂书也不会再去读，再还有得会写它，在博物馆工作，那里能有机会训练手中一支笔。新的条件十分好，只是年青人总像不大会用功，不如我们那时用功。从家中人看如像龙龙即是一例，学也学得还好，人有极扎实可靠，只是廿八岁了，许多方面还像不成熟，打算也相当平庸，只想作个好工人即算事。野心不大有好处也有坏处。我们廿二三岁在北京公寓住下来解决学习问题时，却只想把工作成为推动整个中国文学一种动力，也不管什么困难障碍，总是把工作向国内文学史中第一流作者和世界第一流作者看齐，而且老要从工作超过他们，且绝不依傍任何外力，要说雄心大志，才真是雄心大志！特别是环境再坏也满不在乎。现在看看一些卅岁以上作家，写三几篇小文章，即用种种人工方法用力抬举，条件好到不能再好，可是成绩却总是平平。真是一个问题！新的文艺八条已定出来，具体措施还不知道如何，照我想，尽要他们下去，事实上恐并不解决问题。主要大致还是得教育他们个人用用功，比目下工作学习方法加五倍十倍的基本功锻炼，消化一大堆好书（真正的好书），而又能起码肯写个千百篇习作，且善于在成功和失败中不断吸取经验，把一支笔应用自如的能力巩固下来，才会有真正大作

品产生，才会有真正能适合新时代要求作品产生。家乡中人过去有机会出来的也学不好，生活和学习态度也有关系。这里也可能还应包括老四和祖春在内，是随大流向前。个人用功处，从艰苦学习来提高自己处，似乎也还不怎么够，因此事业到一定程度，便停顿住了。事实上新的国家文化艺术或科学技术要过关，要配合得上新的社会发展要求，恐怕还是用些新的教育方法来教育新的一代，不仅仅是为创造条件，主要还是改变他们从事工作的学习基本态度和方法。本人态度和方法不变，条件再好些，也训练不出杰出人材的。闻学校方面已在起始重视认真读书，可说是一种好的开端。可惜的前几年学校风气造成的影响，一年级学生写教科书（乱抄胡抄）以及只活动不用功即留下当助教的结果，坏影响要搬转也即得用好大一股气力。目前还不大看得出毛病，因为究竟还有些老教授在。再过五几年，老的一死，他们照例顶上，才会感到真正吃亏。闻许多不合制度大学有可能得取消，家乡州上大学不知情形如何。其实条件如不足，办下去恐还不大上算。如把高中办好，让学生有机会到国立大学学习，眼光也广大些，就是一种好处。今年似乎还得发展民办学校，甚至于还得鼓励人办私塾，你可惜体力已不大得用，不然还可开个不大不小的家馆。我可惜也受体力限制，不然来试办个什么图案艺术补习学校或研究班，倒有好条件。教写作，如照我的方法来教基本功，也许还会教得出三五个站得住的好学生。这自然只是说个笑话，因为事实上馆里和故宫方面还有的是年青工作同志，学习态度也蛮好，且乐意让我去安排一下新的学习，只是照目下体力看来，却已经不可能下库房去和他们进行工作了。可能还是趁时间许可把能写的写出

来，多少留下个底子，到另一时对他们或许还有用。我搞的丝绸和服装事实上就还只是一堆常识，并未过关，有待学过几年，体力一不济事，这部门工作也停顿了。近来还妄想写篇玉工艺文章，万把字带点常识性介绍，还有条件，深入成为专著，可还不够深入。这几天正在为人协助写陶瓷加工艺术部分，材料不在手边，只凭记忆，因之也不够扎实，不过写来如《龙凤艺术》小文章罢了。材料不在手边，应看的无从一一看到，说研究也不过是哄人而已。

并问双好。

二弟　北京

六二年端午节前一日

好好注意身体。体力好些，总还可鼓励年青人努力学习和工作。国家还在困难中，要人热心来从各方面尽力！

---

① 小文章　指《中国博物馆的研究工作》，1962年7月12、13日发表于香港《文汇报》。

19620615(1)

北 京

复宋伯胤

伯胤同志：

谢谢赐教。关于绸缎问题，我的常识似只限于花花朵朵方面，及花花朵朵和其他工艺相互关系，一切都不过点点常识，不够深入的！因为故宫现有大量清代材料还未过手，分散到各处大量明锦也未过手，比起魏松卿同志来，他即比我知道得多而又多！在北京几个庙里和上方山庙里，他即多看了将近二万片明经面，故宫珍藏也多已过手，我还得向他学习，才有资格在花色品种题目上发言！有关机织，我完全外行，抓不住问题的。倒乐意做个读者，因为可学懂许多！至关于最早形式的地机，最近在写一涉及由商到秦服装文章中，也作了点探索，即综箱使用以前，生产过程除用手隔线提起，还得用个工具压线，以为和早期石刀可能有些关系。由于好些玉石刀刃部虽较薄，实不宜于切割，也不能用来刮皮革，作为机织压线工具倒十分相宜。至于进而用玉做成璋类，则实用外已带权威尊贵象征。然其所以尊贵，还是因为它是重要生产工具之一。故宫海南岛织机压线工具，还完全如一商代长大玉戈，这点十八世纪材料，可帮助我的假想多了个证据。至于琮为机织转轴工具，可能已是竖机，竖机才用转轴。较长成型之玉琮，多为西周产物，也可能竖机实成熟于西周。

琮为后妃所重，也大有道理！……这其实大都还近于猜想，近于附会，不过假立一说，或可抛砖引玉，有更多行家肯来从事这方面探讨而已。这方面工作，搞文史的人肯用心的实在太少了。

你说的介绍《光明日报》文章，我怕没有能力，因为我自己写的文章即常被退，并投稿勇气也剥夺了。那边吴晗市长似能作主，问问他如何。报纸可能还归他管。他的介绍比我有斤两，起作用！我说话作用不大。

并候诸熟人好！

沈从文　顿

六月十五

宋伯胤　文物工作者，当时任职于南京博物院研究室。

宋伯胤来信中，讨论到汉代织机的“竖机构造”等问题。

19620615(2)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天气转热，已近暑天，家乡想必更加多蚊子苍蝇，望谨慎身体，少出门，少到人多处走动，好好过个夏天。国家今年有大量人口下乡，可能有二千万，许多县省工厂和学校，都将因紧缩精简而停办，有相当多学生不能升学，总的安排显然是件十分艰巨的工作，所以各方面都得尽点力来协助工作进行，把工作做好。家乡听说年来生产还好，城乡生活也定必比较从容。青年下乡已成习惯，城乡日子过得差不太多，下乡事自然就简单多了。大城市问题可能多些也麻烦些，有些连亲带眷的人要移动，不简单。大致将用到一二年时间来安排这工作，安排得好，将不仅使乡下劳动力增强，同时也会把许多知识带下乡，使得数年后乡村面貌真正为之改观。我们在此还安定，天热，已不大出门，在家中为别的人协助协助工作，前不多久为看了册丝绸史，近又为景德镇瓷研所看了本陶瓷史，且为写了一章有关艺术加工问题，有些什么，和其他工艺又有什么关系。我的杂常识大致这么使用还得用，工作一深入即不成，因为手边掌不住材料，没有工具书，也没有大量图片，一切全凭记忆，工作方法即太落后了。这十年什么都学学，除了绸缎常识扎实些，有些突破，陶瓷也因

过手较多，比较艺术知识又还多，有部分问题也比较透，其余多还是常识。近年又因搞服装，从商到明清，凡是能接触的材料通注注意，轮廓也算出来了，但到进一步把文献和文物结合起来谈，可还得费好大一分精力，且不是一个人能办得了，找帮手也不容易，加之心脏常不大好，坐在桌子边到二三小时后，眼即有些浮肿。记忆力也日益差劲，不能像五六年前那么一看即知。真的把工作落实，明清绸缎还得看个十来万，还有人物故事画也大几万。更重要还是得从文献里把主要部分抓下，再来作综合，好大一分劳动！如还是一二十年前，工作一定会突破记录，成绩空前好，能提出许多新问题。现在却受体力限制，不大好办了。真正可惜！古人说："老去方知读书少"，对我说来，意义格外深长。书还是读得太少了，因此许多问题只能接触接触边沿，总不摸底。如果还能好好搞三五年，手边掌握住三几万图片，为国家真是还可做多少事，也可以节省得其他人多少精力和社会物力。

这里新美协大楼已开放，正在作全国美展，画不少，好的也还多。张一尊、李昌鄂等都来参观，湖南画似乎不见特别出色。永玉也有几幅版画，还有些复印的插图。这个六一几乎北京各报和上海《文汇报》全有黑妮小蛮的画和画家家庭访问记刊载，还有电视一当面表演作画一场。也算是国际名人了，不想出在我们碗大城市里，玉书若还活着，才真开心。永玉前些日子曾带小的到旅大海边去，六一前送回，永玉还和学生在那里海边和打鱼人同住。大致要到七月才回京。北京今年菜多而贱，人口似乎已在减少，因之各种供应也稍松些。惟今年北方又旱，夏收恐不大好，最近才落了场雨，雨来得实太迟，不免令人心怀杞忧。闻南方雨特别多，也不

正常。今夏出外避暑种种，大致都将一律取消了，外出参观本已列入政协民族组计划中，看来也将作罢。孩子们工作还好，虎虎的女朋友每到星期天即来吃饭，已算是半成员，性情学习都很好，算放心了。龙龙的因为年纪还小，大致还得磨练年把。小龙近来也爱干净了。朝慧作画有进步，每天已成一定课目。

二弟

六月十五

19620617
北京

致吴晹

吴晹同志：

我有那么一种想法，我卅年前写的小文章，多已过了时，没有多大意义。新的社会近十年已有万千好作品，产生于充满斗争生活经验的作家手中，反映出新中国伟大现实，对各方面都能起积极良好影响。老作家中特别是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冰心，都能随同时代进展，写了许多好文章，为全国公认，也在世界各国起良好作用。你欢喜文学，还是多看看他们的作品，比较有现实意义，也不至于在另一时犯错误。至于我那些过了时的旧作，还是不用糟蹋有用生命到上面，我也觉得心安一些。已印出来的作品，我无法禁止别人去读它，或严格批评它，但是这些书若从我手中拿去，终不免像是向人在“推销落后思想”，另外一时容易出毛病，不大好办。所以你拿去那几本书，不看时即盼还给我，免得受不必要的指摘，犯不必犯的错误。我懂的问题都太陈旧了，即过去写的小说，形式和文字，也太旧了，介绍出去亦无多大意思。近年看华山一本《远航集》和最近刘白羽一本《红玛瑙集》，都写得很好，文字既好又有内容，我读来也得到很

多启发，译出去应当还能引起各方面好感。你值得多注注意。

并候安好。

叶君健同志望致意。

沈从文

六月十七

据废邮存底编入。

19620712
北　京

致李之檀

资料部分，还得大加，十七孝棺上应绘的已另贴上标志。这个石刻非常重要。《西域画集成》中唐代部分如分舍利图均好，应勾下。

之檀：

你文章我已看到，工作很好，有意义。馆中美工、陈列……各组同志，都应当这么来从本位工作上搞点研究工作，即或汇辑材料，也有好处，因为打印出来，分别送到各组，即成为大家共同知识，谈共同提高，这是个基本功。

这文章若拟发表（也可发表，惟文应作增补），我想还值得再用些心，分析一下内容来谈，具体些。因为故宫好些唐贤册子已转到馆中，内容好坏不一，坏的内中也有一二极好，必须另一时调出来我们共同看看，不大费力，即可明白什么好，什么不对。我还记得，如韩琦（宋）、裴度（唐）即甚好，荀况、谢安即完全不适用。又如你说李清照，事实上也不好，不是宋人打扮。曹雪芹也不可靠。《饮中八仙》也只是画，不是肖像画。又如《列帝图》所有侍从均作北朝漆纱笼冠，服装即大有问题。郭子仪便服也是宋式，非唐人所习，……如此种种，你如觉得还有道理，等我从大连回来时，我

们把材料一一核对下，根据它来修改你文章，对读者会更加得益。不知你以为如何？

沈从文

七月十二

李之檀　作者的同事。历史博物馆美术工作者。

19620729
大连

致沈虎雏

小弟：

我到了这里已半个月。妈妈不来还是对的。把工作作好为先。不过你们应当注意一下她的身体，最好强迫每天吃个鸡蛋，莫尽拉平，一定搞平均主义。药也应当吃。这些事之佩一说，她将不好意思不照办。她体力并不怎么好，如可能，还是促到或陪到医院去查查。再瘦下来，有一天会真正垮下来的（事实上是在垮的）。卅年来为你们尽心极多，工作又总是一天到夜不息，唯一快乐是看你们长大成人，为国家多作点事，待人、对事，到处能起好作用。听说你被迫报考夜校作什么插班生，我极高兴，妈妈也高兴。朋友或同伴，总是应当相互帮助提高，不断克服弱点，去掉小气，见贤思齐。科技过关虽不是少数人努力办得到，但是事实上却必须你们这一代扎实努力，永远不满足于已得成就，好好利用十分宝贵业余时间，立一点大志，把近代有关知识多学一点，才能够配合整个发展，把本部工作提高。应当有向华罗庚、钱三强、钱学森等看齐勇气和雄心，用十年毅力来证实它。不仅自己如此，还得学习把同组的每一同志也鼓动起来，进行十年基本功的行动，才像个样子。国家困难还多，目下主要是

面临几亿人吃喝穿住问题。有的地方穿得满清爽了，如青岛工人，有的地方住得太好了，如大连，可是吃的问题还是相当难。到处有成千四五岁大到十来岁孩子在马路上玩，长大时教育和工作的安排，已够费负责的心，而面临现实还有个吃的问题。任何生产增加数字，都不容易赶上小孩子的生产数量。这里约百廿万人，闻小孩待升学的就是十多万。上街人多半是四十以下廿卅岁的。鱼产大致是首一位生产，其余多是不能充饥的。许多当街门面都改成了机关宿舍，过去大致都是商店。百货公司相当大，东西也还多（品种不多），一天人来往看看的比买东西的人多。到处是年青力壮的人，总不外机关工作和大生产机构产业工人，也有不少学生，只是能直接生产吃喝的大致不多。到我们能把工业品去别的国家换取大量轻工业原料时，情形会不同多了。照目下趋势看，这个都市增产最快的可能还是小孩子！可又不能输出。天气好也有关系。我们还不曾参观学校和工厂，因为天雨，各自在小房中成隐士了，住处还好。每天可吃好鱼。气候稍湿，大家多不甚习惯，希望到八月初可以转好些，也可到各处看看。住处离海相当远，虽说是到海边来休养，事实上我们还只看过一次海，不比住青岛，整天在海边荡。我头不什么重，心脏还是间或抽痛，比在北京已轻松得多。晚上一般得在十二点才能睡，吃药也无灵。半夜醒来照例心有些痛，不怎么厉害。醒定后就能适应了。听人说这里船码头特别好，我们尚未见到。住处离“老虎滩”海边倒只三站电车路，但是那个滩当落潮时船只多搁在烂泥里，怪不好看。参观的人也不多。我们住区是似乎是“新区”，日本人当时辟来吸引下野军阀和

其他逃亡官僚，地主资本家的，不如青岛海边明朗开阔。树木也不好看。部分或属军事机关，部分属疗养所，部分属平民住宅，一混淆，自然就失去疗养所应有的一切了。每次出门到电车道边时，必可看到上百小孩子赤足赤身在街中或桥上玩，老太太也有坐在大路上的。和我们住处不免形成尖锐对照，多少有些不安。住处从窗口望出去，一个小坡坡，和我卅年前住青岛宿舍差不多，那时到十一点即等着妈妈来，妈妈在图书馆工作，比你们这时还年青。在青岛几年和回到北京三年，是我一生工作力量最强效率最高五年，作了许多文章，也帮人作了许多事。现在来到这里，才像是又温习到那种过去。如心脏不出事故，头脑好像还可做许多工作的，但是有时头脑一沉重，就不大抵事了。看到新闻电影片说匈牙利有个工程师能作一种用水力冲压的水泵，能把水激升到十公尺，内容似乎并不太复杂，外面如一个圆圆的菌子，你们是不是也可以研究研究图来仿作仿作，如成功，每年将为国家省多少燃料和修理锅驼机费用。那电影片上还有图纸，你们内行应当一看即可明白。原理似乎相当简单，结构也不复杂。

你们的壁报应当办得能使得人人想看，看后又能从中得到一点真正的鼓舞和知识才好。这也得常动动脑筋，客观些来分析对象和已得成绩才成。多样化要紧，更要紧还是写得整整齐齐，清清楚楚。也无妨把各种刊物上好文章择引几段，加点介绍。也无妨把好讽刺画加以放大。总之一面谈思想业务，一面还得重视知识。文化知识能共同提高，应当是一件大事，关心国事还得使大家明白国家过科技关，就必须各方

面业务水平得提高到一定程度上，及能相互配合共同前进！

并问候你的各位同事。

从文

七月廿九

托黄祺翔夫人带回个信，要朝慧去取取，他家住作协大房子后边大羊宜宾胡同（似三号），问问黄家必知道，因为房子大。去时还可问这边情形，朝慧叫一声黄伯母！

19620801
大　连

致张兆和

茅盾、奚若等多在此，不同住一处，我还未见到。

八月一号

小妈妈：

因为便利，托黄家捎了个信回来，说不清楚的，如朝慧去取信，见到黄太太时。必可一一说到。

我们在这里过了个八一节。廿九白天，在蒙蒙细雨中，去到一个游泳池看解放军安排的游泳比赛，有好些是“健将”。跳水还有意思。内中十四岁女孩一双，十公尺跳。场上五六千人，小朋友占四分一，最感兴趣的是末尾一幕，廿个解放军从水面浮去打碉堡的场面，真的小机枪乒乒砰砰打得十分热闹，直到把我们正对面一个假碉堡炸到半空，才宣告结束。幸好雨不大。晚上还去一个专家招待所看电影，电影不好，一去三个车子，约走廿里路，主要观众不到五十个人，另有约卅个军官。那招待所十七八所房子，地方顶好，在山上，只因交通不便，不然我们会住到那边的。卅号起始天晴，阴云散尽，明明朗朗，风已止息，也就热了些些。当宣布下午正式下海时，五个十二三岁小将，都乐意饭后即上路。末了折衷，还是二点即出发，到了七八里外的一个“扈家庄”小浴场，专为少数人用的，海湾不大，有三四个小小绿岛屏

障着。车停在山上，如同我们从白云洞空中看海一样，相当好看。事实上应说风景挺美！车停在半山上，大家走下去，孩子们真正多“如飞而下”，一会儿即失影踪了。我们摇摇晃晃下到海边时，才知道只有一列换衣室，冲洗用的水也是靠天然水。一个浴场容个五七百人，已有点挤，好在事实上还不到五十人。一切布置有点天然味，因此沙滩也不怎么好，到处有石头。我就在海边一个藤椅上打着伞坐定，和个外国“孤老流浪人”差不多神气，看同来一对对瘦的胖的前后入水。许多大肚子大奶头外国太太先生，却在滩头上换衣，再入海抛球，十分兴奋。他们大致不属于交际处的客人，没有另外换衣房子的。小洋人一下水却吱里吱里叫着，套上个救生圈向深处一推，即不再管。总不免吃几口水。我们一共坐了三个车子去，主要却是五个小将最兴奋。大人有捡了上十斤石头回家的。我只捡二斤，带回来后才觉得一离水即干枯无神气，得泡到水中才精神。这些石子可能和永玉同学所得差不多，但是带回北京养水仙，压酸菜，还是得用。四点半回来时，泡在水中两个多小时的小将、还十分高兴，上山飞快。我上山爬了百多公尺，路陡些可不大好受。其实山比云南跑马山还低。山上全是些小树，附近已无一所房子，再过去点点，我们车可通过，却已有“外国人不许逾越”的牌牌，大致已快到有什么的海边了。今天林葆骆一家三人来了，还将去另外一个海边，水上人可能杂些，事实上浴泳倒是人多好，如人不多，且无一些十二三岁小将的打闹，海边可没意思。

从小石子让我回想起卅年前在青岛种种，上白云洞时你的尴尬处，到北九水洗手时我告你写小说的事，——也捡了好些青红圆石子，和这里的竟差不多，特别是在一处崖边得

到的硬度较高的长长的石子，这里也有，和宝石差不多。有些近似“乌金墨玉”。小妈妈，你那时多结实年青！我因此特别捡了些近于“乌金墨玉”的石子作个纪念，别人看来无意思，给你却有意思！海边无好蚌壳，石子带到北京放在盆里还是“高级品”，这里呢，遍地都是。

今天下午我们又到了个地方，名“大扈家庄”，能容三几千人的场子。事实上可不会有那么多人来，因为交通究竟不甚方便。有空军疗养所在附近。海滩好处是近水处全是比玉石还美丽的小石子，半里路的滩头全是，且无沙子。到这里才真开眼！去昨天浴场并不多远，前面还是那四个小岛，在这里已有人向海岛边游去的，另有船随行。水不如小的好，一去三五丈即忽然加深到胸以上，因此不好“玩”，倒便于“游”。好的是石子滩（内行以为特别好），我们生平还少见到有那么多好石子的海滩。同伴有十来人下水，我和顾颉刚作“老太太”，在沙上帐幄下谈天。还看海军在远处打飞机靶，大有金门岛意味。可能也是应节令的表演。天清气朗，正和有年在昆明乡下看最后一次轰炸声音差不多，谁也不会感到什么恐怖，孩子们口中还学到乒乒砰砰，不可能明白廿年前是什么一种情形！回来时，我带了约五斤重石子。

这里买东西不什么方便，一般七点或六点半就关门。即药店也不例外。可是人下班也是六点。因此多集中到礼拜天上街，电车格外挤。平时七点左右也极挤，到时抱小孩回家的相当多。街上各处都有穿旗袍和裙子的年青女人，大致多是商店和医院等等下班人。女人旗袍之多，为任何都市所少见，极少见穿短干部服的，有的即是部队中人。市区果子已上市，多面不大好。桃子毛毛的，有杯子大，不怎么甜，大

而不太甜。香瓜和西瓜成堆，照例有五七只大小苍蝇来去，售货的和主顾均若不曾见到，彼此相安。也有花红和烟台梨，多不怎么好。大百货公司有长长柜台卖这些果子，比较整齐也无苍蝇。西红柿和卷心菜甚多，街上成堆搁在路旁，却有一长列各种衣服的人在排队。公司商店售货员看样子似乎忙忙的，可是一天售出数字绝不会高，因为贵重的要布票，不会有人买。不要的价格外贵，也卖不掉。能卖的多是不大值钱的化装品或别的日用品。书店文具店可能生意好一些。但是全市上百万人，只限定有数几家，比较起来说，这方面购买力也就远不能和过去比了。只有一个旧书店，新旧旧书都有，服务员神气多比较从容，因为看书人多，面买书人并不多，所以我们一去，就知道是“真主顾”来了，还让我们去柜里看。大家倒当真都买了些书和字帖。许多人买，我却只买一元钱应景。

最无销路大致是特种工艺，除了蚌壳嵌的挂屏（价钱也极贵），别的东西都做得不大好看，好的就贵得怕人，有的且和我们乡下纸扎人马差不多。一切倒应有尽有，可不易卖出去。看的人多，买的人少。我们也只是看看，笑笑。听售货员推销，只报以微笑。工艺水平极低，不知为什么还盲目生产下去。大致当时是由“合并”而来，如听其自搞，也许穷则变，倒可望到时改作作玩具，还有一点出路。其实目下如作玩具，也会碰到一个原料供应问题，不好办。如真的有聪明人（上海人即会有这点聪明），到海边挑几担石子来，养在盆水中，盆作得好一些，栽点点草，外来客人倒会花个一二元买回家去玩玩。镶嵌蚌壳作挂屏，也只是偶尔作作，拿去展览，能引人好奇，真的大量生产外销也不会如何成功。本地人则多乐意买个“热水瓶”或“收音机”，才切合实用。每一省市

都有个工艺研究所，生产一些“可看无人买”的东西，却依旧在继续生产，大约都和当时“合并”有关。永远是赔本下去，极不经济。谈改进，其中一环还要靠工艺美院的人将来想办法。可是美院照目下情况，那能训练得出学生担当得起改进提高这些生产的能力？将来大致还是得听其自营，有点竞争，讲讲成本，才被迫不能不改业或改进生产。很多的东西，要面向群众，却必须改成较合用的日用东西。看到这些才会想起景德镇情形的困难。这里有个相似生产，即玻璃，贵而不好。货柜中和博物馆都摆得有，同样不好。没个标准，也无外国生产比较，所以不好看也不知道。说提高无从谈起。

这次糖带得有用，晚上吃点带药，睡时较易成眠。市面上纸包的动即七八元一斤，可并不好。纸卷糖水平如江西，半在融化中，更不好。好在住处牛奶中有糖，另外还经常有大西红柿和大小不等苹果供应，也不贵，够吃。真正好的果子，可得到九月里。日来大致还陆续有人来的。天一转晴，房子里一到下午，即热得和东堂子差不多，好的是到时即去前廊坐下看书。去海边已算够了，以后即不打量再去作“老流浪人”了。人越加多，出行即改成了大客车，孩子们占了多数，且成了主体，空气中越来越多不习惯成分。晚上又是一大车去看晚会，我即宣告休息。这些近代生活正和我们在江西景德镇看跳舞差不多，永远和生活习惯隔得远远的，总似乎无什么意义。只宜年青人来消耗生命，真正有为的年青人也不宜这么消耗，大致还是乡下习气难改。我似乎还只适宜赶赶乡场，在市集乡下人群中挤挤，在什么小摊子边站站，买点鸡蛋和日用事物，并看看各种不同人作交易时的各种活动，……末了再带虎虎到小摊边买个大豆沙包回家，看他们大吃。或过过渡，上山下水看看野景，如过

去住云南情形，和“自然”接近，能从中吸取些东西，或“力量”，或“知识”。总之是有所得的。看跳舞，可只得到一种与这种种远隔感。但是到这里来看“自由市场”，可只得到“凄凉感”，因为什么物资也没有，只是一点点草烟、艾绒、针线、西红柿、果子、老婆子蹲到那路旁，三五十人的市集，一天恐还作不到廿元生意。那里是什么“市场”？过去一个货郎担作的生意还大得多！呈贡市集或许也早变了，再也不会如廿年前热闹了。事实上还是得在各种“近代生活”中讨生活，人还像十九世纪的人，所以心情有些离奇感，滚来滚去，可始终不像个近代人。特别是看到如周钢鸣那么跳舞热情，心情十分客观，还是有些不易索解。同行三个月中，除了上路，一停下来，即用扑克和跳舞消耗生命，觉得十分奇怪。更特别处是除非我有意提出创作问题，平时极少听他谈到这件事。这么来领导一省文学，怎么能有个朝气勃勃景象？读书兴趣也不怎么高，看杂志可能即随随便便，结果反映到一般现象上，即“作家”那个水平，他倒顶满意。读书不够事情搞不好怎么不着急？很奇怪的。到这里来新有点认识，一上街，在大量卅岁前后人群中走去，似乎才发现可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平时都不会用书来增加知识，也毫无此要求。在电车上看书报是绝无仅有现象，除了间或有人看看小说，极少人在手提包中发现报刊。本地报纸只小小一张，内容还不能如《北京晚报》活泼，《红岩》占去一定篇幅。一百万人的市区，街上从不见贴报板牌。旧书店中人来人去，只是看看小说或“科书”。似乎一离开学校，即已无主动看书要求，因之也不会习惯。尽管他是在职从公，有关书籍也无多大兴趣，至少在路上可看不出他还会利用时间来提高业务能力，没有兴趣也没有习惯。似乎一离开工作，生命即付之自然了。这从国家

长远说,是相当可怕的。至于在工作本分上也不知用功为何事,有何意义,那就更可怕了!从表面看,这里文化气氛似还不如南昌,至少书店是这种情形。许多街上唯一可看到一点“书”在起作用,只是在街头巷尾,有什么业余公务人,摊了一些看得脏脏的小儿书,围了大群赤足小孩,三三五五争看一本。试问问租价,那个中年人勉强笑笑,带点自嘲神气,说一分一本,每天可得个三五毛菜钱,一面说,一面那边争打起来,他立即又作了警察,去排难解纷去了。

想起这些,看到这些,多只是一鳞一爪,不知为什么,却容易引起人心中深处一种难于言说的忧虑。觉得目下国家对于“教育”,只像是学校里的事情,一出学校,即宣告结束,一切就全凭习惯下去了。看不出积极意义。这种学习精神,应付困难不好办,即应付社会上升和顺利发展,也不大好办。这影响且是多方面的。表现到一切的。首先标语广告即不易动人。宣传画也不易提高,越作越精彩。都由于凡事没有比较。如再有些人关着门自大自足,以为凡事够好,求上进心只成为一种具文,一种口号,而实际上还是麻木和消沉,那就更加令人担心了。鼓动积极情绪,重新对人民求爱好求向上,求把真正努力看成国家发展不可少的一件工作,可能利用报刊,还是唯一希望。报刊文章多不带劲,杂文也四平八稳,少性格,不深刻,待改进,可没有人把这一环当成一件事来认真调查研究一番。水平低估价却易高,也将成为特种工艺品,好大一种浪费!懂得这是一种十分严重浪费的人却不多。

从文

19620803
大　连

致张兆和

八月三号

小妈妈：

广告中有个契诃夫回忆屠格涅夫论等文集，望买下来。一定还值得看看。这里正吹“九级风”，天日朗朗，不难受。初从北京来的且觉得十分凉爽，可知你们这些日子一定相当“熬”。昨天市委请大家吃饭，一共六桌，和江西差不多。菜不及江西水平。到时才知道葛琴夫妇侯金镜等通到了这里。我和赵树理、周立波、侯金镜等一桌。茅盾、周扬也在此。市长还高高举杯祝“创作会议”①成功！来的全是“写短篇”的，似有李准，还有个山西李什么。沙汀、艾芜却不来。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到这里。大约谈的也是短篇问题，邵②说，你来参加吧，但不正式邀可不好去。或许有机会听一二次。他们住的是大连宾馆，在市中心。和我们住处离得相当远。奚若也在座，不知住何处。吃了不少种鱼，内中有卅年前在青岛吃的“甲鲫鱼”。赵树理喝了不少白酒，还未唱戏，可能回到住房就唱起来了。侯金镜说“打电报”要你来吧。我说：“我可快要回去了，限一个月。”说：“既来了，北京天气又热，多拖个几天好。”在这里，天气一转晴，就觉得一切还好了。住处已行将饱和，楼上的原有清静，早已打破，客厅只

能坐十个人，现在嫌小了。看了一回本地有名图书馆。有七十万本书，好书也装了箱。地方不怎么好，湿湿的，全部是钢架，且五层楼书架可上下移动。但是转角转拐处都不大干净，或因迁书装箱，到处有“堆”的印象。闻卅多人（七十多?）有三分一以上小学卒业，大学卒业除馆长和唯一研究员外另外只一位。旧书旧报多是日本时代收集的，小说和旧报特别重要，可并无人研究。一般看旧书的人极少。一切等于冻结，十分可惜。车子多走了几个地方，才觉得大连相当大。人一般说来都比较北京穿得还整齐，我把灰布裤膝盖处补了一圆又一方，穿出去时仔细注意，一礼拜，就还没有见过第二件。许多在街上摆地摊的人也衣冠整齐。合作社卖吃食的人照例还穿上白衣（有些人还有点像日本型）。至于大百货公司中守柜台的女子，则很多应说是打扮得“娇滴滴”了。即上海也少有。大约是气候好，不上灰，不伤衣有关系。在小溪河中光身玩水的小顽童，眼目都光亮亮的，从不见生疱长疮。可知气候还是比南方好。闻全国苹果三分二在东北，东北三分二又在大连，只是要到九月才上市，我们可来不及带一筐回来了。

我心脏近来似乎不大对，一天总有一会儿掌握不住规律。或许晚上失眠原因，一夜总只睡三几小时，得白天补。心脏痛（小抽痛）总是坐在桌边时，因此不敢写什么。吃的东西不算油，鱼照例能防止硬化，也并不过累，分析得来还是“睡得太少”。但头并不重，不闷，心也不重，不闷，因此更不好掌握。上下午都必须设法睡睡。同住的人中，事实上却有几位早中晚夜通能呼呼大睡的，令人羡慕之至。古话说“无忧无虑”，我大约还是虑得太多，许多事其实并非我的责

任，而又即或忧虑也无补于事的。我总是在研究如何来搞好它。比如看到这里的日用工艺品和特种工艺品水平之低，正和北京情形相似，觉得拿去国外竞争恐谈不上，可是此外必然还有更差的！药也差，很多药都没有。仅仅是人穿得干干净净，那顶事？我们到一个“龙王堂水源头”去玩了一下午，约在大连旅顺之间一半路上，得坐一小时车，是本地自来水供应基地之一（共有六个基地）。比十三陵小些，水倒极清，深处有四十米以上，鱼有三十斤重的。我们钓了廿来条拇指大的鱼。半路车一再抛锚，幸得有另外空公共车把我们载了回去，不然可有点儿糟。路上风景不坏，牛羊特别多，村子中人全穿新衣，无补钉。孩子们比江浙的还好看，反映一般生活还是比过去强得多。老金③初来未去。今早他们又一同下海打鱼，打了千斤，分了八十斤。太阳太大，我一个人留下在住处坐镇。我们三楼还有个屋顶平台，早晚眺望，才知道附近风景还是相当好。特别在黄昏后，各个山头灯火如星，万点星子齐明时，远远近近似乎就有了一种清气（一种仙气），十分柔和美丽。但这点清气，可能只有住在较高处地方能领会，低处却不免在无风时相当闷热。这时远处只有两种声音可闻：一是电车声音和闪光，大约可以有七八站之长在下边山谷中移动，车到晚上已较空，音响因之也格外大。一是每一住宅单宅单位（在附近一里内），都是小孩子叫嚷嬉笑声音，也是别处少有的。住处约略如景德镇那所房子，不过小了好些，附近房子也多同样讲究，远望也全是好房子，比青岛福山路房子小些，可是密集如堆糕点。屋房之外全是绿色。如照相，在平台上早晚都必然可以取得极好效果，因为早上照例远近笼在薄薄烟雾中，房子隐在烟气徐徐流动中隐

显不定，随意咔嚓一声都可得到满意成绩。这次和去江西不同，即八九家人只有一位带照相机，却从不照。山头多是石头，到处一片绿，地面山腰生长力量可能比青岛的大好些，惟种时间似还不几年，看不到有什么大树。极少有人上，大约是有牌牌禁止。半月来市面各处走了好几圈，才觉得地方之大，比青岛大得多，也整齐。特别是平地建筑，有旧俄的，有日本时代的，房屋四围多留下好些空地，整整齐齐，树大而高，绿荫广被。房顶尖尖的上耸，窗户狭长秀挺，有许多街都比青岛讲究，马路也极宽敞清洁。照理想住处作得那么好，必有相应文化（物质或精神）存在，这一点却不易发现，因为还从未在任何街上听到钢琴声，也未见到什么表示住宅中有什么特别活动景象，只偶尔可见到晒被面汗衫的屋角和……可知住下的大致都是没能利用环境的人。没有什么小书店或报摊，也没有比较干净整齐的小杂货店，邮政办事处也不易找，只见一些人来来去去而已。房子似乎有些可惜。因为新中国的城市建筑、树木——要达到这个水平，恐再过半世纪也不容易！

连日来收音机里总有飓风上陆消息可听，惟风到了这个海湾里照例已成尾声，不足为患，常是一场大雨完事。只是海港小，过去好守，因为海口窄窄的，防止海面进攻极容易。现代情形可不怎么有利，因为目标显明，太容易受空中袭击，船在海港内无处隐藏。天气一转晴，即无风闷热，大家于是又觉得落雨有风时好了。住处离海略远，在山谷中，海面不来风时，不大好受。半个月来我还不怎么喝水，不用扇子，窗口当西傍晚还亮亮的，因此也无蚊子。别的东向房子蚊虫可不少！这里到八月底结束，我如可能或即到“底”。也许还

有人来，就到时回来了。侯金镜说："到此写你长篇如何?"我看不怎么好，去医院即十分不方便，也没有药，没有什么书可用，反不如景德镇有点文化空气。又不如青岛海边真正孤寂。

你什么时休息？又不休息了？这里创作会议，怎么不让刊物编辑处看小说的改小说的也来两个人列席听听，并就便谈谈看稿总印象？杨志一似乎也来了，可能你们也有人来我不认识。大致是随工作组来的。这里除了吃得好，别的好处不太多，天雨孤坐房中，便失去意义。天热单独去海边，可得挤电车若干时，好的几处海边却必须和大伙同去，大伙中十二三岁到廿岁的占总人数三分之二左右，因此等于他们的天下，即在客厅中，应有的清静也全被打破了。饭桌上只听到些近于小说中描写的最不可爱的笑话和姊妹争吵，一久了可不能引人欣赏趣味。在比较中倒还是黄祺翔家小孩的"小"，说笑话也有意思些。半大不大的中学生，占到半数以上时，在一块，多少有些灾难感。

吃饭和江西情形近似，各人一份，一家则一总份，每天二菜一汤，另有稀饭和馒头，每顿有鱼，鱼作得极好。很少吃肉。已来四位太太多属于"胖"或"壮"，级别多在中级以上（先生也有两位），因此出去时不免相当引人注目。昨天还来一位廿岁属中一级"壮"的姑娘，于是出门时，自然更令人瞩目了。特别是下海时。缘法真巧，到处有福！写成文章可真不大美，但一定动人。特别是大家谈"吃的"最多。把半月前的静全破坏无余了。老金只有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翻扑克牌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他住在叔华家情形，后来搬到北总部胡同情形，和到昆明我们住处喂鸡情形。在这里看他

客厅中一个人玩牌（和洋老太婆卜课一样），我坐拢去问他，他说“无聊”才玩这个。同样是这两个字，用到他生活里，我才明白这两个字的分量。的确是有一点儿分量！人都说他“怪”，神气的确怪，但事实上和他一熟，将承认他是个最近人情的人了……老金的“寂寞”真是有点儿×，听说不久已可搬家，新住处将有四间房子可住，正是希望原来厨子回来管家，一个人不结婚到了老年，实在是相当惨，特别是到这么一种过渡社会情形里，所学的一行也没有充分得用机会，另外许多长处，年青人都学不来了。趣味广博，知识广博，如和卅岁以下的年青人生活多有些接触，照理都可以使得卅岁以下的年青一代生活活得更扎实丰富，但却没有机会这么接近年青人了。等他搬新家后，我们全家福带上张之佩去作一次客吧。

二哥

得朝慧信，应当这么从写信中学叙事！

---

①“创作会议” 指1962年8月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

②邵 指邵荃麟，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的主持者。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协党组书记。

③老金 指金岳霖，哲学、逻辑学家。

196209
北　　京

致文化部党委

文化部党委会负责同志：

前得八月廿五座谈会通知，因出京未回，不及参加。现拟将个人意见逐项写出，作为个人补充发言，供部中参考。或者在部中研究我今年在政协提案中几个问题时，也可以补充一下提案中意见不详尽处。

几年来我在政协提案，多和个人业务有关。因为在历博搞研究工作，除解决陈列上文物各问题，兼有对外为国内研究教学服务，为工艺美术及其他生产服务，协同各方面共同提高责任。个人能力知识虽有限，总之得尽可能在这些工作上多作点事情。即因此也有机会和这几方面同志常有些接触，明白他们碰到什么问题，部分问题得如何解决。比如工艺美术教学，由于教师知识不甚扎实，向学生谈“向优秀遗产取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至今还容易落空。同学在这种学习情形下，对传统美术好处懂得太少，毕业后参加工作时，才发现应学的多未学到，空疏理论可无从代替具体知识，工作热情即高，工作能力殊不够强。至于生产单位，或各省市负责改进生产工艺美术研究单位，虽有许多经验丰富老师傅，和雄心勃勃年青干部，但艺术知识多受近百年影响较大，很多部门生产对传统认识还只限于十九世纪后半世纪，以上即

所知不多。最大困难是缺少参考资料。一般足供生产改进提高的工艺美术图录出版既不多，又还不习惯比较主动的动用点人力，从博物馆分门别类搞搞资料工作，因此国内各大博物馆，即或库房中和陈列室有万千种好器形好花纹图案，可供新的生产观摩取法，还是无从转到生产设计者手中，成为一种物质力量。正由于和优秀传统脱节，有若干部门生产，生产条件虽然极好，成品或始终停顿到五十年前生产水平，小部分或者且不免有些下降趋势，国内主顾对之有意见，也影响国外市场，不易和人竞争。江西日用瓷就是个好例，此外还有许多。孤立谈“创造”谈“改良”，都不易见功。方向不对头，有些且不免越走越远，形成产品大量积压。除陶瓷外，景泰蓝、雕漆、地毯、刺绣、宋锦、云锦，大都或多或少碰到这个问题。印花布且有的极费颜料，艺术效果却不高，有的还永远停顿到圈圈点点方向上，问一问却多是近年美术学校毕业年青同志设计的，直到最普通的一般日用床毯、搪瓷盆，也作得不大好看……另一方面，则几个大博物馆多有万千种好花纹图案，冻结在库房里，无人过问！所以前后数年提案建议，多针对这个问题向优秀传统认真学习，便于推陈出新古为今用而言。

为补救目前一些情形，恐得从几个方面想想法：

一、为过百万从事这方面产业工人共同提高计，为部分教学老师教学便利，和设计老师傅参考取法，部中能和手工业管理局、轻工业部、纺管局、外贸机构，组织个座谈会，大家商量一下，如何针对如上各方面需要，来为计划一下摄制些教学和生产用工艺美术电影，个人认为还是一件值得研究考虑的工作。无论如何，如谈工艺中的民族形式民族气魄

时，这个工作的积极意义，是远比用旧戏摄电影有用得多的！这个工作，似不妨在部中艺术局领导下，取得故宫协作，先作些试验。或综合，如解决花纹与造形，即从瓷、漆、景泰蓝、玉、锦文竹……专选和目下生产有直接关系的材料一二百种，来摄一卷二卷。或专题，如解决丝、绣、绒，则就重要锦绣绒摄。如地毯，则将故宫十七八世纪上千种地毯图样挑选部分摄成一卷内部参考片。只有这么办，才可望全国美院工艺美术系教师，今后教学谈“民族优秀遗产”时有点边际。学“古为今用”，才明白有什么材料可用。

二、电影能配合适当说明，虽能解决部分问题，至于求进一步把这些遗产成为生产上的顾问，因此另一提案即谈到盼望部中鼓励出版方面，多出些有关图录，注重在可作当前生产改进所需要参考。后得政协示知，说出版方面答复，“已出了不少”。事实上如和一般文人画册相比，为目前特种和日用工艺美术生产服务的图案花纹和器物，还是太少了一点。例如近十年来福建四川的漆器生产，湖南四川浙江生产的文竹翻黄器，天津北京……各地生产的地毯，花纹图案常有“艺术不高”感，就有待故宫为编印几个专集，介绍一下十七八世纪间工人这方面高度成就，这些东西却又显明可作当前生产参考，如善于取法，即可望不太费事，便能突破目前生产设计水平的。近年来印行的新旧文人画册，对一般艺术学习，是有一定好处的，但是许多转用到工艺美术方面，可不能起良好积极作用。因为这究竟是两个方面，要求不尽相同。例如扬州八怪、石涛、八大、任伯年等写意画册，虽能供较少数文人画家参考，满足少数文人爱好者兴趣，可不能解决目前工艺品中瓷、漆、地毯、挑补花、家具、印花布、锦缎

……等等生产需要。如出版方面面对生产，注意到这个从业人数以十万百万计，产品大部分且得送出国去换取外汇，以及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剧烈情形，和某些生产因为花纹图案和造形不美，或只能取法晚清，日趋纤巧繁琐，费工多艺术效果不大，在国外展出上已不大引人注意，在外销上则受到挫折情形，就会同意如何和各方面协作，把出版力量一小部分，转用到这个方面来出点书，具有何等意义了。（同时也会明白我们即不在其位，也不能不为之忧心，是一种什么情绪！）因此还想在这里旧话重提，建议部中艺术局，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针对目下生产要求，试印点十七八世纪的彩瓷、丝绣、漆器、雕玉、竹雕、扇面、地毯等等专题性图录。这类图录显明无疑是要比一般文人画册的应用广泛得多的！且可补救一下近年来工艺美术图案趋向自然主义不健康影响，得到一点看来似旧其实却新的营养。

三、即有了些电影和图录，恐怕还是不能解决教学和生产问题。所以今年提案中并提到帮助年青教师补课进修，分别情形，分别需要，到故宫等条件较好大博物馆参观学习事。去年由部中领导着手编写的一些工艺美术专题教材，未完工或虽完工质量不够好的，建议最好还是利用一下故宫库房和陈列室实物，作为学习对象，充实一下教材内容。且估计到，这些事作来还必然不可免会有些麻烦，特别是少数自视甚高的年青教师，或许会感到一点委屈。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所教那一行知识相当薄弱，还有待比较深入，那么到时尽可能我们分别来陪他们下库房，协助实践一下新的学习方法也无妨。其次即这么办，少不了对故宫专家和保管同志方面，也会增加了些新的负担，似乎是本分工作以外的事情。这自然也是

事实。但是我想吴仲超院长历来是关心为生产服务的，院中其他各部门负责同志，几年来也作了许多工作。如能针对当前要求，就西路宁寿宫特别布置一下，陈列些工艺品，专为进修教师和生产设计同志开放，也还是不太费事。过去唐兰先生在大跃进中提及办红专大学时，曾得到各方面赞许，这回如真的有几十个来自全国教学单位和生产前线的老师傅和美术设计同志上门请教，大致不会反而以为麻烦而加拒绝！文物博物馆本来工作，照习惯虽对生产改进无直接责任，惟在不太费事安排下，即可在祖国经济建设工作上发生积极作用，我想能纳入工作计划，还是有必要的！也一定能得博物馆积极协助的。

四、尽管这么办，还是不够，因为每一省市都有大量从事这部分生产美工设计同志，迫切要求学习，开阔眼界。但是能来到北京的大致还是不会太多。前三几年针对当地需要，故宫和历博曾针对生产学习需要，举办了好些回小规模向外地展出工作，让文物下去作短期展出，个人意见，还是有必要继续做下去。费用若在文化部或故宫难作预算，手工业局或轻工业部，也应当出点钱来作。例如苏州宋锦还有相当产量，可是最近展出成品，虽仿旧，却配色知识不高，多颜色灰败，不大好看。即由于缺少好样子。为针对这个问题，带百把种花纹健康、色调美丽大方的旧锦，去苏州为作短期展出，即可解决问题。并且这种展出若顺路到南京、上海、杭州分别各展览一月半月，对当地生产部门，和工艺美院教学，都显明有极大帮助！对蜀锦生产，甚至于也只有这个办法，才可望改变新生产的面貌，或恢复到应有水平。蜀锦如主要生产在被面，故宫还有的是好被面许多种可参考取法！文竹

翻黄各省生产造形多不怎么好看，由于不懂传统装饰图案，新的生产装饰部分多用不大美观的山水花鸟画草率处理，也只有由故宫挑百十种不同大小文竹和漆木盒子去作重点展出，改进提高才有可能！

据废邮存底编入。

19621015
北　京

致程应镠

流金：

一小时前，王逊[1]到我家中来，谈到你，才知道你们还在学校工作，十分放心，十分高兴！孩子们想必都已长大了。几年来总想到你们，可不知道如何通信。我和兆和今年春天由江西回北京时，路过上海，住了三四天，想打听你们消息，问陈蕴珍，她也不知道。先一时听王逊说及，使我回想到在昆明大家的生活种种，廿多年来，社会变化好大！可是古人说的“衣惟求新，人惟求旧”，我们过了六十年岁的人，总还是带有一点古典感情，或者说是保守落后感情，为着一些老朋友工作和健康，常常系念。我们家中孩子龙虎也都已作事多年，尚在北京工作。我还在博物馆打打杂，头大半白了，情绪却还幼稚年青，什么事还都想作，什么都不曾作好。各样多有一点常识，无一种能深入。一般以为是“专家”，事实上不过“假里手”而已。血压高已成定型，一般在百九十，最低时也还在百七十以上，低血压也过了一百，心脏有点肿大，冠状动脉早硬化，求回复已不可能。大致只有“保护”下去了。保护得法，或许还可望多活几年，把未作待作的工作完成一部分。（搞了一年长篇小说资料，始终未正式着手写

它。）若一不小心，或出意外，自然便完事了。人已居然活过六十岁，真正是如写《边城》时说的老船夫，凡是“命里”应分得到的种种，都得到了。一生好辛苦的战斗！但是，总算是尽了一个做国民应有的努力，把学习业务上遇到的困难，在不易设想情形下，一一克服过来，且尽可能把自己成为一个“马前卒”，一个年青一些的人的“踏脚石”，让他们大步向前走去。只可惜的是城市四十年生活，还是难脱乡下人气息，性情板质，少灵活性，搞文学不成功，工作一换了位置，依旧还如卅年前写小说那么，一心向往，专注不移，因此十多年整个生命便似乎被坛坛罐罐花花朵朵缠着裹着，再也分离不开。在写作上，便大大落后于过去所有同道，看巴金、老舍、冰心……都如“天上云端里伟人”了。最近英文的《中国文学》译出的《边城》，只听说译文还好。又看日译的两种选本，听人说译的也好，选的也好。事实上十分离奇，这好像已和我并无什么关系。不仅因为我不懂英文日文，即中文本子，我间或看看，也像不会是我写的，和我没有什么关系的。可能因为头脑出了毛病，有许多部分机能均已失去应有反应，我可真是有点“老”了！但是另外一时，却又像是年青到极幼稚可笑，以为还会有一天忽然将恢复本来，再写短篇小说，而且还深深相信，用我自己一种习惯方法，必写得出崭新东西的。事实上这或许也只是偶然做做白日梦，过不久即又消失无余。因为目下并家中孩子们，也不知道我写过什么东西，有过什么作用，长处何在，且从不认真读读我写的文章。他们能听侯宝林相声，以为有“高度艺术性”，我写的他们通以为过时了。国内图书馆出借书卡片上，早已没有

我那些过时的旧作，我真正是“卅年前的老作家”，应当为人忘掉，我自己也应当忘掉了。说这个时，竟无丝毫感伤意思，只觉得事情有些离奇，也极有趣。怎么社会上那么变化进步得快，许许多多充满迷信、虚伪、浅薄、腐俗的戏文小说，还在大量流行，我的老老实实工作，却会这么终于消灭？即这样，我还是依旧凡事热心作下去，从不消沉，且不大会为自己设想。这几年大部分生命都似乎是为协助他人而用去，自己需要却越来越少。想到国家社会好处，就十分高兴，听说国家社会还多困难，总是忡忡忧心。过日子经常能有两顿比较容易消化的饮食，晚上能睡得较熟，不必用眠尔通，便觉得相当幸福了。四十年前在军队中作司书时，经常为一个军法长上司炖狗肉，他就教我作诗。我也就和现在差不多一样，傻傻的每天作下去。不怕烦难，改了又改，写成就便事。当时常说我有“老杜味”，事实上那时需要倒是给我一个麻花，倒实惠些。一离开家乡，这旧行业自然就搁下了。四十年来谁也不知道我还会做旧诗。我自己也真正不知道了。直到去年冬天，和八个作家去你老家参观，同行都是有名诗人。看他们写诗，谈诗，我多不大懂。心想，学学写写看，结果不大费力，就写了廿来首，大家才奇怪我居然也写起旧诗来了，想不到这还是我一套老家当，打油作品竟有人赏识，也是幸运。但是认真到用全生命以赴的工作，却毫无结果，近于败北，实不可解。回到北京，这过时本领自然似乎又全忘了。朋友还在称赞，我当真可记不来背不下了。你大致也会看到过。如以为写江西南昌道中风景，对你说来还有些家乡感情，试去翻翻南昌今年出的《星火》某一期，内中还有一

段题作《资生篇》《人民文学》未刊载部分，还是咏史抒情，或许可以看出一点东西。在江西三个月旅行，走了五千公里路，到处得到极热情厚重的款待，印象非常深刻。我还想起你过去提到的，你家在南昌什么地方，有竹树园子，到五老峰下海会寺看到竹子林时，想起你的家，可无从打听什么地方有个程家庄或村子。

曾祺也在北京，是从张北农村学习三年不久回来的，体力健康，精神也好，在《人民文学》前几期写了篇小说，大家都承认“好”。值得看看。目下在一个京剧团作事，还在写，下月可能还有篇更好的发表。本月份《北京文艺》也有一篇。人太老实了，曾在北京市文联主席“语言艺术大师”老舍先生手下工作数年，竟像什么也不会写过了几年。长处从未被大师发现过。事实上文字准确有深度，可比一些打哈哈的人物强得多。现在快四十了，他的同学朱德熙已作了北大老教授，李荣已作了科学院老研究员，曾祺呢，才起始被发现。我总觉得对他应抱歉，因为起始是我赞成他写文章，其次是反右时，可能在我的“落后非落后”说了几句不得体的话。但是这一切已成“过去”了，现在又凡事重新开始。若世界真还公平，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都还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流金，国家发展十分伟大，个人实在渺小，不宜为任何个人小小挫折而放在心上，盼望你健康依旧，情绪依旧，趁年龄盛茂，把一切精力用到国家有利工作上去！十多年来我得到一个朋友[2]的帮助极大，即“凡有利于党、国的事，尽

可能多做；不利的，尽可能不做。”我当时情绪混杂，头脑一团纷乱，却老记住这两句话，作下去，学下去，只除了“阿谀”学不来，别的凡是在工作上应学应作的全尽了力。一个人老是想作三个人或五个人的事，因之在学习上也同样下功夫。一时间似乎只是凡事抓抓，无一是处，也不易得到人理解，但时间一久，就不同了。至少是像一个新社会的正当公民了。学的对于社会或许多的人也有了用处。什么时候我们能有机会谈谈，或有机会作一回十天半月旅行，就真好！因为我还希望从我们谈话中，会能使你感到高兴，并且得到一点鼓舞，把做人一些小小得失杂念抛去，而能结结实实继续工作，对人永远抱着一种热情和童心，且明白国家有万千种事待真正老实人去努力，不论在什么工作上，都充满热情去担当，并把学习抓得紧紧的，战胜眼前困难，而逐渐得到进展！

我们在这里一切都好，住处还不更动，有时外边屋子来了客人，我们一家四人，即同住一小房，让小虎打地铺，也还是觉得日子过得很好。一个人容易在生活上知足，在学习上却永不自满，天地似乎即越来越宽。情绪好时来个信告我种种，大小事通乐意知道。

弟　从文

十月十五日夜十一时

又听说应铨离了婚，还有两个孩子，爱人已和我们一个最熟的人结了婚。他的工作怎么样？生活情形怎么

样？如还在京，告他什么时候来我家谈谈如何？一到礼拜天，家里小将和他们女朋友一回来，即相当热闹。我们还是什么玩都不大会，只坐下来听古典音乐，似乎倒和“老悲”、“老柴”、“老莫”挺熟习要好！

程应镠　字仲武，笔名流金，作家、历史学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① 王逊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

② 一个朋友　指丁玲。

19621024
北　京

致陈乔

陈馆长：

有关历史人物图像，我试就记忆到的常用材料，和根据故宫藏画目已知内容部分，初步写出个草目出来，供你参考。大致可分作五类：

一，旧目中名人可点名叫姓的，如历代帝后像，列帝图，南薰殿名臣像，中兴四将图，唐宋明名臣像，及汉刻石中管仲、周公，大部分虽出于后人想象，但有些也许还可靠。并且多为人熟习，应当是主要部分。

二，在画或其他材料中反映出的，如《北齐校书图》中之樊逊，《香山九老图》中之白居易，洛阳《耆英会图》中之司马光、文彦博等，《西园雅集图》中之米芾、苏东坡，多比较可靠。《赤壁图》中之苏东坡，即只部分可靠，依旧还比明代人以意为之好些。但《晋文公复国图》中晋文公，《洛神赋图》之曹植，就近于猜想了。但总的说来，还是值得录下的。惟得“分别对待”。

三，后人画古人，或传说中人物，如汉唐人作伏羲、女娲、纣王、西王母，宋人作大禹、孔子、老子，传说伏胜、郑玄、王羲之、诸葛亮，……大致时代远即多附会，难把握，有用，却不可信。较近即易见好。但这种材料都还有用。至

如《五百名贤》,《晚笑堂画传》,虽不可靠,有的神气却相当好,仍然有用。

四,根据小说而作的人物如《水浒》百单八将,张生与莺莺,《无双谱》千秋绝艳图,关羽和周仓,十八拍中的蔡文姬,文王与姜尚,明以后人作的,大部分以意为之。只可供参考。

五,明清写影,《行乐图》,《德政图》,自画像,这部分像,多相当可靠。但时代多较近,有些人却不怎么重要。

草目先请你看看,至于材料如何集中,工作如何进行,礼拜五早上我来馆,和范、边、李同志一道请你指示一下,或先搞些试点,用一礼拜时间,取得点经验,也可测验一下几位工作能力,再进一步布置工作,也好。

从文

十月廿四

陈乔　通信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

据废邮存底编入。

19621028
北　京

复曾景初

景初同乡：

谢谢你寄来的版画和新作诗篇。我不懂版画，李桦先生主持美院版画系，他是专家，给他看看，我想一定能提得出极好的意见，对你工作方向、技法进展，都能有启发。

永玉在此工作尚好，主要还是老老实实的学，勤勤恳恳的作，时间久一些，成绩就慢慢的出来了。此外也不会有什么巧着可以得到真正成功的！十年来社会变动极大，新的社会为文化工作者创造了历史所没有的好条件，每一个工作同志，只要肯老老实实的学习，勤勤恳恳的努力作去，不取巧，不自私，不自满，发展的天地真宽！一件好作品不仅在国内有广大群众，一送出国外，也就代表伟大祖国这一部门艺术水平。十年来，永玉作了好些世界有名作家、音乐家的木刻，送到国外去，一般印象还好。事实上工作还只能说是良好的开端，应当更加不断的努力，才真正配合得上时代的要求！你在天津美协工作，一切想必很好。你的诗我已读过，觉得极有工夫，又有感情，只是这方面我知识也极薄弱，不大懂好坏。上年到井冈山，同行的多著名诗人，因此学到写写，事实上还是卅年前十多岁在部队中作司书时学的旧玩意，只

能说是凑字押韵散文而已。这一道既毫无天分，也不用功，不算在行！

敬复候著安。

沈从文顿

十月廿八

曾景初　湖南版画家，时任职于天津美术家协会。1948年出版《曾景初木刻集》时，作者曾为作序，见全集第16卷。

19621029(1)
北　京

致李之檀

之檀：

这只就我记忆到的写出，一定还有不少遗漏，望和范、边二同志一商，或把有关图册查查。比较重要部分，大致已提到。惟图像册子可能还有些可用唐宋以来稿子。或先就这部分把材料掌握下来。内容约可分成三个部分：一，时间较接近当时情况有名有姓的，如二桃杀三士，《列女仁智图》，周公辅成王是。二，虽有名姓但事实上不大可靠的，如唐宋人作孔子、荣启期、老子、孝子棺之孙叔敖，《三才图会》中古人像是。三，当时人或接近当时人作，虽无名姓却极重要的，如楚俑，信阳漆画，玉雕舞女，金银错及细刻铜器上反映。将来大致宜以第三部分为主要材料，至于名臣图像事实上和元明板刻价值相差不多，只能成为附录。但在"历代名人像"问题上应用时，地位却又得变变，凡是点名叫姓的，即或是《无双谱》中人物，也将算是有用材料！

目下且先把这三部分作为试点抓下来，若结果嫌材料不够，再把商代的玉人头，陶、玉人、白石雕踞坐人像、彩漆绘纣王妲己及汉石刻中大禹、夏桀、神农等像补上去，宋人作伏羲，汉石刻上作的伏羲、女娲，新疆出土唐代帛画伏羲女娲都补上去，又陶、漆上的西王母（如乐浪出汉代漆盘彩

绘西王母，四川西王母灯，绍兴镜子上西王母），以至于敦煌北朝人画的西王母，便真是洋洋大观了。这些材料迟早总还是得掌握下来排排队的！工作总是这个基础上可以不断丰富充实起来的！

并候诸位佳好。

从文　顿首

十月廿九

你们把故宫材料画完后，或就便把历代艺术馆隋代部分有两个大型釉陶文官俑画下来，那十分神气也极重要。可以解决好些问题。因为李训静墓小泥俑，还近南朝旧样——大灰陶俑则为北朝漆沙笼冠，现在这两个俑，服制却已和唐初无二。也有可能还是唐初物！另外那个金犊车也重要，可以画下。到有时间画车子时，我可另提一分关于车辆资料草目供参考，似乎也已经过百种！形象材料一排队，问题照例即明白了，它的发展变化，一看即明白了。到将来作画、鉴定画时都十分有用。

原信前列出拟画的材料目录共39项。现仅将书信正文编入。

19621029(2)
北 京

复程应锷

流金：

得信，知种种，极高兴。世界变化大，国家事情多。一切从国家出发（爱国家，学农工兵一样的），不要为个人一时生活上小小挫折，即一变过去对事情应有热情，而想不开，心意灰败！宗蘪历事浅，还更需要你处处、时时加以鼓励帮助，恢复过去对人对事的热忱，改正自己出于小知容易犯的错误。至于学习，则一定还得比过去抓得更紧一些，才可望在工作岗位上明天一人能担得下三人事情，必须这么办才有意义！我这十年来，从政治学习上说，似乎毫无长进处。到十人以上会中，即不知如何说话。到大家应说同样的话情形下时，我照例说不出口，到什么纪念会要大家写差不多文章时，总交不了卷。可是学业务，却比较耐烦，细心，用“傻学呆想”方法纠缠下去真正是勤能补拙，常识就逐渐丰富起来了，到某一具体问题需要些具体知识来解决时，也就有了用处，补救了个人落后种种。新社会事情多，各种场面上都少不了要有人，有的人性情灵活，能言会道，衣着整洁，仪表堂皇，在场面上自然能起良好作用。但是国家大，在更多情形下，却也需要千百倍多人，能够十分踏实的、沉默无声的努力，不论过科技关，过文化关，过生产关，总都是这种

人的长期辛勤工作，才会见功！一个人如能兼有各种长处，当然极好。如势不可能，或又因某种变故，固有长处亦难望得到很好发挥，那就实事求是，把旧的种种甩掉，凭目下环境所许可的，来重新安排学习，虽困难些，只要存心努力，据我想，还是可以在较短时间中，克服困难，充分把生命使用到国家建设所需要方面去，做出许多对国家人民有益事情的！有好些工作，而且势必须还要用一点年月时间来考验，才会见出真正成就的！你们工作位子不变动，条件更加有利，望把本来业务抓紧些，能译书，就多译点，能读书，即拼命认真读个十来年书，生命会日益坚实起来！客观种种即或不易把握，但主观努力，充分利用每一天时间，来读有用好书，这么坚持下去十年八年，我想总还是有意义。因为国家过一切关，总离不了真正知识！以目下说来，社会上不是知分太多，实在太少。一个北大中文系，副主任和主要教授，都是联大时学生，比你们时间还晚的。教“写作”的，自己写作还不过关，一生还不曾发表过什么作品，大都是从年资或其他原因升上去的，以这么一个底班，面对上千学生，不能不令人为之着急担心……其他学校情形大致都差不多。

王逊问题闻已解决，体力也似乎还能保持到五二年水平，他自己说的，还在编美术史，再有个二三年书印出后，情形一定会更好些。目下比较难解决的，可能还是找“对象”问题。年纪已四十多，且又爱美，个人性格又比较固执，而经过此一场变故，和许多方面形成隔离状态，不知是否会有什么奇遇忽来？

应铨已多年不见，只是最近听到说梁思成结婚，才知道即许多年前在应铨新家中所见到的林洙。详细情形还是不明

白。这些问题也可说“一言难尽”。但也正确反映出女子某一方面的“脆弱”。离婚是由于脆弱，另外和一个大三十岁人结婚，还是由于“脆弱”。我似乎在卅年前一个小说上就谈起过。说成年人话，便是我们应当原谅那个本性上的脆弱，因为同时这点脆弱，恰恰就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男子对于女子的不公正压力的影响。我们如真正开明，即不宜对之有任何过多谴责和埋怨！逢礼拜天应铨若进城，心情还好，要他来我家谈谈吧。平时下午，即多在家，电话57516。每逢星期天，我家里孩子们都回来了，相当热闹，都是古典音乐迷。孩子都学机械，女朋友也学机械，但都爱音乐和文学。如用一个中年人态度，听听这些更年青的人谈话，也还有意思！最大特点是他们一代对我们已“毫无所知”，不仅对六十岁的人无所知，对你们五十岁的人也无所知！我们对他们呢，也可说“所知有限”，但是照习惯，却还在一起生活，有说有笑。最大不同处是我们廿多一点时，就大有担当天下事，想把个人工作动摇旧社会，建立新世界妄想。也可说很不老实，但事情可做了不少。现在的年青人，快到卅岁了，似乎还未成熟。尽管书读得不少，事做得也不少，生命还是不成熟。也可说是无知。且像大有永远不成熟趋势！因此一来，作母亲的也不免受了点传染或影响，出外面时，尽管已被人叫“大姐”，在家里可变成孩子们一伙人物。我自然就仿佛完全“孤立”起来了。在家中，我似乎没有什么“群众”的。这也像是应该的惩罚。因为我已经成为一大堆坛坛罐罐花花朵朵的“群众”，只有让他们去照一般生活方式，听侯宝林相声，或读《红岩》《创业史》……内容去了。

我到目前虽还习惯用毛笔写字，可是多年来已不在宣纸

上写什么，也像是“隔了行”。间或在什么展览会，看当代名人法书，或送出国去展览的当代名流法书，倒也觉得极有趣味。因为许多字都写得不大好看，可是都成了第一流大书家，经常在报上有人从“美学”上加以赞美。最近还看到一个画家，在北京展出作品，字写得极坏，还有好些艺术家在国家报刊上大声道好。有次去参观时，恰好见几个艺术家正在那里猜想题字的内容（因为他并不认识写的草书是什么字），我才忽然明白，不仅廿来岁年青人，和我是同时存在的两代人，即年纪五六十岁的同行，也和我已经完全近于两代人。我懂的艺术似乎是一种，他懂的艺术又是一种，特别是关于写字的“艺术”，也大大不同！所以在这里，我从来不谈写字，也从不为人写字，但却常常能用一种近似好奇心情，去看展览，觉得极有意思。因为在这种情形下，才会明白我真正迂腐而落后。我过去总还以为，写字得和写文章一样，必需认真十年廿年努力，当成一件事情来作，事实上方法态度都不大合乎实际，新的要求早已大变了。因此一来，我把写字依旧回复到本来用途，和卅年前作司书时一样，只作为抄书写信用，倒还实际。一天到晚主要是为人抄材料，对各方面服务。不过听说你在整理那份碑帖，我倒觉得还值得注注意，可惜一时来不了上海，如另一时到上海来，希望还可到你学校，同看几天那份碑帖。因为丛帖中有好些古代名人法书，我对于真伪和来源及相互关系尚有些常识，一定对你还有益有用。近年来，因为提倡写字，“文房四宝”也走了运，碑帖价值更大增，学校过去千元买来时可能还受批评的破烂，现在上万元也不易得到了。我这里还有几种晋南北朝碑拓，孩子们全用不着，我也不再有工夫临写它，你若有用，即当为寄来，

留在你手边或送学校都一样。这十年我买了不少好纸，现在也成了难得东西，通送给公家了。

另外还买了些较好瓷器绸缎，又这里那里全送给公家了。自己想弄个照片写文章，也不易得到。但是另外一些聪明人，却有机会把许多东西收到家中，而且越积越多。甚矣，人之智愚真不可以道里计！就经营生活说来，我恐怕也就是个“永远不成熟的”典范！

弟　从文　顿首

十月廿九

兆和附笔并问宗蘘和孩子们好。

196210
北　京

复戴亚东

亚东：

得你信，知工作照常，季韬[①]家中长幼均好。寄来照片早收到，十分有用。《文物》二期刊载那个棺上花纹，十分壮观，可惜只印出一部分带彩的。似乎可以想办法把图版二三，并彩印二棺头部分，及报告中认为同一墓中出的车马奁羽觞等花纹，共同也用彩色印出，当成美术资料，在《美术》上或《中国建设》杂志外文版上发表，也极有意义。因为从美术说来，是足供全国参考学习的。张珩[②]等全国观画事，可惜我无资格参加，因为从旧式鉴赏角度说来，我不算当行。但是看人物故事画、风俗画，我若能参加，其实可以明白许多问题，也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因为有些画不只是一个"美不美"问题，还有其他方面，从衣冠生活制度场面去注意，对一幅旧画作新的鉴定，也可以说是一种比较新的方法，国内专家能用上杂文物知识的还不多，我有些常识，大致还得用。又如从画上摘杂问题，还可知道许多用途，如像亭苑供建筑史参考，乐舞供音研所参考，家具供家具史参考，此外许许多多还可满足各方面需要，我若看过，分别记下来，即可以省下别的人找材料摸索走弯路。又有些画，如明仿宋元，明仿明，在他们以为假，即刷去的，我或从制度上注意，得

到的益处常常超过所谓真，即假画也极其贵重，可以供作历史画参考。因为搞杂文物，并常对各方面协助工作，得知道各方面需要，可以一一提出有关资料。我倒非常希望就全国范围看看，明白这对国家十分有益。但是郑振铎一死，文化部没有了熟人，所以就得不到这种工作便利，也无从向什么人去商量了。郑振铎死得实在太早了点，十分可惜。这几年我搞搞丝绸，也积累下一点常识，虽在故宫看过几万材料，另外也看了几万明锦，但是求深入，还是必须从全国范围内去看材料，才有可能作比较全面估计，去各处不仅看直接材料，还得看间接材料，从各种画卷上的装裱绫锦注意，可望把宋代丝绸知识提高，解决这个中间环节，因为这部门是唯一保存宋代绫锦关键性材料。郑振铎一死，希望在这部门为国家多作点事，也无个熟人可以商量了。搞杂文物更需要全国走动，从库房中看杂项，一面可明白问题，另一面也可以为兄弟馆解决许多问题。在北京能注意到这一点，由于当时除博物馆大量收藏品外，还有上百家大小骨董铺，到处有一堆堆杂文物搁在柜子里不动，因此学习也方便。这几年情形一变，全市只一家正经文物商店，因此即能培养年青人来学习，也无从学起了。让他们自己去学，更无希望可言。

一到省区，更容易发现博物馆工作同志，即十分热心向学，也不知从何学起！大如上海、南京也不例外。专题还易学，杂文物难措手。但是每一个博物馆却必需要有几个这种有杂识杂学的人，写报告，作陈列，才会不枯燥，收集文物也才注意到竹头木屑，比较全面，不至于在这个社会大变动过程中，由于忽略，使得许多东西被销毁。将来搞研究则易收会通效果。

这几年湘绣生产不知情形如何？好几回在此展出，总觉得稿子多不怎么好。用古典画面，资料不多，用时人花鸟，风格不高。有的狮、虎、罗汉，且作得极其庸俗。想使生产得到改进和提高，首先大致还是得把艺术设计工作人认识提高，且占有大量有用资料，才有希望。湘美协领导不知也抓不抓工艺美术？美协本身力量似即不怎么强，极少听到有湘中画家的画或木刻成为全国称赞作品。博物馆收藏古文物图案还相当多，李昌鄂③所收民间挑花绣和土家族编织物闻也藏于馆中，这些花纹图案，如善于古为今用，将可使新的生产许多部门都面目一新！北京有上万工人生产外销挑花台布、床单等等，数量相当大，最近设计花纹略采用湖南那些图案，在此展出即有目共赏，以为十分美观。预计不日去广州展出，也会得到成功。不知长沙有这种生产没有？我因为和这里工艺美术研究所较熟，希望他们能更进一步用用这些前人创造，转到新的生产上来，为新的生产服务。熟人都有同感，可能不久会派些设计人来临摹花纹，盼能得到协助。又如能调百把点挑花绣到这里研究所大楼陈列十天半月，让上万工人大家看看，作用一定更大，因为千百从事这一行的女工，她们一看即知道某种花样可转用到什么上面去，费多少工。如办得到，我想正式要研究所办个公函来商量一下。记得李昌鄂负责时，我即送了文化馆（群众艺术馆?）四十多件，其中便有极好而宜于再生产的。把这部分送来也就十分有用！挑百把点来，一个大箱子即可解决，不太费事，望试为向馆领导谈谈，可不可能为协助生产这么作一次。

又建湘瓷近年生产突进，成绩极好，惟花纹还是不算过关，你们馆中过去曾由京拨了些瓷器，当时本来即有一面充

实陈列，一面可协助醴陵瓷生产改进和提高意。不知曾对于建湘和醴陵瓷生产作过些协助工作没有？你们馆中若多有一二热心好事又当行的同志，如蔡季襄先生，即可望主动些来多为新的工艺生产“古为今用”提供些有用资料，推动一下新的生产。湘绣瓷器是这样，即纸伞花样，也未尝不可以把最好的漆器图案用上去，送到国外得到大大成功。若依旧让那些生产孤立下去搞设计，所谓优秀遗产的古为今用，将永远落空。

这几年我因在博物馆搞花纹图案，有了些常识，又注意到生产和教育方面情形较多，也较熟习问题，才更深一层明白在博物馆工作，对外还可以作多少好事。特别是为新的生产搞民族形式花纹图案，若没有博物馆同志热心协助，实不可能搞好，肯热心注意到这方面，共同提高便有了条件，不太费力便可使得许多生产面目一新。

我有了好些日子不再去馆中工作，因为血压总在二百左右，下不了，工作已成问题。惟组织了些人力，在搞服装资料，大致将由商到明。摸摸材料，才知道，由商到战国，即还有百十种人物形象，已一一绘出。你们报告中谈的车马人物奁，不必发掘人报告，我们从人物车马制度上即早已断定是汉代。例如一、马嚼衔的镳作～形，即典型汉代，不是战国。二、人发髻后曳一条绳子式尾巴，也应分是汉，不是战国。（女史箴、列女仁智图都如此，这二画也是采用汉代装扮！）至于目下棺材，则只看豹边那两个羽人，即可知应当是后[4]或秦，因为是和封禅书叙述到的三山传说不死羽人有关。故宫有一金银错戈戟附件，以为是战国，我们从上面羽人芝盖鹿车认为是汉，和乐府诗说的仙人驾白鹿相关，唐兰[5]不

信，依旧陈列于战国。结果却知是五鹿充宗墓出土，典型西汉时。和《文物》上那些细绣文一道出的。照花纹推测，有可能是当武帝封禅泰山时执戟郎手中物。此类戈戟上多作鸟（如战国戈常见），而西汉称“执金吾”有两种解释，一以为是棒子两头包金，一以为是鸟。照这个看来，当时执金吾执的或正是这种错金有鸟作蓊的戈类……综合文物研究可以得到许多新的认识，有的一时还不易得到国内学人承认，有的却极容易得到承认。如搞绸缎，用这个方法，就得到了许多方便。如汉代所谓大登高锦（作登高明望四海字样）发现已多日，可无人能判断产生年代——或相对年代。结合文件，《史记》上提到的秦始皇和汉武帝上泰山封禅，加上那个字体，我们推测它生产和封禅有密切关系，产生年代早可到秦始皇，晚亦必在武帝时。而《邺中记》还提起过，则可证东晋还有生产。这个说明便大致和事实相去不多远了。又如你们湖南出土唐三彩小枕，作方胜花纹，不搞绸缎即不知花纹来源，一搞绸缎，便一望而知为是印花染缬的影响。且进而注意所有陕洛三彩，花纹均和锦缎染缬有密切关系！此外还有千百事，都是由综合文物研究而得到比较明确解决。所以我总那么想，各省博物馆工作同志求文物知识的提高，可能最省事办法，还是能轮流到故宫参加库房工作，作进修学习，成效大而迅速切实，除此以外易落空。即以镜子为例，战国镜子虽出自楚属各地，但想从花纹上研究这类镜子的种种，并说出他的来源和发展，孤立的从每一件发掘品谈，是永远谈不清楚的。因为决想不到矩纹是锦缎，夔龙凤却和丝绣关系密切！而矩纹且来自商代，不是楚国专有图案，中原东周以来车轴上即有千百种相近花纹反映，商周铜器同样相似花

纹也不少，下来到战国汉代又用到许多空心砖边沿，宋代到清初却又还留下有百十种大同小异实物保存得上好，它不是孤立存在的！此外还有许多问题都可以由点到面，触类旁通。只可惜我精力有限，虽想在这方面再下十年功夫，用更广泛学习作基础，作些新的试探，已不大来得及了，因此即明知道由此还可以对物质文化史或工艺史许多空白点，作些补充工作，怕都已来不及，只有尽个人能作的作去，其他全得由更强有力的少壮来接手摸索试探了。新的一代工作条件比我们显然将好得多，但是杂文献和杂文物的底子似乎不容易积累，不免令人有些担心，但亦无可如何。

季韬体力如还好，望你鼓励他试来仔仔细细写个陈玉鍪割据湘西廿卅年的材料，不要再有顾虑，一切尽管照实写下去。溥仪皇帝、沈醉特务还能写他的一切，季韬来客观的写陈玉鍪，还有什么不能下笔？应当尽可能详细真实的来一二年，就所知道的从各方面写去，将来我还可以为充实一小部分问题，且可为看看，明白什么地方还可以补充什么。我们地方因为这位大人眼光窄小，只图自保，自作聪明，死去了万千青年，所属廿多县，廿卅年什么建设都说不上。即家乡千百年青人，也都在他的聪明计算下一一毁去。真是使人痛苦事情。记得我未离开时（似民十左右），聂简堂姨父，即一再和我说过，曾劝他把大量年青人送出外面去，照在他司令部一样给钱，让年青人出外面日晒雨淋经验一下风浪，即作“叫花子”也比在保靖司令部吃鸦片烟好得多。我当时即由于他的鼓舞面外出。到了外边后，即不断为他写信，也谈到这件事，一直继续到抗战那年，回转沅陵，在芸庐请他吃饭，季韬似乎也在，还是讲到讲到⑥这件事，让年青人出外闯天

下，免得在家乡堕落，现在算来也又廿七年了。他自己死了，所有五十岁以上的人也差不多死光了，在他当权前后卅年中，由他帮助送出外面读大学的，即他自己亲戚在内也无一个人。文蛟、子光即来，什么也学不到，只学会唱京戏，装成假洋人样子混日子。

戴亚东　凤凰人，曾担任过陈渠珍的秘书。通信时任职于湖南省博物馆。

原信无落款和日期。据废邮存底编入。

① 季韬　指戴季韬，凤凰人，原陈渠珍部主要军官之一，抗战时曾任陆军128师副师长等职。通信时在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任参事。

② 张珩　字画鉴定专家，时任职于文化部文物局。

③ 李昌鄂　工艺美术家，民间艺术研究工作者，时任职于湖南省群众艺术馆。

④ 后　疑为“汉”字之误。

⑤ 唐兰　古文字学家、青铜器专家、史学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⑥ 讲到讲到　方言语气，“×到×到”强调正在进行的事，或一再进行的事。此处为“一再讲到”意思。

19621107
北　　京

致海外一老朋友

……理，并且具有坚固信心，这种认识和信心，可说从中小学起始就逐渐明确肯定，所以到大学毕业转入工作岗位后，都比较沉着，为的是更深刻体会到帝国主义者的坏处，各就本位来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来反帝，是做一个中国人不可动摇的信念！

因为职务关系，我经常有机会出去参观，并和较多文化生产方面年青人短期接触。十年来到了好些地方，有许多过去荒山僻壤，虎狼出没的处所，现在都已面貌一新。到处可见生长上海北京大都市的十七八岁小姑娘，在那里农业社垦殖场或其他厂矿机关作事，生活尽管简单艰苦，工作态度和情绪都非常好，身体更远比城里人健康。你生长在苏州，像过去那种娇滴滴的苏州小姐，应当还留下个鲜明印象。可是现在若在井冈山、大茅山或新疆内蒙古什么地方，看到她们养羊牧马，开动拖拉机，或在什么大矿山自动机器边操纵电子仪器，你会真像现代林之洋，事事以为又到了什么女儿国！这种新人是走遍全国到处可见的，即熟人亲友子女也有不少在这种新环境中长大成熟。试想想看，这比起过去某些熟人，在教会大学里受点半殖民地洋教育，以能说话如洋人，能拜给传教婆作干妈为光荣的人物，精神面貌如何不同！

她们再也用不着为个人前途担心，也从不为私事勾心斗角，且不至于在男女问题上充满感伤心情用烦恼折磨自己。他们为“建设祖国，科技过关”的实践，支配着全部生命，即或工作在荒凉山区，也对于提高本业知识和业余文化，发生浓厚兴趣。这自然另外还有个原因，即学习条件的便利。因为书报的供应，是不分城乡的。收音机的普遍，更扩大了学习的领域，熟人中还有年过六十的老太太，从广播中把俄文学好的。你研究过音乐戏剧，明白过去搞这一行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出路是种什么情形，许多熟人专家都因为难于支持，到后只有改业。现在主持音乐研究所的老友×××，却有十个年青助手，经常为收集材料全国走动，作全国音乐普查——乐谱集中，乐曲录音。作古琴研究的老友×××，古琴谱的整理工作，也有四五个得力助手，据说印出书后，将和辞海那么厚。更重要还是普及工作的推广，即以文化艺术中音乐戏剧工作而言，每一地方都有大几千种戏本在整理中。许多边远地方民间小曲，都有机会到首都北京演出，较好的不经多久，且必然为全国大小歌舞团年青演员所熟习。许多地方性歌舞团，都保有几个出色演员，有的且毕业于国立专业学院，例如以生产瓷器著名世界的江西景德镇，对外交通，至今虽还依赖载重约三吨的小帆船或卡车，把千万件瓷器外运，可是那个美丽如在画图中的山城中歌舞团、京剧团，演出水平就不下于大都市。还有很多过去荒凉不易设想的小山村，剧场建筑设备也令人十分满意。……总之，一切都在不断生长迅速改变中，凡是对人民有益有用的东西，不论地区都一律受到重视。凡是对人民有好处的建议，一到条件许可，即将成为现实。若有人问新中国究竟和过去有什么不同，在

文化工作方面这就是最显著的一点。有关复制古代艺术品，已经印行过不少，有的且专为满足国际需要而出版的，可惜需要量过大，总是供不应求，一出版不久即难找到。荣宝斋木刻古画，有套色到数百次，抚摹一画且历时经年的。此外还有很多工艺品，如北京的雕玉、刻牙，苏州的刺绣、竹扇，杭州的织锦和绸伞，福州的漆器，长沙的湘绣，四川的竹漆器，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至于烧瓷，则除景德镇，此外又和宋代相似，有在全国全面开花趋势，规模更大得多，艺术水平部分也已超过历史成就极远。参加工作的老艺人，工作条件既好，待遇也大不同于往日。有的工作室或利用著名花园，或新建房子，多花木扶疏，明窗净几，工作条件之好，不下于著名医院。参考学习，除各省艺术博物馆均有精美珍贵陈列品，可以观摩取法，部分画家得到文联鼓励和照料，且可全国各处走动。博物馆图书资料室，又经常为各方面研究人员开放，有必要时还及时把文物直接送到工厂或学校去作短期展出，供学习观摩。博物馆收藏也丰富惊人。过去由于材料分散，专家半生搜索还得不到正确解决的问题，现在一个博物馆普通工作人员，三五年中就可以学许多明白许多，而把某一部分艺术特征和历史发展，分析得十分具体。问问学历，才知道这人不是一个普通转业军人，即是一个高中毕业学生！有万千种近于奇迹的事情，说来也极平常，并不是人比过去聪明，只是新的社会制度，为工作创造了良好学习条件而已。

这些事一时说不完的，你若乐意知道，我想从这里开始，试就各方面你值得明白也乐意知道得较具体一些，为平日报章杂志较少提到的，试陆续分别奉告。这种种照我想来，不

仅仅是你乐意知道，千万寄身海外热爱祖国的侨胞，也必然同样发生兴趣的。

十一月七日

这封信的手稿仅存 5 ~ 11 页，收信人不详。

作者页边注："似为华侨通信社特约稿件"。现据残稿编入。

19621110
北　京

致钟林轩

林轩同志：

初步试为你们写个草目来，供大家参考。不妨试用这个草目，抓抓能到手的材料，用线画作成一定尺寸，排个队。如能把目中加×部分凑齐，也就有个基本底子，再能把其他东东西西也连绘带照搞出来，从这个基础上作唐代戏剧服装道具设计，空气就不大相同了。能先从实际材料下手，还是先这么办好。文献已有人写出了大纲（如过去原田淑人），易充实，不必忙。将来教书使同学真正得益，还是得从形象着手，才解决问题。缺少实物或形象，书抄来抄去，自己还是不大懂书中究竟说了些什么的！

草目你可另抄一份，再还给我，供别方面用。我记忆力已不大得用，东西随看随忘，写的什么过不多久也就忘了，并且还容易记错！此外还有许多未见的实物，未见的书，还待好好去学，目下所有，不过是点点滴滴常识而已。

沈从文　顿首

十一月十日

钟林轩　通信时为中央戏剧学院担任中国服装史教学工作的教师。

196211中旬
北　　京

致钟林轩

林轩同志：

草目写来，并附些手边有的小图片，其他得商李范诸同志调看。你先理理材料看，已有多少，还缺某一些，再告我一下。

最好是还设法把人艺演《武则天》剧照和青艺演《文成公主》剧照都集中在手边，将来可以根据这些来分析那一部分好，或不甚好，或不好，可以采长弃短，将来效果必好得多。总之，先掌握客观材料来进行工作，方法即足重视。

把材料调看看，再看情形如何，或先由搞道具的总导演看看。如集体来馆看，得请由戏院方面具个信，商取馆中领导同意后，才成。依我想，还是先调材料集中后再商第二步。不知你觉得如何？

我这几天还在开会。

沈从文

19621121

北　京

致李之檀

李之檀同志：

内中有东北长影制片厂为拍《宦娘》一剧所需要关于五代时南方生活形象材料。约十二月中，他们来看这些材料。

电话　664458　电影工作者协会　转　李凡

已为写一草目，到十二月来接恰看材料时，可为凑寻出来。

从文

十一月廿一

《宦娘》拍制参考材料

生活形象部分（唐宋间）

○　宫中图　　旧题周文矩　妇女群像活动好。有坐具，有琴阮合奏，好。）

○　夜宴图　　（旧题顾闳中　生活气息浓厚，床，榻，锦屏及家具均有用。乐伎也好。似北宋北方人画。家具碗盏亦北方器物。）

○ 女孝经图　　北宋　妇女形象端重不轻佻。衣服色调美。部分建筑处理也好。女子形态也好）

○ 阆苑仙女图　　（旧题阮郜　格调高雅不俗。形态也好。惟少人间味。）

○ 玉步摇图　　（旧题周文矩　高髻险装，造型好。在故宫周刊内。似南宋人旧摹本。）

○ 半闲秋兴图　　（在天籁阁藏宋人画册内。照题目说则为贾似道姨太太斗蟋蟀事。实后来无知妄人所附会。照内容说，应为化妆图。屏风、案榻及化妆具，均可参考。人造形也极好。二婢系看脂粉盒，不是斗蟋蟀盆。此画宜特别重视。）

○ 晋祠塑像　　（十分重要有用）

○ 南唐李昪墓俑　　（男女舞伎好。有图录可参，俑陈列于历博。又墓门二武将壁画也有用。在报告中。）

○ 重屏会棋图　　（旧题周文矩，作李璟与臣僚围棋。屏榻棋局布置及另一长榻布置，均好。画可能出于明代人摹本。）

○ 西岳降灵图　　（劳动人民形象好，油碧金犊车好，行车种种好。旧题北宋李公麟，或五代人笔。）

○ 王建墓石棺座浮雕乐舞伎和围绕四周半身武士

（浮雕设计好，乐器品种多。主雕武

上精神，宝盉槌银二武士极好。）

栖霞山石刻武将或天王，有代表性。

○ 水殿纳凉图 （题郭忠恕，作水殿夏景，十分美丽，在波斯顿藏中国名画一书中。）

○ 如作宴会，有文会图（题徽宗及仇英摹）、春宴图、十八学士图（题阎立本或刘松年）、春庭宴桃李园图（题仇英）

（均系男子在一低低长筵边吃喝歌咏。仆从各种在文会图春宴图中。男子鼓琴可以从乐队中参考。）

○ 会乐图 （时间或元和间，故宫名画三百种，题作宋人，实晚唐。作一群贵族妇女围坐长筵边奏乐，喝茶或酒。）

○ 听琴图 有在小案上弹琴形象。

（旧题徽宗，或后人摹本，因鞋作白色不合。）

○ 宋元人作琴棋书画轴 （实十八学士图之一种，作会聚娱乐，屏风几案布置有用！有在案上弹琴的。生活气息厚。）

○ 听筝图 （晚唐时。支那名画宝鉴。情调好。）

敦煌画有村店，唐式。宋画骡纲图（朱锐），山村酒帘（郭熙），有村店。

○ 清明上河图，胡笳十八拍图，均有城市街景及各种店户，和酒楼等等。又有大宅院样子。

晚一些则用姑苏繁华图，南方桥梁、船舶、筏子、店铺、宅院新婚、店铺开张，一应俱全。惟时间太晚。

○ 赵千江行初雪图 （有卷子，又在文物精华内印过。渔民

荒寒景象好。船夫好。）

（还有北宋王诜渔村小雪图渔夫也好。）

○ 荆浩山水画轴中之渔民

（在日印《中国山水画史稿》内，双船并在一处，上设罾，和丁观朋临王维捕鱼图方式相合。）

○ 雪渔图　（故宫名画，或题五代雪渔图，作一渔人披蓑戴笠拥鼻蹲于苇丛中。）

○ 郭忠恕江行雪霁图　（时间略晚，船极好，作二大江船停泊，船上舟子多作寒气逼人神气。）

庭院布置部分

刘松年四季景册页　（故宫陈列，笔近阎次平，笔墨较重，夏景别庄布置甚好。《文物》有介绍。）

宋人画册中各种庭院布置

（彩印画百种内）

○ 全相五种平话图中可参考部分　书有印本，元刻，所反映多宋式家庭衙署排场。

（时间晚些，但近于南方建筑有中兴祯应图，萧照绘，作泥马渡康王故事连环画。街市、城门、小市民、小桥垂柳等等，均还可参考。）

○ 华灯侍宴图　（宋人笔，在故宫名画册，故宫周刊内，作大宅院过年或大节日场面，气派极好。南方景。）

○ 观灯图　（作二妇女在观棚下弹琵琶情形。）

○ 羲之自写真图 （天籁阁藏宋人画册，长榻几案药炉茶灶布置好。）

○ 萧翼赚兰亭图 （茶灶茶具处理好，□□□□□□中国流传海外古画中，□□□□□）

19621122
北　京

致钟林轩

林轩同志：

有个为《宦娘》演出参考材料草目，你似乎也值得留个底子，以后必有用。抄好后，将原件寄还给我即成，因为我在家总是休息时，或有别的事待作，不应当一再劳你远走！

并颂佳好。

弟　沈从文　候

廿二

19621129

北京

致陈翔鹤

六二年十一月廿九

翔鹤：

昨天兆和告我，得你电话，闻有一陈先生希望看看我所说的有关唐代故事画，和其他东东西西，你也有兴趣看看。凡是书本上可找到的，照我另写的一个草目，到历博图书室借书翻翻，即可看到。凡是资料室卡片箱有照片的，极容易查出，即加洗也便利。此外历博美工组，还有一部分壁画，比如新近出土的永泰公主墓壁画，即相当好，且十分重要。至于把这些资料集中在一处来看，我实有心无力。因为草目只需从脑中挤挤即成，把一大堆图书实物集中，就得动用各部门一些劳动力，过去有什么古代历史戏演出，看的人多，还易商量，现在凡不在保管部门诸同志工作内的杂活，已正式要我少揽些，便不大好意思再过分好事增加他们麻烦了。加之近来有的重要文物或图书，照规矩都还得馆中首长签字特许，才能调出，因此一来，我即再热心好事，也不大好办了。（自己想多看看学学，也是相当周折，无可如何的。）只好还是“纸上谈兵”，就记忆到的，随手写个草目来，真对不起！我见闻有限，记忆又差，没有见过的还多得很，虽看过

一时记不清楚的也不少，只有待另一时再说了。近十年来因为在博物馆工作，接触材料比较杂，常识于是也比较多，觉得问题万千种，似乎都可望从一个较新方式探索下，得到许多新的理解。既然事近于创始，还少有人肯注意，我就从“凡事一盘棋”着眼，来打个先锋，各事摸摸看，能对于“共同提高”有好处，自己即或辛苦些些也无妨。学下去，便更进一步明白，若搞文史的对于这万千种“物”有兴趣，必可启发许多新问题，解决许多旧问题，所以总是在建议上或文章中叫叫嚷嚷，以为“其中有物，其中有象”，不宜忽视。但是叫嚷效果还是不大，不说外面搞学术的少理会，甚至于在博物馆同事中，也引不起大家兴趣。外面教书的、搞古典历史戏的，有时还来谈谈（也多是临到头来才肯注注意，平时还是少有人肯下本钱去学的），年青同事却未问过我什么。原因不易明白，但是总有一个原因。假若我是一个什么“长”，情形自然便大不相同。因为尽管鼓励人“独立思考”，事实上许多人已习惯“不独立思考”，凡事依样葫芦画下去的。我若是什么部长馆长，同样一种意见，反映必大不相同。不巧我始终是个普通研究员，说话便不大抵事，即或准备为他们作“垫脚石”，而作种种努力，还是不免有“后无来者”感，有时不免有些着急，但亦无可奈何。可能我学的还是不大扎实，或者说思想不对头，对社会并没有什么真正用处，因此虽十分好事热心，效果终究不怎么大。倒不如写点可有可无、不痛不痒、空空洞洞文章，还容易得到各方面赞扬认可。

上次那个信，也只是回答一个人的来信时，觉得涉及“注释”还有共通意义，才寄给你看看的。不一定要用，和刊

物体例不合，可不用。话已近于重复唠叨，可不用。内容少共通性，可不用。万莫因为寄给你即使你为难。（那信已寄陈贻焮，你寄回来，不必再发表！）我因为主要工作已落空，现在搞的杂学，只近于半服务行业，工作方法即或还可取，工作成就实在并不多。十年来，重重复复为一个“学习必须联系实际”的问题说来说去，总想把身受好处加以推广，许多人都听厌了，如不是有人问到提到，已不大再想作这种无裨实际的空谈了。亟希望趁心脏还未衰竭时，愚公移山，再来挖几担土，把学不到、学不深的抢时间学下去，真是有点“不知老之将至”感。十年来为别人事情帮了许多杂忙，过手的文物，就怕有上万件，什么时候若有个机会，能把这些文物的照片，让我得到一份，一一加注，就是好大一份工作！另外又还有希望能把我搞的杂问题有三几万个我应当搁在手边的照片，这个文化仗就好打多了。如此一来，还可望为各方面打不少的杂。常听人说使用人力应讲经济，这么一来才真正经济。目下所有杂知识全得靠记忆，塞到一个三斤六两重的脑子里，连个卡片也没有写出来，人一完事，一切即随同完事，真像不大经济。还有经常是一家四人得挤在一个房间里过夜，求夜里睡得安定一些可不容易办。半夜醒后待开开灯看看书，又会妨碍早上六点多些即得出城上工人的睡眠。心脏已有了毛病。在这么一种生活方式下，我还在打量如何加强学习，好来回答杨贵妃或王昭君蔡文姬等等材料问题，真有点像是一个人用力拔自己头发，以为可望举起自己身体一样，傻得可笑。不知道熟人中能有什么办法，让我能从什么方面得到一两间房子没有？只要在目前住处附近，即自己

每月出一笔租钱也成。只要有个地方稍微可松动一下，我就等于已经把自己拔到空中了。学什么似乎都还容易，学找个住处可好难！

并候佳好。

弟　从文　顿首

廿九

陈翔鹤　现代作家，教授。通信时任《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主编。

196211 下旬
北　京

致钟林轩

林轩同志：

你学习事[①]，我已向馆中领导同志谈及，得到允许，惟最好由学校正式给历史博物馆陈馆长一信，带去见见陈馆长谈一下，好具体为布置工作。或者你先来我处再谈一下（礼拜二下午好），商定办法再去见馆长也好。我们也只有些常识，知识并不深入的！

沈从文　顿首

十一月　日

电 57516

---

① 学习事　经作者推荐，钟林轩曾借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参加当时开始编的《中国古代服饰资料选辑》工作，并从中学习。

19621207
北　京

复邵洵美

洵美兄：

得信，知前信已收到。关于府中收藏官窑洗子出让事，曾便中问及故宫收购瓷器专家孙先生，据说最近并未有人商洽，或系其他机构，则不得而知。东西如是宋官器，市价似已过万元，若只是雍仿，不过数百元而已。（其言大致还可靠，因昨曾同过一古董店，为别的单位看瓷器，仿官仿汝大小即收五六件，价则由廿到三百。）

又闻府上洗子数年前曾在申博，以为一宝，印成过图片。今既奉还，是否申博还有意收购？如能就地解决，岂不反而比较省事？

我对于宋官窑知识不多，惟曾见唐英在雍乾之间仿官仿汝不少，过手收购的也有一些。府上收藏只见过一次，记忆已模糊不清。（故宫同式雍仿闻尚有一些，未见到。）今故宫既未闻有人主张收买，不知系由何人接洽，若只是过去陈万里先生看时允许过价值，这时是否还拟照原来数目为公家收购？无从知道。我和他不大见面。兄如乐于出让，无妨直接去信一问。若系上海什么商店打算留下，价不在陈先生所出数目之下时，能脱手也无妨脱手　因古玩价值少固定性，常有今昔悬绝不可想象情形。此人以为宋，出价万元亦常有事，

彼人以为雍乾，出价二五百已感觉为难，一切决定于负责经手人鉴别和兴趣，并无什么真正标准。即的的确确为宋，昨曾在古董店见一龙泉官碗，价标八十，即无人过问。但这个碗假定作得形体较怪，比较少见，即八百亦早为人买去了。亦有同是一物，如玉器，三四年前不过三五百元，现在已过五千。同是一物，如帝王法书，过去五十年值银数千，现在则三五十元还不易有主顾。瓷器市场变化更多，记得六七年前，曾经手近千件清代器：许多五六十元买来的现在过千已难见到。如康熙料款碗珐琅彩过去三百元已不错，近日却值五千。雍变均大罐百余元，近亦可到二三千。闻某宅一雍粉彩瓶，过去不值二百者，近且索价二万。另外一对碗日昨八十即买到手。然亦有过去一豆彩或豇豆红（康熙）马蹄尊，值美金过千，近数十元也可得到事。总的说来，价值多随对方需要而定，并无一定客观标准。

正因为价值不定，旧鉴藏家日少，而新爱好者却日多，其中必不乏乐意出高价收古董认为赏心乐事的。兄生活如过得去，不太需花钱，那个洗子且不妨收藏下来，待善价再脱手，也不失为一策。即或已经较多人判断为雍正仿官，只是出价过低，也可以不必出脱。因为照情形说来，瓷器价值总是日益上涨，即雍仿，在未来日子，也可能和粉彩同样，忽然上升到惊人程度也。

在此工作近于揽杂活，什么都摸摸，其实什么都并未深入，是个“假里手”。近正在组织三五人力整理服装资料，过一时还将整理锦缎资料，能作出来真是好大一份。光宇昆弟在此经常作什么戏剧演出美术顾问，我将来大致又作顾问的顾问。真正是应合了“人是可变的”一句话。把这十年学的

大堆破烂作个交代后，或许再回到老行业，来写“五四到解放”一段社会小说，不过再希望如过去廿天写自传情形，恐已不可能了。

并候府中大小佳好。

弟　从文　顿首

十二月七日

因这里和邵循正常在一处，总把兄名误写，真是抱歉！

邵洵美　现代作家，翻译家，并曾营出版业。1958年因历史问题被捕，通信时生活窘困。

19621231
北　京

致程应镠

十二月卅一日北京

流金：

寄了些碑拓来，有一二种还好，你留下作个纪念，不必再送学校。这些东西北京容易找，要什么可告我个名目，过些日子，便中即可为弄来。

国家生产好转，使人放心。北京今年菜蔬多，大家病较少些，上海过年供应一定也比去年强。临到年终，天气忽然转冷，在房中大火炉边，手脚都如同将要结冰，似近十六年未有事情。只记得四十年前也有这么一个冬天（那天我正满二十岁，现在却正好过六十岁），当时身上穿的是一件夹衫，用棉被包裹两脚，坐在冰冷无火炉的一个又窄又湿小小房间中，从从容容接受生活中面临的一切现实。人年青什么也不在乎，凡事一个无所谓。只觉得面前一切平常自然。还有事情待我来完成。居然就这么活下来了，一过四十年。认真说，那就真正是“好辛苦”！因为四十年来大多数熟人都已成了古人，我自己家中几个弟妹也死去了。现在又似乎回到一切单独而且陌生情形下。对着面前桌子是一堆卅年前旧著，这些东西似乎像是凭空产生又忽然消失。因为事实上虽是一行一行慢慢的写出来的，可是却一下子在社会变动中消失无余。

除了自己还留下这一小部分样本，社会上任何一处公共机构，也再不容易发现它们了。旧书店什么都可以找到，我的却无从找。它的产生有些离奇，消失还更离奇。有个朋友说得极好，主要是社会新，这些东西已过了时，不像别的人写的有“永久性”。从报纸上看，广告栏可发现《雷峰塔》、《茶花女》、《三战吕布》、《孙庞斗智》、《拾玉镯》……和香港人口一些电影广告，又有《雷雨》和《日出》，都告满座（巴金集子第十四也寄到这里）。笑话大会中则有“怕老婆”等等十来种笑话，前不久还在政协演出，三四百人听来都十分开心。想想这一切存在（有永久性的存在！）和不存在，也还是极有意思，并不使人难受悲观，只是觉得不可解而已。真是越学越近于无知。由此稍稍明白“和光同尘”四个字的含义。明白了还不算数，要学会运用到实生活里，大致还得好好努几年力。也许始终不易学得好！

这里天气一冷，每到黄昏，出门过马路时，眼睛不大清楚，办公人员急于回家，自行车多不点灯，走得格外快，总担心会被撞倒。如被飞快的汽车撞倒，大致就不可能再爬起来了。坐在车子里的一位，也许还正是个老朋友，廿年前的什么“国府委员”，现在的什么长！从他们看来，会觉得我“凡事固持不会灵活运用”。因此一切活该。说的大致还是有些道理。我事实上不是什么固持，只是相当愚蠢。因为到目前为止，在被他们的汽车或别的什么撞倒以前，总像还依旧用的是四十年前天真心情，来准备进行些未完成的工作，学的待好好的学，作的应好好的作。事实上或许比当年愚公还愚，因为写出来的一切，家中就无读者，更不用说后继者。但是生命不可解处大致也正在此一点上，它存在，就不能静

止，真应合了庄子当年说的“大块劳我以生”，我或许还要盲目的劳动几年，在几个无人肯搞的问题上摸索一阵，做些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到精疲力尽，才会真正休息。这十年来似乎又学了一大堆东东西西，事事物物，只是灾诸枣梨的机会，大已不会多了，因为学的多是各种形和色以及彼此关系，既不像“学术”，也不是目下艺术家说的“美术”，倒像是天生为各方面服务打杂用的。作得倒使人高兴，自己也觉得有意义，因为生命有个使用处，虽然用得不够经济，总还是在为了推进一切向前而用！

并候府中均好。

从文

1962年(1)
北　京

致李之檀

之檀：

故宫正展出历代名画，内中重要作品甚多，如有时间可抽用，望一商张荣同志，争争时间，趁未撤陈前，赶即去把有用的诸画中人勾下来，用较快速度好。过几天一撤就看不到了。

一　《女孝经图》几个妇女，形象具体且好，帝王和皇后倒不必绘。

二　《春宴图》（即《文会图》另一本子）尽可能把仇英本子未有的绘下，披发童子多，只绘一二即成。

三　《卓歇图》还是重要有用

四　《阆苑仙女》几个有用。

五　《揭钵图》第一个天龙八部神将也还好，但黄胄那个女侍好些。菩萨不用绘。

六　清代陈列室看看，有个《雍正行乐图》，若还陈列，务必勾下，这画是将来重绘曹雪芹重要参考，也是作新《红楼梦》图唯一可参考服装。

七　有多余时间可用，再摹任仁发《明皇见张果老图》中明皇和侍从，这也极好，又易勾白图。又《出圉图》是宋式，三个人也好。

我这几天正在为准备明年曹雪芹纪念会查《红楼梦》中文物，将来可能会在故宫搞一个展览，从馆中要调那个《王府图》等等去展出。也有可能还要调个人去帮忙的，目下还早，不到时候。

从文　候

1962年(2)
北　京

致杨士惠、潘秉衡

士惠、秉衡二同志：

这次看本市工艺展，觉得很多作品都突破纪录，得到极大成功。特别是两位老师作品，给我印象甚深。昨和朱家溍同志谈及时，都觉得新的成绩令人十分兴奋。还盼望明年五一展有更多新作品出现，年青同志，也能有不同崭新成就。关于人物雕刻，弟之愚见，总以为充分利用优秀传统，加以发展，还可望使雕玉、刻牙，和其他泥塑、面塑、木雕等等，得到不断新纪录。在党领导下，国内工艺方面也起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年来都有不同进展，但是北京方面条件格外好，成就也特别显著。求今后如何体现毛主席提到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本市工艺日新月异，学习遗产，大量占有资料，还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研究所人力配备应当加强，费用方面，也得作些能适应今后生产要求的预算，一切从远处看，占有大量资料，让一部分年青设计工作同志，深入学习，用较多时间参观故宫，还是有必要！另一方面，即想办法，从新华摄影社等地方，印几百种有用照相。记得数年前敦煌塑展时，展出一份尺多大的敦煌天王塑像，有的十分好，线条利落，开相也好，如转用到牙刻上，也必然会得到应有成功，却比从京戏取法美丽得多！仕女相从画塑中也还多。

人物故事画，且有组织布局极好的，如像最近在东路绘画馆展出宋元部分《女孝经图》、《阆苑仙女图》、《春宴图》，以及后殿任月山《出圉图》、《明皇见张果老图》就都很好。其实花鸟也值得参考一下宋元画布局，墙上部分小幅特别好，试来反映到新的雕刻上，会得到比目下还满意的成功。至于雕法上，故宫材料也还有可以得到启发处，如故宫有些明代雕竹笔筒，使用多层深浅不等圆浮雕、透雕、磨沙并用技法，刻法艺术效果也极高，可以参考取法。特别重要是它的稍稍避免自然主义的逼真追求，在树木位置上带点图案效果处，可以更加见好，值得注意！佛像如还是外销一个受欢迎的部门，我们向传统取法的就更多了。有的老师傅限于工作习惯，跳不出清代形象范围，也有待两位老师的帮助，和资料组年青工作同志为提供参考材料。如像世界知名的《贯休十六应真图》，易县罗汉堂的罗汉，天龙山的唐代塑像，麦积山的塑像，以及近年在定县出土那一群白石雕菩萨，几个大型失头的隋代塑像，就好得很，……

杨士惠、潘秉衡　为北京的牙雕和玉雕大师。

据未写完的废邮存底编入。

1962年(3)
北　京

致饶梦侃

子离：

昨谈未能尽意。关于写作，兄大致因为多年以来和文坛隔离，不大明白新的规矩习惯，可能因一二诗被退，即以为编辑部门有厚彼薄此见外处。事实上恐不是这样。每一刊物均有许多人看稿子，相当仔细认真，且有一种选稿习惯，稿不合用退还实常有事情。也有这个刊物不用，另一刊物又放入第一篇的。也有各处均用，到时却用作批评材料的。总之，文章刊载有种种不同取舍尺寸，编辑看稿件却一律比我们卅年前时代认真谨慎得多！在这种情形下，也会有我们以为不大好，而他们却认为重要作品的事。从这些问题看来，即可知时代变了，要求不同，若打量从事写作，似乎首先得承认这点现实，才能继续作下去。把选择取舍给予编辑，即不会因为登载与否而介意了。

他们希望你写一多①，或《白蛇传》诗剧，若拟着笔，也得先作这么一种情绪准备，即十分费力用一年半载时间去写成它，到把稿子送去时，却不登载，等于白费。这都应当看得十分自然，才合理！因为常常有费了许多人精力，花了极多的钱，拍一电影，到后还是不让公开演出，也有公演不多久发现了问题，还是收回的。总之，得有一种雅量，让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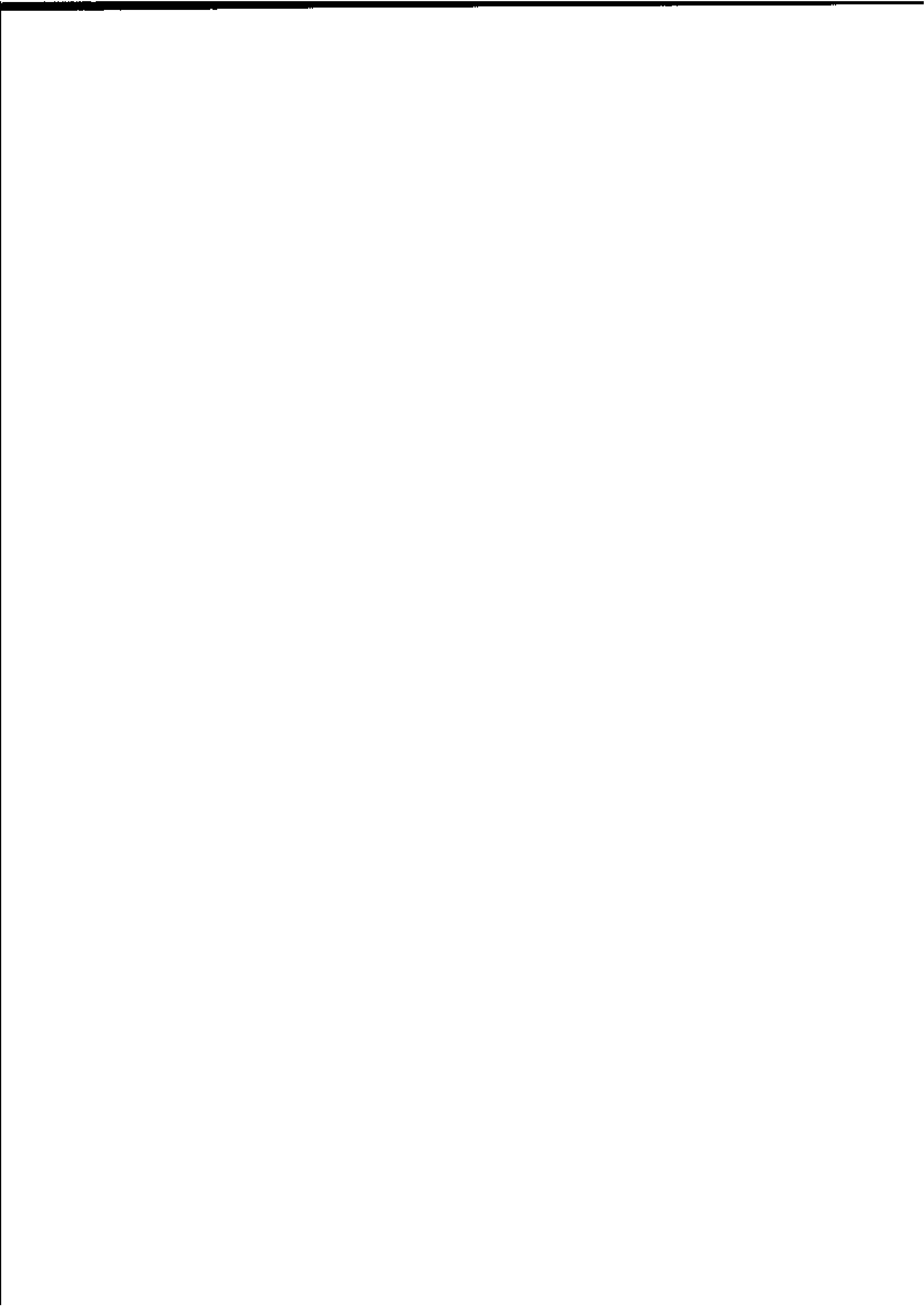
辑随意删改以至于退还稿件，均不以为意，才可以把写作当成工作一部分，来重理旧业！若依旧照过去看待，写必发表，一退稿即感失望，那写作将不免成为一种痛苦担负。写作乐趣未得，反而得到痛苦，……

饶梦侃　字慕陶，别名子离。现代诗人，北京外语学院教授。

原信缺尾页，据残信编入。

① 一多　指现代诗人闻一多。

一九六三年



19630319
北　京

复沈岳锟、田真逸

大姐、真一：

得近信，知大小健康，并知新媳妇已调到了厂中工作，大姐大致也可以轻松了些，慢慢便可得到真正“含饴弄孙”之乐了。纪伦来京已见到，在此吃了两顿便饭，恰是家中还有点菜时，大家笑说他有口福！看见大姐抱孙子的照相，显然已瘦了好些，不如前几年到京时壮实，惟小孙孙日益长大，一定可以使得作祖父母的回复十年青春！三姐这次为孩子办了点小礼物，一顶红绒帽，一件小红衣，或者过五一节可以穿上身出外晒晒太阳，过一个好节日！你们需要什么药物或吃的，只管要二丸子告给我们，这里会办得到，不太费事，也并不花多少钱。你们年纪已行将七十岁，我最小也过了六十，还用得着什么客气。照老规矩我们都应当做“老太太、老太爷”了，得享享儿女福为天公地道。照新规矩却大致还得为新生一代作几年“保姆”，好让纪伦等工作得更好一些。事实上保姆越作得称职，也即是对国家贡献越大！这一点大家都将同意，所以三姐看趋势也有作候补保姆准备，×月里即将为此而忙起来。这事万莫告云六，且俟纪伦回来报告一切，未来新媳妇性情还好，不大说话，还有些学生味，也相当简朴懂事，知亲热人，在工作中与同事能共事。既同虎虎

在同一工作室，彼此也容易相互帮助，生活上合得来。三姐自己不大说话，所以对比较不说话的也觉得中意，知道一定会是虎虎一个真正好伙伴！龙龙此事还不能解决，也不希望即解决，我们觉得也好，迟几年不妨。因为机会多，挑挑各方面都比较满意的，将来省事。两人身体都还好，只是虎虎老是瘦瘦的，过几天脸颊边且是一片小毛胡子。易生口疮，不大吸收核黄素，可能还是睡得太少，休息不够，因为工作外早晚还常上课。工作大致好，小时候玩机器的长处现在全用上为国家搞基本建设了，可惜工作上成绩我们全不懂，只看到一些图画得极其整齐干净罢了。纪伦一定知道情形。朝慧还常发烧，一星期打针二次，闻肯定是结核性，总算是来这里病能控制住了。画得还好，惟有些性情似乎多少有些像父母，聪明中易带来自信，继续发展将来会多挫折。不大能如龙虎朴质勤俭，且遇事肯动手。加之又因病不能入学在群中受教育，因之我不免有些担心处。大姐似乎可以常写点信来，要她明白能来京殊不容易，莫辜负机会。即或因病难升学，能在生活方面、为人方面，多向二哥哥学学，向伯妈学学，将终生受益得用。甚至比读书还有实用。如今看来，三姐告她的话和生活方式，工作态度，都不易对她有较大吸引力，实不大好。我说得较多，慢慢的也不大相信了，这也不大好。大姐在这方面，似乎可以常写点信，告给她应当明白生活实不容易，到北京来实不容易。自己有用知识不多，懂得极少，应当十分虚心听听长辈的话，学学长辈的待人接物，万莫闹小脾气。处处知道小心，并肯事事动手，处处学好，才不失到北京本意。应懂得生活艰难，长一辈谋生求学的辛苦，才会明白目前日子如何不易得来，不应轻轻放过每一天光阴！她有许多好处，理解力也相当

高，学什么都快，只是不懂得我们说话的重要性，不大懂得向三姐学为人，将来去工作、去当家的重要性。更不大知道学什么都必须十分有恒心，这是我隐隐担心处。因为九妹过去，即正是自以为是的发展结果，不明白的以为是我娇纵了她，知道的才明白我不知劝她过多少回，坚持学习的重要性，只希望把我自己在学习上得到的好处，帮助她成一个人。结果完全失败，终生为此极其痛苦。即和得余同在一处时，也总要谈到对待工作和生活态度问题，照例是他像比我懂事得多，在他眼中我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书生，而他却一切应付裕如。因之谈到后来，总是不欢而散。在沅陵、在云南，通有过长谈机会，而照例谈不下去，终于只有各走一路。由此种种过去，对于朝慧我们也不免有些担心，得即早注意。还得研究一下，如何从多方面来帮助她，教育她，改造她，使她明白自己空虚得很，求生存并不容易，必须十分虚心的懂得向人学习的重要性。我们对于她的许多劝告，能记在心上，都有终生受益的好处。这些近在眼前的好处如学不到，这社会那里还会另有一个标准可以参考取法？大姐来信时最好常带一笔，要她在自学中有恒，在日常生活中懂得凡事应帮同王嫂，先从近身小处学，比读点普通文学书还切实用。她也很能写，写得相当好，但是告她必须如何坚持长期不断的写下去时，却不明白坚持有恒的重要性。能病好上学校或工作就会好得多，可是一时恐怕上不了学。

二弟　三月十九日

沈岳锟、田真逸　作者的大姐和姐夫。真逸常简写为真一。

196304上旬
北　京

致严文井

文井：

多久不见面，想必工作忙得很。只听说总在开会，可不知道近日将开的“文化会议”，有不有涉及到上百万工人生产的日用工艺美术品，及特种工艺美术品，在外销上曾发现了些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采取什么具体改进方法？就我近几年日常接触的一部分品种说来，有几种可以说“不曾过关”。范围说小些，即“艺术不曾过关”。做的东西十分费工，可不大好看。工好，原料好，图案花纹却不大好，卖出去不容易和人竞争。问题虽十分复杂，又不尽相同，总的说来，大致情形差不太远，即：领导生产单位的艺术设计，水平不高。资料工作做得不怎么认真。从一般美院或工艺美院毕业参加艺术设计的同志，尽管工作十分热情，且有一定理论水平，但是面对现实，花纹和造形知识都极贫乏，对于“利用优秀民族遗产”问题，认识不大够，因此谈改进和提高，都必然碰到困难，具体办法不多。学得太少，因此各大博物馆库房中，尽管搁下万千种十分精美的美术品，却无从转用到新的生产上来，供参考借镜。新作的许多种东西，总难于得到应有成功，或突过前人纪录，取得更大成功。地毯、锦缎、雕漆、瓷器、景泰蓝，生产情形大体都相同。十年来，我曾

经看过南京、苏州、杭州、青岛、景德镇，以及北京各地工艺美术研究所和许多生产单位，留下印象都是“资料工作搞得不能令人满意，无从满足生产发展要求。教学方面，则年青教师对于民族图案知识不大扎实，教出的学生，转入生产岗位时，也难于发挥作用。”求改变现状，取得应有进展，还是得从改善资料工作，和改进教学工作着手，才符合实际。所以几年来在政协作了一系列提案建议，都是针对这个问题出发。目的只有一个，即把所有和外销有关工艺品，想办法在固有优秀传统基础上，来逐渐提高。大家越善于充分利用固有的好看花纹，让它和新的技术结合，生产品送出国外，也将越有把握取得更大成功。由于彼此认识上还有距离，所以有些建议，得到文化部门注意，初步得到解决；有些建议，还是近于搁置。比如说，建议多印些有关工艺美术图录或花纹图案，并为协助生产改进提高，协助教学质量提高，适当印些工艺美术专题电影，没有作到，问题不能解决。建议鼓励工艺美院或美院工艺专系教师，取得博物馆协作，分别需要，就各博物馆进修，如教漆工艺美术、教丝绸印染、教陶瓷艺术、教基本图案、教室内装饰……也不大能引起教育院系应有注意。结果却是，两年来有机会和五六位年青专业教师接触，或刚毕业起始教书，或已教书数年，但事实上对于所教那一行的艺术知识都不够用，有的且由于教书需要，临时才来准备材料。问问他们过去所学，得进一步明白，大都零零碎碎，不切实用。说“古为今用”，必然易落空！眼看到这些事情，不能不代为着急。这实在不应当是新的国家应有事情。这一环必须想法改善才是。文井，万一此后某一部门，有涉及“工艺教学问题”，和“外销工艺美术品滞销及其原

因”报告会时，能让我参加听听，即让我参加听听，也好配合新的需要，趁精力还来得及，为国家多作一点事情！

我本不懂美术，只因为这十年在博物馆工作，照文化部提示的研究方针任务，应当是解决陈列上一系列问题，并对外协助研究，协助生产，为这两者服务。所以注意杂文物制度，和工艺美术各部门花纹图案问题，有了些常识。一面才知道，涉及文物制度的历史研究，有一系列空白点，目下还少人过问，而且一离开博物馆库房材料，也无从过问。如仅仅从书本上搞研究，不能利用大量实物材料，任何大学者也搞不出所以然。另一面又才明白，谈艺术上的“古为今用”，博物馆还有万千种造形大方，花纹精美，色调鲜明的工艺品，可供现代学习取法，还有待人肯来用点心，耐耐烦烦学习，在较短时期内即介绍出来，好让各方面参考取法。凡是要对付“人”事的大事我做不了，要对付“文字”的工作，我在过去已尽了能尽的力，但新的要求已不相同，我的认识水平既不高，运用文字也再无长处可言。但是从文物中探索问题，我的常识似乎还得用。既转到新的工作岗位上搞研究，就拚命来学习掌握这方面武器，尽可能来帮到各方面作点事情，打点基础吧。越学下去，就明白这方面待作、可作的事情还真多。这也就是几年来党一再鼓励我写作，我却总像不大想离开博物馆原因。血压常在两百左右，心脏也常常是一到累些即隐痛（每夜醒回时必有阵子痛），好转已无多希望，应休息也休息不下原因。……目前搞我这一行杂艺的人，似乎还不太多，此后恐更不易培养，因为照习惯它还并不叫做学问，缺少“学术”价值。更重要即搞它时千头万绪，实在相当麻烦，虽费力又不易见功。脑子里塞满了花花朵朵，东东西西，

和这些花朵东西相互关系，压得头脑好沉重。过手万千种有用材料，却无从保留一份照片，一切全靠记忆，什么人要什么时，即为从记忆中挤出来。一般说来，看的东西既不少，记的事事物物也不少，但真正具体深入把许多不同项目一一分门别类，便感到束手无能为力，学得实在还太少了！一切都只是一点常识，求深入落实，还得体力好一些，并得有机会，就全国范围内几个大博物馆库藏文物来进行业务学习。因为有了些常识，学习方法可能快一些，比如说，故宫有八千卷故事人物画，我只要能过目一道，即可以知道有多少种有什么用，解决什么问题，随谈随记，不费多久即可了事。看瓷玉丝绸也一样。只要有机会，我极乐意这么去学一年，主要收获不是我个人，只是可以把我常识更丰富起来，对所注意的许多问题，能提出更充实材料，协助各方面解决问题。能这么一来，我这个"文化服务社问事处干部"的名分，担当下来就心安理得多了。

严文井　原名严文锦。现代儿童文学家、文艺理论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等职。

据废邮存底编入。

19630409
北　京

致龙潜

龙馆长：

前几天你谈到“搞搞生产工具问题”，我考虑了一番，门类实过于广泛，不是我能力和体力担当得下。农业生产工具既有王处长在进行研究，本馆王世卓同志也用过心，似不必重床架屋。至于一般生产工具，如见于《天工开物》一书中的，科学院亦有一组研究人员，全国各处走动搞资料。我们如拟作，不如针对本馆现实需要，就个人常识所及，助手人力也比较容易找，从小处找三五试点，做些初步探索工作，提出点材料，供年青同志参考应用，使力不多，见功却容易，也符合“实事求是”原则。

本拟从“用火工具的进展”，结合文献和图像，看看这一类工具在陶瓷史、金工史、纺织史、医药卫生、食品加工等等手工业各方面历史发展和应用情况。如可以作，汇集三几百材料也并不怎么困难，惟一加仔细估计，就发现炉灶早期图像比晚期多，不免头重脚轻，和生产发展有矛盾。近千年除炼水银还留下三几种炉式，丹炉药灶还有二三十种，染缸有三五种，其余形象即不多。适北京市工艺研究所送来个兽类图案小册子样本，材料中一部分原是我告给他们的。想起马匹的驯服在交通、国防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马装备的进

展对于世界的贡献（因为马镫也是中国人的发明），英国人虽先下手作过一些研究，不可能深入，国内则还未闻有人认真进行过探讨工作。我对于这个问题虽少深刻理解，却有些些常识，如能把现有常见资料凑齐，让文物、图像、文献三结合，作点综合分析工作，有系统整理出来，对本馆同志业务上的共同提高，大致还得用！因为用的方法较新，得到的认识理解也可能较深刻一点。

馆中谈“调查研究”已多年，常停顿到会议记录上，难于见诸实行。如今提出的题目，似乎比较切实，由我作来也近于“为长者折枝”，盼能考虑一下，值不值得作？据个人私见，学毛主席思想，尽坐下来反复读文件，不联系工作实践，不易明白体会深浅。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十二个字，也容易落空。如从一件具体工作上加以测验，看看能否把所学贯彻到工作方法上、分析问题上以及提法上、结论上，得出成果如何，即比较容易明白得失，知道某方面还好，某方面还不够。再来改正，也方便得多。谈思想改造，通过工作来检验，也比较具体。

资料整理出来，显明即有如下用处：

一、陈列部同志，陈列柜里由商到明关于马和马具应用发展的说明，根据它措词就会比较得体有分寸，不至于如目前那么草率马虎，交代不清。

二、美工组作历史故事画，遇到战争场面使用马和马具时，也比较容易理解各个历史时代的特征，引用附图作补充陈列，更不至于误用材料。

三、保管组、征集组收购人物故事画，鉴定时代方法依旧停顿到沿袭习惯，如对《明皇击球图》时代判断，人云亦

云，不求甚解。定名称也易笼统含混不科学。若用这个材料相互印证，必能得到许多方便，而有进一步提高。因为客观存在事物是作伪不了的。

此外领导同志如有兴趣能当成个手册空闲时随意翻翻，也会得到小小益处。个人对本问题虽拘于见闻，常识有限，完成后如能得馆中同志为作些补充，文字解释上政治性还不够强，又得馆领导作些具体指示，有所增减，岂不是由无到有，逐渐就可望成一份有用资料？完成后再请部中审查审查，如同意付印，即用个比较简易方法印出来，供全国文物工作者作内部参考，大致还是有一定价值（不宜印，就存档也无妨）。因为这种搞文物的基本常识，在本馆，在全国，实在都太薄弱了。如果这类排材料的小论题，还值得试作，趁我体力尚来得及使用，只要形象资料能凑齐，搞五六个还是不甚困难，也用不着多少时间即可完成。因为心中有数，即不至于盲目走弯路，形成人力物力的浪费。十年前，我即向馆中建议，想要业务上共同提高。总得有人不怕麻烦、困难，来作点基本功，写写小论文，不可能凡事依赖外面研究成果。因为事实上有一大堆问题，外面实永远不会有人进行研究的。（基本材料在馆中，而且得取自各方面，外面拘束文献学的高才硕学，即乐意研究，也无从着手！）可惜建议没有得到应有注意，一耽搁即已十来年。当时史部学、器物学底子较好的同事，多已陆续调职，我即或再加倍热心好事，乐意一个人学五个人拟搞的问题，终究由于史部学底子太差，想看的应看的分藏于各大博物馆的有关资料，又接触不易，真正是有心无力，无可奈何。正因为比较明白文物研究工作空白点还相当多，旧方法并且不大得用，解决不了问题，有许多都必

须从头作起，由无到有。若一切能从实践出发，作得扎扎实实，不仅仅可解决本馆陈列上一系列问题，还可望将成果提供给国内编通史、文化史、艺术史，以至医药卫生、音乐杂技和生产上所需艺术方面种种新材料、新见解、新结论。可以节省各方面许多人力物力的浪费！现在只就眼前想到的问题写个单目，希望当个试点工作提出来，请你斟酌斟酌，看值不值得作？如认为还有用，且希望用较短时期完成，只要有一只比较准确、敏捷、灵活的画手，供我使用，为把约六百左右正附图像绘制出来，我即贯串文献，一一加以说明，作出来一定还会像个东西。若馆中没有人手可以调动，又限于规章制度不许请临时工，只要馆中同意搞这个工作，即由我薪资中每月扣出六十元，来请个年青得力画手，为把必要图像画出来，成绩则将来完全交给馆中，也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争取时间，为公家作出点东西！早作比迟作经济，因为还可望抢时间。另外尚有机会再进行几个其他不同项目，都是对馆中有用的。

比如说，陈列中历史人物画塑未过关，单身名人像给人印象总是“差不多”，少性格，少时代感。斗争群像更缺少应有历史气氛，老是停顿到一般连环画水平间，有的且如卡通画，配合不上国家博物馆陈列要求。这不能单怪艺术家，本馆陈列部也有责任待尽。想要画塑一一过关，提高到应有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还是得从实际出发，掌握材料，明白材料，并善于运用材料着手。因此我同意你的建议，历代农民形象值得当个点，有系统来抓抓，与之相关联的历代兵器和使用兵器情况（因为农民革命和民族矛盾战争就得用到它），也是一个题目，要抓抓。历代名臣名人形象，馆中收藏相当

多，由南薰殿功臣到明清人绘刻图册，不下几十种，宋以上即不大可靠，经常是可彼可此，名称相互转换，就值得具体来摸摸底，作些比较分析工作。这也初步拟了个草目。有的即或图中还缺少，此后能参考相关材料来进行塑绘，也可望作得令人比较满意。有的图像过多，不知选择（如苏东坡），一加比较，即可折衷取舍。总之，能比较全面掌握了材料，即好办。过去把这工作完全委托给美术家，是不合理的，他们知道的实在太少了。负责分段陈列的同志必须学，才能懂。懂文献兼懂形象，才能向艺术家提出明确具体要求。过去没有学，补补课有必要，自己学无下手处，我就来帮帮忙。目下陈列部诸同志，有的年纪已近四十，在学校虽学的是“历史”或“考古”，到历博工作辛辛苦苦也有了十来年，一遇到这类具体问题，就会感到学的实不够扎实。接班人不十分努力并不容易做！（快有十年了，有次日本帝室博物馆长和原田淑人、水野清一等文化访华代表团到馆参观，座谈时因为提起某一问题回答不得体，极不客气的问韩馆长：“你是干什么的？”馆长只笑笑，“我们是同行。”人家不再作声。我们业务上责任感若一加强，本有条件不管什么问题，不管什么日本大专家，都只有向我们请教的事，那会受人这种轻蔑？若只是凡事“磨”下去，当然是即向人求教，也不知从何说起！）我觉得这么下去实对不起国家给我们的任务。我学得比较杂，就为的是感觉到党既然把我放到这个岗位上，这种文化仗一定得打好它。但是个人精力究竟有限，只能打到这个样子，必须有更扎实一些的接手人继续打下去。所以还是趁早利用利用我这份常识，就能作的作作，集中一下材料，分门别类，作点综合分析工作，弄清楚它们的来源、差别、得失，到应

用时才不至于临时“抓瞎”。有了个底子，年青同志真正到要提高业务水平时，用作参考学习对象，也才着边际，不至于反复走弯路，费力极大，而收效不多。遇事“临渴掘井”终不是办法。

我对于文物知识本一知半解，直到如今还是“假里手”，并非真内行。你说的“万金油”我就不够格。解放后，正值病后身心交瘁之余，体力情绪都极不正常，组织上为照顾我，既让我到博物馆工作，求靠拢人民靠拢党，唯一想法即“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一定得打好。凡事将由无到有，不懂即想方设法求懂，用开荒拓土精神，克服一切内外困难，把这点剩余生命用到工作上。只要体力能做得到的事就作，接触到的问题就学。初一二年，当然不易习惯，学习上也不免有些毛草盲目性。但紧傍业务实践和工作进展，来认识馆中业务如何提高问题，什么方面相当薄弱，什么方面有待改进，如何搞研究以及搞些什么才配合得上国家历史博物馆今后发展需要，有些看法便日益明确，可能也比较落实。陈列说明，如何才既有科学性，又通俗易懂，并且能达到政治要求，也逐渐认识加深，而理会到的如何“共同提高”问题，比年青同志就更像是稍微能看得远一些，全面一些。（一次好意告孙同志若研究玉，我可协助帮帮忙，他竟一再检讨说我“有意毒害他”。另一回大家学习“是否要读书”时，劝一女党员同志多读点书，韩馆长竟说我在“使用糖衣炮弹”。这种情形实在令人害怕，此后有关学习，我即不好再说什么了。怕犯错误。）但同志间由于年龄差距较大，认识上也不可免有一定距离。即年龄相近，由于位置不同，对业务看法，也会不易相同。（韩馆长对于处理一般事务，十多年实辛辛苦苦，值得敬

佩。惟在外国极久，对于国内史学界底子和全国文物研究底子，了解得似并不多。本馆研究应如何扎根才落实，年青人应如何培养才抵用，兴趣也不大。管理全国博物馆的王天木处长，十年中我竟从未见他来馆中指示或商讨过历博应当如何进行研究工作，他本人却是搞研究的！）这么一来，我本意在为"集体"设想，反而却像成了一个"单干户"，只有闷头摸索下去。党领导虽给了我种种工作鼓励和生活上便利及政治上荣誉，但个人学识能力究竟有限，总不免顾此失彼，博而不精。研究工作始终提不上日程，因此就全国几个大博物馆情况比较来说，本馆条件虽并不坏，却留不住人，史部学、器物学有点根底的，多陆续离职他去，研究工作不免落后了许多。年青些同志政治水平虽较高，工作也极热情，陈列讲解面对广大群众和国际友人，出了许多力，做了许多事，对国家有很大贡献。但求进一步业务提高，即如说，三年内改更陈列，使面貌一新，还是有些基本功待做。就出版过的出版物说来，无论是专题论文或发掘报告，分量都还比申博、东北博、南博及故宫差一些。目下在职的得力少壮，有的年纪已过四十，史部学、器物学都还不大扎实，虽然分段负责已多年，试就某一柜中陈列品写个五百到千字说明，叙叙它在历史上位置和意义，便不易把握要点，措词分寸恰当，这个接班人底子，不能不令人略抱杞忧！不仅离"一专多能"的要求甚远，大大落后于社会现实发展，即一般性文物制度常识，还多有待充实和提高，不然，说用唯物史观和毛主席思想搞研究、作鉴定、搞陈列、作说明，事实上都不免容易落空！就个人认识，馆中方面需要"共同提高"而言，可作待作、迫切应作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这本来都应当是以博物

馆专家总揽业务的韩馆长，必须理会到的问题，如何追先进、赶先进，充分调动人力发挥积极性，并提得出具体办法来，逐一实现，不宜于由我来“越俎代庖”。他既对之注意不到，尽这么拖下去，心中实深深感到对不起国家，因趁此理一理这些问题。这都有待党领导同志，认真考虑，如何让年青同志在敢想敢干以外，还先得敢于学习、善于学习、并勇于学习，我认为只有能深入学习，具体明白陈列中一系列问题，内中得失何在，修改陈列、充实内容、增换画塑、重写说明时，才能过硬。基本功如太薄弱，客观条件即再好，也不大好办。这也正是组织上十年来为了照顾我，一再给我以机会，或调去教书，或鼓励我重写小说，或转美术学院……我始终没有离开馆中主要原因。到血压稍有波动即过二百，让我休息时，一颗心始终还是休息不下的原因。对馆内工作插不下手，对外却尽揽杂活，有求必应。有时馆领导好意劝我少揽点事，不要学得太杂，集中精力专理一二门，我却只想多学点，尽能力多揽点杂活原因。因为一摸摸全国文物研究的底，和国内编美术史及工艺各专题教材的底，及生产各部门谈“接受优秀传统，便于古为今用”，处理工艺上民族形式的底，就明白有的由于方法太旧，有的又由于缺少学习实践，始终在绕弯路，难于有所突破。提不出什么新见解，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方法若对头，好些千年来无人碰过的问题，不甚费事还是可望取得一定进展，作出新的判断，疑团迎刃而解。趁我精力还得用，能多学一点，即可多方面作些协助工作，使大家对某一问题认识有所提高。我何尝不知道朋友中如巴金、老舍、冰心等生活，过得比我从容，国内外可经常到处走去，照他们那么去生活，再来写点文章，估计效果也决不

会比他们差。事实上如写写游记或短篇小说，也许还出色得多。但一考虑打了十多年这个文化战场，我且知道对国家各方面如何有益，即或工作再沉闷苦辛，也无所谓了。所学种种，至今虽还不出常识范围，十分零碎，在目前学术界中，也许还不算作“学术”。但是，如果应用图书条件较好，手边经常有二三万图片可供随时查核，其实这份常识还可望提高许多倍，足供各方面使用，能省去馆内外搞问题、找材料，年青人减少许多精力，并少走不少弯路。五六年前，这种轻而易举的事作不到，时间一过，记忆力日益衰退，如今即有机会来作，精力已经大不如前了，真是无可奈何，不知应当怎么说好。党说过，在国家困难时，要人好好作事，我也一心一意在想把事作得更好一些。但是自从郑部长死去后，部中已无一个较熟人可以商量，有限生命无从充分为国家使用，实在可惜！因为在新社会极好条件下，年轻人不论学什么，固然都容易取得迅速进展，但是对于文化史上的空白点，必须全面学，把各部门常识集中加以会通，且必须充满热情和耐心，就文物、文献及其他相关图像三结合，从联系和发展去综合分析问题，培养训练这种头脑，并不好办！因此即到目前身体情形照医生意见已不宜于长久工作时，我却希望最好还能有较多机会，把所学的点点常识，趁来得及使用时，充分用用。特别是本来为博物馆打基础而准备的种种，不好好使用真可惜。馆里不需要，即让我全国各省走走，到处还是可以帮点小忙，解决些具体问题。比如说，新疆出的大批残碎绸缎，我会告他们如何复原，不甚费事即提得出比较参考材料；四川有一批蜀锦，不知断代，有的错误相差约千年，让他人辗转称引，更增谬误，我去看看，三几天即可把问题

解决。旅顺博物馆还有很多零碎唐代有花绸子，我去看看也容易为复原。如南昌把个康熙仿成化瓷定时为成化，科学院编图谱的以为本省人那会错？即照了个相作为成化。旅大博物馆把宋坟砖当成六朝时物，到处有问题可以发现。即故宫陈列，也便有不少错误，时代提法有待改正并不下其他馆。云南那三千件铜器，包含了大堆问题，据报告，水平似不高，因为不知道此外其他地区还有什么比较材料可相互参证，我看一星期，会发现许多问题。云南、贵州、广西各收集了大量民族文物，衣著分量特别大，有的受宋代影响，有的出于明代，又有的事实上只是晚清时汉族官僚地主把嘉道以来旧物出卖，并不是民族文物，搞民族文物同志，却当重要民族文物收下陈列于橱柜中。首饰也有相同情形（我家乡自治州文物馆，就这么搞陈列过）。此外乐器、家具……几几乎到处都可以发现相似问题，文化部也不可能派人一一去纠正。不论大小博物馆，需要协助的事情，实在都太多了！许多重要文物压在库房中，极不重要的又陈列在显著位置上，更是常有事情。大博物馆如南博、东北博，陈列丝绸，时代也即难于把握。至于学校中文物室，就更多张冠李戴，以伪乱真事，或定名不妥处。过去十多年，我和馆中同志，大约曾经为十多个大专学院建立“文物教学资料室”，收购过不少文物，也有不少极好，搁置在那里或并不起应有作用，或陈列标识时代错误，或东西过少有待想法充实……总之如此或如彼，能各省走走，可作的事情还很多，而得回来的知识对馆中也必加倍有用。不说别的，即就修改服装资料而言，就必充实许多知识，何况其他还有一系列杂问题可望得到解决。更重要可能还是带着本馆的问题去参观学习，将来拟外调材料作本

馆陈列用时，提些什么，能解决什么问题，建议时提出的理由，可望切实具体，不至如过去胡乱调来又送回。所以曾想到所学的本来还是依照文化部对本馆研究员的希望，“对馆内充实提高陈列，对外协助生产教学”等等目的而努力。现在要较经济的使用，是不是让我有机会各处走走，尽可能多做点事，比坐在办公室或家中不动，对国家也许上算一些？馆中若不能有这一笔路费，是不是可以和政协或文化部轻工业部方面商量，为出点路费，就交通便利处先一一看去？

我这些想法，也可能由馆中领导看来并不现实，还近于一种小资没落阶级思想的表现，估计个人常识偏高，而忽略了群众能力智慧之不可及，并且我想到搞的问题，在馆中说来也始终是可有可无不急之务，并且也不是党所期望于我的，那我就承认错误，不再作这些不切实的妄想打算，把工作学习范围缩小，尽余生就服装和丝绸花纹历史发展摸下去。不过这也得争取时间作。比如目前分散于国内各地直接间接材料，以绸缎绫罗计，即不下十来万，应即早一一看去。北京市文物组也有不少，近如本市广济寺，即有大几千明代经面锦，上方山闻有一万七千（去年政协会中曾提案建议调京代为整理，将重要少见的提出），山东图书馆有大几千，曾看过一小部分，此外山西、陕西、广东、东北的千山……都还各有数千册，四川则为蜀锦研究所和川大还有不少关于成都近千年生产材料，他们缺少比较知识，无从判断时代和定名，大多数系保存于明万历刻佛经封面或经帙上。故宫收藏丝绣且数以十万计，虽看过一部分，此外保存于画卷上、册页、隔水及包袱和其他文件上还有无数重要残料。沈博、申博、

南博，宋元画卷上的包首、隔水也可发现千百种奇绫异锦。因为懂了这一部门问题，相反又还可从这些附带材料来作原画时代判断。例如我馆花千多元买册所谓宋拓宋裱《圣教序》，其实表面花锦即是乾隆时花锦，去宋初已八百年！国内研究丝绸的只三几人，我这点常识如能充分用用，对古代这部门生产作的分析，提出意见，显然对许多方面还有益。求深入一步，势必需要从实践出发——看去，决不宜停于目前知识水平上。一切材料能眼见手摸，显然是对这一部门研究工作进展有利的。如并就情形许可，把能照的用彩色片照下，应画的把单位图案画下来，再依据这份第一手资料来作分析判断，所谓研究工作，自然就大大推进了一步。谈“优秀传统”和“古为今用”，什么是优秀及如何用到现代生产上去，自然就可望提得出具体建议。也只有这么办，才算对得起两千年劳动人民这一部分生产的贡献。今后国家要搞个“丝绸博物馆”或“服装博物馆”，这么打基础，底子也才扎实。在目前条件下，要这么进行工作，其实也并不什么困难，至多是花一笔路费而已。（事实上是搞综合文物研究也好，搞专题研究也好，以我情形而言，让我全国跑去对国家最上算，坐下来极不经济。过去馆中经常也派人出去调文物，有些文物调来多不合用，运来转去花钱不少，原因是本来心中无数。若带着一大堆问题去看材料，结果情形必然不同！）

我对于自己杂文物知识，可能容易估计偏高，惟就常识而言，为馆中搞某一专题或搞杂文物这些工作打打基础，大致还是比较得用。所学一切本就是为了用。用不及时殊可惜。如今心脏动脉硬化已不可能好转，血压稍稍波动即上二

白，心脏因供血不良，经常隐痛，脑力运用也大不如数年前，思索某一文物中具体问题，还像有条理，一涉抽象名词久些，即不免乱成一团，特别是中夜醒来，常是莫名恐惧混乱。从体力现实出发，所学种种如还有用，抢时间做下去，对国家说比较合符公算。“细水长流”对于一个年在五十岁的人，有一定安抚作用，若年过六十以后，深深明白身体受自然限制过于严酷，实“流”不了多少岁月，再休息也无望好转，倒不如把一些对国家总的进展某一部门有用的经验知识，即时充分用出来，作为后来者的“垫脚石”，比较合符公算。

这些问题从说话中也许说不清楚，因此一一写出来和你商量商量，信中也未必能写得清楚，如有必要再谈谈，更多明白些我对于馆中研究工作意见和个人工作意见，以及馆中及部中对我的工作希望，或者让一个和我有廿年较熟的党中同志谈谈，同时也给我些指教，也让我深一层明白所想所作如何不切现实，就好即早一一改正过来，免犯错误。近三四月以来，熟人中忽然故去好几人，亲戚中也有忽然发疯转成白痴的，虽然各有不同原因，总的说来，大致还是由于社会变动剧烈，到了一定年龄的旧知识分子，在改造过程中求适应不大容易，结果即不免如此或如彼。我的脑子在孤寂中一堆问题上空转，虽然学习用辩证法摸文物问题，有些过去空白点，或多或少摸出了些问题。但头脑转来转去，到某一时候，也会逐渐失去平衡，不易支持，感到异常沉重，不知如何是好。即特别热心希望为国家、为党多做点事情，为馆中共同提高作点事情，也会反而犯错误，于公于私均

不好。

所以即写这种信，也不免怀着一种惶恐忧虑心情。半月来始终未给你，只托家芳同志将那个草目给你，不作其他说明，就是这个原因。

沈从文

四月九日

龙潜　当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

19630428
北　京

复吴世昌

世昌吾兄：

奉示并拟刊尊文①，谢谢厚意。尊文深刻尖锐，真是专家当行见解，深感钦佩。辟谬理惑，胡适死后②有知，亦必甘败下风，自承胡涂也。关于此画像真伪，前提所疑，十分简单，“不见原作，不见附题”，如此而已。弟谈历博已否决此画，为求更正确些起见，或应说“搞陈列的部分同志，和馆中部分搞研究同志，均疑心此画有问题”，理由则如前所述。这个摹本的摹本，至今依旧还挂在陈列室，并未取消，只是还没有可以代替的。我们很高兴听到香港有原件，希望不久可见到照相或实物，能帮助证明一切！前聆兄在文联谈话，以为“疑心此画不真，系由胡适意见而起”，不是事实。来信又说，“发动疑此画者为胡适”，也不是事实。因胡文发表于六一年，国内至今还少有人知道胡适也在谈它，伦敦纽约易看到香港刊物，北京并不容易。我们疑心却还在五八年时！兄曾从内容谈，以为也和曹本人相合。弟却觉得此点还可研究。背景用细竹林子，且系野景，相近写真，景亦近于南方真景，清代人作行乐图采取相近风格的，多系道光及以后人画法，历博和北京市文物组，还存有相当多行乐图可供比较分析，从这方面注注意，提出些可疑处，弟意还是可以

容许，不是毫无道理的。至于兄说，有了近代名收藏家题跋，即不会错，弟等可不这么轻易迷信近代鉴赏家。以乾隆宫廷收藏之富，所见之广，这个皇帝对于艺术品之鉴定，就大有问题。前数年故宫曾收购了有他题诗的宋代“天鹿锦”，故宫一个廿几岁高中毕业的丝绸馆同志，就断定只是明代一片“戳纱”，并不是什么宋锦。又旧藏“宋绣”王母献寿大轴，现在看来，不甚费力即可明白只是“明绣”。此外铜瓷漆玉相类处还有许多，画中问题且更多，经重新鉴定的不少。近代搞丝绣专家，多数九十多岁的朱桂莘③先生，为一代当行人物，由于见多识广。但所收藏之刻丝刺绣，在《纂组英华》印行时，过去以为宋元作品的，近经一一分析，即有相当大一部分已断定为明清间物。由于工作条件和方法不同过去，因此得到便利也比较多，所以近年来国内判断一幅画的时代，不仅仅限于题跋印章，还能从各方面作些探索工作，提出一些问题，方法上比较谨慎处，还是可以供专家参考的。比如上次吾兄在政协座谈，举手炉为例，以为系南方生活习惯，为北方所未有。事实上即不尽然。晚明以来，北方生活受南官影响已极多，宫廷艺术也有极显著影响。清初更是大量接受南方文化。服用工艺品南方来的格外多。以故宫收藏言，即有许多明清时手炉脚炉。近十多年在北京骨董店，我们也曾收过许多手炉，且有景泰蓝的，有描金漆的，更容易证明不仅是南方捎来，北方还有制作。又闻山西友人言，过去用手炉脚炉不少。由此可知，《红楼梦》书中叙述，即或尽属南方生活，有许多例可引用作证，但若是仅提手炉的应用，却反而少说服力量。如就书中器物部分作具体分析，则可证只有北方才有的还不少。还有的且只宫廷使用，普通人决不敢

用的，如寸蟒织金缎（或金钱蟒缎）作的靠枕。……总之，此书涉及生活起居服用，常南北相混，明清相混，今古相混，真伪相混，虚实相混，不宜执一例而断。弟对于此书少研究，只对器物有些常识，即器物常识也深感薄弱，另一时如有机会，还希望能就所怀疑而不易得到正确解决的，一一求教于专家。

并复颂著安。

弟　沈从文　顿首

四月廿八日

吴世昌　现代作家，文学史研究家、教授。1947年应牛津大学之聘，赴英国讲学，1962年回国。

① 尊文　指吴世昌《论王冈绘曹雪芹小像——驳胡适谬论》一文。1963年3月初搞，1972年9月重订，收入吴世昌论文集《红楼梦探源外编》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2月初版。

② 胡适死后　胡适已于1962年2月24日故去。

③ 朱桂莘　即朱启钤，字桂莘。清末民初官员，曾代理国务总长。袁世凯称帝时任大典筹备处处长。后一度经营实业，并在北京组织中国营造学社，从事古建筑研究。通信时任中央文史馆馆员。

19630504
北　京

致陈乔

陈乔馆长：

人艺剧院因拟于六七月中排演田汉编《关汉卿》话剧，求比较忠实于原来历史情况，希望能得馆中照过去一样协助一下，调集些相关材料，供剧院全体工作同志看看，并为简略介绍解释下材料内容价值。如得馆中同意，望即将此草目交由树青[①]同志办办，材料大致分四个部分：一图书馆有的，二美工室有的，三库房藏的，四得向北图借的。我对元代材料不怎么熟习，还有不知道的，也盼树青和馆中其他同志为补充补充，到材料凑齐时，我先来看看，准备准备，再约个日子请他们来看。听他们说最好在十五、廿之间挑个日子，因为剧正在初步排练。

这个戏日本早已演出，且寄有演出照片到人艺，日本专家也在各方面史料用过心，有一定学术水平。所以这里演出将尽可能搞得好一些，更多些历史空气，让他们看看。一切若作得比他们还好些（这是必然的），会影响到他们以后的演出，得学学中国！这似乎也和乒乓赛差不多，而且更必须作得比他们强，一切在历史现实主义基础上来进行，也具有政治意义，代表新中国历史话剧艺术水平和学术水平！所以我觉得馆中能协助一下，极有意义。集中时美工组同志也可以

看看，从具体形象材料多明白些问题，搞这一代画塑才能提高，才可过关。

沈从文

五月四日

在原信上，收信人作了如下批复：

一、属我馆的文物资料可提供参考，由保管部负责。

二、属我馆藏的资料图书由美工组出人负责。

三、馆外资料不必派人借用，由他本系统去设法参考。

陈乔　5，10

① 树青　指史树青，文物学家，鉴定专家，时任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

19630616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得近信，知所寄东西已经收到。兹寄来小相两张，有一张人数较多，是参加那天吃饭的表兄弟一部分。大家难得是全在笑中。相片本来极小，放大后倒还清楚。不知你能看出面目没有？这里天气已经极热，家中因为是北房，又比较高敞，还不大难受。白天出门，街头车上，都令人不大好过。今年这里供应已全面好转，巷尾街头有的是菜。有些菜到晚上一毛十斤，还得吆喝主顾，盼望早些出脱。这里大小都还好。朝慧画有进步。我大致将上西山去住四十天，为南北各学校中先生新编的三本《工艺美术史》作最后校订。一共有七八个人商讨，若大家认为还过得去，今年即将印行出版。这些帮忙服务工作，也相当吃重，主要麻烦处是工作近于创始，编者多根据近卅年考古报告或考古教材、《文物》等刊物内抄辑材料，进行工作。许多东西都未见过。我见闻虽比较多，且比较明白问题，事实还是不够。并且方面多，范围广，山上又不可能带大堆参考书去，只凭记忆里的种种印象，来谈问题得失，当然不大好办。天气既十分热，山上也不例外，可能只宜作半天事，还相当重。三本书共约九十万到百万字，涉及上下五千年各样东东西西的艺术成就和彼此相互关系。

求尽善尽美，万不可能。所以大致也只能实事求是，尽可能作去。也许还有一本看不完，将待到八九月里政协同仁出去避暑时，带到什么地方，加用两个月时间去完成，亦未可知。政协开会或许得在十一月十二月间，因为必待七月莫斯科会后及秋收总报告完成时，才可听到许多新的消息，新的决定。我还希望在开会之前，若有外出参观机会时，即再去景德镇看看。因为我似乎还将为新的瓷器改进工作，帮年青人作点事情，也可望把事情作得和过去写作一样好，或者更好些。过去常听人说“人老而无用，就搁到博物馆里去”。并且还亲耳听到过一个大人说：“博物馆全是些死去了的东西，对国计民生了无用处。”我正为要让世人改观而作了十年努力，使许多死去的东东西西，为新社会而服务。（并且使许多死去的花花朵朵，为新的生产而作出显明贡献。）这十年努力不算白费，当真是把许许多多过去人认为死了的东西成为活的，而为当前生产用上了。搞的花纹图案知识就十分现实。许多问题过去都是空白点，搞研究的不敢过问，摸来弄去却逐渐都有了点头绪，搞出个名堂来了。例如绸缎、玻璃、衣服以及花花朵朵的历史，都有了个头绪可寻。若天假以年，此后又还得到较多工作便利，再作个十年探讨，一定还可望把工作向前大大推进，也一定还能够写出些篇幅虽小内容却十分有分量的专题教材，使得此后全国工艺美术教学，一改旧观！全国新的工艺美术生产，也必然将在学会了充分利用优秀传统基础上，得到不断新的跃进和提高。只要体力能支持，我想这点理想是可望证实的，因为国家有了这些条件，只要四五个有心人能协作同功作去，一切今天空想都可望成为明天现实的。可惜的是即使如此，究竟已有了些耽搁，因为若五几年前

即如此作去，我体力既比较好，记忆力也强得多，把需要看的全国性材料一一看去，一起扎在头脑里，这个头脑到应用时，可就真得用多了。目下学习虽还有勇气，只是记忆已不如五六年前中用了，真可惜。

小说不久还是得写，也有可能在不太费事情形下，有个半年到一年时间，就能完成。只是必需换个地方，到一新的陌生处去，才有希望。住北京怕办不到。

服装史也还在进行，助手尚得力，画得相当好。只是尚缺少一个搞文献抄文献的助手。我自己来又太慢，因为只是一双手，还有许多用场，闲不住。绸缎花纹史也有了个基础，待有一二助手，作个二三年，将会得到崭新成就。我还想另外来搞搞玉的工艺史！

一切也可说都有了点"常识"，常识再一综合，明白问题可就多了。只可惜人事调动还不怎么顺手，而又限于行动不易随心所欲全国走去，把应看的一一看去。工作进行不免见得比较迟缓。但是凡事打头难。如今既已有人在着手，我这门杂艺，总算已有了用处，设能在校定这些人的编著后，明白有多少部分知识还有待充实，我提出的补充建议又行得通，此后二三年间，可能将有机会和编书的朋友在国内几个大博物馆陈列室和库房中度过。再回来就故宫库物里用两年心，再翻一年科学院藏外印图录资料，我对于这一行，就当真有了"发言权"了。

让会做官的去作官，也让肯学习能做事的充分有机会多学习些，再来多作点事，说迎接一个新的文化高潮，才有边有谱！

二弟　六月十六

19630618～19

日记二则

六月十八日下午三时，龙、张等来家，同上山看稿子。

到西山香山饭店住340号，房间暗暗的，白天似得用用灯才便于作事。不大通气。离前次住香山[①]恰恰四十年，将近半个世纪。草木依旧，人事全非。

有大群小洋人住在这里避暑。闻住客一共约廿多人，执事的约一百人左右。初次闻黄鹂声，还像是十五年前在颐和园住下时情形，声音婉转中有自得其乐意，也似乎有些微悲哀。又闻“多种包谷”声，为五十年前所熟习，也带回到五十年前情形中去。一切隔着，一切似熟习，实陌生，生命不相通，熟习的只是表面。事实上却十分陌生也。饭后到宫门口石块上坐谈闲天，谈一画家故事，如一好小说，生动活泼，俗得有意思。

腿腋忽然肿大，不知何故。

十九日上午

六时半起床，头相当重。肿已消些，惟右侧头部似已出问题，多日以来即不大对。右手中指依旧僵痛。

八点半谈工作，张[②]主持，工艺史三册，罗[③]卅万，龙[④]廿万，家树[⑤]十多万。想多花点力量来看罗的，因为字数多。

龙、王有共同问题，时间可少些。会是审读会，不是议的内容，是谈的内容。罗的已看过几次。会怎么开？总的精神是看重大问题，学术和政治的。抓大的，不考究小的。从实际出发，不要脱离学术水平实际，不要脱离执笔人水平实际。另外即为社会设想，有胜于无。也不是马虎到……主观愿望是不要讨论到结果完全否定。不一定一时全出，一切看情形而定。如何出版？也可提出建议。出也不必多，或即由内部发行。如……三几千册。国内不成问题，宜考虑对外影响。方法如何，大家研究一下。或逐章商讨？或其他如提出些问题来谈。或由主编的来提出。怎么办好，希望大家谈谈。

罗　美术史是读一章讨论一章。后来觉得困难，改为念一章商讨一章。念完讨论。廿多人谈了一个月左右。争得厉害。如商讨吴门画派无唐伯，有的以为不可少。又为兰瑛而争。争了两天无结果。

龙　商讨即学习过程，我希望多听听大家意见，再来改，不急于出版。稿子基本上是照原来大纲写的。

---

① 前次住香山　作者 1925 年曾被香山慈幼院聘任图书馆管理员。

② 张　指张仃。国画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

③ 罗　指罗叔子。南京艺术学院讲师，《中国工艺美术史稿》撰写人。

④ 龙　指龙宗鑫，时为四川美术学院讲师。

⑤ 家树　即王家树，时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讲师。

19630619
香　　山

致张兆和

三姐：

我们已到了西郊香山香山饭店，住的房子是三百四十号，房子黑而闷，不通空气。是过去熊躰姐等学校宿舍改的。吃的不可能如家里好，饭加倍硬。只是白天静而远离一切，作事比较能集中而已。但如果是一个人作，还是家里容易精力集中。房子虽有二床，看看张仃、王家树等五人还只住一房，我想还是让张仃或其他一位和我同住，免得人说："多吃多占"。盥洗间使用水也成问题，因为山上缺少，和八大处近似，人又多，只靠双清那一口小井引水，再于下去大是问题。（将来或者还需从玉泉山引水压上山，但是听说这里已有玉泉塔顶一样高，所以要水，得花多大的抽水机！）一切条件都不能如应有的，连开个小会在会议室也得花十多元（企业经营），因此除了在大房间商讨，即只好到露天下去。其不便可以想象而知。

这里连我们七个人一共只廿来人，约用百人办事，食堂吃的水平还如去前年，客饭比起我们在文联的还差些，大约也是企业经营的原因。房中白天早上写信得用灯，初来不免有点别扭，一住下来也即适应了。（赶明儿回到家中，必将有天堂明亮感。）中午有阳光才亮些。朝慧不必来，因为实在怪

不方便，天气好无妨来玩玩。上午大早来，下午五六时左右再回去，路上倒不至于太辛苦。只是并不怎么好玩而已。吃的东西贵而不怎么好，并不如我们所假想的便利，所以如来时最好带些罐头和西红柿酸黄瓜来，用处可大！省事也省钱。最好是成瓶的黄瓜。听说公共车倒便利，只是到了站，由站上山还有好大一段路，若带了东西来，得考虑提上山的问题，如沙丁鱼得有开罐头的东西。我们一时将不下山，至少这里看情形不会下山。刚到这里不知为什腿腋边忽然肿痛起来，有点不大妙。幸好大洗一顿脚，吃了两粒眠尔通，睡到今早，倒消失了。只是头有些重。早上吃稀饭盐菜，对我可不大方便，只好适应。不大习惯七八人一桌吃，也得学适应。城里菜吃不完，这里四盘中二素，七个人可不敢下箸。菜既老，又炒得十分生硬。一元半一天。比家里的味道差得多。已商定工作，先各自看两章，再商讨一下。再看，再商讨。对我压力不怎么大，因为已看过好多次，并且材料来源熟习。对家树等也不会感到为难，因为正好就是改自写的。唯独对几位大的人，想一一看下去，便十分吃力。想从中提原则性改正意见，也不怎么好办。但又非得看不可。这次只是“审读”。以后可能还得“审定”，我想最好是放北京找地方来作，最好是故宫，因为随时得看陈列室和库房中东西，也随时得调书，调书又以历博为便利。将来总还是在北京用两个博物馆工作条件便利。我还得协助打一年杂，东西拿出去才像样。

此外还得印十来本图录，才起应有作用。

为完成这个工作，我还得把头脑好好支持下去才成。仅仅凭脑中记忆还大不够，得有一年把时间，就全国重点文物看过一定程度才好办。总的底子太薄弱了，只有这么才能够

赶得上去。且必须即早赶上去，趁我体力还得用。一方面是知道库房有什么，另一方面是明白生产要什么，三方面是提法问题，万千种东东西西，几十个部门挤在卅万字内得如何去提，给个什么位置，才比较适当。我想既然学了这一行，再花几年时间到上面，搞出个名堂来也好。为年青人服点务，也即是为国家服务！

二哥

十九日下午

19630625
香　山

致沈云麓

大哥：

我到香山住下已经有八九天，是为看稿子和七八个人一同来的，住在香山饭店内 322 号房间。朝慧他们也来过一次，当天就回去了。这些日子北京正奇热，山上早晚还好，中上也不大好受。住处似乎即四十年前熊躲妹的学校宿舍，虽经改装，房间还是如小弄堂，不大通风，晒过一天以后，夜里散热许久还未退尽。不过有时动动风，就不同一点。最好是早上由四点到七点，山上极清凉。四十年前我住这里时，水似乎相当多，到处有流水。双清小井，水清如玉，小池塘中水也是活的，荷花极好看。现在水已只剩一些些。见心斋水更好，现在也不成了。熊[1]在双清有一住处极好，房子依山而成，似乎还是乾隆行宫所用的，现在已一片瓦砾。其他学校部分，当时大舅[2]在时也还相当整齐兴旺，现在虽还有人住，多久失修，已呈衰落不堪景象，唯一保护得较好还有扩大的地区，即现在的饭店部分。树木还多乾隆时物。春秋游人较多，夏季也还有来避暑的中外客人。现在只星期天还有百十游人来逛山吃饭，平时住下不过十来人，我们算是主要长期客人了。大致有一个月多点才可看完。因为是国内新出的《工艺美术史》，所以得字斟句酌的从近八十万字中找问题，天气既极热，只下午商讨，也显得十分重。

其中可能还有一部分，得在到什么地方避暑海边看去，才能解决。还不知到时能不能去。四十年前我在这里住的小房子，至今还未坍圮，有人住下。只是校中到处是荒草，住在这里的人大致也多不知熊希龄是谁了。历史变化之大，真是不可设想。这里早上只"多种包谷"和黄鹂叫，没有洋雀。城中闻比山上热得多，家中还算比较好，北房高些，还是极不好受。幸好蚊子倒不多。如在南方，蚊子必可观。大家担心的多是七月五号中苏会谈，有可能还是使局面恶化到完全分裂，西方自成一个阵营。不过即使这样，也只是暂时事，因为矛盾重重，同床异梦，总不会因为反华而克服矛盾继续维持得下去。我们自然也有麻烦处，即孤立进行建设，十分慢，许多落后了一大节，赶上去相当费事。但局面既是如此，还是只有迎头赶上去一法。

总之尽人力作去，凡事尽人力作去，接受来自各方压力，坚持下去，终会有好转一天！世界上不可能会没有中国参预事情可望搞好的。只要生产方面能稳得住，国家总是会一天天转好的！

二弟

---

① 熊　指凤凰人熊希龄，字秉三。清末民初教育家、政治家，民国初年曾任国务总理等职。1917年脱离政界，后半生致力于教育、慈善事业及爱国社会活动。

熊希龄1920年创办香山慈幼院，自任院长。曾住香山的双清别墅。

② 大舅　作者的大舅黄鸿绶，字镜铭。1923年起曾在香山慈幼院负责事务股。

19630705
香　山

致张兆和等家人

妈妈、大小弟、之佩和朝慧：

我上山已半个多月了，每天从报上看到“卅六度”，就有种“开水”感，想你们一定是终日流汗不止。这里一般情形比城里约低五六度。且照例有点风，有时风极少，但是吹得白杨树刷刷的响，好像也就凉快多了。事实上是在极热时也不大出汗的，又无灰土，因此大家衣服干干净净，不怎么狼狈。有了风，早晚还可穿绒线背心。向上走（即城中卅六度时）一到半山，也是凉修修的。若向下走，一到宫门口即热了些，到车站且更热，因为地势平，地面余热散发原故。

近来我经常是十二点还不能睡，吃药不甚灵，早上二点醒来，再睡睡，到五点就起床了。五点到八点空气最好，黄鹂也叫得格外清脆好听。这一段时间工作效率非常高，能敌整天有余。总是在两株大松树下去看四十万言稿子，一行行看下去，一字字改下去。院子里各处早上都极凉爽。

我们吃的已相当好，礼拜天因为上山人多就更加花样多。有一种什么葡萄干布丁，大致黑妮和我是同样表示欢迎的。盼望你们在这个礼拜天同来玩一次，因为人住在这里，吃饭极方便。下了几次雨，山上水也充足了，饭后洗洗脸也方便。这里有好些地方都可玩，比双清还好，过去未到过，树大有

茶座，风凉。不怕远，也可到碧云寺去，我们似乎还不曾全家福游过一次山！担心半路口渴，只要带三几斤大西红柿就够了。若想中餐用野餐办法，大致两人带一大面包，一人鱼一罐，再加点酱白肉和几粒糖也差不多了。我拥护这个办法。因为可以从容向上走，到真正半山腰的“森玉笏”，少壮不过瘾还可再上到“鬼见愁”顶上去。我们就在“森玉笏”等候。四十年前我上森玉笏时，还有人住在上边，住的人样子还记得相当清楚，房子现在全圮坍了。从上面看，气魄很好。要去碧云寺也近。

这里工作进行得还好，最厚一部稿子今天已可改完。分量过重，内中又多具体问题，几个人看不下去，所以到一半后即由我个人看并注修改意见。他们看家树的。家树的太简，大致不宜付印。其次是四川龙先生的，材料也不够。待补充，恐怕也得由我来解决，若一一具体，可能还得用上一月时间。但是文化部总的估计只一月半时间，所以如何处理将在明后天提出建议。因为看情形罗的大致可付印，但内容较深，一般美院学生将消化不了，所以必附一本有图片五千的参考图书，初步估计拟在城中看一礼拜库藏，一礼拜图录，一礼拜照片来解决这个参考图书。所以下一步如何处理时间和工作还待商量。也有可能在此留下我多住半月，来解决龙的一部（廿五万字）稿。也有可能得带到政协避暑时海边去看了。我很希望今年八九月去庐山或青岛，妈妈也能去。

因为稿子分量重，内容杂，边看边增改用力大，睡得又太少，前几天鼻子流了点血，心脏也总是隐痛，不大好办。现在已转好了。下雨后，山上经常有点风，已不像你们上次

来时闷热情形。礼拜天能来尽可能来玩一次吧。早上五点气候凉，到这里还可赶得及吃早饭。只是过早妈妈恐太累，就六七点来，可以在这里从从容容吃两顿饭，到了八点再回城，星期天晚班车可到八点廿。来时望为带一、灰裤子，茧绸的已不能再穿，二、肠胃消炎片，三、路丁片，四、白糖，五、整礼拜《参考消息》，六、蓝花有盖茶缸，七……

这几天月亮极好，山上看月已有了点秋意，因为白杨树在微风中也刷刷的响。天气益热，上山住的人日益加多，大小老少拖儿带女的，闻到八月将满座，还有人等候排上名字，大约是地方较近省事。其实这里住久了无多意思。

上来的同事已病倒两个，有一个还住城中治疗，都是肠炎，所以望有点“挨四鸡”[①]药片带来。

看的稿子分量太重，问题又多，有的人似乎看不下去。我已看过三次，这是第四回，仔细增改，也易接触问题。书用的材料多，写得还不坏，若文化部同意付印，将是中国第一部《工艺美术史》，我这十年学的杂项在这里有了用处，因此多为费点心也应该。前后不过两年，居然有此成绩，比起文学史、美术史前后积累四十多年经验，至今还只能到目前水平，这本书的完成，就可以说实在很不错了。若再有两三年修改，此后将可望成为解放以来一本好书，也有可能会译出去的。花费小而成果大，尽管完全是别人的成功，我也觉得很有意义，因为在博物馆十年所有杂学几几乎全用得上。我要他们在序言上连我名字也不用提。因为事实上这还不过所学能见于实用一部分而已。此外似乎还有好些。都可以用到另外专题上来协助年青人的。不用倒真可惜！

这里电话是　　，你们若不方便，我会在礼拜六晚上来电话问问。这里向城里挂话极省事。问大家好。王妈好。

从文

七月五日

得带点钱来！

---

①“挨四鸡”　即“S·G”，磺胺脒片剂上的缩写文字，俗称止痢片。

19630718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我已回到北京，你信已收到。真一有信来说大姊病了一阵，住在医院中，一时或不宜出院。年纪究竟已进七十，生活或又较累，能恢复，恐也有些日子不能作家务事。我们这里大致还得在城里看十天半月文物，工作即可告一段落。暑假天还不知是否出去到海边可住住，因为还有两本书待改，也相当费事，共有四十万字！

北京已极热，平均总在卅六度，无风时不免有些沉闷，幸晚上蚊子还不多，白天也看不见苍蝇。一般街道都相当清洁。满街有小吃，满街有水果。许多贵重东西都到了百货公司，买主却不怎么多。因为究竟没有多少人买高价货。西红柿贱极，在城郊近生产地，一毛钱可以得到一二十斤。茄子也只二分一斤。家里一切照常。永玉已搬了一个家，大小各有卧室，比我们住处宽敞得多，又有个有树木的院子，孩子们也方便得多了。虎虎过上海工作约一个月可回来。龙龙工作照常。北方已近雨季，隔些日子即有阵大雨，旱象已成过去。人人都关心中苏会谈，不知如何结果。有些具体问题我们不清楚，公布的可能只是一部分，将来特别报告将可多听到些问题。

天气过热，望诸凡保重，人到了一定年纪，应当服老，谨重行动饮食。大丸子媳妇在京其母亲家中生产，日来不知已降生没有。

二弟 候

七月十八日

19630722
北　京

致詹蕙娟

蕙娟同志：

送来稿[①]已看过几次，初步印象是在编写上用得有心，文字也轻松活泼，举例材料也不太少。对初学入门还有用。惟议论有些玄虚，令人不懂，可能是由于我艺术水平较低原因。可商讨处总计有三点：

一、使用材料不全面，用心不够，只近于就手头方便使用，因此看不出发展性和系统性。想说明问题也受一定限制。主要是作者对材料不够清楚，即草草交代。如可能，似乎应当适当增加些（例如就西清古鉴、古镜聚英、古玉图录、古玉图谱、金村聚英、信阳报告、邓县报告、洛阳烧沟报告、辉县报告、长沙报告、石砦山报告、铜鼓图录、唐宋金银器、明锦、故宫藏瓷、耀窑花纹、定窑花纹、吉州窑花纹……），多挹取些现成而有用材料，必可充实丰富内容，使本书更加完善一些，像文化部主持下编的教材些。

二、使用材料有三方面值得注意：

1．得按年代排。不能怕麻烦，因为给上万工人看！

2．注明从什么东西取来（如铜玉陶丝漆等等），多学习

才有益。

3. 绪论（六页）既说到图案和一定时代、一定生活有关联，举例材料有的相差二三千年，放在一处，不注明出处年代，读者如何知道？有些秩序必须重排，不相干的莫混乱放在一处。

二、有些不足举例的剪纸印花布单位，不接触问题，似乎得删掉些，另加入必需加入的。如来得及这么多用点心调整一下，最好还是劝编者耐烦加加工。文字有的可能也值得多看几次，改得落实点。能这样，印出来效果会好得多。

沈从文

廿二日

这稿子既已由教材组草草通过，没有送我看即付印，我这些意见，只能作为向你们一种建议。望斟酌，如认为内中意见还切实、有用，而且可行，或者把我附提的各点及此信中各点另抄出来，不提我，作为你们编辑部一点建议，在送校样时附给编者供参考。如肯认真改改，即增改。如以为“一切够完美了”，乐意马马虎虎付印，只求即早出版，也就罢了。总之不必说是我的意见，免得编者感到扫兴。因为编者是国内唯一专家，自尊心强，自信心高，好意协助不一定需要（有时或胡乱恭维一阵，倒反而能起鼓舞作用）。这一点望和邵宇[②]同志商量一下办好。总以对事情能起良好作用为主。

又闻有个论文选集，内中还选得有我作的，事先我也没有看到，如在你处，我也希望能看一下，至少我自己作的印有错字得改改！

詹蕙娟　女，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

编入时删节原信所附各具体意见，约1600字。

① 稿　指《图案基础》书稿。

② 邵宇　时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

19630822
北 京

复沈云麓

近来工作过于疲累，写个信，说点一般事情，句子也凑不拢，有些词不达意了。

廿一号

大哥：

得十七日来信，知大暑中身体还健好。家乡生产，也在党正确领导、人民共同努力中，又得天时相助，进行良好，物价已普遍下降。算算日子，正是五十年前我们去廖家桥打谷子时候，过不多久，并且还又得上山打桐子了。半世纪前种种印象，至今犹鲜明异常，特别是枫树坳那一带枫树林子，在小雨中落叶明黄照眼情形，真是景象动人！想回来四乡走走温习温习儿童时生活，这点希望已不可能实现。家乡果木如苗乡梨子，蛮寨桃李，品种似乎都相当好，如移植得法，都可望成为全国性优良果木，不知自治州方面，曾注意到品种改良和果苗培养没有？事实上县里如有人明白问题，利用老方法老农人经验，搞出点名堂来，推广外省便有机会。事从小处作，只要作得对，也有全国意义！如陈少林还在，他似乎还懂得移花接果工作，只是怕不会有好事来加以支持，因为这也得有眼光。北京市近几年菜蔬果品都有了较大改进，水蜜桃本出南方，近年北京生产已大运香港，得到好评，顶

大的一枚重过半斤，中等的一斤即只三个。葡萄成绩更显著，二毛一斤，各样佳种都大量应市，还卖不了，已影响到酿酒业。近日红葡萄酒外销品已由三元减到一元一瓶，到处都有。再过数年，北京葡萄酒或将行销全国。市上且有大量甘肃白兰瓜供应，有外来也有本地新种。牛奶食品也大有提高，闻每天且多有二几万斤多余，因此市场中小食品店无处不有冰牛奶应市。至于蜜饯类除市场堆积如山，更是大量外销港澳。近来很多生活用品多已取消了工业券，似因产量增多——特别是塑料东西，且多用“处理品”降价出脱，如雨衣由十多元降到四五元。看来过年后，一般用品大都还要降价。六七月里天气极热，惟七月末忽大雨连日。面积且相当广阔，上及山西河南，下延河北，近且转东北，已因雨量过多，致成灾害，三省秋收，大受影响。闻河北若干地区，至今还在水潦包围中，交通断绝。京汉线火车也有相当多部分被冲毁，有待修复。雨水来势之大而猛，为近四十年所未闻。直到近日，尚未结束，天津一带还在作防洪保卫市区准备！气候已转凉，早晚均有秋意，惟日中太阳下面还有大暑余威。虎虎在南方工作一月，已回京。在南方时，居然还去昆山乡镇上丈母娘家拜访了一次，只是一个人去的。家中一切如常，朝慧依旧在作画，近来又学会了作衣，试为身边几个人作了几件，倒经济省布。将来如能改作大衣，就真是好手了。我今年大致已不能出门，因为帮别人已看过的四十万字稿件，还待最后过目一次，方能付印。另外又还有四十万字等待反复校改，工作量相当沉重。还有本馆编了个图录，是大型本，调动材料增改说明也得费点心。主要搞的绸缎衣服资料，工作只是起始，恐还得抓个三五年，才可望打个比较扎实基础，

为后来人接手方便。这工作过去无人乐意过问，因为费力难见好。直到现在，要大学里出身的年青人，和美院教师来作，都因为头绪多，无从下手。许多是些典型懒人，教了廿卅年图案，事实上本国有什么图案，就不曾真下功夫摸摸，不肯过问。我这十年在这个问题上多少有了点常识，所以由“假里手”变为“半内行”，不搞下去也不成。但是虽摸过几万件东东西西，知识还是不够全面扎实，特别是文献知识有待充实，个人精力却有限，不怎么好办。很多方面还近于空白点，都得由我这个“三脚猫”来解决作些填补工作，材料并不容易集中，且少得力助手，也只有尽可能作去。有些方面因为需要综合知识较多，大致已近于绝业，今后接手恐不易有人。因为事实上即肯学，总得五几年时间才摸摸边，比搞搞文学绘画研究抄抄撮撮实在难得多，麻烦得多！

邮局张同志好意问到“写作问题”，我对于这一项发言权已不多，近十多年工作用心方法另是一套，和写作和生活都已隔离，掌握不住问题。旧方法只是单干户一般努力硬干，紧紧的捏住笔十年八年不放松，不问成败得失写下去。当成好事看，即耐得住寂寞，十分素朴踏实的在长期习题上训练用笔，工作方法虽笨一些，但还实际。可是现在说来却不是聪明打算，且极不经济。当时只以为文学是个能独立存在的东西（十九世纪看法），不怕用半个世纪努力，也得搞好它，和世界上最优秀作品可以比肩。因此写过卅本书后，还只算是未满师的习作，用一个极普通劳动者工作态度接受各种考验，这么下去，任何技术上困难似乎都自然可望逐渐克服。可是实在太辛苦了一点。而且结果并不好，时代一变，一切努力不免付之东流。反而不如另外有些聪明懂事人，只把写

作当个过渡工具，不太费力，从人事交际上多用点心，到如今却得到双丰收！相形之下，我的工作不能不承认是失败了的。不宜于再劝人来走老路的。新的要求既不同过去，像过去我们那种傻工夫已不必用，傻想头更不现实。新社会正用种种方法鼓励新人新作品，只要肯听党的话，老老实实用心认真学下去，写下去，把当前一些成功作品当作参考，照政策要求写去，过不到二三年，便自然会有出路。一个作品稍稍写得好些，还可供全国广播，或改成电影，成为全国知名作品！做一个现代作家，真正是幸福！其中也许还有些“巧招儿”，比如说，他的文章即或并不怎么真正看得去，还是得到普遍好评，可能还有许多别的原因，我最缺少的恰是这方面知识，因之也说不出什么意见。总的说来，是写作要出路，极容易，不困难。照目下社会要求去努力，大家写什么你也写，文字比较顺，过不多久即可有出路。但是若仅仅只知道努力去写，可能有人也会走弯路，费力难讨好，还是得注意“写什么”，越懂得多而深刻，照样作去即可事半功倍！（过去我们写作，以艺术风格见独创性，题材也不一般化为正确目的，现在搞写作，主题却不忌讳雷同，措辞也不宜有什么特别处，用大家已成习惯的话语，写大家懂的事情，去赞美人民努力得来的成果，便自然可以得到成功！）

永玉搬新家，在新火车站附近罐儿胡同×号，家中应早有信。老六毕业去吉林，在他这里住了一阵，也必有信回家。小黑妮今年已入小学，黑蛮瘦长上升如一根竹子，再过三年，必将和他父亲比肩，像个“小大人”了。大丸子爱人在此生了一个千金，母女平安，不久即将带过大连，两夫妇仍在彼教书。小龙工作照旧、体力已转好。

国际方面变化大，预计即在本年，还有不易设想的事情出现。苏联处理国际事务的糊涂，掌舵人越来越糟，手脚忙乱，忘了主要敌人是美国，却反而企图借用美国合作来孤立我国，并在对印问题上用一切力量作种种姿态支援印度反华，这么倒行逆施所得结果，却只是助长美帝的原子讹诈。三国条约签字不到半月，美地下核爆炸即进行二次。所以孤立我的打算还未能收效，苏自己在世界上的威信却已大大降落。一切行动如雪球滚坡，有个“势”在继续，一时不会停止，且可能越滚越迅速。反动势力也必然在这个有惰性的行为中，还会再走更坏的另一着棋。这种国际大事变，我们当然不会失去警惕性，既不怕再加深破裂，也不会麻木大意以为无所谓。总之，这个下半年和明年，将必然是世界关系最复杂严肃考验世界人民的一年。国内必须加强团结，加强信心，来进行一切工作，来迎接一切反动派的挑战！有些事自然也不免令人抱点杞忧，即因此一来，我国科学文化建设应有进展，不免会受点影响。但事势既这样，相信国家负责方面总会想办法，而且有办法来从自力更生中取得迅速向前。这对于一切知识分子，也是一回严重考验，应当更加爱国家，帮到把各样工作搞好！

二弟

八月廿二

196308 下旬
北　京

致张兴良

张兴良同志：

得家兄来信，说你在经管邮局图书，欢喜写作，问问我写作之道。盛意极可感谢。新的写作方法，有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和《文艺报》许多指导性文件，你读得一定比我还多，还熟习。如能照到党要求去学习、去用笔，工作绝不会错，并且还可望费力不大，而得到成果较多。年来所有作家都需要下乡，你正好住在一个小小县城里，又专管图书，既接触生活，明白新社会种种问题，面虽不广却容易深入，又有机会阅读各种现代优秀文学作品，条件比别的作家都好得多。若想写作，那就动手写下去好了。若那些原则性指示，和写作具体有些距离，应用时发生困难，或者就方便，把华山、艾芜、杨朔、刘白羽以至李准等等被推荐作品，搁在身边多看看，会得到许多有益启发。近几年印了许多小说、散文、特写选，内中有不少佳作，用这些作品参考，写家乡问题，作为习题写到廿卅篇后，从写作本身中就可深一层懂得如何写得到如何效果了。古人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照我理解到的说来，你如果能够把写作看得和理发、种菜、唱戏、划船差不多，实事求是去看待学习问题，"想溜刷在行，必反复动手。"把工作看得和普通劳动一样，去勤学苦

练，并且在任何困难情形下不停止，至多有个两年工夫，在文字运用上，就会取得显著进展。但是难处可能也就在坚持，并且把它看得和普通劳动一样。普通劳动还有一定工分刺激，这工作初初来搞却无任何报酬，且极可能还会从编辑一般眼光看来认为文字不成熟，内容有问题，换言之即“失败”。如果能从连续不断失败中还不灰心丧气，不以为意，依旧坚持写下去，学下去。二年不行，三五年再看，十年八年也无所谓。只要思想方法对头，又能坚持下去，九十九篇的习作可能完全报废了，到第一百篇时却取得了应有成功！

照我估计，当前写作事，客观困难易突破，主观努力许多人还抓得不够紧，因此机会条件尽极好，好作品还不能算已够多。学习态度有的还值得考虑。因之做“作家”似乎容易，产生好作品可还相当困难。照一般话说来，即“基本功”练得不大够，许多人即成功了，还是难以为继！你如打量搞这一行，或许先试来作年把基本练习，每天用家乡事情作点特写看，不必成篇也无妨，主要只是养成能写的习惯，不过分在某一主题上束缚自己，和写信谈家常一样写下去。如果能够每天写两千字，且能试用种种不同方法，写各种人各种问题，只要这么坚持到一年半载，会发现这种随笔叙事的能力掌握住了以后，为今后写作将带来多少方便！

我和文学已隔离了十多年，所有旧刊印出的东西，居多是卅年前的习作，整个写作生命，可说是未成熟即夭折了。近十多年都在博物馆作点杂文物研究，和写作用心方法完全不同，主要多是客观理解材料相互关系，和文学距离日远，换句话说，即在文学方面已相当落后，对写作也再无发言权。所以谈写作态度和用笔方法，也许都只像是陈腐老一套，不

大切合实际。实际可能不必这么紧张，也会作出很好成绩的。因为新社会正处处在鼓励文学创作，任何编辑都十分重视新人，注意新生力量的长成，你既对于写作热心有兴趣，肯写总会有出路的！

据废邮存底编入。

19630830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前来信，便中曾提及本地邮局里一个年青人，爱好文学，问问写作之道，在回你信中，说了些空话后，又另外复了他一个信，可能不切实际的空话多了些，对他无什么具体帮助。你在近边，帮助他或者还较容易。在写作上我似乎已无什么发言权，因为和当前领导这个工作的少接触，只从表面上理解问题，自然把握不到大处，即仅谈小处掌握文字的能耐，使用的方法，今昔可能也已经大不相同，因为时代不同，要求不同，我的方法也不大现实了。

就一般说，还是劝他多看些好文学作品，用一个较长时期，扩大阅读范围，对于一个人文学常识也会丰富得多。越懂得多，就会越容易懂得一个短篇可以用各种方法去处理的。若另外一面，又能用一个素朴坚韧态度去练习用笔，各样题材都不妨去试试看，不求什么奇迹忽然从手下产生，就只是练笔，什么都写，长短不拘，写人、写事、写景物，总之写下去！日记体也得，书信体更好，就只反复写去！初初看来，似无一定方向，久了些，却会从反复使用中得到许多有用经验，懂得文字性能和效果。古人说“勤能补拙”，我因为自己是个比较“拙”的人，也因之更容易体会得到“勤”字的好

处。勇于写作而怯于发表，不急急于短时期找出路，路就会走得远一些，持久一些。（话说来容易，实践也相当麻烦！）要一个人坚持三年五载的搞习题，能坚持，不是简单事。可是我却坚持了卅年，总永远还像不曾毕业！即看书，也只觉得越来越不够，真应了前人说的"老去方知读书少"一句老话。现在夜里失眠醒来即看看杂书，一晚至少两次，一成习惯，"眠尔通"也不用了。

由此想到，写作还得相当"耐烦"。耐烦写也加倍耐烦改，写一次再抄个五六次，是平常事。这也正是补救笨拙的方法。一成习惯，就不觉得什么叫做麻烦了。但是社会变了，像我这种老一套用心方法，似乎已不需要。新的要求已不同过去，方法也比较简单便易，可能不怎么费事，就会取得较大成功的。过去我们出书到十多本，而同时还在国内四五种重要刊物发表短篇时，自己看来，便仿佛一切只是一个比较良好的开端，待走的路还远得很。不是什么谦虚，只不过是把工作看得十分素朴而已。现在则只要工作方法对头，在刊物上登载三五个小小短篇，不多久就成了短名作家，作品即可通过广播，具有全国性，再在电影上出现，就具有世界意义了。但是这种作品经常是难以为继，极少有十年还站得住脚的，升沉都近于人为，而不是本诸工作成就本身，所以也似乎必然还有些问题未解决。能速成而不结实。大致能用些较旧较扎实的学习方法，或可望补救补救这个早熟早夭现象。

这半年来，在北京熟人中不少成了"古人"，平时十分精神，只不过短期不见面，一翻报纸，讣闻栏即上了名字。自然严酷，不免令人起"无常"感。有的人在五十多岁即死去，真极可惜。前年为馆中鉴定字画，邀请了外面三个专家参加，

约一个月，有一位天津艺术博物馆馆长，姓韩，别号“念山楼主”，为国内最后一个谭派票友，大家围在桌子边说说笑笑，谁知一回旅馆，即忽然死去。日昨文物局一个处长张珩，是国内目前字画鉴藏家第一手，年纪还只四十九岁，原在郑振铎身边是一把好手，忽然又闻死去。十多年来经常在一道工作，相当熟习。死去太早，真极可惜！我们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有的还近于空白点，有的即或已经起始有人摸出了些线索，基础依旧极其薄弱，且有后继无人感。不是无人，是没有扎实顶得住的接手人，因为这工作初一段三五年内，比写作还沉闷得多！

气候已入秋，早晚都凉爽了些，孩子们搞社会主义教育都忙些，常在入夜才回家来吃饭。国际事务变化大，影响到国内也必然相当大，一时虽还看不出，却必然会从各方面有反映。有的即在五反运动中清了出来。大学教育中也似乎还有些问题尚待进一步探索。大学里“思想”问题就还多，甚至于有妄想作什么“志士”响应什么的。一些妄人的阴暗心理发展，虽系特殊少数，但依旧可见出教育还有待从各方面抓抓，不能松弛！小地方总也免不了一个“杂”字。

这里诸如常。时入深秋，天安门前各灯座边多搭了大木架修理灯火，准备下月大节日，欢迎来自世界各处朋友，亚非拉将必然占多数，天安门正面高楼上，这个节日可能也不同往年情形。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今年还只是起始公开，变化迅速，超过一切人意外。但也极其自然。影响之大不仅是中苏关系，东欧诸国转化，在明年将更显著。苏联领导外交方面之失策，连锁反应也将在明年会有进一步使地位下降到不可收拾。南越统治分解在旦夕间，必将有换傀儡事发生，

美帝在泥淖中行动处处被束缚，进退两难。但事实上任何努力依旧制止不住吴氏[①]的崩溃。美帝完全认输放手也怕不大能。因为旁边的泰国并不安定，迟早也会出问题。照发展趋势看，如不准备在这个角隅内大战，即只有终于退出东南亚。至于支持印度，印度这个国家军队打仗之不中用，不可能在二几年内变成中用。印度在一定时期内，可能也会有游击队出现，因为任何支援总去不掉由于贫富不均带来社会对立和阶级矛盾，任何国大党能人也去不掉内部上下贪污、腐败，这是革命的富于营养的土壤。

我们自然也有难处，即生产技术上的提高，适应不了社会发展的要求。一年上千万的新公民压力相当大，而以十万廿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安排到和所学相应职业上去，也自然有些费事处。中央省市机关工作人员已近于饱和，有的且感人多事少，城乡生活距差又较大，因之大中学生尽管在报纸上成天看到动员下放文章，即或形势所迫以为下农村有前途，却不免依旧乐意在无多前途的城市里作公务人员，认为得计，因为事实上大城市以常识说也终比在较小城市多些，至于生活方便自更不待言。可知下乡宣传教育工作，或尚有待进一步作些研究，作些新的技术调整。更重要当然还是生活的改善。去前年下去的相当多，即由于下边有些地方生活比城市好些。……总的说来，这是件大事，够麻烦，各方面都有事待作。城市则因国际关系，让人在“自力更生”取得好印象，也只能使生活日好，供应日多，生活日益便宜，不会回到前二年紧张光景中去。因此每年安排廿万大学生事，还必然是一件大事！大中城市小孩子也实在太多了，我们小小杂院，十年来即生产了约廿个新公民，大人白日上了工，一些不到

入学的孩子大半天只能在大街上打仗和在院子里玩牌，基本教育全说不上，中小城市情形更可知。到处都听说起这个问题，可并无办法能解决这一问题。

二弟

八月卅

① 吴氏　指当时南越的独裁总统吴庭艳。1963年11月1日在美国政府事先获悉的政变中遇刺身亡。

19630909
北　京

致詹蕙娟

×文中所附小条子，看看即扯去，不必再供他参考了。

蕙娟同志：

×先生文章[1]已反复读过，他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和我们有相当距离，彼此无共同点可得。这么夹缠下去，了无意义，费力不讨好。即此打住，还是时候。把点点有用精力，用到其他需要帮助方面去，对国家说，也比较经济，不知你们以为如何。

我们本意只在帮他把工作搞得像样一些，印出来，对内，于“共同提高”有好处，对外，不至于让东邻学人笑“中国无人”。意见说得对处，照到改改，并无损于他的令誉；说得不对处，不作理会，即得了。×先生用的研究方法、说明等等，大多数是照抄卅年前出版《纂组英华》一书中的说明，而根据手边仅有点点材料，大胆而自信作种种技法分析判断时代，更把些本来平平常常的作品，描写为“铭心绝品”。文字多而无分量，见解且多可疑。虽敢想敢干，实把握不住大处，不可免转多猜想附会。虽能满足个人“发明”欲，于读者实在无益。所以希望他节约一些文字，实事求是，不懂或懂不透处，即少说些，时代明明可疑，只是担心时代一拉下，

即有损馆藏价值的，提法也无妨谨慎些，不要过于肯定，有个伸缩余地。例如说《三秋图》和《百鸟朝凤图》为宋，只说："历来以为宋人制作，有可能产生时代较晚。"岂不很好而且省事？但看看这次改稿，艺术分期，还是坚持己见，而时代判断虽改了几种，其余还是依旧不忍割爱。又把原来朱文②称叙元刻佛像说明，转用来称赞《仪凤图》，全似是而非。改过了的，从不在上面提出原来自己抄袭《纂组英华》文字致误原因，却以他人指正为自己发明。不肯改的，却把他人意见附于说明文上，而加以批驳，所举理由又多不大能够成立，近于孤证。或只凭一二图章，或见于故宫著录，即以为千真万确。殊不注意他人意见多从千百种实物比较得来，比如《仪凤图卷》时代用金分析，细度和色泽，至少看过了上万明清实物，才提出说这个卷子"近似清初作品"的商讨。而主题设计，事实上也只反映于清初漆、瓷、绣、砖……等等上，有许多东西可证，却从未闻千百种宋瓷宋织绣有一件类似这种设计，不可能会孤立出一个织成卷子！他明白不是宋代，才又改为元代。又如织法，也是在清代为常见，小梭盘织名"穿绒缎"，一翻而即可知丝线在背而是浮松的。原名或者只应叫作"间金穿绒缎子"，四川和浙江都有千百种相近似花缎可以对比，而几万种明代材料，便无一片这种材料可证，怎么能是宋元时制作？更不知图章极易伪托，或后来盖上。皇帝御玺同样不足信，乾隆把字画丝绣古物时代定错的且多不胜举。若只凭这些纪录判断时代，那还有什么研究可言？如对那个天官大轴，实在无证据可言，即搬一板画作证，明明是乾隆作，还是想挽救挽救定为明代。殊不知明代没有那种衣服花纹，而称引板画天官，也还是清代作品！纱帽平

翅末端上折，是明代人实用物，刻丝如为明人，托为宋作，又怎么能用明代帽子？其所以强不知以为知，主要还是不肯实事求是。不能从材料本身具体问题作细致分析，只是固持己见。且企图把说明作为论战场所，争自己立脚点，不明白立脚点并不稳固可靠！本意是希望文字减少一些，这一来岂不更加增多？我觉得他这种办法很不好，态度也不好。彼此工作方法和态度既无共同点可得，不再过问，比较合理。

所以最后只希望把说明上别人建议一律删去，别无要求。我们并不想把自己意见附骥于这本书中，因为这个事无先例。×先生这种利用说明作论战地方，图自己有利，对公家实有损。如果他真有自信，又乐于公平讨论，最好办法，不妨把他最先说明原文和引言，一字不移，送《文物》刊载，我们也另写一文章作为商讨，或不谈他编的图录，只批评《纂组英华》内容与说明错处，让全国同行有机会对照看看，群众中会能有些明眼人意见可听听。发表以后，到图录付印时，再凭×先生意见选择，我们说得对处，他不妨如抄《纂组英华》上文字一样，抄来纠正他的本文，也用不着说个谢字。觉得不合己见，即不引用。这么一来，对公家有好处，对他个人也有好处。如果还是不以为然，一切事实都动不了他固有信念，还是自矜法眼，自矜发明，也不妨对于他人意见全部不理，即照最先原文一字不动，按原定出版计划，附于新图录中出版。如担心出来后一经批评，销数会有妨碍，我个人可以保证，决不发表任何讨论文章。主要是本意从协作上帮点忙，事办不到，只好泾渭异流，分开为是。彼此方法态度基本不同，还是趁早想法分开，不必再勉强凑合在一处。(如果能把一切建议全部收回，即全部收回。)

别的想不出什么可说了。回想一下经过，还是出于“热心误用”，不免变成“自找麻烦”。但是也由此增加了点常识，下不为例。热心得看对象，用错了，自然没有应得结果。书既得按照原来计划付印，或者还得用商请方法，才能把说明文中增加的那部分去掉。你们也一定觉得这么打交道感到麻烦！但是事已如此，无可奈何，还是得好好商请一次，把说明上凡是我们意见删去，为图录计，比较得体。好在我和老魏③若不提出时代问题质疑，大致不会还有别的什么人提出异见的！

沈从文

九月九日

① 文章　指当时拟出版的《宋元明清缂丝》一书文稿。

② 朱文　指《纂组英华》书中朱启钤的文章。

③ 老魏　即魏松卿，古丝绸研究家，任职于故宫博物院。

19630920
北　京

致沈云麓

九月廿

大哥：

时节已入季秋，家乡想来必到处红紫烂熳，快到打桐子和摘刺莓时候。这样时候我在沅水流域过了五六年，当时生活尽相当狼狈，惟地方自然景物印象，还是留在头脑中十分美丽！即观景山那些树木黄黄紫紫，直到如今，还觉得清澈明朗照眼！同乡张友道已来过，短小精干，和严超同型，凡事"抓住"，充满地方性（和在北方长大的龙虎全不相同），将来也一定极其能干抵事。

这里已快到节日，街市情形一新，今年情况和过去几年不同，亚、非、拉朋友来的必然加多。天安门上头的来宾可能也会有些变化。大广场歌舞烟火，也会换了些花样。游行队伍主要引人注意的大致有三项比较格外突出，即：体育大军，文艺大军和民兵，各有上万人参加，在天安门前走过时，还连唱带演的作出种种姿势，给来自各国的朋友一个深刻动人印象。或许在大礼堂另外尚有一些联欢，一些会，此后，即照例出到各省去参观，广州、武汉、上海、东北、西湖、延安、井冈山…… 一般总要到十月末才会返国，带了种种兴奋深刻印象，多年来也忘不了。同时为接待这些远方客人，

自然也不免忙坏了许多方面的同志们！

今年秋天来得明确。半月来空气和南方差不多，早晚润润的。到处有黄葵花在从墙头院口出现。早晚已可穿毛衣。市面上一片秋意，主要是到处有烟筒应市。北方各种果子多已在摊头出现，除苹果较贵，其余枣、梨等等，多只二毛三毛一斤，蔬菜则不到一毛。菜市场鸡、鸭、鱼相当多。整支火腿亦到处可见，只是主顾却并不多，因为私人购买力究竟有限。一家四五人靠四五十收人开支的并不少。葡萄酒大量应市，似为历史上仅有纪录（闻有数千万斤之多），一面是满足节日市民要求，另一面也是让上千外来客人看看，并和莫斯科对比对比！北京近年种的葡萄还不到大收成，再过三几年，北京葡萄酒可能将送到全国和海外许多地方去。目下只五毛一斤散装，瓶装好的亦只一元一瓶，据内行说，和国外三五元一瓶的比较毫不次于外国货。全国均在推广良种葡萄的种植，因此过三几年后，用粮食作的绍兴酒和其他烧酒，大致都可以得到节约。苹果新品种、桃梨新品种也在发展中，很多已完全不同过去样子。鸡种也大有变化，“来亨”“澳洲黑”已不算，还有好些杂交种听说都不错。若能更有计划一些把它和省市农村推广，预计过三五年，鸡蛋产量也将大有增加，因为好的来亨鸡一年下二百来蛋已是经常事情。

大小工作均照常，虎虎两人相当忙，还上夜大学，因之有时回家吃饭得在八点以后。年纪轻，能多学一点，将来即可多为国家作点事情，这一代生活方式可以说已完全不同上一代！分工分业将随社会进展日益具体。

我血压高了一点，已到二百一十，别的不難过，只是心

常隐痛，头有时不大受用。正在检查诊治。工作已不可能如过去五年集中精力，只能时作时辍，或帮同别人打打杂，看看稿子，自己待作的事，看情形怕作不出什么显明成绩了。待写的小说更难望着手，因为一集中用心，照例即不可能休息，一出毛病即无可补救。幸好的是不用烟酒，别的耗损体力事情也没有，保得住本。熟人中近年来陆续在这个病上忽尔倒下的已不少！

很希望有机会走动走动，看来却有种种原因无从离开。因为远离家中无一个人在身旁已不大成。

国际方面变化多而且大，知道的多只是些表面化了的事情，还有许多倍不可能明白的，或许在较近一些月分中都有表面化可能。大处易懂，细致处便不容易懂了。照两个月前派人去苏会谈时，应当是还可以从谈判谋解决的，不然即不会去。但从近日发展，则决裂到无可妥协，是必然结果，由此以后的影响之大，——对世界对我国，都必然是历史上一个十分严肃的事情。所以大家都在学文件，全国也必然得进行学习，好从以后发展中，知道如此如彼。总之，这个严肃的变化，是和六亿人民今后发展命运密切相关联的！必须相信国家负责人对此事处理实十分谨慎。

今年河北水灾极大（湖北也闻庄稼受影响），北京郊区若干村庄，在大雨时也已经到用空投馒头救济情形。京浦京汉两路火车均被截断过，近虽已通车，许多地区还是积潦成灾，水无排泄处，若干村落多成废墟。救济工作虽不遗余力，损失之大，还是无从弥补。可能在明春间都市将用各种节约号召，来作挹彼注此工作。闻湘西也受旱灾减产，惟洞庭湖收成大熟，拨调工作，也一定在今年冬天即将忙起来。国家伟

大处在此，麻烦处也在此，面积大，每年总免不了此旱彼涝，幸得有一个统一政权，不然在天灾中将不知有多少死亡牺牲。

在这个动荡变化中，台湾部分残余和美国勾勾搭搭搞点事故也有可能，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大举。尽管印度在英美苏支持下，在搞军备，企图有机会搞边境纠纷时，即搞点纠纷，和其他方面作呼应。还有个苏中长长边境，有可能在今后一年发展中，不可免会产生些纠纷。但这个大包围还是相当脆弱的，不足惧的。比较麻烦一着还是日本军国势力的兴起，向东北下手，很能引诱部分日本军人梦想。但目下日本全国人民却在反美情绪高涨中，矛盾大，且军人中也明白这么只是为美帝火中取栗，自己好处并不多。所以争取日本转向，将是此后一项重点工作，得用大力以赴。抓得住日本人民友谊，也即等于拉住了美帝后腿一只。南越方面吴廷艳兄弟又正同美矛盾日大，若内部一崩溃，东南亚的连锁反应，必将在泰国老挝等首先出现，终于只能宣告失败退出这一区域。印度国虽大，不争气，支来援去大量粮食接济，效果却不会怎么显著，社会又十分腐败，终究恐将向左转，惟转到修正主义方面机会似乎多些，因为目下即在利用丹吉作成种种姿态，取苏援。国大党若搞垮了台，印共丹吉以某种内外妥协方式，采取议会少数党联合政府的方式取得政权，也未尝不可能。以目下言，我和近邻外交是成功的，如对巴基斯坦、印尼、锡兰、柬、缅、越、朝，围绕半个中国西南部，完全可望和平相处。日本方面则和人民方面有历史上空前广大联系，在此后一年中还必然会有多方面发展。如一旦技术协作能得到成功，我们所得利益必更大。化工方面我们正需要这种协作的扩大！

二弟　从　候

1963年秋
北　京

复彭武一

武一同志：

得来信，欣知拟写长篇小说已告完成，正在长沙作协审读中，值得庆贺！蒋牧良兄闻尚主持作协工作，便中望一致候。

一别数年，家乡种种总常在念中，家兄经常还有信来，又每年政协开会，在此且有机会和穆如州长谈谈家乡事，得知自治州生产建设文化教育无不得到飞跃进展。上次回乡，时间虽比较匆忙，自治州一切依旧留下个深刻印象。如有机会重回湘西，还希望能到保靖、花垣各处看看，用四十年前印象和近年种种新的建设景象作个对照，一定还可写出点小文章。如能设法再在沅水流域坐廿天民船，各码头停停，所见所闻，必更容易得到一种十分深刻有意义印象。愿心能否实现，恐得看体力而定了。近年来血压总是偏高到二百左右，心脏也不大好，许多拟进行的工作，也不能不停顿了。近年即在博物馆搞点文物研究，已不再作具体工作，只协助各方面提提材料。关于文学创作，搁笔已经十多年，原来点点写作常识，荒疏到几几乎已完全失去意义，新的要求既十分严格，好坏标准又不同过去，所以本来自己拟写的一个长篇，材料虽准备了两年，至今就还不敢动笔，大有不知如何着手情形。你来信说的看看稿子，提提意见，好意甚感谢，惟这事实近于有心无力。一方面是对这工作隔得

太久，和家乡问题也隔得太久，怕不容易把握问题，另一方面即我的创作方法实在已嫌太旧，思想可能也相当落后，标准和目前要求不一定相同，提的意见也怕不一定有用，且可能会犯错误，出毛病。二即认真看一部小说稿，照最近为美院教师编的几部工艺美术史审稿情形说来，恐得用两个月时间反复看去，才提得出具体修改意见，今年这里还有四十多万字的工艺史稿由我审定，剩下时间已被占住了，小说稿即能看也无可用时间。弟意尊稿如已由省中通过决定付印，是否可以在第一版少印一些，在一定范围内发行，出版后，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再据之来作修改基础，再作全国性发行，或者比较有把握些。这里有好些作品也用的是同样办法，《红岩》即是改来改去才正式付印。

又关于弟过去习作，多是卅年前习题写成的，思想多不成熟，且无一定倾向，追求效果而不怎么重视内容，写到家乡事情时，虽所见所经历，全是一片血泪，统治者的对人民无情残酷屠杀压迫，无所不至。中层寄食阶级，则不是狡诈成习，依附于军阀，鬼混日子，即糊涂无能，终于在烟赌中送去残生。人民则在重重压迫中无以为生，有时且以千计被屠杀。统治者和大地主的种种不利于人民行为，和人民的困难我都相当熟习，中层知识分子的毫无理想的过日子方式，我更加明白清楚，但反映到作品中却并不怎么多。总像是有意无意在避开这些问题。较后几年即在部分小文章中有所暴露，也并不彻底，还是不轻不重的作局部反映，不能当成主要重点来反映，例如由《湘行散记》、《湘西》，到《萧萧》、《丈夫》、《贵生》、《顾问官》等等，都只是在一种同情人民立场而对地主官僚作些轻描淡写的讽刺，近于不痛不痒，因此影响也不会怎么大。有的如《边城》、《三三》、《丈夫》、《萧

萧》，且不免近于逃避现实而作的乡村风景画，文字表现上即或取得些轻微成就，大处却把握不住，有的且把阶级对立部分模糊了。用卅年前水平说来，算是有些新意思，反映部分乡村本色，不一般化，文字也还朴素扎实，明朗准确，能适当表现人物性格。但用现在标准来看，可就是“过时货”了。正如保靖府上四十年前的茶叶，当时在一定范围内比较，味道还不太坏，现在拿出来可就过时了，因为搁了将近半个世纪，这半世纪恰好又正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那些过时东西，当然就只能有点历史意义，不值得再注意了。新的作品主要是应在政治思想要求上为当前形势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权的加强而服务，因此兄的新作，希望得到应有成功，最有价值参考作品，可能还应当从近十多年成功作品多注注意，有所取法。比如由《新儿女英雄传》到《红旗谱》、《保卫延安》等等，即有一系列公认为伟大成功作品，在广大读者都留下深刻印象，且有个共通格式可以参考取法，写来比较省事又容易见功。又近年有大量用民族地区故事编的电影，反霸反特斗争均有一定程式可循，也值得注意。主要是读者熟习题材，易于接受，写出来刊物编者即容易认可。这种创作态度和方法，从旧的眼光看来似不大好，用新的比较现实态度说来，却容易得到出路，所以还是值得注意！

彭武一　原湖南保靖中学教员，曾协助作者收集湘西民间织绣品。

作者在信的首页注明：“复自治州一同乡信谈写作未完”。

据未完废邮编入。

19631013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久不得你来信，不知近日身体如何。这里过了一个热闹佳节，来外宾过二千人，上市水果打破了历史记录。哈密瓜即当成西瓜一般应市。副食品多已不再用券，大鸭子三斤内的还只值六毛一斤。只布匹限制未解除。塑料尼隆制日用品则已近于泛滥（而不成灾）程度，闻上海且格外多而好。我们十五号即出外参观，大致向南行动，对体力好些，以广东为终点。有可能转广西、贵州、湘西自治州返长沙回京，也可能转江西去景德镇多住些日子，再去江浙返京，约下月十三日回京。我既然是个杂货摊，不拘从那方而走去，得益处必比较多，同时也可以协助些工作。有些担心是心脏和脑子问题。希望用南方的秋天清新空气疏朗景物抵消路上疲劳，不至于中途病倒就好。

大家在这里生活正常，虎虎工作比一家人说来大致特别好些，因为摸什么总是十分耐烦，他搞那一行，将来对国家必有些贡献。龙龙工作生活态度特别好，但技术似不易提高，因为主要是辅导学生实习，只有从态度上起一定好影响。也在摸问题，可望把“实习”一事作得更有条理些。在此他们表兄弟级已将近十人，过节时到家中来消化力可观。闻二丸

子又将因事来京，至今未见面，或许又早回东北去了。大丸子生了一子，已带去大连。

北京今年入秋气候润泽和南方相似，为十年少有现象。河北水灾闻曾淹没十二县，大水发时高及三米，宽及数十里，白天凭空而来，致多少人畜逃难上屋也来不及。有些地区至今还在水中，邯郸棉区受损失严重，真近百年少见不幸。东北郊一度亦曾因水淹用飞机投面饼，其他救济更不遗余力，天津保卫如一场大战，目下虽已稳定，但春荒景象，还是令人念念。

国际问题变化大，过去半年既如此，今后一年将成如何局面，预言家亦难言。好在我们是内部统一成整体，所以外来压力即相当重，也不必太担心。可忧虑还是天灾，照习惯大水过去将有数年大丰收，希望习惯不变，有例可援，明年能有个春收可以补救。并候健好。

二弟

十月十三日

如系到广东后向西行，大致十一月初或会回到家中看看，住一二天。估计恐办不到，因上路总得有伴当，这一线走的不会多！

19631019
广　州

致张兆和

十月十九下午四点半，广州迎宾馆
第四所楼房，314 号

我们卅余人下午 2 点 45 分到广州。快到地时印象和江浙相近，因为田里的禾苗和树木都和江浙一带六七月差不多。房子整齐却不如江浙乡村美观。照我推想应当是到处有榕树、棕榈和别的希奇古怪树木满布田坎山石边，事实上什么也看不见。只是入了市区后，才看出一点不同处，原来街上也有竹子，绿阴阴的在转角处，从人家院墙里长起垂垂绿叶挂在人行道上的就更多了。坐大汽车到了迎宾馆后，才发现树木多种多样。有许多还在开花，气候并不怎么热，穿夹衣正合式。经过一度搭配，我和蒋兆和同住一处。房中有三大床，每个床可以横卧六个黑妮。全是红木家具。窗外一片绿荫如一堵绿墙，像是木兰树可无花朵。有个洗澡间。房子比江西南昌宾馆大许多。远远的可听到哄哄市声，相当热闹。傍晚气候转凉，夹衣里可加毛衣，出外带件夹大衣，不算是累赘，可是本地人一看必然即可知道这是外江佬。

住处本身极清静，花木特别好，和个私人大花园一样。建筑装置上不大看出艺术处，可是布置还大方。静中有闹，

表示不脱离人间。参观可能将从明天开始看市里种种。大多数人在车上时，都谈到去海南岛。闻去湛江得坐车二天，从湛江去海南岛，飞机只一小时，船将坐一天。又到了岛上，绕一绕得坐车一礼拜，重点走将有三天。可能五几人不能坐飞机去。我想检查一下血压和心脏再定。大多数人将去南宁和桂林，所以同去已成定局。那边似乎又将有一个礼拜左右，因此照目前估计，怕去不了贵阳了，因为有麻烦处。如去不成，将是和刘蒋一道由桂转长沙，看看韶村后即回返北京。估计日子，广州市和近县一参观总是三几天，总的说来便是廿几天了。所以怕不可能如在北京时打算。

在车上吃的还好，只是摇了三天，到地时还是相当累。路上最好风景是湘粤间粤中第一站的坪石，"金鸡岭"近在车站边，几列大冬笋样子的山峰，高及百丈，上面树木疏朗秀挺，十分壮美。许多房子即在山石脚边，布置得也极好看。转过去还有一条街也好。到处有一种清气逼人。

这里住处似乎空间过多，不能如江西那么热闹，加之同行人多行业各异，虽熟而依旧无多可谈处。住处虽在市中心某一点上，包围在树木中，看来像是外来客人一般不容易来访的特别区，出去时也有一定麻烦，更不惯处是人地生疏，自然便和种种隔绝起来了。参观什么将是车行动，结果不可免将会是一般性的行动，逛市区也同行同止，得不到从容自然。

或许在三几天后有那么一天由文联美协方面熟人陪同走走，才会吃到本地点心，看到本地生活，领略领略本地种种风光！这大致是大队人马上路必然的情形。彼此粘着勾着，一切为了便利，便利了东道主是应当的，但是参观什么就不

怎么从容自然了。

通过市区时，看看街上人居多不如想象中广东人的特点。即梅溪式人也并不多。大多数人并不比妈妈黑，鼻子身材都和江浙人近似。只有眼目一般比较明亮而已。小孩子像黑蛮黑妮广式形态显著的也并不多见。也许到什么大街走个一二小时后，印象会不同一些。街上香蕉橘子到处有，扛甘蔗的人不少

这次带的衣服大致都还得用。气候和北方初秋相似。天极蓝，街上一般行路人多穿得极朴实，没有花花绿绿处。铺子都似乎旧旧的，不大热闹。日用东东西西还应有尽有，只是不如想象的丰富。市声相当活泼，不是在吵架，可知大小说话还是嗓门比北方人高得多，而小孩子善于喊叫，更是地方特征。我到过十来个大城市，觉得只是这个城市的人声格外活跃。

正因为住处极其空静，因此格外显得远处热闹，我们似乎应当在这种热闹中才过瘾，但是一时可没有办法作到。希望明两天会有点机会。头不重，心脏有时稍有点疼，不妨事。

十九日下五点半

作者此次南行，是参加政协组织的视察活动。

19631021
广州

致张兆和

廿七早七点头前

昨天已正式参观，先到黄花岗，次到红花岗，再转中山堂，农民讲习所。气候和北京八月里相差不多，正当星期天，因此公园里人格外多。有个特征本地人看不出，广东中学生级孩子都长得格外俊，主要是瘦条条却紧紧的，眼目明亮眉毛长，戴眼镜的不到十分之一。都十分快乐，走路能快跑。公园里树木也极好。竹子品种多，马樱夹竹桃多高大比北方加倍。马樱叶子却细休得多。最好看是桄榔木，十来丈高，秀挺上拔，却垂下无数把长三几尺的缨络，似乎想在风中摇动。街上重新加以注意，才知道到处是梅溪型。精力外溢。因此孩子们的尖声大喊大叫，和戏院中响声极大的锣声比美争高。真正是好热闹！

讲习所树木极好，布置得也好。中山堂内部容五千多人，一个圆形内堂，效果不坏，有民族气魄。只是颜色黯黯的和庙中一样，艺术加工不大好看，外面檐下且更不好看。这一门知识，大致是没有个比较，相当落后了。没有传统，也不知客观比较，不艺术之至。包括大宾馆的玻璃窗，红花岗的公园门阙，讲习所的天花板，窗子等等，还得培养十来个新旧都懂的艺术家好好做几年工作，才会一改旧观！

自然中的树木可性格鲜明，十分美丽。住处吃的三菜一汤，也大派讲究，艺术性强。

下午看外贸展，有十层高楼，用六层布置，好得很，和个大型博物馆与商场混合物，真正是应有尽有，许多料想不到的精美日用品都在那里有个位置，同时自然也有许多永远卖不掉的手工艺品在那里也有位置，等待主顾忽然看中意而买去。外来闻有三千人，所以交易大，蜈蚣土鳖即搞得整整齐齐等待售主。每一层楼且有许多小客厅当面谈交易。闻约有四十个国家和成千侨民来观光。也买也卖，且有海关邮运等等，即刻可以办清手续，大大小小都可做。有趣得很。如能看三几天，一定可明白许多问题。我们太匆忙，用半天时间即走遍六层楼。

还希望单独看一二次手工艺品。纺织和有关日用品。纺织有极讲究的。地毯多而不怎么美观。家伙新旧都有。日用妇女伞、手提包、手套、衣裙……有水平极高十分精美的。机器似乎不怎么出色。也有许许多多是北京工艺服务社大减价出售，而在这里搁在极显著地位在向游客招手的。瓷器一般性的多，不能如人大礼堂青花水平。华侨和外国人都欢喜花花绿绿，以为可代表中国艺术，所以在本地花得无以复加的广彩就有市场。

晚上看了个《红霞》粤剧，锣声响亮异常，人人振耳欲聋，戏还作得好，是红线女以后第一人，听说还是生子后第一回上台。

在戏院中就不大妥，太累也闷气，回来即出了点点鼻血，一会会即好了。晚十二点医生还来了一次，量量血压，只一百九十，不碍事，想为打针，我怕反而不妙，即不打。吃了

眠尔通二粒，睡了五小时不到，起后一切不难过，过会儿，将再有医生来看看（一般性检查，大家都有分），九点半还是可以出去。照趋势看只能一切随大部队进退，诸事得个方便，如去海南，至多再转广西转几天，日子便差不多到打道回衙时了，因为市内就还有五六天看，可能有一天半“自由”，人生地不熟，“自由”也不好办，可能只是和一二熟人就近逛逛，逛不出个所以然的。

从文

大木兰花树有高七八丈的。一切很好无事。气候如北京八月中（晚北京两个月）。

19631024
广　州

致沈云麓

大哥：

我和卅来位人大、政协代表委员十九号到了广州，住在省交际处四楼。这四五天看了许多地方，还到这里著名疗养区“从化”温泉招待所住了一天，地方和北京八月差不多，常年温和宜人，房子多在山谷小溪边，到处是树木，许多白色房子四围被荔枝树和竹丛围绕，溪边也多是一丛丛翠竹，地方又极清静，离广州约二小时汽车。是著名的荔枝生产区。估计再在广州附近佛山等县市看三几天，即将去海南岛参观十来天再返湛江。我本意若去不成，即过几天由贵阳经自治州就便看看家乡亲友。若去海南岛，估计时间可用的已不多，不便再在路半途耽搁，至多在桂林住一天，长沙住一天，即得上车返京开会了。广州地方大，人多，从北方来更容易感觉到南国风光的特征，不仅仅是人的生命力旺盛，草木也一尘不染，怒发丛生，挺秀争荣。而且千奇百状，性格鲜明，各不相同又仿佛一致，——生命力旺盛之至！

市面上最大特点，即吃食铺子占比数，似比任何都市为大。年青人多眼目明朗，且长得秀挺活泼。水果之多，也难形容。可惜人地生疏，住处又近似特别区，不能各处看看真正本地风光。三五熟人在教书的住处太远，也不能看。

我们大约在七八号回到广州，休息天把即去长沙，回到北京也差不多到十三四，距会期只二三天了。

在北京，会见到黄穆如诸同乡，能知道一点点家乡情形。在广州这几天穿夹衣有时还热，海南岛还得穿短袖单衣，回到北京，大致下车时穿棉袄厚大衣正差不多，因此上路不免有些累赘，冬春夏三季衣得全带上。上回和熟人商讨到由贵阳坐汽车经家乡返长沙时，他们即担心怕由贵阳赴湘一段路上无小车坐，搭公共汽车怕我受不住长途颠簸，路上会拖倒。心脏和头脑半路出了事不大好办。我多少也有点担心，因为脑子振动过甚，恐会出事情。年来熟人中，看来好好的，不三五天因小小不慎而忽告凋谢的已不少。为了使同行队长放心，不过分操心，我想这次搭大队同行还是比较合理省事。且待明年再看体力行事，有机会时再回来看看你，和你住一月两月，我总希望这么住住！

从报上听说湘西今年桐子收成倒大有希望，不知粮食庄稼如何。广东久旱收成好，水利收效大。

到从化时，看到一碧清溪两旁竹子丛垂垂摇曳，想起家乡溪口情景正和它相似。但是一个却是全国名胜，一个却是毫无人知道的一个小小河边村子，而且这种村子，即生长在本县小城里的人也不以为怎么有意义。从风景说除了留在我印象中，在世界上等于不存在。事实上从美观说，家乡小县城的景色就似乎比从化好看些，树石配搭得天然，只是入冬气候远不如这里罢了。我最欢喜倒是沅陵辰溪一带，酉水则王村、岔衾、保靖、石堤溪、里耶，都真正是画里山河。可惜地方太偏，便淹没了。我到了许多风景区，比起来可都远不如保靖等处山水秀美清壮。总希望得个机会，再到湘西各

处走走，并坐一次下水船，由辰溪下常德（最好是沿路停泊），一定可以得到极多美妙深刻印象。特别是沿河的人事，新旧对照，必然得到极好教育启发！如果沅陵有个住处，住下个把月，一定不会讨厌，体力上得到的益处，也将比夏天到什么地方避暑还好些。要写什么时，不住到十天半月，下笔时碰不到问题，外来人看来即还有趣，本地人却极少有会于心的。但是却常常是外来人一见即可写出的好处，久住本地的人司空见惯可无从下笔。所以也许即回来，倒还是像廿七年前样子，到处虽只小小停顿，真的写它时还是满有空话可说得天花乱坠，卅年来还可迷人！可惜一支笔，用了卅年刚好成熟，时变一来，一时不易适应便呆住了。现在写个信时间略久，头即发重，那里还能望回复本来活泼？真是“跛者不忘履”，还以为能重到湘西，即会重写湘西，写新的湘西！

二弟

十月廿四广州

19631028
广　州

致全家大小

廿八

全家大小安好：

今天这里落了雨，又值星期一，到处什么展览关门，看情形留在广州最后一天，只能站立在窗子边前看雨听雨了。昨天我们看了粤秀公园一个绘画展览，坐车上去、建筑大而不适用，灯光暗暗的，画倒有不少好的。后来转到河南美术学院去到关山月家大吃了一顿、广式菜，腰圆盘子上了十来道，完事时各人一支香蕉似乎有半斤重。后来又上楼去看画，将兆和为他们画了两张，关山月和黎雄才二人合作为我们各画一张，都很好。我的一张是古松藤萝下面空空的一人骑马前行。很有意思，我于是在心里做诗一首：

鬖鬖绿发秀，娟娟如有情，
婷婷迎春风，含笑意未申。
桓桓万夫雄，鄙薄泰山封，
骏奔千里足，揽辔吾欲东。

派头似乎还好，且极切题。内中并没有人知道我会写字，所以蒋兆和虽说要我题点什么，还是没有写出来。回到住处

已十一点多了。

今早听说去海南的明天动身，去桂林的也同时启行，看来这里一雨总得有三几日不止，我留在这里工作人员通走了，个人出去参观调用车辆诸多不便，因此只好改变计划，明天和几位老一些的同去桂林看看天下名山，约四天左右即返长沙，到了长沙还有十一二天可用，再定行踪，看情形定方向，倒是对多方面省事一种办法。现在就这么决定了。因在这里路不熟习，人家来访的进门也怪不方便，所以不能够到处走走看看。只从华山处知道周钢鸣住处在附近，他已住医院，找到他家时不在，第二天他和黄庆云来坐坐，再商量得便去访访杜埃，已来不及了。且知道梅溪还在此，也不好打听，只有作罢。省博物馆还未到过，路生加之落雨，广东地方条条路都差不多，公共车速度且相当快，不比北京，因此走路过街时，大家多不习惯。特别是晚上，灯光多从店铺中来，和北京路灯也截然不同，估计过路速度不易把握，所以单独出门不免略感恐惧和不便。大百货公司附近，听说什么大厦住华侨处，房子五十元一天也塞得满满的，且有港澳侨胞自己来住了一阵不过瘾，又从电话中把一家人也叫来，同吃全聚德烤鸭和东来顺涮羊肉过过北京瘾的。这种人的住处，本来应当去看看，也没有机会，只好有待来年。

我们还未去过什么馆子吃点心，也未去这种馆子喝茶。不过大致比住处的还讲究。住处每早即有咸甜品三种，小的和鸽蛋大小，烧卖饺子都只比鸽蛋稍大，豌豆公主连吃十份也不会打饱嗝，无怪乎听人说内行上茶馆，一天连吃三五十种，从从容容的，从来不会有伤食事故发生。也真是一种奇怪的艺术！

落了雨，大家都似乎体积缩小了一些，情绪也不免按比例低落。带来的衣服除二夹大衣备用不用，其余全副戎装不感闷重。广州的绿树本来像时时刻刻在洗刷的样子，真的雨一来，自然更加分外绿得离奇，放光如新漆的了。天已稍冷，雨还在继续落，本来应当想办法出出门，利用这一天到处去看看，可没有一个人有兴致。

我们住处两人一房，距离多相当远（不比江西宾馆旅馆式），因此似乎很少有人玩扑克牌，也因此经过十天不熟习的还是不熟，少有“串门”事件。文艺系统似乎共四人，戴爱莲，刘开渠，蒋兆和和我，各自一行。戴爱莲话说不通，在饭桌上也不会从对话中得到什么。剩下只三位有共通语言。两人一走，我自然便陷于完全“孤立”情况，一二老派说笑都叫我“作家”，其不易熟习更可想而知。但是这么一来也有好处，即听他们说笑，我和看书一样，得到欣赏乐趣转多。虽一律是“高知”范畴，区别可真大！有的老北京还在此来买皮鞋，以为较合算，问问价钱，看看样子，和我脚上的全一样，十八元人民币也。

上午出去看了个雕刻工厂，比北京的工作好。又看了个供内部首长看看的文物商店，有极多好瓷器，没有人照顾。

雨还是在落，不像二三天能停止。我们去桂林已定局，闻将在衡阳住一二天，也有意思。共五人，多年老体弱去不了海南岛的。也可一路听些老话，有时比年青的还有意思。向西走必将日益寒冷，我带的行装恰恰够用。也为你们带了点点吃的，名目不易猜想，近龙虱一类事物。

这里雨落得相当大，可是却并不是田里太需要的。这里田地一瞥看去，即可知道有山药，紫姜，甘蔗，毛芋（有二

斤重一个），木瓜，木薯，菠萝，各种稻谷，各种豆子，各种瓜菜，芥兰菜大的如甘蔗，嫩而且脆，碧绿如翠玉。店铺里沙田柚到处可买，却并不出广州附近。柑橘也在外县。沿公路很多地方都用扶桑花夹路，在北京公园里，却在温室中上宾相待！

爸爸

十月廿八中午

19631031
桂　林

致沈云麓

十月卅一下午

大哥：

我已到了桂林，住“榕城饭店”，方向还不大清楚，地方环境极好。是今天早上五点由衡阳上车，下午一时半到达的。由广州坐车到衡阳换车，等了一个大半天，在衡阳看了看市容，到小公园和大家走了二点钟，晚上看了回本地花鼓戏，早上五点即上车了。衡阳有十二万人，似乎比常德市容壮观些，新建筑也多些。但市面货物可能不如常德充实，虽是湘江水码头，可不如沅水总码头常德来得派头大。广州的香蕉和北京的苹果都有应市的，多在五毛一斤上下，本地的橘子只二毛一斤。其余东东西西多和其他中小城市相近。人口和广东佛山差不多，生产可远不及佛山一半。佛山似应当数中国首一干净市镇，街上和花园一样，有的地方比青岛还美。街上干干净净，铺子摆满东西，和艺术图案一样。馆子之多也是国内少见的（照比例计广州还不及这么多）。到了晚上，人多拖儿带女逛街吃宵夜，一般点心品种虽不及广州，但鸡鸭鱼肉多新鲜鲜的搁在门前窗中等待主顾，一切纤尘不染的，而且满座客人。菜市的菜也和刚从水中捞出一样。芥菜都绿得和翡翠一样，鱼多蹦蹦跳跳。到处无灰尘，无蚊虫。极小

巷弄也和刚刚洗过一样。每家都有腰门，上面还雕点花鸟。房子住人可能并不怎么合用，居多暗暗的，不见阳光，但也许正和南国需要，夏天不至于太热。这时节水田里正是晚稻长得十分旺盛时候，一片片绿田大到看不到边际。人多秀气十分，且眼目明亮。衡阳就不同得多，到处也有小摊子，可是到处也可发现苍蝇，甚至于百货公司里玻璃柜子的金蝇子飞来飞去，服务员多视若无睹，彼此两不相妨。主要可能和教育也有点关系。佛山本来并不干净，是大跃进搞好的。

桂林另是一种风光，到处是山，住处有个周围大而广阔的平台，四望便可看四面山景，一切人家不论新旧全是在小小山头包围中。住处近于一个特别区，每所只有四套房间，每套包括一个客厅，一个卧房，一个浴室，都大得惊人。陈设不特别讲究，可极其大方合用。楼梯宽宽的，房子一所一所在树木中，彼此相隔较宽，四围有空地，建筑得不坏。我们初来第一种新印象即到处有画眉鸟声音。人口只廿三四万（和抗战时昆明初期一样），看情形或不如当时昆明富足。风景也不如昆明美，昆明树水比广州还绿。但是新建筑多，街道也极清洁，河水也清清的，人多整整齐齐。气候似比广州热一点。由广州来时，正值寒潮，人穿毛绒衣再加夹衣，恰好合式。到了这里，就只用一件单衣了。由于久旱，树木又不及广东品种多，空气不免比较干燥，和北京八月末接近。

我们将参观五天（去阳朔占二天），即赴长沙，长沙再住三几天。看时间是否够用，能不能回来一趟。如有小便车可以搭，就回来看看，住两天。如得乘大公共车，恐不便上路，他们不放心。到长沙后或可问问省里黄穆如和石州长他们行往北京日期，如他们是在十二号以后，又有便车可搭，我就

想办法回来看看你和家中诸亲友。看情形怕时间已不大够了。因为到了长沙，除拟随大伙过韶山村外（占二天），还要看长沙瓷厂、绣厂、博物馆，及醴陵瓷生产地，这里生产量大，已成国内第二大产区，艺术瓷有待提高，看看后即可明白如何协助问题。看湘绣也和协助生产改进生产有关。我这次出来，主要打算即此后帮忙如何提高并改进生产，提出些可行意见，供政府和有关部门参考。玩风景兴致可以说是不多的。但随同大伙看看各种新建设和农村情形，还是有必要！主要对国家有用的，却是看工艺美术种种。我似乎是命定要照文化部对博物馆研究工作人员方向的指示，加以实践，即“为一切研究一切生产服务”！这个服务若真的得到更大些便利，全国一一走去，在“提高”方面可作的事情看来还多，且永远也作不完。比起写小说麻烦，但是也比写小说实际，因为懂得杂，有许多方面都可望给人一点有益的启发，不论是老师傅或年青人，都有话可谈，而且谈得易投机，彼此得益。

二弟　文

这种事在发展社会中是有万千种可作的。手边资料如充实，我相信这方面做的事比目前已做的将更具体！

今年湖南桂林都遭大旱，田庄极不利。洞庭湖一带则丰收。

很想念你，关心你的身体，不知近来如何。我出来似乎比在京好些，在广州虽近于大吃大喝了快十天，（一早点心也总是三四种，只是数量并不多，又淡淡的。方麻大等来一口气吃五十份也不会伤食！）但是味道淡淡的。午晚饭多吃特别

淡素的（有好几位同行老人都如此），所以不觉得难受。你似乎可专用茶油（北京医生总推重茶油，以为特别好），素菜如半生吃不妨切碎它。本地霉豆豉霉豆腐不知如何。我们在北京有时可吃到浏阳豆豉，加辣子肉末炒吃，好得很，这回还想从长沙带点回北京。京里也有菌子油卖，可并不高明，多苦味。

我们在长沙大致也是住交际处，只是地方多，可不知在那一处房子。或者可以见到季韬。大队伍大致十三即将返回北京，算来只有十一天日子了，所以虽打量到有便回来看看，事实上恐没有这点方便了。今年开会一定相当热烈，因——①

二弟

① 原信到此。

19631109
长　沙

致沈云麓

九日

大哥：

我已于日前到了长沙，住湖南宾馆，九层楼倒相当高大，只是器材节约，比起广东同样建筑，似乎就显得单薄一些。住七层楼，两个床铺只五元一天，比北京价减一半。房子在烈士公园旁边，眼界倒还开阔，七十万人都市脉搏仿佛可闻，一切具生发气，青春气。去离市面远，正不曾正式逛街，只是从大街中通过时，却像是大大热闹，一切市店多是两大进，门面宽阔，货物满搁架上，灯火明亮，比广东虽不如，比桂林则令人起加倍热闹感。一般人生活水平似乎还不怎么高，衣着灰蓝二色，但还是精精神神。店铺物资多，既反映东西来源广阔，也反映购买力旺盛，本地人用的即有限，小县外乡采购的必不少，依旧是三湘洋广物资集纳中心。

我们看了几个一般性工厂，如湘绣和瓷器厂，前者名大而实销有限，一年中，欣赏品湘绣还只在五万元左右。后者名不虚传，一年可赚美金百万元，将来前途还更远大。但只是日用印花瓷大小盘子，美术性或较高级瓷作的通不及格。艺术底子极差。

看看博物馆，文物部门不公开，内容却十分丰富。本来

还拟多留下看几天，忽然寒潮大风扑来，日夜如坐海涛中，全副装备加上了身，还是手足发木，如果明天还无休止意，只好即早逃走。因为事实上如此大风，去参观时，也不大会受欢迎，即受欢迎，自己也有点招架不住。我们大致将在十四到达北京，闻石、黄二州长将于十一到达长沙，可能和他们同行，一路倒正好谈谈家乡事情。如天气过冷，便只好早一天上路矣。在七层楼上听风声，声音那么大，倒是住北京四十多年未之前闻。长沙正开菊花，公园中木叶还未黄落，风大如此，或系北方寒流激荡，或为南方最后一次台风尾巴扫过湘境。从高楼上听来倒真是相当壮观（有时和炸弹爆裂一样），但是我们可以仅仅足用的一点时间，不免被这次大风压缩到房子中消耗了。还未及上街看看，大家说笑得上街吃吃江米酒鸡蛋和冰糖莲子，也难实现。想上街看看市容，却因离热闹区远，坐汽车去不免匆匆忙忙，无从容感。可能还可带点点浏阳豆豉和长沙腊肉回去。本地橘子不算贵，但也不怎么好，总像还不如北京应市物整齐。桂林出好柚子，同行人有带回廿枚的。灰豆腐乳好，带十大罐重约廿斤，也真是“爱好者”！我带一小罐已感到麻烦，但每到一处若总是带点这样那样，回到京时，大致也就已经像是一个土产样品展览会了。还有从海南岛带大椰子四五枚，如四五个猪头一样的。事实上这东西北京就多是，搁在架子上无人过问。桂林出方竹杖，每人来玩玩的必买一支作为纪念，价三四元，也不轻贱。湖南出斑竹紫竹，罗汉竹，品质都比方竹和四川棕竹高，又结实又轻便，可无人想得到这个东西稍稍打磨加工，也就可以赚过路游人的许多钱，送到广州商品展时，还可望换取更多外汇。

北方来的人多对于地萝卜发生兴趣，想不到事情。

这里市面坡子街前五年记得已极萧条，近来却又恢复了如大栅栏光景。李合盛的生意，因之还是有号召力，湖南宾馆请客，也有生炒百叶上席面。

我们去不成韶山村，大致将到岳麓山爱晚亭一带看看，闻近日枫树叶子已红，那里有上千株老枫树，景色一定可观。

长沙腊肉国内驰名，似乎已超过东阳火腿。火腿近年因集中生产，色泽虽如旧，黄黄的，干干净净的，但是事实上只咸不香，并且极易泛黄哈喉，不如本来。长沙腊肉也有点名难副实。到大铺子看看，都是广东式黄黄的，漂漂亮亮的，和我往年回家看到南门外那个薰肉厂出名一样，我疑心有可能即是家乡出品。想买块烟火薰得黑黑的货，可找不到。想买点豆豉，要豆票，想不到北京买时反而用不着豆票。

这里学校没有机会参观了。市街也未好好看看。一切陌生，仿佛和到广州桂林相似。所到处都被人当成“老”看待，也可说是一种不幸，因为如此一来，一面近于受尊敬，另一面却也由此被排斥出青年中壮年生活以外，他们正在作正在想的事情，便无法深入理解了。但是如果真的不老，要照年青人的想法作法活下去，两条腿不仅不大顶事，一张嘴也未必能适应干米饭或下乡去吃别的种种。总之人到了一定年龄，求不特殊化是好事，真正生活上说来，却不可免要有些不同于中壮少年。有一种东西永不嫌和老年作伴，即书本。不只是不嫌人老，还最容易使人回复青春！

北京熟人每年总有三五凋谢，居多是平时像还好好的有说有笑，不经多久病痛，即在报上讣闻栏中上了名。因在政协，熟人面扩大了好些，过去不可想象会在一处的，也因种

种大小会和出外参观，暑假过夏，同在一处行止，因此可以听到许许多多的近五十年故事、佚闻，和本业以外其他各部门工作的种种问题，增长许多知识。事实上这些人多是近五十年国家某一部门某一方面负责人，都值得把接触时印象记下来，记得好记得又有风趣，也就是一种历史！如在廿多年前我不知会记下许多。现在却无可为力了。我好像还应当写许多东西，但是环境习惯却把我编排到“老”的队伍里，冻住了。不过还是想要从“老”的队伍挣扎出来，尽可能来作点事。似乎还有许多事情，特别是近十多年所搞的问题，用到新的研究工作，新的工艺生产，以至于新的绘画，甚至于新的音乐作曲，我都可望作得比写小说更出色！只缺少了一点儿什么东西，这东西虽不能具体说，却实在感到它。没有它，什么也作不好，有了它，就情形大不相同了。

我想要好好来找寻个一年半载，也许会偶然得到它。

并候家中大家佳好。

二弟

19631112
长　沙

由长沙致张兆和

六三年十一月十二发

三三：

天气异常寒冷，全身心均如同被寒气压缩，越来越小。独守楼房中，多多少少有些和前年在井冈山上时节情形相同。也如同廿八年前①，在沅水中部，乘小小桃源划子，放乎中流，听水声汩汩，听时间消逝，时间也因之格外见得缓慢异常。饭后许久，腹中还在哽着，却只能等待到时下楼吃饭，即此可以想见无聊到何等情况。于此更容易体会到“居必近市”意义。这里楼上不仅仅离开市面极远，离开一切都似乎也极远！我已写了五个提案草稿，好一回来即可誊清送出。

生命真正是种离奇的东西，每个人都不相同，取舍相差极远。有的表面身分即或相同，事实上一到思索和行动时，即判然分别、泾渭自见。即或同是一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不同气候、不同温度、甚至于不同光线下，也会完全不相同。在家中时，总像是只一晃晃即一星期天。每天总像是时间在忙匆匆的行进中，一会会即到了天黑。时间总像不够用。这里时间便特别长了，等黄昏、盼黄昏，也好不容易！从窗口外望景界虽十分开阔，并且绿树如云，大几里连成一片，经常且有火车过路，远处留下一起白烟，在空中慢慢扩

散。当画景看倒极像赵松雪或赵大年南方烟雨景子画卷，细致而柔静，秀气清润。从绿云中高矗的烈士塔，和一枝白玉笔一般，介然独立，也不俗气。但目下一切存在却仿佛各自孤立、不相粘附，找不出什么彼此关联意义。一切都似乎在寒气中被冻结住。使人回想起二千年前，同样的阴沉沉天气，贾谊以二十来岁的盛年，作为长沙王师傅，在郊外楚国废毁的祠堂庙宇间徘徊瞻眺，低低讽咏楚辞，听萧萧风声，吹送本地人举行祭祀歌舞娱神节目中远远送来的笙竽歌呼声。生当明时而去帝乡万里，阴雨中迎接黄昏，回到他的长沙王傅所住小屋中时，他的无聊应当是一种什么情景！再想想屈原，楚国当时政权正在分解中，军事上一再挫败于秦，个人则因高瞻远瞩，转而失去楚王的尊重，更受小人谗毁失去信任，而朝政却为三五弄臣佞人掌握，眼见到一切将陷于不可收拾，还是无可如何。就在这种雾雨沉沉秋冬间，终于被放逐出国，收拾行李，搭上一叶小舟，直放常德，转赴沅水上游。坐的也许正像我卅年前上行那种小小“桃源划子”。身上虽还有一口袋楚国特制的黄金“郢锾”，和一把价值千金的“玉具剑”，两担竹简书和一挑行李。行李中且有个竹篾编的极其精细的文具匣子，内中文房四宝一应俱全，可以供他随意写点什么。在朝时的手编的楚国宪法，也早已用白绢书写成十卷，裹成大卷，搁在身边。自己的许多抒情感世作品，也同样分别誊写成卷，随手取来作了些校订，改动了几个错字。船在两岸绿雾苍茫中行进，想到国家的种种，听到看到岸上的祝神歌呼和火燎，他觉得好无聊！……我如再深入些些，把两人本传来作些理会，在这个情形中的必然和当然，以及在那个历史环境中的必然与当然，小妈妈，一定会写得出两个极其出

色的新的屈贾故事！我懂得到在这个气候下背景形成的调子应当是什么，加上从二人身世和文章中去简练揣摩，写出来一定会情感充沛，有声有色。不会像陈老写《嵇康》那么带刻板做作气。因为写这类人事实上比写翠翠、贵生还容易得多！可以从各方面去体会，去刻画，去布局润色，而作得十分准确生动。只要另一时，把我放到一个陌生地方去，如像沅陵或别的家乡大河边一个单独住处，去住三个月，由于寂寞，我会写得出好多好多这种动人东西！脑子奇怪处也就在此。我经常在什么书本上欢喜题上“人生可悯”，也正是这个意思。我深深懂得脑子里近于自小具有的想像力和后来卅年运用文字成为习惯的另一种能力，一到某种寂寞环境中，即可以（也必然会）在不甚费力情形中，作成种种结合，组织成种种幻想的或写实的故事。不论是纯粹幻想或平凡真实，都可望作得异常生动感人。由于我懂得如何即可感人！在三五千字造成一种人事画面，总会从改来改去作得完完整整的，骨肉灵魂一应俱全的！这是一种天赋或官能上的敏感，也是一种长时期坚强固持的客观反复学习。两者的结合，却又和“寂寞”关系异常密切。酿酒也得一定温度，而且安静不扰乱，才逐渐成熟！生活实际对于一切的隔离，也可以说由于机能上补偿的需要，便可帮助养成一种深一层的“想像力”和“理解力”，文字若又能加以适当的概括，即可熔铸成种种有声有色的人生。凡最好的诗歌，最好的音乐，最具感染力的好画，来源几几乎完全相同，不同处只不过是它的结合成形的方式和材料安排而已。相反的一个动力，即如懂画的布局敷色，懂音乐的节奏美，懂其他许许多多不相干的（在你看来以为不相干的）什么事事物物常识常语，却又能共同促

进那个先天的敏感禀赋，和后天获得的文字运用组合，在意想不到启发中，形成许多结构新巧感人灵魂的大小篇章。特别重要即是在相同人物相同故事中，却写得出格外生动神奇的故事。安徒生在童话写作中，已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我的试验也有过一定结果，还未完全成熟，便凋萎了。如照目下训练培养方法，短篇作者所能达到的境界，大致不会是这种结果的。方法有问题。正和林师母说的浙江东阳火腿，新旧制法不同，所得结果必然不同。旧的方法似乎不怎么合符艺术科学（因为好的作品决不是从文学概论或小说作法而来），可是用得其法，不仅色香味美，而且经久不坏。一经百货公司从规格出发统一制作后，东阳火腿表面上一切如旧，产量并且大有增加，但是上市供应时，大家都觉得不好吃，味道咸咸的，瘦肉成柴，贴骨处易走油泛黄，不经久。如今有关火腿问题虽然情形已明白，旧作法有独道处，但是由于新的习惯，上市的或待上市的，还是生产那种“咸肉”似的火腿，为既成局势。事实上不能说是东阳火腿！制法不同那能有原来风味？小说呢，没有会想到重新用老方法试试看的。

小妈妈，这就是我说的你能“看小说”，可不大懂“写小说”的原因。你什么都好，就是不懂写好小说除人事外还要什么作料，以及使用作料混合作料的过程，火候、温度、时间、环境……写批评的人事实上且更加无知。

你很懂得我的好处，和懂火腿或别的一样，懂的是“成品”。至于成品是怎么来的，作料如何选择配备，实在不大懂，不好懂。写作中实在大有辛酸！一个优秀作者在某些方面和个精密机器差不多。制造出一具灵敏机器，很不容易。花钱再多，并给以各种物质条件，精神鼓励，成就还是有限。

要的是另外种种。制作、成功是在千百回失败经验中，才会得出一点点有用结果的。但是接收这种不费半文钱的机器，若不善于使用，不善于保护，毁坏却十分容易。一经毁坏，修复也就相当困难。特别是这种精细复杂机器，一经改装作别的使用后，修复就更加困难了。听个工人说，“一架机器也有机器的脾气”，何况是一个有性格的人？人的“共性”容易理解，也易于运用，人的“特性”却并不易用公式去衡量。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机器，简化他纳入范围容易，就其所长充分加以利用，却不容易。利用还得从理解作起！

天夜后，从高处下望，第一次发现公园里一大片灯光，和星海一样。真是一种奇观。这还是第一次见到。

天老是落毛毛雨。已到了落这种雨的季节。早知如此，倒是提早回来或同过武汉看看为得计了。

桂林一行可能有十来首七绝诗可写，想试试变更一种写法，杜甫陆游法，或许有点新意。写山水诗易千篇一律，因为前人言之已多。七绝一引典故，又铺不开，且难于索解，要有点韵味，语意不尽才可望有新的印象。将试试看。已试成一半，有比上井冈好的，也有不如的。只怕回来大会一开，所有诗情通通冲出九霄云外。

居然夜下来了，多多少少回复到廿八年前在小船上桐油灯下为你写信心情。只是当时身边不远是三个老少船夫，船却停靠在乱石堆叠的寒江边，岸上只一二家小小茅棚。这种枯寂对于一个用头脑生活的人说来，是有意义的，有作用的，甚至于可说是不可少的。是一种真正消化人生的教育，正如同痛苦失望艰难困顿同样是一种吸取人生教育，对于一个从事写作的人说来，可以由之懂得“人生”二字，懂得什么叫

作“枯寂”和“艰辛”，以及其他许多许多事情。如今困守在这个楼上，四围是白净的墙壁，所得实在不多。这么住下去，延长到三个月，若不是发狂，即将是一种完全的改造。神经系统的活动方式也会完全变更过来！最少一天将可以为你写一封长及万言，胡说八道，美妙绝伦的信！或者还可写成许许多多极短的故事，完全自成一格！

不知是否真有此种可能，即有意把自己和一切隔绝起来一定时期，试试能否恢复我的写作能力。也许会有这种可能的。现在唯一不放心处，即心脏偶然的故障，在一种和其他隔绝环境中时，将无可补救。头重已减至极小程度（由于不用脑想具体问题）。

这里听说北行的已定下两节车厢，广东湖南各一节。定十三上午启行，十四午到达。我已感觉到单独的许多好处，且似乎亟需要“单独”来静静脑子，澄清澄清脑中人事渣滓，因此倒希望改变改变原计划，能于十二下午独自上车，十四中午到达（?）免得大伙上路一切倒乱乱的。只不知道能如愿否？时间定后，政协方面必然另外有电话通知，你能和朝慧来接接我，那就太好了。（十二知道无车，已定十三早专车，十四日十二点到一点可到京。）

我到博物馆看了几天文物，外室看了内室看，楼上看了楼顶看，只差不曾爬进坟里去看。但已近于这样子作了。因为每天必从一具高及一丈的大型西汉棺椁前走过，上楼时，又必须从两具完完整整战国贵族骸骨边前通过。而到得库藏室时，便简直如被由商到明三千年无数座古坟包围了。看了好多有用东西，对于总的认识是十分有益的。有几点过去推测，全被新接触的出土古物证实了。这一个月的出行，真可

以说是上下古今通通看到了，比较过去几次参观，得益是格外多的。

搭专车来，据省委会人说，大致是十三号上八时开，小站不停，行廿八小时，十四号十二点或一点左右可到。这里已给政协电告人数人名，到时必有车接送。并且政协会有电话告你们到达时间，希望你和朝慧来车站一下，因为采集“样品”似乎相当多，到时人一定乱乱的，我一人不方便。

我每天在这里洗澡一次，也是卫生，因为天气太冷，可以使身体暖和许多。

上一次从桂林过长沙时，恰和三位吸烟的同一个车厢，真是一种考验。简直无睡觉可能。希望老天爷保佑，这一回不要又是这样过廿八小时。吸烟、玩扑克、听打趣相声，这三种享受我都无福气，培养下去也无希望，因此我事先就老实告诉这里联络处的人说，最好让我坐个无人吸烟的车厢。但是若和个携带小孩的老太太在一处，而母子二人总是在吃东西，似乎也不大容易招架！

二哥

十一月十二

这封信曾以《由长沙致张兆和》为篇名，编入岳麓书社 1992 年 12 月初版的《沈从文别集·龙朱集》一书，发表时文字略有删节。

现据原信全文编入。

① 廿八年前　准确说应为将近三十年前，下文还有一处同样误为廿八年。

19631212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我已回来廿多天，开了十七天会[①]，现在又回到家中小书桌前，进行永远不能完结的种种工作了。出门一个月，开会廿天，体力不免有些支持不住，病下来一礼拜，流了几次鼻血。在长沙时，和黄州长同住湖南宾馆七层楼上，又同车赴京，得知家乡今年收成好，生产好，物资较多而人民生活也较充裕。我总想象不出茶叶坡种南瓜是种什么情形，却只能记着上次回乡，从县里楼上看观音山，早雪后和一幅宋人画景完全一样，可惜的是从不为凤凰画家注意到。此外就还记住高岘的雪后竹林田园，一切真好美！（当时住在满姑爷家，他的父亲也十分可爱。）但是快四十年了，也许那里村子一切早已变了样子。

北京天气已极冷，只干冷，还不落雪。家中改升蜂窝煤炉，烧饭便利，取暖不大暖。幸好白天阳光整天照在房中，一切还好受。二丸子还在京工作，或可回东北过年。孩子们还是诸事照常，工作已够忙，早晚还上大学课，因此礼拜天回到家里时，也总是在赶工。生活方式完全和我们过去不同，家庭关系也不免新的有点故事化。新媳妇回到家里，如作客一样，和别的客人竟差不多。如写出来给过去民初人看看，

也许还以为是一种纯粹想象！但事实上可能还在变化。而另一方面有些人家也还有一成不变的。我们院子里有婆媳间为一点点小事吵嘴斗气的，有夫妇大打的，我们这一方面大致永远无这种热闹机会了！入冬两人都升了一级。

有些美术音乐学校院系，学生无出路，今年都暂停招生。民族乐舞和工艺院系却依旧招生，前者大致有利于下乡，后者和生产直接发生关系，用处都比较大。博物馆中平时只知坐下读书的工作者，大致也多分到下乡去参加“四清”[②]，有的可能要半年时间或更多些时间。

这次大会开得好，在小会发言中和其他分门别类发言中，得知道许多问题。国家正在全面好转，反修、反帝、自力更生，将贯彻于今后一切工作中。世界似乎在大大动荡。泰国头子一死，还不知是什么原因，内部或在分裂中，影响东南亚均势十分明显。南越也是一个爆炸中心。日本人民和我们关系好，友好工作进展频繁。已到超历史任何时期，一年不知有多少人来活动！苏对我不友好，一时无望好转。我们大致将用三年作准备，在六六年进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北方今年水灾区大，河北有十几个县被淹，京汉路有十多座桥被水冲垮，还在恢复中。沿路村子被水淹塌的，多在赶先新建房子，砖木堆积到处可见。河北棉花受损较多。水来得猛，有个县分闻在三个小时内即淹去。政府组织抢救工作动员了大量人力物力。湖南闻湘南也不怎么好，下不了雨。听州上说还是凤凰搞生产好，外出人材也多，种种进展快。

永玉参加北京方面文化工作队，去东北下乡工作四月，到出苹果的盖平，已出发。湖南文联重组，由周立波、康濯去主持，一定可以弄得活泼热闹些。闻今年州上还将开文代

大会，戏曲方面易出色，文学方面大致还得想点其他方法来培养作家，时间也得放长一些，才可望有作品。主要还是方法可以研究，照一般使用的培养方式，不易产生作家，即大力使之露面，工作上还是难以为继。

二弟　从文

十二月十二日

---

① 会　指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② "四清"　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1962年冬到1966年一次遍及城乡的政治运动。因为包含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内容，又称"四清"运动。

1963.12中旬
北　京

致徐平羽

平羽部长：

近在政协大会我作了六个提案，有四个已印出，两个未及印，大致将来一部分会转交到部中处理。因为说的事情，多和部中工作有关，和个人协助业务有关。因案文字比较简单，意思不够明确，或事情不便在提案中说的，因此在这个信中，补充一下，供你参考。

一、关于工艺美术教材编辑修改工作事。

从前年起始，由部里组织各美院人力编的《工艺美术史》，和各专系教材，多已经过初步审定，陆续付印。一切由无到有，大家分别努力，各有不同贡献，成绩多，应当肯定。惟据审定各稿所得印象说来，各书共通缺点，是文字多由辗转抄袭，对于实物知识接触不多，因之谈艺术成就，有些飘飘忽忽，不够深透。编书的自己拿去教人，内容谈的是什么，还懂不透，若由另一教师用来教学，碰到问题必然更多。（举例言，编丝绸教材的引《天水冰山录》中叙明代绸缎衣物种种，本人却并未认真仔细学习过这些材料，内容实不明白。编《陶瓷美术》也不免有相同情形。）

求教材落实，首先似乎还得教师知识落实。比较具体有益办法，还是学习。假如能有机会，最好让他们到故宫看一

年半载库房实物材料，除了可望纠正书中错误以外，还会充实以不少新内容，议论提法也将大不同于过去。迫切需要的是《工艺美术史》编者罗叔子（任职南京美院，今年无课教），如能得部中同意，调其来京，取得故宫协助指导，指定看看故宫、历博库藏铜、漆、瓷、玉、丝绸、杂雕刻半年，在这个新的认识基础上，再来进行修改所编教材，我相信工作上会得到极大便利，这本书会逐渐改得比较令人满意。费力少效果大，所以特别这么建议，望能加以考虑。杭州美院邓白先生编的《陶瓷美术》，如能给以工作上便利，能有人陪他看看故宫陶瓷藏品，就实物和他进行一些商讨，至多用一个月时间，必有崭新认识，可作修改所编教材依据。

二、这次我到广东，见省博物馆馆长蔡先生，听他说，广东扣押了陶瓷（出口瓷，当禁运文物扣下）约百余箱，值四五十万元，未没收也未发还。内中有好有坏。最好能由部组个鉴定工作组去看看，或分成三四等级处理：极精的拨中央或省博（当收购，省中也可出钱）；其次，器物虽精，但有破损，则当资料拨省博或美术院工艺系，或景德镇研究所；再其次，时代虽不过早，如系清末民初仿古或醴陵瓷业公司生产，美术价值还高的，也可收下，供陈列参考；第四，即一般性商品，毫无文物价值的，予以发还，许其出口。如部中派人了解一下，认为这建议可行，我想由广博蔡馆长、故宫冯先铭、轻工业部杨宗礼和历博史树青，共同鉴定一下，会不大费事，即可提出一个决定目录。有必要时，我也可以参加。因为我和生产教学有较多接触，知道什么对生产方面有用。

三、关于丝绸研究工作，盼得部中分配几个人接手事。

这部门工作，过去近于空白点，无人过问，也无从下手。近十年我们初步用了点心，积累了点常识。因为故宫历博收藏明清材料多，条件好，我和故宫魏松卿同志，有关这部门常识也就丰富了些。由于时间究竟还不多，材料又还不集中，远不能如陶瓷研究扎实深入。但已明白问题何在和今后研究线索。如能有机会进一步用个一年半载时间，把分散全国材料全部看看，例如保存于各庙宇、各大图书馆的明代经面锦缎、包袱锦缎，和保存于各大博物馆画卷册页碑贴包首锦，装池细花绫，封面锦，以及许多蒙藏佛经、佛画的装裱锦，全部过过眼，在这个新的比较全面认识基础上，再来定个研究工作计划，以故宫历博收藏为基本，以各处材料为辅，组织一定美工人力，把重要材料应绘的绘，能照的照，有个三几年时间，所得结果，会大不同于当前仅仅保留印象于二三人头脑中有意义得多。随同社会发展，如果迟早会有个中国丝绸博物馆出现，这个底子也只有这么打才扎实。今后谈“向优秀传统学习”，作“古为今用”，才有个底。特别是对后来年青一代，想从事研究这一部门成就，趁我们体力还来得及时为打个底，单独去摸索，恐不大好办。现在故宫魏同志和我体力都不大好，过手过眼的常识，仅靠语言文字不易传授，故宫丝绣组虽有几个年轻同志，工作热情高，也还知努力，但文史底子较差，综合文物知识更薄弱，怕顶不上去。求如冯先铭在陶瓷组的独当一面，还得另外找人。请部中考虑一下，若觉得从大处远处看，这部门研究工作，还值得国家给以较多的注意，最好是在故宫丝绣组，为配备一个大学文史系毕业，或科学院研究生，文史底子比较好，而对文物、艺术又有一定兴趣，抢时间来跟我们学一二年，将来配合工

作好处多。因为这部门研究工作，离开故宫大量实物不可能进行。求研究落实，不联系文献也不成。至于有关花纹织法，极显明对今后生产帮助也还极大，而许多重要材料，目前却并非单独存在，只是分别附属于其他贵重书画上，有的又只是衣里子或边沿材料，衬底材料，有些只剩下局部花纹，相当残破，必须加以复原，才能明白它原来的壮丽结构。因此故宫丝绣组还有必要增加或从其他单位调拨二三得力美工同志，在指导下来参加摹绘复原工作。工作而且是长期的，十年八年做不完的。

这件事三年前即和吴院长①谈起过了，大约因事忙来不及注意到，又限于编制名额，即想作也不好作。私意觉得这工作还是能趁早作作好，因为对国家有好处，对生产也有好处。（以目下国内美术研究人力分配而言，居多还是在文人系统的绘画史成就用心，对于历代劳动人民伟大成就、物质文化成就，兴趣不大，因之美术史谈文人画津津有味，而对二千年来许多其他重要艺术成就，总是轻轻一笔带过，或竟无话可说。要扭转这种不大合理的习惯，也还是得部中鼓励一些年青教师，肯从一个新的认识角度，来到故宫库房里，分别认真学学陶瓷、铜、玉、漆、木、丝绸等等，更新的美术史，才会从他们手中产生！）

四、部中去年派专家就全国藏画，重加鉴别审定，工作实重要而有意义。我有机会能就历博馆藏和北京市文物组收藏部分，在旁参加学习，觉得得益甚大。因此曾建议中宣部，今后这种看画工作，最好让凡是在编绘画史的专家教师，也有机会看看。用个观察员名分也无妨，主要原因是对他们工作有实在帮助，对国家有好处。他们中个别人，平时虽也有

机会去各处看画，事实上能见到的并不多，而最需要多看实物的却正是他们！最近又闻部中有派谢、启、刘诸同志去外省看画事，因想建议部中，最好能考虑让历史博物馆也去一个人。比如史树青同志，即或不能作法官，陪审员资格是有的！史同志注意方面，可能和谢、启、刘诸先生小有不同，而对今后历博面对全国工作，却十分重要。根据我和大家一道工作的经验印象，诸人注意的多是山水花鸟的笔墨韵味，对于文人画表示出更大关心，而对于有关历史掌故生活制度的人物故事画、风俗画，出自无名工匠画家手笔的，兴趣便不大。重在真伪鉴别，而不重在此画有无其他用处。史树青同志如能同去，或能补救这个缺点。因为历博工作性质不同，对于画的重点注意，在习惯上即不大相同，有必要从另一角度积累丰富知识。比如主题画中故事画以外的楼阁木屋画，内中还包括点题的，如滕王阁、岳阳楼、阿房宫、连昌宫等，和不着题的什么琼岛仙山、宫殿台阁等等。有的无题名，有的作伪款，照例在专家眼中就不会感到怎么重要，但历博方面，如能在全国范围内掌握了这部分材料，可作的事就极多！如知道有多少不同结构的滕王阁图，江西将拟恢复这个古建筑时，不大费力即可为提供大量参考材料。至于涉及历史故事画的重新鉴定，历博从实物知识出发，也可提出更多有力佐证，供诸专家参考。例如看古名臣图一类画迹时，专家仅从题跋印款不能证实时代时，就得从衣着上去理解，这一点，我们常识或许也就比较落实。

因此种种，今后看画事，能让历博史同志或我或其他同志参加，对国家还是有好处。万一部中在经费上受限制，历博自己出这旅费，也还是能参加较好。国家大，要解决的问

题多，有待从各方面培养更多的人来为国家努力，这种看画机会不容易得到，部中能设法让编绘画史的，美术史的以及教这部门的专任教师都能看看，我想事实上花钱不多，而对于共同提高，效果却必然十分显著！

五、广州每年外贸商品展览，有大量日用轻工业艺术品和全国手工艺品陈列，可代表全国生产水平。某种新设计路走不通，不易脱手，某种新产品特别有市场，都可从这个展出中得到明白反映。中央工艺美院和全国各美院工艺系及其相关各系，培养学生是否得用，教学方法有无问题，也可以从展出中得到许多知识。个人认为每年都可酌派部分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去参观学习十天半月，多看些，多懂些，将来在工作上有极多好处，在学校可以避免闭门造车，在工作单位上，可以知道当前艺术水平和外贸要求，明白努力方向。

个人这次所得印象，则为大部分工艺品花纹造形，在向优秀传统取法工作上，如还作得更具体一些，艺术上的提高，会能从外销上取得更大成果。这个工作实有待各部门的协作，故宫上海等博物馆研究工作同志，如果也能当成一种学习任务，派去广东看看，就会更深一层明白，今后工作如何在为协助"生产服务"上，多具一分热情，且会将这种协助工作，纳入工作计划中，认为十分自然。今后且有可能会采取更主动一些态度，来为生产部门提供必需资料。这工作我们虽起始在做，事实上还需要大做，因为可换取更多外汇来建设国家。例如外贸中有仿旧硬木家具一项，目下多上海广东生产单位作的，在国外有一定市场。但式样总不够好看。故宫、历博、申博均有不少清代好样子，冻结在库房中从无使用机会，为协助产生改进提高，设法把这些好家具式样供给生产

单位，也是化无用为有用的一种方法。如根本不知道目前外销在生产什么，又如何迫切需要协助，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些事情，那就不可免到生产单位来请求协助时，还会感到麻烦！

徐平羽　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

据未完成废邮编入。

① 吴院长　指当时故宫博物院吴仲超院长。

1963年
北　京

致陈乔

馆长：

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周锡保先生，和助教林佩芝同志，去年即为文化部编《中国服装史》，供全国教学用（美术院校用），最近才知道。学校介绍来谈，明白他搞这工作已多年，收了不少材料，用心甚细，懂得问题甚多。惟限于见闻，及相关问题缺少注意，还有许多材料未接触，为求工作完成更好一些，希望得到馆中协助，许可看些材料，并允许在美工室摹绘小样一部分。我想本于"一盘棋"精神，本于馆中历年来协助学术研究精神，尽可能协助一下，使全国得益，更容易收"共同提高"效果。如得许可，望批个字，请保管组史先生或美工组陈大章同志为调取一下，另约个日子来馆看看。有必要时我再陪他看看，为解释一下。

所需要看到的材料计有：〔略〕

沈从文　卅

这位周先生我还希望多和他谈几次，进一步了解一下。因为业务能力强，兴趣又高，国内肯来作这工作的人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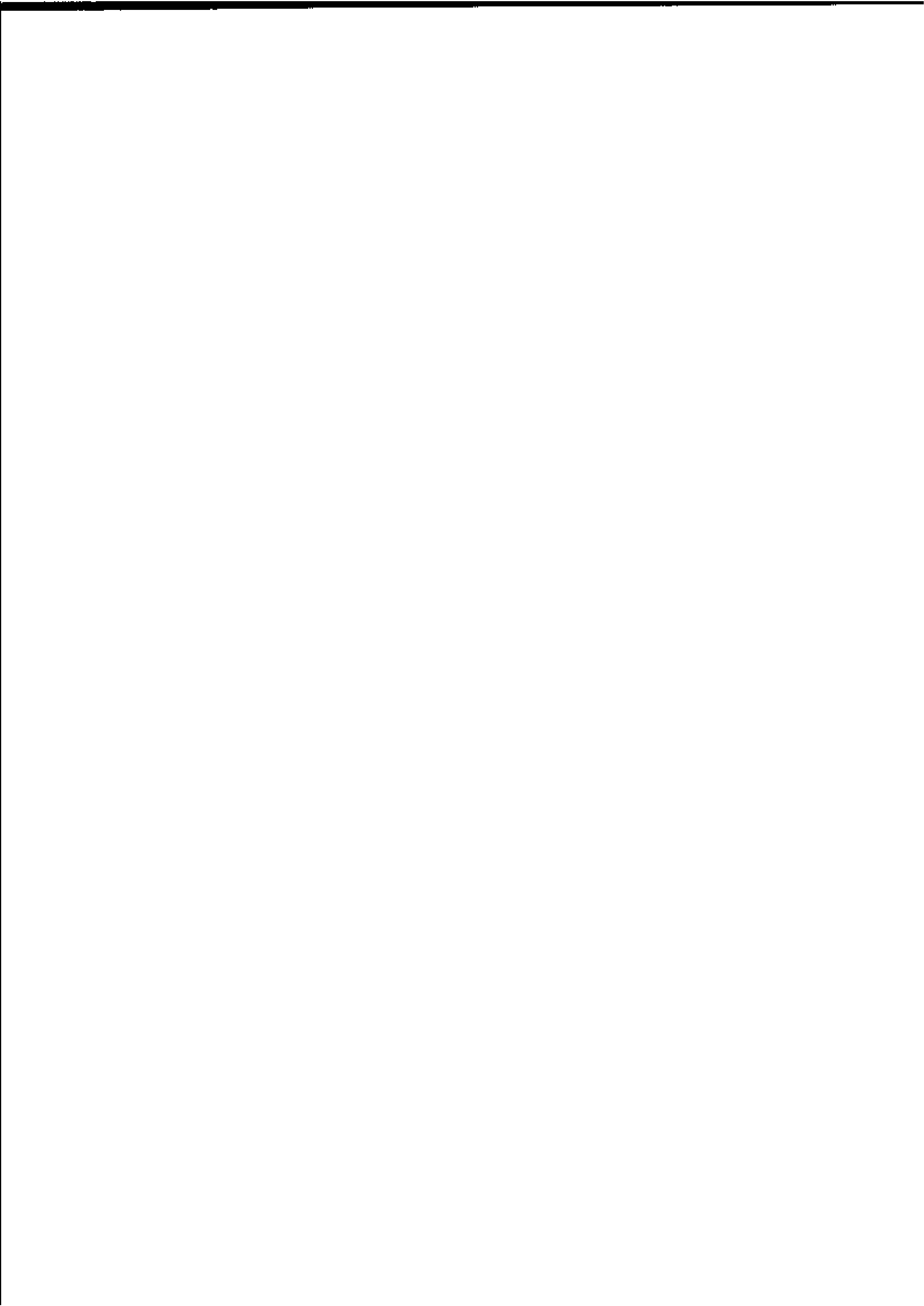
若果政治上无多问题，将来再商请文化部，把我们准备搞的工作①，即调他来主持也很好。我即作他副手也无关系。总之从工作来考虑，让能干的充分得到国家协助，鼓励尽其所长，对国家说，十分上算。我个人即把所知道的一点常识，全供给他，亦不妨事。文物研究另外方面还有许多空白点，等待人去努力，我们或许还储备了些其他常识，比如陶瓷加工花纹知识、绸缎花纹知识、车马兵器杖……等待另外有人肯来摸索时，再为他们服务！上次看馆中同志研究题目中，有石志廉同志拟搞玉器，我个人私意，如有可能，情形许可，亦不妨作为试点，专来集中精力作一年，我也有些常识可以协助他。因为联系绘画和其他诸方面问题，科学院对之兴趣不大，北大方面和实物脱离又无从下手，石同志个人作怕不容易，还是得协助他作，带点总结性写一《中国雕玉简史》。历博还是条件较好。这种问题若写得好，有三五万字，附以三五百图片，送到国外去，也会大大出色的，可以压倒日本和英国汉学家对中国玉工艺发展史的种种胡说的。主要是我们社会条件好，材料多，明白问题多，联系方面广，可提出许多新见解，颠扑不破！我一再希望陈列部学历史年青同志，肯把学习文物认识深刻一些，来分门别类作些具体研究工作，即因为有好些文物研究中近似空白点，只有历史博物馆工作同志可以填补。我们长年用心，已经有了一些常识积累，应当有人接手下去，深入摸摸。若再无人注意，将来第一步登记即定不了名，且不知道用途，其次陈列又不会作说明，如此搞陈列，怎么会好？学考古专业或历史同志，对这类问题若还不肯留心，也无常识，将来在博物馆工作，将无多作用，怎么能作接班人，为全国研究服务？有的年纪已近卅或过卅，

也应分到拼命用功时候了，目下提出的研究项目，有的太大，有的又太小，为实事求是计，还是要劝他们改变一下工作打算，和学习方法，不然知识总是飘飘的，一到实用时即证明不甚得用的！

---

① 工作　指1960年开始的编著多卷本中国服装史前期工作。在历史博物馆内，此项较长远选题称为“中国服饰资料”工作，通信时已积累了部分图像资料，但尚未集中力量全面展开。

一九六四年



19640102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又过了个年，盼望你体力健康，身心愉快，越来越加年青！二丸子在此忙了两个多月，年前已回长春。我从广东回来，即开了一个月会。近又在为拟编一本《服装资料》写说明，恐得忙到四五月才可望完工。还有四十多万字工艺史稿件待看，只好又延下去了，也许到夏天，会有机会选个新地方去看，地方静些，工作不分心，倒容易见功，在这里，每天总是有大量杂事把日子消耗掉的！孩子们在此工作都很好，身体也好，就只是忙些。小虎虎因上夜大学，办公又两边跑，过年回到家里也还得赶课。过年时，表兄弟一行六七人集在一处，大家都壮壮实实，和我们当年可大不相同。北京今年较冷，已到零下十七八度，历史最高纪录是零下廿二。我们房中改换了烧蜂窝煤炉子，因此似乎更冷了些。幸好寒潮一过，即转暖和，虽经常在零下三四度间，白天满房阳光，做事还不至于僵手冻脚。全国生产好转，市面一切供应也随之好转，各种日用品且经常在落价，所以一般生活，都有好转情形。水果菜蔬总是偏多。北京市面即以自行车而言，大致就有大几十万辆，每天在满街跑！我血压还偏高，百八十左右，心脏已不常痛。只是作事一久，头部还是不大得用，主

要毛病大致还是不善于休息，因之工作效率也日益低下。新的知识增加不多，而旧的所有却遗忘加速，所以一切真不免有落后感。

闻州上年中或要开开文代会，家乡文学方面提高，以我主观估想，大致得从中学里挑趣味广博教员着手，干部总还是中学毕业生占多数，若作学生时即有个写叙事文的较好底子，在工作时又欢喜看报看杂志，作候补作家，便太容易了。若没有个欢喜写又能写作底子，即再用心培养，也不可能在茼蒿上开出牡丹花来。

二弟

一月二日

大小都问你好

19640108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今天收到寄来香肠一大盒，约二斤半，我们过旧年一定又可以把小将们集中来共同欣赏大伯大伯妈作的年货了（初次吃，不像是大伯妈自作的）。上次由长沙回京时，带了几斤从铺子里买来的腊肉，蒸熟后，送上桌子时，大家就已十分满意，事实上比起往年你从家乡寄来的颈项腊肉可相差千里！这里今年浙江云南火腿，南京香肚、板鸭，云南大头菜，贵州盐酸菜，广东海味，扬州酱菜，店铺中无不罗列俱全，有些一搁数月，到末了恐还得大减价方能出脱。日用轻工业品，已多不用工业券，可以自由选购，惟纺织品烟茶等还得工业券，且相当贵。茶叶好的多在廿元上下一斤。咖啡可可则每斤二三元，另外可用八毛一斤平价加购白糖二斤，正是鼓励之意，但一般习惯喝咖啡的人还是不会太多。市面已到处有牛奶，随时可以买到，奶粉则有积压事，到将来大致也只有减价一法。荤素菜也无所不备，只是贵重素菜有时比肉类还贵一点（如辣子一元二毛一斤，温室里的），至于萝卜白菜，则三五分一斤面已。寄售猪牛羊肉多一元一斤，鱼则三毛到一元。北京鸭子视大小定价不同，三斤以下只七八毛一斤，四斤以上油多一些，可到八九毛一斤。但大肥鸭上市居多不

易出脱，只好零切，五毛一盘，约半斤稍多。五香熟鸭亦五毛一盘，因为便利，倒易得主顾也。从一月起始，大家似乎即在各方面酝酿十月建国十五周年大会，到时一定相当热闹，外宾来的可能将加倍去年。出版、戏剧、文学、音乐、歌舞、电影，将各有大量新玩意出手。文物部门，也不会落后，必有大量新出版物配合。历博除拟编印一大型图录，可能还有一本近十年出土坟墓壁画，和我们编的有关服装资料出版。都是大型本子。所以今年这五个月，我定忙得可观。因为总得在五月定稿，才有希望在九月中印出也。

近半年来我血压变化不大，只是经常手足发冷，易致感冒，可能体力机能有些变化，或为连续吃药影响。手足一冷，呼吸也随之不大顺利，有些迫促。心脏最近测验，虽肥大，比数年前变化并不大。但手足怕冷现象，却是新近发生的。记得照家乡旧办法，吃几顿狗肉会好转，但是这里却只能上动物园看看狗而已。上次从桂林回京时，带了罐豆腐乳和一罐油辣子，大家饮食因之增加不少。豆腐乳近似家乡老包作法，酒较多，味较浓，辣子则内加葱蒜泥，味道不俗。其实家乡所作这类土产若改成瓶装，也未尝不可以远送港澳和东北北京。近年来地方戏照例大受欢迎，许多地方戏都在北方上演过，新题材易成功。什么时家乡阳戏[①]如来露露作为州上献礼，倒是大新闻。迟些日子具地方性各种口味，终有输出机会，特别是菌油腐乳等个性鲜明的东东西西，容易取得成功。其实家乡罐头厂若还在继续生产，正不妨用部分材料，照本地方法，制成香肠腊肉，再加辣子豆豉用茶油炒好，成罐成罐外运，会得到一定好评。但不宜多作，一到随处可得，倒又不免将要减价出售了。

这里各事均照常，孩子们工作甚好，体力也好，朝慧也好，可放心。保姆王嫂还在家中帮忙，相当可靠。过不久女儿即将出嫁，我们家中送礼较多，永玉、二姨等等也各有礼物，新娘子打扮得比我们家新媳妇还讲究得多。到时我们还将派代表去参加婚礼，吃喜酒，一定相当热闹！

拉杂小事，随手写来，主要是让你开心。至于国家大事，报上多已报道，生产好转，外交也占上风，一切顺利，宜令人凡事乐观也。正因如此，在暮年中尽可能为国家多作点有益事情，十分必要！盼你照近廿年来对青年人的鼓励继续热情努力，还可争取作一个全国人民代表，每年都可来京看看！

二弟

一月八日

① 阳戏 凤凰县特有的民间剧种，地方特色浓烈。1957年建立了正式的阳戏剧团，通信时发展到约50人规模。

19640118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得到十二号航空挂号信，已是十七号，比平信略慢一些。因为从长沙飞北京，有一定班期，挂号信又有许多手续，反而耽搁，情形自然。香肠已收到，不知是不是肠子洗得不甚干净，或不加酒揉？吃来不如往年的香。谢谢你，我们还是吃得很好！要的药迟日当要朝慧为购来。眠尔通可能只许一包一包卖，十片一包，希望能有瓶装就好。你在家可吃鸡蛋，蛋白对你有用，康同璧八十岁了，每天即必吃二鸡蛋，一天能吃两个蛋白，听说比一切药好，因为新陈代谢蛋白质占重要位置。

这里今年冷些，幸好家中换了个能烧两处蜂窝煤的炉子，房中中午又全照阳光，比较好些。朝慧一切甚好，二丸子常来此，定有信道及北京情形，因为每次来总有机会来吃几次饭，大家能谈谈国事家事。她还继续在画画，成绩不坏。前一阵因为雕塑工厂做半身雕像，去那边做样子，做了两三月，七八个人作，总不大像，有的已翻成石膏，只是和本人一般大，将来只能寄个照片给你看看了。去年美术学院有两个教师为她各画了一个像，有的穿上永玉家从云南带来的西双版纳衣服头巾，展出时还作为是云南兄弟民族少女像，正和过

去永端装苗女一样，熟人看来好笑！她近来正在为出版社摹几幅图案，下礼拜完成后，即将去我们馆里学画点丝绸图案，因为我在编一部《中国服装资料选集》①，预定今年五月前要脱稿，有二百幅正图，上百副图，和廿页首饰等等。馆中分了三个得力美工人员来帮同工作，朝慧去学学，做个“三把手”，得便掐掐葱蒜，打打杂，通过工作，可以学懂许多问题，将来一生有用。她画得还好，耐烦细心，有理解力，手又准确，且会和色。画出的东西行家看来都还满意。只是比起来有些懒，自己主动抓得不紧，不如我们年青时学什么那种痴心坚持。本来能画出百把种，即可望印出一本书来，出版社已答应，还是彩色的，至多坚持二年是能完成的，因为有的材料为外面少见。但一松下去，半年又过去了。说懒，也只是相对而言，不如我们用功集中罢了，事实上还是在看书的。惟看书，成绩便见不出了。病总是不全好，有点浮肿，医生是第一等医院的，但也只能照一般治法。好处是不至于使病情恶化，能保持现状，就不错了。饮食家中已够好，每早有半磅牛奶，午晚总有二荤上桌子，不能说营养不足。大致动得比较少些，入春来当想法多走动走动。到馆中去冬有暖气，夏有冷气，办公室明亮开阔不下于人大礼堂，是目前北京最好办公室，几个同时作画的都是相处多年了的熟人，教她也一定热心，若十月里这书可以出版，其中也必然有她一分微薄之力。照估计，一定还像本书，有分量，有内容，可以为各方面解决许多问题，也可算是我在馆中学习杂文物一分成果。体力来得及，大致将继续把每一朝代专编一册，这么编下去，一年一本。可惜我书还是读得不够多，见的东

西也有限，特别是绸缎，要想再深入，主要还是得把基本上应看的上十万明锦全部得摸摸。过过手，过过眼，便补足缺憾，可以和记载中万千种名目会通，使得知识落实。现在是常识已相当丰富，深入全面还有待努力。因为我懂工艺花纹比较广，朝慧学它，条件也好，强过许多人，希望她能在近三年打下学习基础，和职业基础，事实上也即是将来家庭基础。她长处和弱点，有些近似得余处，聪明过人，也因之带来“自信”，但是搞什么问题最需要的“有恒”，却不如我们。这也同生活环境有关。目下环境似乎太好了一点，没有什么压力，是对她不好处。我们正注意到这一点，防止她由于过分自信发展成为“自恃”，并想法鼓励她坚持学习，克服困难。虎虎素朴生活和学习勤快处，在工作上总得好评，可惜因学业不同，生活亦隔得较远，对她无多影响。虎虎爱人张之佩，人表面上似比朝慧缓慢钝滞一些，其实学校教育受得较好，发展十分正常，业务上虽赶不上虎虎，但为公家服务，和一般待人接物，都非常好，性格也很好，每天常时下办公后还上课补外文，七八点才回来吃饭。虎虎则每天必九点才直回他住处，六点半两人又同时上工。星期天回来也总是在补课。生活上朝气十足，所以我们都放心。龙龙工作也很好，性情特别好，一回来即帮同家里作事。又快又利落。对象还没有，只能等待等待，也正是“响应号召”晚婚！

入冬来兆和身体也较好。工作还是照常，目下未放心的似乎即只是龙龙婚姻一事了。但真的一成婚，孩子连续而来，恐就得退休在家作姥姥了。

我血压已退不下去，总在百八十之间，似乎已适应。心

脏问题当然不易解决，只能从保管上用心了。近二月药吃得有恒些，比去年春天似乎好些，不常痛，惟自己知道并不是好转，因为每次照心电图测验，都证明左边肥大。但较长时期无大变化，即是比较稳定现象。现在大致情形是一天抄书到晚，还不吃重，若写什么，时间久了，头就较重，不大好受。所编图录约二百页。每页都得作适当说明，五百到一千字，三月到四月底得交稿，是个比较重分量工作，不大好办。因每天写两个说明外，末了还得写一个万把字总论，真是重头戏。我的构思基本方法，和一般人又不大同，这些稿又照例得层层送上去，由馆长到部里，且可能还得到中宣部，得迁就他人的意思，说些和本书真正无关的话。或照别人意思，写出一些似是而非的习惯话，反而把真正研究心得大量删去。这都是相当费力而不讨好的事情。在这一百多天中，还得查大量图书，也极吃力。但真的到时能完成，也算是做了一件事情，不辜负党的信托和几年在博物馆搞杂文物的本意。因为如没有人力可用，这些知识就始终只能保留在我个人头脑中，难于转成为公共的知识。原来学这些时，馆中同事，也多不明白，只以为是我个人兴趣所在，各处抓抓，并无一定方向。必到拿出结果，才会明白原来并不是为我个人爱好，主要还是为了和全国学人共同提高，可以减少其他方面许多人摸索之苦！我做的事总是这样，记得当初搞写作时也不免如此，很少有人明白我用的方法有什么值得称道处，直到后大堆作品付印后，才证明我还有点道理。

我还打量试出一本关于谈玉器的书，材料目下分散各处，只要能够一一集中，摘出来会比上次那本谈镜子的还精彩。又

还想趁选集编完即赶写那个小说，再搁下来，以后恐无精力可以使用了。

二弟　从文

一月十八日

---

①《中国服饰资料选集》　即《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

作者1960年计划编著多卷本中国服装史，因图像资料丰富，此后多年常称为《中国服饰资料》。通信时选题已成为历史博物馆重点任务，工作全面展开，在美工等专家合作下，当年完成了第一个试点本的编写、绘图，由于文化革命等原因经多年延误后，1981年9月以《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为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在香港出版；1992年8月增订本出版。

此专著的增订本已编为《沈从文全集》第32卷。

19640122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已为你买得四十片眠尔通，一条毛巾，一斤水果糖，两包好烟，共装一木箱，日内即可付邮，路上若少耽搁，过年前后当可收到。乳酶生（片）未得，听医生说作用只在通肠胃，无其他好处，如求饭量增加，倒不如酵母片又贱又好，城中酵母片当易得到。劝你吃鸡蛋肉饼饼，也是问医生说的。还劝人吃胡萝卜洋葱芹菜等等，混合煮汤好吃。我们即经常这么办。家乡人冬苦菜也必甚好，酸汤豆腐乳，可能比许多地方的也好吃，又比药物有效！

我们诸事照常，大致在过旧年时，当有一番热闹，传法国将于卅一承认中国，同时法属有关非洲十多国也会一一承认中国，影响到各方面必相当大。许多文化人已下乡参加四清工作，永玉也去到东北四平，作为文化工作团性质，约四五个月之久。弟弟等在工厂的工作格外忙，大致不再去。我今年前五个月工作似相当重，一天得作两个图片说明，字数虽不多，内中涉及问题相当复杂，书总看不够，作来甚吃力。如能在三月内完成，即返返工，到五个月也即轻轻松松，可以考虑再搞什么别的工作了。自己虽只编这一本图录，另外却还四五本由别人完成的大书专著，大致都可出版，这些书

有的是我供给了部分材料，有的经我一再校订，或多或少有我一分劳动，大致多是和工艺美术有关的，也近似这十多年在博物馆打杂的总结，不算吃白饭！可惜书还是读得太少，看的文物也还不够多，加之年来记忆力又不大济事，不然还应当可以帮同大家作不少事情，为共同提高大有好处！

血压还是照常高百八十度，低一百，心脏也无大变化，可能因为地下冷，左脚有时痛得不能走动，检查不出什么。大会后感冒了近两个月还不大好。如三月能初步脱稿，或住十天医院看看，好即在四五月间走动一下，向郑州、洛阳、西安以至于兰州、敦煌走一次。可以使材料得到补充。但是别的杂事一来，便自然又只好以待来年了。

工作为难处也在此，照理应当是想到什么地方去即可去，公家花钱有限，解决问题却很多。但事实上却不这么方便，即本馆材料也不容易调动，故宫的材料也看不到，一切全靠记，凡事都得靠记忆，一切从记忆中挤，一个人那里能记得那么多？何况是看不到的东东西西。所以初步估计，这本书出来，也不可能有什么特别处。只是贯串材料，联系比证或有些发现而已。加之兼搞丝绸，也得到些便利，常识丰富，谈起问题来或不至于太外行而已。此后如真的要进行研究工作，首先还得把研究方法研究条件能有所改变，工作才可望取得真正进展！但这些事情，既然是明明白白为了国家，为了共同提高而作的事情，上面若有人，应当为我准备些工作条件，让我得到更多些工作便利，才可望加一把劲上去，用同样时间，取得加倍成果。现在反而总像是我私人的事情，要我去请求，经上面批准，才可望实现。不批准便办不通，要什么都没有。手续都是倒的，真是热心也无处使用，不免

永远有些无可奈何感。可惜郑西谛[①]一死，即没有个熟人可以商量了。生命使用不经济处，无人明白。不大熟的人，都以为这些年搞这一行还不错，他那里能想到，如果能充分得到工作上的便利，成绩还将加三倍好，可以省去许多人的摸索，不太费力，也可望使得某几方面研究工作大大推进一步！

二弟　从文

一月廿二

① 郑西谛　郑振铎的别号。现代作家、藏书家，原文化部副部长，1958年出国访问时因飞机失事遇难。

19640614
北　京

复程应镠

流金：

得信并《南北史话》①，谢谢。久无消息，生活和工作情形都在念中。闻宗蘖害病，似二年前事情，想已早告痊愈。小册子写得很好，我一口气读完，又再看一次，文字有感情又有思想，且简而扼要，增加知识不少。惟太像政治史，文化方面没有适当位置，事实上或是受字数限制，不大好安排。如能交代一下文学艺术，自然更全面，不然，似乎也可单独写一本。从史的方式写，你能执笔。（不必循一般文学史、艺术史方法，因为提不出新解释。如结合历史来写，以史为纲，来看文学艺术发展，和彼此关系，写出来情形会有意思得多。）。

要的图片都属于文化成就，有关政治不多。似乎可以换些并加到十个左右，一页也不妨排两个。只要印得好，图小也无妨。比如先反映人：

一、新出竹林七贤图（南博，用文物上的版翻用即好）

二、北齐校书图

三、女史箴图或斲琴图

四、东晋南女俑

五、北朝甲骑俑（景县封氏墓出土甲骑、张肃俗墓马、

邓县砖步卒）

六、云冈大佛

七、龙门造像群共一张

王羲之墨迹，及东晋北凉写经，也可用一页。

八、萧梁墓石辟邪　十七孝棺拓部分

九、嵩岳正光塔（最早的塔）

十、隋文帝像　敦煌画狩猎图

如一页可用二个，还可加些。至于祖冲之像，要不得。故宫谢安、谢玄像，也不好。二王有二王帖前像，宋刻明拓。又有宋人绘羲之自写真图。另有陶潜像。人的形象多些比较好。不知以为如何？

这里一切如常，王逊将结婚，未来新娘子演京戏的，人很好。我家小虎也结了婚，两人均在机床厂作技术员，新娘人很好，南京工学院毕业的。小龙还未解决。我们家里情形很奇怪，我读不成书，上不了大学，极自然。不意两个孩子也还是如此，虎虎是中技校毕业即作事，小龙只差三个月毕业，却停顿，作了四级工人，学的五年专业知识全放弃了。家里大致将有四人将一生守在机器边。说的话我们已听不懂，因为总是“转多少转”！

去年秋天，我到广东、广西一月，两地印象很好。阳朔住了一天，路上印象格外好，正像上井冈山看黄洋界，一生只一次，也不易忘记。今年我和博物馆几个年青美工同志，编了本服装资料选，今年或可出版，约二百正图，四五百附图，每正图用千字说明，共有十多万字说明，由我执笔。画图极好，说明虽提出了些新问题，还不够全面，我史部学底子太差。将来教历史的大致还有些用处，因为有些材料是平

时见不到的。这是个试点工作，出来后如一般反映还好，将分段编专集，可出六七册，有大几年才能完功！事实上我常识较多还是绸缎，无助手为作重点画，不好进行。有万千种不同式样，大致只有让后来年青人又从头作起去摸了。无可奈何。

这十多年在博物馆打打杂，凡事由无到有，作了些试探工作，虽印了本绸缎图录，还只是个起始。印了本唐宋镜子，也只能算是小玩意。现在又来编服装，虽依旧是个试点，分量倒不小。将来可能还会再搞二三个试点，一般多是过去空白点，还没人摸过的。条件若稍好些，手边有三几万图片，工作也许会扎实些。若一切只能像目前情形，每一部求深人，还是不可能。但即此下去，到手零活总作作，大问题虽无从解决，小问题或可解决一些，为今后国内搞物质文化史、制度各部门打打基础。（一切结果，或者不至于如过去写短篇，尽认真努力廿年，时代一变，即不免前功尽弃，付之流水！）工作只要对人有益，对事有用，作下去也心安理得。只是心脏和脑力都有个限度，一不小心随时都可完事，一大堆待进行的工作，只能作到什么算什么，不可能一一去计划进行了。即或明知道这么使用有限生命，对国家不大经济，还是没有办法作得经济一些。因为郑振铎一死，在上面的都极生疏，再无人可以商量。北京人夏中午特别热，冬来黄昏马路上小汽车飞快，在毒日下奔来跑去，还不太困难，在黄昏时寒风中穿越马路，却不免老担心会被人家汽车撞倒。这倒真像是俗话说的“各人有各人的衣禄，勉强不来。”庄子说的“大块劳我以生，佚我以老”名言，前一句话体会得相当深，还得一直体会下去。另一方面也可反映我还像并不老。

总之，还能作事即多作点，十分有意义。惟需要理解问题多，书读得实在不够，总不免顾此失彼，心中着急。去信给应铨要他进城时到我家来谈谈吧　这里有几个熟人，兴趣广，方面多，相熟点会可开扩他心胸。王逊和黄永玉（他是我的一个表侄）住一个院子，也在附近，我还可以和他一同去看看他们。他的婚姻解决了没有，多有些熟人，可能也可以有机会帮点小忙。王逊这次即是熟人介绍的。我觉得学专业能深入，有必要，但业余不妨放宽范围，各方面去接触，至少文化各部门能作广泛接触，生命会充实得多。和各种人事接触，也有同样好处。也有这种可能，即另外一种业余注意到一定时候，成就却会比原有专业的还大一些。特别是在这个社会过渡期，百凡事业发展中，有万千种空白点待有心人去填补，越学得多，一个人或许可以作出五个人十个人的事情，对国家整个发展十分有用。学校也应当培养这种一专多能的年青接班人。即以文史部门言，空白点还太多，照目下学校办两史习惯下去，是训练不出这种填补空白点的新人的。事情恰恰相反，还待这种人来改造新的系，新的学习。没有更大的综合各部门成就能力知识，新的断代史、通史、文化史……通写不好的。王逊写美术史，算是目下很会写的一个了，文字也有较好基础，但由于史部学扎根不深，而艺术各部门发展史知识不博，彼此关系也不明白，所以写下去碰到问题还多。且必然有不易解决处，障碍恐不易突破。实物接触不够多，只在文字上绕圈子，也决写不出真正符合历史本来，思想水平又高的艺术史的。你搞南北史或通史，如还有点点剩余时间，似乎还可以把物质文化成就部分抓抓摸摸，配合史传诸志来求理解，因为材料多，一面既反映上层

意识形态，一面也可作劳动人民成就的进展说明，真所谓“其中有物，其中有象”。初一二年可能茫无头绪，到一定时候，情形将不相同。将来写什么史，把基础放到文献和实物互证上，必然会到处逢源，处处有新的发现，可作新的提法，符合今后社会需要。解放后，地下掏出了过百万件东东西西，且分布各省市，还无人会好好利用。还待训练大量年青博学、消化力强、综合力强的史学家，来进行新的史学探讨。目下的史学界研究情形，实在还是太保守了。考古所工作方法也只限于写发掘报告，不能把一切现有材料更广泛些和史志来分析。必须鼓励有志气的年青学历史的，毕业后准备到博物馆搞空白点，十年后，新的通史在这个新的基础上，才会写得生动活泼而又深刻博厚。才配合得上新的人民时代。

今年秋天本来可能出来一次，现在看还有一大堆事待作，恐走不成了。服装说明校完后，手边还有卅多万字别人写的工艺史稿待看。

并候佳好。熟人均致意。

沈从文

六月十四

---

①《南北史话》　即程应镠著《南北朝史话》。

19640725

北　京

致程应镠

流金：

昨寄信想收到。家里孩子们读你写的小册子觉得很有益，他们平时是只读文学和政治书的，可知你写的方法对他们是能接受的，也得到成功的。这书虽说由众人分担，其实你若有时间，也不妨自写一套，风格一致，对读者也许更容易得到益处！

我拟明后天去大连住住，去为朋友看一本卅万字美术史，大约八月廿以后才回北京。上次信中说汪曾祺改编《芦荡火种》文字方面成就值得注意，昨《人民日报》有专文介绍，说得很恰当得体。同时上演剧本不下廿种，似乎还少有能达到汪作水平。可知剧改由笔下较好作家（甚至于由第一流作家）来参预是极合理的。因为观众多，阶层广泛，改得好，教育意义也大！我搞的服装选说明，付印前重新一校，看来似还不过自己的关。局部还读得下去，整体不完美，少系统，轻重不平衡，只能当资料供人翻翻，谈学术水平实不及格！希望印出来只作内部材料，再经一年半载修改，也许会稍微好些些。书读得不扎实，精力又不济事，只能先起个头，打点基础，真正完成，或得由年青少壮继续作去了。

从文　七月廿五

19640804

大　连

致张兆和

三姊：

前信当可收到。这里不怎么热，晚上可盖棉被。同住多老人和小孩，下海不到三分一，只是去海边看看而已。工作进行极顺利，已快看完一本。吃的极淡，油少，鱼虾为主，检查严，怕出事。住处极清静。坐电车一元廿五张票，一张票可尽全程。同来的人分住三处，另两处在一里外山上，因此让能爬的去住。连捷巷较平，年老的住。长的七十六，我最小。我因熟，仍住连捷巷。三处中房子以连捷巷最好。我住楼下大房，算是最大最好一间，光线柔和，大致因为明白是为工作而来，特别照顾。这次来的人多较老，远不如上年活泼，除吃饭时在一起，出外参观时同车，其他均较少接触，对目前工作言最有利（极少听到往年大笑声）。

天气常有雨，大致是飓风尾扫过。但风来时也并不太冷。有太阳时，照例上午露天较热，下午即不热。房中温度极适中，白天——特别是早上好作事，晚上无法作，因为桌灯不够亮。

楼上有收音机，不常听。每天可看《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

一切望放心。医生经常来，有药。近因血压降下，心稍

痛，暂时已不吃药，等略回升，才合式。医生说在海边下降血供应不良。过几天即能适应新环境。菜料好，作法可不如王妈！每天必有点炸的。街上果子多而不好。吃得正常，因此水也不想多喝。窗外全是绿色，晴时有知了叫，微雨即一切无声。茶也不想喝，因为只有早上和上午便于作事。下午天气好即可大伙同车出外参观。往年晚会多，这次多年老人，住定下来，一般便不大能活动了。到过海边一次，是特种浴场，不到二百人，同去的过半是在海滩上捡石子蚌壳的，有人捡了一帽顶。过几天大致会去旅顺港看看，那边环境更静，全市只五万人，白天街上只三几个人走动。全是军属居住。

从文

八月四日

见过小蛮一次，挤在一个报馆宿舍住，日来或已去渔村。

作者此次是由政协安排到大连疗养，他利用这机会审校《中国工艺美术简史》书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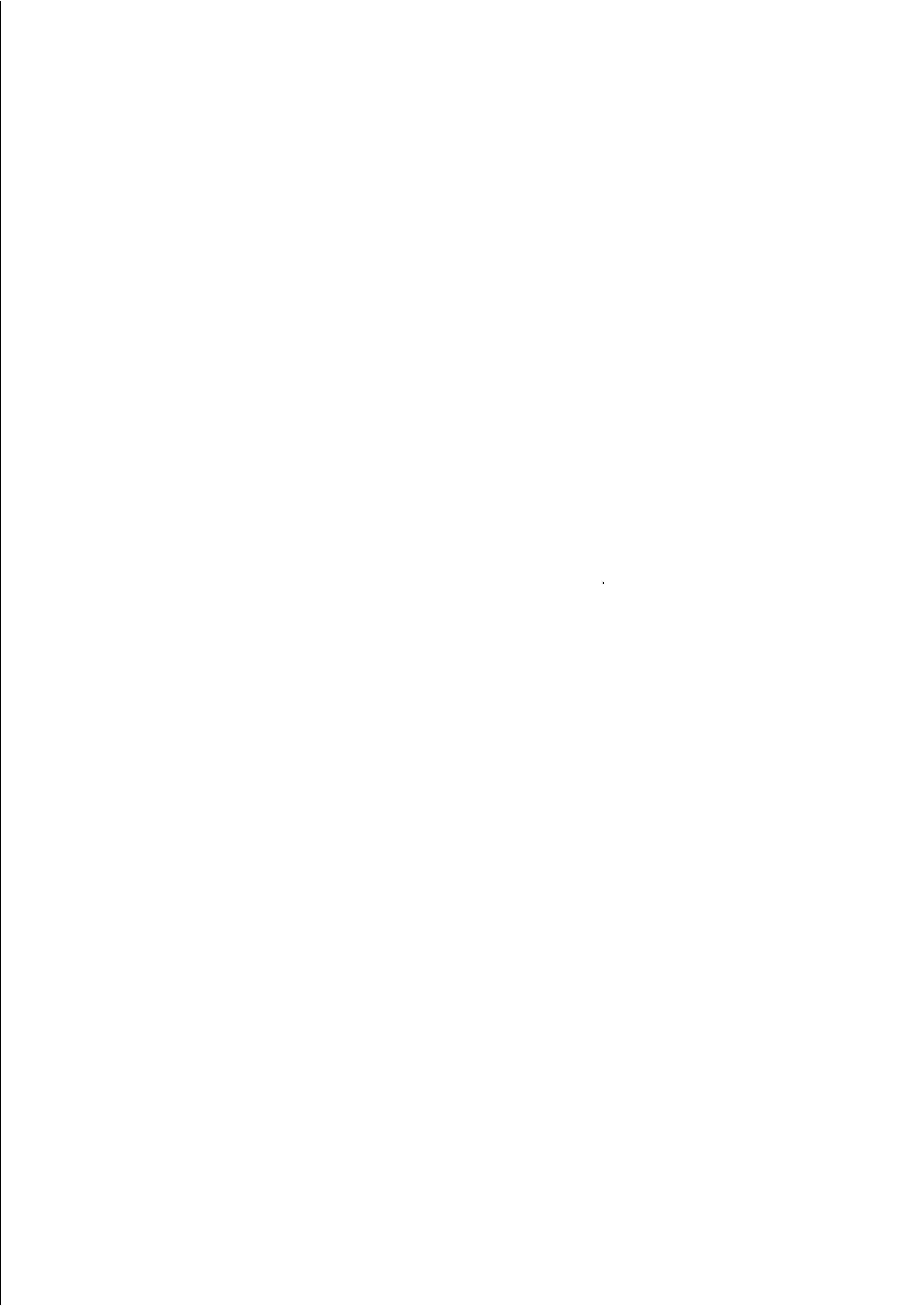
19641218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日前寄信，想可收到。听人说，今年家乡秋收甚好，桐茶都丰收。今天已经十八，州上诸县来京开会的，必已到达，日内即可在会上见面，谈及家乡种种新事情，好景象！今年政协约共千二百人，人代共四千人，五千人同处一堂，来听政府报告十五年来各方面的伟大成就和明日远景，真是一次盛会！大致将有二星期，也许到时又稍有延长。过新年时，必尚有一次特别盛大聚会，送旧迎新。今年来自各方面的新人多，大小会上发言，一定还可以听到许多惊人好消息，好景象。外交上的新进展，也将可以知道许多。日常气候已到零度以下，惟阳光强，风不大，因此出门还不困难。大会期间，照例临时三人派一专车迎送，所以早晚出门来回还从容。乡下“四清”，城市“五反”或“社会主义革命”“文化运动”都在分别作试点进行，有的教育单位已到初步激烈情形，照趋势说又像有过去反右情形，明日发展，一时还难明白。政协在京委员，除民主党派学习加强，无所属直属小组，分东西城各一组，近几月也合成一组，共约卅五人，一星期三个半天，进行学习，年高的已到八十四五岁，还是精神很好。这么学下去到什么时候，也无所知。

一九六五年



19650320
北　京

复张宗和

宗和：

得见来信，知身体转好，大家放心。孩子们只要注意他们健康正常，至于生活，大致只能交给社会国家，照新的要求去锻炼发展去了。不过在重要关键上能注意到的常谈谈，或许对于他们一生还是起决定作用。总之学自然科学比学社会科学，生活必稳定些也简化些，似必然趋势。

闻人说贵阳昆明铁路今年或可通火车，我大致还有机会坐坐直达昆明！蹇先艾①到北京开会，曾托他见你时谈谈他所见北京情形，不知曾相遇没有？这里大家都很好，二姐家孙女庆庆，已成他家中心人物。我们家里却正愁小孩来时，不知如何安排。三姐总是忙到半夜起身看未完稿件，每月还有一天得通夜在印刷工厂看最后样稿，事永远作不完，身体已见衰退憔悴，惟精神和工作精力，却犹如在呈贡教书时壮旺，敌得住卅来岁同事（有时或者还超过甚远）。精神愉快，一切便不同了。我血压②总在 190 ~ 200 间，心脏供血不良，经常隐痛，只能就现状加以谨慎保管，不可能希望能够复元。脑子因血压关系，也有时一片混乱，一般情形下却像是效率还高。但工作方式，似乎犹停顿到手工业甚至于原始社会，所学万万千事事物物，几几乎完全要靠记忆，到日本人摘文

物研究工作一按电钮（据夏鼐说），有关某一种类文物卡即一齐跃出，机械化到这个程度，我们却还靠三斤六两脑髓运用，人一死去，即只有连同所有常识同时复归于土，其不经济处可想而知！服装资料搞了个规模，写了十八万字说明，有图近千，业已行将付印，因运动一来，大致已出不了版。近又拟就马的历史发展和装备应用搞个图录，若通过了又有人绘图，大致也总得有一年作下去。此外还可搞同类题目五六种，材料一排出来，对你们教书都必然大感兴趣。因为差不多全是国内过去还无人探索过，此后大致也不会有人肯用心去探索的。但是手边若没有人为绘图，工作也只有在我脑子里转动，至多写成提纲，人档完事。

北京今年数月来无雨雪，华北旱象令人忧心。

盼望你一切好转，吃眠尔通有好处，不妨每天吃三几片，我每天吃，无其他副作用。

这里也有了点春天气息，公园中人如赶街子，无一熟人。从文在人众中走去，有举目无亲感，在这种情形下读旧诗，如曹植、陶潜、杜甫等作，即仿佛有较深一层了解，为过去所未曾有。平时上街或去戏院情形相同。即在工作机关中，大多数是卅四十岁人（已算是老的），平均年龄差距常在卅廿年，所以说话已少共通语言，彼此差别极大。看看一些年近四十的人，学什么还泛泛浮浮，作个上千字说明也把握不住问题要点，对文化史或国家博物馆整个问题也了不关心，对自己业务提不高也毫无焦急惶恐感，和这些“接班人”在一起，真不知从何说起！这些人似乎心中尚浑浑噩噩未成熟，根本说不上什么远志和雄心，及对工作上远大抱负。大学生史部学的基础搞不好，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值得在教学改革

时注注意，因为若在学校许多书都还读不懂，将来到博物馆希望他们运用古文献和文物结合来搞研究，当然无可希望。最重要或得从史学文选得将分量加重，每年学，至少得有三年，得让他懂得类书和丛书的用处和好处，史中诸志的重要性，以及杂子中的内容及好处……如此或如彼，都能作一定注意，将来这种学生送到研究院或博物馆才得用。至于外文倒不一定会用到。因为国内史部材料若还不会使用，那说得上用外文材料？师范学院出来的照例是教中学，恐怕也得在学校教会学生读书和用书，不然查字典也不能解决问题！社会条件好，学生读书能力却日差，实在是一个问题，因为照此下去，说是学辩证法、唯物论及毛的思想，来搞历史，教历史，也将不免流入形式主义而落空！

若未见过先艾，不妨找他谈谈，会明白北京更多情形，令你开心放心！

并候小大佳好。

从文

三月廿

能出外走动走动，不妨来北京住一个月，经济上不够，大家筹一点无妨。

张宗和　作者的内弟。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

① 蹇先艾　现代作家，教授，并曾任贵州省文联主席、省文化局局长、作协贵州分会主席等职。

② 血压　此处指收缩压。

19650408
北　　京

复张充和

充和四妹：

未写信问候已经年，大小生活一切常在念中。前由法寄来毛巾等物，早已收到，谢谢你们好意！国内日用品一切应有尽有，而且十分价廉物美，食物和奶制品均经常送到住处推销，此后万望不必远道费神寄东西来。（近年来我们千百种食物罐头还送到世界各处找主顾！葡萄水果多到不易安排。）孩子们相片和近信也已收到，相照得很好，大家传观，高兴之至。还盼望常寄些来，便于想象你们一家如何过日子。

三姐事情较忙，要我执笔来谈谈诸亲友生活情形：首先是我写这种信，她得戴上老光镜才能看了，但是精神却依旧如在呈贡乡下时，一切都极感兴趣，日夜忙不以为意。宗和大弟近有信来，病已好转，仍在教书，可以放心。可能已有两个外孙。（我还记得当日在我住的小楼上结婚种种情形，如同昨天事情！）二弟也在教中学，主妇照料四个孩子，极贤惠得力。四弟研究果木，已算“老专家”，孝棣也在大学教书，两个孩子教育得极好，小女孩秀美活泼如图画中人，非常乖巧，我们是三年前在南京乡下见到的。同时还看了两个山头红白梅花，景色十分奇特。五弟在苏州作校长，已成当地知名人士，因为还会照相！大儿子已升大学，十分聪敏，上课

之余还吹喇叭，它日可能还是一名号手！大女儿也入高中，极懂事，能治家，长得也很好，将是下一代出色人物。二姐一家五人，在此日子过得也很好，耀平已成文字改革专家，经常各处走动，小平也成了专材，孙女庆庆则是一家中心，将来长大必能歌善舞，十分活动。凌宏在此作事，她父亲故去信息已转告。凌老夫子来京，至今未回苏州，虽年过七十，还具童心，游西山只想爬上山顶，虽半途而止，后来还是到了碧云寺白塔顶上，气不喘，面不改色，不服老！三婶一家人也都很好，只三叔作了古人，孝乐二孩子已入小学，三婶妈则成了“家庭文娱委员”，因此有戏必看，日子过得相当开心。惟平和年过四十，尚未成婚，老人不免有些担心。机会不巧，亦复无可奈何。过去熟人中经常同在一处学习的，有查阜西[①]，在编古琴谱总录，据闻出齐时，将有《辞源》数倍之多。杨荫浏[②]仍主持音研工作，出有《音乐史纲》。相关材料之丰富也堪惊人。有个陈列室在郊外，相当出色。关于古代乐舞图像，多是我为找寻请人加工绘出的，曾印行了套小图片。

北京花木已大开放，街头或新住宅区也多种有丁香、榆叶梅。南方则早已繁花似锦。十多年来，全国面貌已一改旧观，即以市容而言，清洁整齐有些地方即比过去公园还好。各省市都有大公园，一到星期天，游人多如赶街子[③]，数以万计来去。万寿山已完全一新，南京玄武湖花木也极出色，西湖且收拾得格外完整，以“花港观鱼”一带布置得特别好看。苏州则所有私家园林多改成公园，布置花木各有特色，厅壁间挂满名人字画，只是有时游人过多，希望如过去在清寂中听听隔院笙歌和庭树间啄木鸟剥啄、黄鹂鸣啭声音，大

致只有早晚间偶尔一遇。许多大小城市，街中也种了大量花木，如同南京鸡鸣寺前到鼓楼那条新路，即榆叶梅、玉兰、雪杉并植，花开放时如青春火焰，真是壮观！广州且用木兰和扶桑花作路旁篱笆。又到处是竹子，简直如同新用绿玉雕琢而成。听人说，昆明翠湖也全改旧观，到处为花木遮掩，不易认识。我们却经常还想念及昆明乡下春天遍地花开时景色。今明年若身体还好，当找机会再去看看！

这些年来经常有机会出去走走，更容易接触祖国大好河山种种不同的美。前后计到过苏州四次，南京三次，青岛三次，大连二次，杭州、桂林、广州……各一次，多时住廿卅天，少或五七天不等，四川则住了四个月，开了不少眼界。至于本行博物馆的东东西西，看的便更多了。印象格外深刻，还是上次作诗的江西参观，约走了五六千公里路，在著名于世的井冈山十层楼上望远近数十里群峰罗列，金碧明灭，一天中老是变化不定。又在名叫"黄洋界"山顶，先是一片云雾封锁，毫无所见，随即云散雾消，近百里万千山峰一一呈现，如同幻境。七十里山下村落也如在足下目前。还仿佛可闻四十年前巨雷惊天号角齐鸣战争情形。（其实极端沉静！）约十分钟后，忽见白云如千马齐奔，由山脚上涌，顷刻间即又把面前远近群峰一一掩盖，面前但见白茫茫一片湿雾，真正是一生希遇！一切都和童话中描写或梦境相似。又还回到家乡一次，有老查同路。车在深山中旋转两天，地方已改成自治州，过去不上千家小城，也到处是高楼大厦，路平如砥。州长为调来三个苗族歌手录音，我们即同在火盆边一面剥红橘一面听歌，两个年青女歌手还不过十七八岁，老的已牙齿脱落，唱得却同样十分好听。唱到半夜，天落大雪，送出门时，

还点上红纸灯笼，真是另外一种现代童话，可惜文字不易形容！第二天一清早，从窗前远望，在雪后远近山石树木，如瑶林玉柱，任何宋人名家高手也画不出。三姐近几年也去过不少省份，广东、江西、山西、浙江、山东全到过，还独自上了一次蓬莱阁，只是在上面看看海上山岛竦峙海平如镜景象，却没有联想及秦始皇吕洞宾等等故事传说，易体会大好河山之可爱！在北京还有另外一种幸运，即全国好戏新歌舞，无不可以寓目。三千人演出的大歌舞剧，也一再看到，真是壮观！这还仅仅是一种新的开始。事实上任何一个省份，甚至于深山中城市如我家乡，也有百十人组成的歌舞团，有十分聪敏活泼的年青演员，演出本地和外来最新的歌舞，音乐水平也不弱于大都市。文化上的全面开花，实人类历史所少见，而你们远在国外，非目击身经殊不易设想！我若心脏一时还不会出大毛病，近年内大致还就新疆、内蒙古等一一走去，看看那些远隔首都万里，过去渺无人烟的荒漠森林地区，由数以十万计的青年共同努力驾驭钢铁征服自然，在短短数年中创造出的新局面。凡是到过那些壮伟美丽新地区的人，都说是童话兼神话才会有的景象。我曾在另外一些高山林区，即看到过这种廿岁以下青年男女不少，住在新的亲手建筑起来的各式各样新房子里，壮健快乐，令人羡慕之至。

我仍在博物馆作文物研究。日本近年印出了二册《中国美术》，你们应当比较容易得到，我熟的正是那些东东西西，不过接触到的却比那书中玩意多过千百倍！本来凡事近于"玩票"，惟照例得一一摸索下去，常识积累日多，终于便成了一个真正"杂家"。凡事都有兴趣，丝绸、瓷、木、玉、石、陶、金属加工等等工艺品，和绘画、家具、乐舞、兵器……等等事事物

物，都有机会成千上万分门别类接触，自不免会感到越学越无知，而时间也不大够用。久而久之，便真像是脑子里开了个“杂货铺”的人，可说是自己和熟人都料想不到的奇闻。至于写作，由于新的要求不同，再下去，即并作一读者能力也将不免完全失去了。头脑真是一种古怪的东西，一切又适逢其会，今后年青人即有意想学，大致也不可能了，因为专精易而会通难。可惜近年因心脏供血不良，体力已不大济事，记忆力、理解力和综合分析事物能力还强，各部门写点简史或规模较小的图录，填填研究上的空白点，还可着手，全面铺开工作，恐已无可望，将由后来人接手下去了。我们国家太大了，文化遗物之多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有个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埋坟制度，埋了数不清的东东西西！极可惜是作史部学研究的，还多停留在文献学旧方式上探索问题，能结合实物充分利用实物作比较综合研究的还不甚多，所以深一层的发现实有待将来。一经发现，写通史、文化史、艺术史，或其他某一部门专史，提法上也将必然随之而变，结论将更不同。例如商代文化，过去多以为只限于中原安阳，新的发现则除郑州辉县，多早商遗物，此外四川、两湖、安徽等省多有不同材料出土，且地方风格鲜明。春秋战国——特别是楚国出土文物，有的还五色鲜明，而且无物不具，造形壮丽，色泽华美，都难于想象，才让我们明白原来《楚辞》招魂叙述，一切多近于写实！乐器兵器和用具也多保存得极其完整，若不标明时代，还会以为是近二百年作的！一一看去，真是目迷五色，增人见闻！至于亿万人为一个共同目的完成的新事，规模之雄伟壮大，那就更不必言了。

因为眼目开阔，心情舒畅，所以熟人中年过六十的，多还如过去四五十岁人，七十八十身体健壮还在作事的也日益

加多。冰心已年近七十，即依旧一头黑发，举步灵活，能说善笑。马约翰[④]年已早过八十，犹红光满面，终日必下操场，指导教师如何打网球。好书好字画印了许多，各样都有，大小都有，只是一般多供不应求，多得用预约方式，才能得到。普及本较易得，小明信片彩色成套的各种图片，也有印得极好的，且容易得到。你要什么，只管告给我们。上次寄的彩印宋画，已有百多种，尚容易找到。若欢喜，即可为再寄些来。邮票品种也多。

二姐发已杂白，人胖了些，精神还挺好，教小孙女已会随笛声唱《春香闹学》。三姐只三几丝白发，人瘦了些，经常还玩乒乓球。即此一事便可知情绪实在还相当年青！家中已快添孙子，也算是件大事，同时又是件麻烦事，因为是廿年来新加入第一位小成员，少不得要安排安排，为这位未来成员用点心。小龙还像是得暂时抱抱“独身主义”。国家正在大力提倡晚婚，迟些时日也无妨。凌宏也有了廿六岁，还未成婚，老夫子来此大致还有等待落实意。二姐热了阵心，为介绍个和小平同事的人，不曾成功。杨小姐只偶尔一见，两女儿已长大成人，均学体育，可知健康上必及格。吴之椿或已退休，欧阳采薇女士已多年未遇，记得人已比较肥壮，有一时期习外文相当勤学，在电车上犹读俄文字典上生字。大孩子大致也早已经作事多年。熟人中住处极近却少往来有老丁[⑤]，住得较近经常见面有老金，都年过七十，均各健康无恙。卞诗人[⑥]亦已白发苍苍，其实年纪并不比三姐大，有女儿一已入小学，不闻再作诗。大家夏天多可到海边或庐山黄山避暑廿卅天，惟工作不同，出外或在京，均少见面机会，一年半载他偶尔一来，谈的还不外是他个人“工作”或“失

眠”一类事件，说完即走，自我中心抒情而已。蒋恩钿已成栽玫瑰专家，公园中百十种不同玫瑰，多为她培养成功。方令孺住西湖灵隐附近乡下“纳福”，也快七十了，尚多童心。前年同在阳朔，且同至风景最美处相传歌手刘三姐过渡处照了数相，可惜没有下落。阳朔之美多在江上景物清秀，至于洞窟，奇怪有趣而已，无多意义。其实各省无处不有许多好山、好水、好景物，一般人只是就有名地方而言。前年严冬十二月上庐山，至著名植物园前岭“含鄱口”，下望百里外大湖湖光潋滟，远近群山一山山竹林松林，各自呈不同绿色，沿岭走去可直达五老峰背……真是奇景，不易形容。极端清寂也是一种特别启发人的好处，一种力量。但写成旧诗，受文字限制，规格约束，终落俗套，不易把握。只有最好音乐或可作出比较恰当反映，可惜我又不会作曲！同行懂作曲的，又不大会领略自然景物之美，因此终无望转化为另外一种景象或符号，成为对多数人具有鼓舞启发或教育的艺术品。听人说庐山十月比夏天犹好。有的地方人越多越好，有的又以极端清寂为妙。我看过不少有五万十万人在一同搞建设的新地方，印象也异常深刻。如十三陵有个水库完成前夕，我和冰心等五六人同到大堤上去，前几天大几万人和各种工具都已不见，忽然间数万个五色电灯齐明，堤上下灯光如同幻境，原来是庆功成先一日试灯！第二天晚上，却有十多万人在灯光下联欢，有几百队歌舞同时演出，我们在堤上却看了胖墩墩的张君秋演什么记。前后两夜完全不同印象留在心上，真是一生少遇机会！若卅年前，或者还可望用一种较新散文格式写出来，他人看来也感觉十分生动。一支笔荒疏过久，不再得用，便只有自己领会，不易复述成一定形象，和他人共

同欣赏此情此景了。

社会变化迅速，有机会到处走走，比读任何好书还有意思。前年在广州，看了一次出门商品展览，大几万平方米的商品陈列，就是一种难得的教本。因为东东西西来自全国，有好些东西十分精美讲究，做梦也难想到。日用品也作得十分出色。丝绸和瓷器，更加是美不胜收。而这一些却还只算是一种开始！至于人的变化，自不待言就更大了。不问职业，不问老少，都只想把事情作得更好一些。为自己打算少，而为共同“改善”和“提高”用心极多，由近千万人的大都市到穷乡僻壤，差不多情形都相同，这真是远在万里外的亲友，受了殖民主义者报纸蒙蔽，永远不大容易得到应有理解的！历史本是由人创造的，我们却正在创造一种真正崭新不二的伟大历史，最显著的即是人和人的思想情感的改变！我们从文献上学了五六十年历史，所懂的只是过去一鳞半爪，惟有近几年各处走去，从人的生活中，行动中，也包括孩子们的生活方式中，才稍稍懂得现代史真是一个宏大无比的乐章。由此返顾自己，才发现个人未免渺小如一粒灰尘！我血压已较高，经常到二百左右，心部因供血不良，容易隐痛，每年夏天到海边住一个月，似乎即好一些。有一大堆待作的事情，多因体力受一定限制，不易完成了。但是总依然还是一人想作五个人的事情，才觉得不辜负此“明时盛世”。这四个字虽是陈言旧语，容易认识，真正理解却不容易，现在才像是有了深一层体会。

汉思近十年想必有了不少著作，可惜在这里不易见到。其实你若在家事不太忙情形下，也可以放手大胆写点中国戏剧史话一类东西，或者用故事体写写抗战八年云南四川乱离

生活，说不定还会得到意外成功！我已多久不写小说，一脑子花花朵朵，几千年中国人如何创造这些花花朵朵，使用到一切造形艺术上，是种什么情形，大致可说是“懂”了。编了本《唐宋铜镜》，两本“绸缎”，近来还搞了个有关衣服的图录，也有千把不同形象。又协助一些年青教师编写的有关绸缎、漆器、陶瓷、家具、金属加工……等等专题教材，提提材料线索，俟出齐后，当设法为寄些来看看，各有不少好看图像，多是为过去少见到的，很多都极其美丽！你们订的有《文物》没有？内中美术史料不少，如乐意看，我可为问问看是否可以外寄。拉杂写来，无多条理，想不以为意！并候全家大小佳好。

从文

四月八日

信写写又停停，有了好几天，前后重复不少，也可见人已有点衰老不抵事！

---

① 古琴谱总录　查夷平编著有《存见古琴曲谱辑览》。

② 杨荫浏　音乐史家，中国音乐研究所所长。抗战时曾与收信人同在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工作。

③ 赶街子　云南方言，“街子”指乡镇集市。作者一家和张充和、杨荫浏、查夷平等抗战时曾住在呈贡县的龙街，为当地重要集市所在地。

④ 马约翰　清华大学体育教授。

⑤ 老丁　即丁西林，剧作家。通信前曾任文化部副部长。

⑥ 卞诗人　指卞之琳，现代诗人、翻译家，教授，时任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19650416
北　　京

致张兆和

兆和：

昨天寄了个明信片，托作协转，这几天你们可能不是在工厂，就是下了农村。南方气候不知比北方如何，冷热可得注注意。这里炉子已撤除，房中见得宽了些。气候已达廿多度，从作事说，应是一年中最好时光，但未雨长晴，庄稼栽种、收成都大有问题。菠菜已上市，一毛三斤，过不久或将五斤十斤。上海方面想必已相当暖和。见报载，正在举行地方戏会演，你们可能有机会看看。若下郊区乡村，也能明白些菜农情形。陈蕴珍等或已见到，孩子也许已升大学了。这里忽然转热，即我也只穿一件绒线衣，去五一还有半个月，这种热若能带来一二天大雨就好！（今天当真落了雨，可能有整天。）公园中已大开丁香，榆叶梅便成过去。到处有大群小学生"游春"。到处在搞卫生，准备过节。今年看情形北京或不至于太热闹，因为将在印尼举行的万隆会议十周年庆祝会，将成为反击美帝一个重点，接下来又即要进行亚非大会，必然又是一次大反美帝活动。越南问题也必然将在这些会上有申诉谴责。并且在此期间，越南人民军，还必然将有几回胜利漂亮战事，作为大会献礼也。

秀芝来了个信，寄了些尿片样品，大约一寸左右，却不

提及应当放大若干倍尺寸。之佩每天必回来吃晚饭，已到医院移动孩子位置，休息了半天，一切甚好，不必担心。惟闻小弟有时十二点才回家，且瘦伶伶的，今天已告他在这段时间中，应适当注意一下之佩，能陪她即陪她回来，自己生活也得注注意。听说一天得各车间跑动，自己有时也守在车床边，因为正在试制那台新机床，不仅自己动手，还得分别调动其他力量，生产其他工件，因之一天忙于各处奔走接头。生产上三结合，即“研究、设计绘图和施工”，他倒是近于一个试点。问张之佩能不能，即笑笑，“那不成”，只好甘拜下风。大弟只回来半天，还不曾问到重点实习教学情形如何。工作大致还作得不坏。车间里大小标语，各样图表，全是他一人画出来的，且很像个样子。一般说，要找这种全能的工人，也不容易。将来或许还得派到他写什么剧本，也会作得蛮好。在群众中关系好，有威信，工作态度也好，这么作下去，是对的。

闻北大练民兵，女生经常必佩三枚手榴弹，且每日得爬铁丝网，一天亮即作紧急集合，跑步到场，紧张感已到随时可以入伍情形。中央美院则依旧在坐而论道阶段。又北大历史系主任与学生，均分组担任卖菜，倒粪等等工作，在海甸区作得十分热闹。有的大学却又正在抓紧上课，各有不同。半工半读也将于今年夏季作若干重点试行，事情大，涉及问题复杂，总得照原则分头去作，各从不同方法着手，到一定程度下，和戏改情形差不多，从成功方面取经验，作样板，再作较大调整。总之，有一定时候探索。把固有制度一部分打乱，是一件大事，将来如何教书，听学校中人说，即是谁也不明白。感到难教则是普遍情形。即党员教授同样不知从

何着手，觉得不好教。刊物似乎也会有更多样新的要求，反映新的社会革命情形。目下写农村、工厂，面还过于窄狭，来不及接触更多新的变化也。为配合文化革命，显然内容还是较窄狭，读者也会逐渐感到不过瘾。因为一切都在发展变动中，而变化之大，之迅速，均为一般料想估计所不及。作家中新如李准，也会在短期中即成过时人物。旧的自更不用说了。

二姨等来了一次，小庆庆一脚踢去，打破了个热水瓶，昨天来电话说，必赔偿，便于“起教育作用”。事实上起得也有限，因为此外脾气性情已有许多不易教育处，远不如小黑妮懂事讲道理。补救办法最有效倒是再来一位小的，其中心作用即失去，用分散二老注意力方法改造，倒是最最切实可行！永玉等还是在开会阶段中。大致五月里即有大批学生将回北京，至于是否再下去，或换一班人下去，目下不得而知。许多方面工作都似乎正常进行，又似乎不大能正常进行。只听说凡是工厂和学校，较大些的都有就二线如洛阳、武汉、太原，第三线如成都、银川、兰州、昆明设分院分厂打算，详细情形不明白。总之国家为大建设及未雨绸缪百年大计，文化教育和工业建设内移发展，是十分合理的。这十年中西北西南文化建设的进展，都必然将得到突飞猛进，一改旧观。文化革命，文学电影戏剧等等，都似乎有赶不上新要求趋势。这也是势所必然。

我们政协仍是一星期三次学习，思想改造为主，到一定时期，或配合形势，要集体出去参观若干次，大致不会太远太久，因为即以近郊农村工厂来学习，也就够多新东西可看了。惟现有的委员多日见衰老，一般已在六十前后，有的不

作事，有的还有工作，居多能“谈”，而不大能“动”，动起来不免有一定安排才成，求如三四年前去湖北丹江口远距离坐大汽车看大水坝事，现在已不大可能了。我很希望去成都看看蜀锦和南京苏州诸地看看丝绸生产，一时也难有机会。又想若能去景德镇一个月，一定也可以作不少对那边生产有用事情。只怕走不动。服饰史料大致仍得出，得把部分删除，又加入另外一部分，工作虽决定了由馆中另外两个同事去作，事实上还是得我动手，才能掌握轻重分寸。工作可以作的还相当多，而真正得力的助手却无人，真是无可如何。

心部情形如旧，头部有时重些，有时较轻较好，只想吃吃菠菜豆腐，也觉很好了。牛奶吃一半，其余让他们多吃些。白鸡还经常出蛋一枚。院子里杨柳已高过屋檐，山桃花也盛开，可说桃红柳绿好光景。葡萄架子今年已扩大，占了半个院子，看趋势将会有丰收。已通知“不栽瓜菜”，豆荚大致还可下种。从萧家得了些茑萝已种下，若幼苗不为王家白鸡啄食，到你下月回来时，必将已拔苗数尺长。

从

四月十六

写此信时张兆和正去上海出差，调查采访当地农民开展“故事会”活动，并为编辑部向上海作家约稿。

19650421
上　海

张兆和复沈从文

从文：

信和明片都收到。家里几个人身体都不大好，之佩快临产，我在外边实在是牵念，收到来信，就比较放心了。

我们小组到上海的第一周做的完全是调查前的准备工作，开了不少介绍情况的会，看了不少材料，十五日去南汇书院公社，前天才回来，明天又将同周明去青浦。南汇县在东海之滨，上海的东南角，书院公社的故事活动开展得比较好，我们在那里从公社、大队、生产队了解情况，接触了一些青年故事员，这些故事员都是业余的，积极性很高，懂得自己讲故事对革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生产带头，思想好，紧紧同群众联系，不计个人得失，给我们的感受很深。现在调查的初稿正由我在写。

明天即将要去的青浦在上海的西边，是个水乡，这个县故事活动开展得不是很普遍，但是出了几篇好故事，有几个尖子故事员，我们从了解业余创作的角度去青浦工作。只准备到县上开个会，顶多到一个大队去访问，因为故事员很分散，去各大队要乘船，时间不够了。青浦与昆山为邻，过淀山湖不远，就是之佩的家乡了，我因工作羁身，不然去看看之佩的好婆、妈妈。看看弟弟妹妹们，倒是一件有趣味的事。

和亲家母同道来京，问题不大。我们事先买好火车票，通知亲家母，最好早一天到上海，免得车船误点……当然，如果我当天能抽得出身，我一定去汽车站接一接，那就更方便了。

朝慧肚子还疼不疼？鞋样望即寄来，底样脚样都要。之佩要不要？尺寸大小差不多吧？大家还需要什么东西，早点来信。上海轻工业品的确比北京好而便宜，只是我身边钱不多了，望能为我寄五十元来。

昨天已去巴金家，今天上午他们邀我吃午饭。蜜饯送了，巴金说他的儿子最爱吃甜食。

我身体很好，带的药品只吃了一片索密痛，眠尔通倒吃了不少，主要是心里着急，睡不着。到上海已半月，仍然陷在调查工作中不能脱身，组稿任务进行得很少。上海天气也反常，我带来的全部御寒衣服全上身了，下乡还借了以逵一件短棉猴，坐在房里工作时也穿着棉猴。

到南汇我又有了一桩不平常的经历，下车后坐了三十二华里的二等车，所谓二等车，就是坐在自行车后边。如果是平平坦坦的公路，那倒也好、可是却是坎坷不平的田间小路，颠得我紧紧抓住后座，尽管花红柳绿，一片大好江南春光，我也只好正襟危坐，目不斜视，因为有时要过只有一边栏杆的石桥，更多的时间是在河浜边行进。

问王嫂好。你出门务必带硝酸甘油，之佩上下班乘车务必小心。

兆和

1965 05 月初
北　京

复张兆和

兆和：

得信，十号下午我们必到车站接你们，排队于站门前奉迎！若小黑妮也在场，眼睛尖锐，相隔多远也必可以即早见到。炉子能带即带，用处必多，因为小成员一切要热水。行军床能带当然有用处，可以不至于又让龙龙睡地铺。但是怕时间已来不及，且有一大堆东东西西，易成运输队长印象，上下车这些东西劳人帮忙也不大成，以看好将来再设法托购托运为便。我不用什么东西。公文包旧有皮的，再用十年也还无碍于事！之佩等也不用带什么。一切以轻装回营为是。我却担心你下车时将叮叮当当，和廿多年前云南火车上那个贩卖八卦丹的嘶声人物相似，全副披挂的狼狈不堪！因为除了买的什么处理品，必然还有什么人送的东东西西，分量绝不轻！

这里一切好，只等待迎接老太太。

天气已转热，有初夏意。照习惯，过一二天也会落雨转冷的。希望十号还是这么天气，迎驾的人方便不少！

从

19650504
北　京

复程应镠

流金：

得近信，知上海和北京事相差不多。这里北大史学系副主任周一良正在率领师生于海甸区掏粪，一定要这么作才算是思想进步，我目前就还理解不够。我可能实在已落后到一个程度，总依旧认为目前明明白白编的通史不过关，涉及劳动人民创造世界，务虚说似乎头头是道，一具体，究竟生产上创造些什么，艺术上又有什么成就，却不知道，即知道也并不落实，近于人云亦云。一个五十多岁的专家，不针对本业，改正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来填补研究上的空白点，突破目前空疏处，来写写既有崭新观点，也有崭新内容的通史或论文，使亿万人得到启发并更正确一些明白国家过去，完成本门责任，却避重就轻，满足于形式上职业平等，把相当困难的专业上的"深入"和"全面"，诿给未来一代，也不能说是识大体，而又能"坚持真理"！但号召掏粪政策，实并无坏处，因为对新的年青一代，对于劳动态度大有好处，是十分明显的。不过许多学"历史"的人，掏了一年粪后，恐怕还是无望改变他的学习方法和工作态度。成千上万的毕业，送到研究院也好，博物馆也好，留在大中学教书也好，若依旧不读书，或读不懂，读不通，却有了个掏粪先进包袱，这

就未免完全失去劳动本意，和原来提倡相去千里了。

我仍在此搞杂项服务，成了个变相“王铁嘴”。今天是五四，外面事一点不知道，想到我卅年前来北京原因，和种种经过，以至于目前作的未挂牌的“百凡杂事服务问询处”日常事情，不免感到惊人离奇！特别是和巴金、冰心等老熟人比比时，真正是有天渊之别。社会变化大，新旧要求不同，新文学方面，我并作一读者资格也不多了。因为经常看看月刊上的作品就多不懂好坏。而一再受推荐的，也还是看不出它的好处何在。至于生活，就更不用提了。这十多年来他们用中国名作家资格走遍了世界，我却为了完成工作任务，为了帮助其他人完成工作任务，老希望就全国范围内看看材料，也总不容易。想起古诗说的“时变感人思，经冬复历夏”，不免有些离奇感。工作似乎应当对国家相当有益，而生活却总是冻结在小小圈子里，即小有移动，也不出一定区域范围。卅多年前旧熟人，多已死去，剩下不多也极少见面机会，即联大时代学生，也居多只是一年半载偶尔有一二人偶尔见到一次。家中孩子们同样似乎陌生。真正熟习的，却是千千万万花花朵朵，绸子缎子，坛子罐子，以及过去当前搞历史、搞博物馆的人尚从未注意接触过的问题。我就从这些事物中，消耗这点剩余生命，真正是一种离奇的存在！真像是一种完全孤立的存在！

应铨已见过数次，精神体力都很好。体力好，精神大致也即能适应种种变化。听他说，你血压也相当高了。体力活动多些可能有用。我是一离开桌子边即无事可作，血压二百左右已成经常事。心隐痛也成经常事。想到的可不是这些，却是为了他人学到的一堆杂常识，没有趁时间充分使用机会，真可惜。国家日益转好，年青人学习条件好，学得多也懂得

快。但分门别类专精易，把各种常识综合于一人之身有所会通，却十分难。我从对于文化史若干部门理解而言，倒近于一种偶然凑合的最后精细产品，此后即有意来培养同样头脑，也不大容易出现了。但一个人若求“有福”，倒还是能如同“周谷城”那么一种人材，为容易适应于任何一种社会，并且社会也少不了他。由社会看来，是一个无害于事的对立面。由他自己说来，依旧不失为一个“中心人物”！

兆和在上海工作，已将近一月，住巨鹿路作协分会（必有电话）。她事忙，地方又不熟习，恐不能来看你们。宗蘪如想明白些曾祺夫妇等等熟人事情，你的住处去巨鹿路又不太远，去个电话会找得到她。有给应铨的东西，分量若不大，也可托她顺便捎来。她十号即回京。

北京已近半年不落雨，年中只落过一次小雪，近一礼拜始连日有雨，昨晚始闻春雷。因此一来，若干地区旱象得到缓和。雨后空气清润新鲜，公园和街道旁树多嫩绿妩媚，碧桃、刺蔷薇、牡丹、紫藤正大放，所谓一年中大好春光，大公园人多如赶街子，我却守在书桌边眼睛浮肿，心脏担负沉重，感到工作难望完成十分一，真正应合了庄子说的“劳我以生”，殊不知如何来“佚我以老”，或许来不及佚我以老，即将忽然要“息我以死”了。可惋惜的还是学了许多，事作不完，不应当草草报废！一切虽这么说，日子事实上过得极好，凡事得国家照顾，也从来无所谓感伤、消极、不满、懒惰……，麻烦处就是身体受自然限制过于严酷，体力有限，事作不完，随之入土未免十分可惜！

祝望善于摄护，大小佳好。

从文　五月四日

19650707
北　京

致张充和

四妹：

不得信息又已半年，料想你们一家日子过得很好，汉思研究工作也日有进展，孩子们且必日益在长大中，又乖又淘气！很想为他们写点小东西来，可不知什么比较对他们有意思！国内事情想必经常会有由港出海的熟人能谈起二三，报刊上也会说及些些，一般说来，日本新闻报导可能会具体些，因为邻近来往人多。

我们生活工作多照常，诸亲友也多凡事照常，日子过得很有意义。今年入夏似乎气候较热，经常在卅五度上下，为往年所少有。雨季到来以后，可能会有些变化。大家工作似乎都较忙，忙的却有意义，不比过去，因为一切忙得有方向、目的，每个人几乎都意识到是在加速促成国家生产上或某一文化部门显著的进展或提高，而且对于这些局部或整个的向前发展，多若用眼睛看得见，手指触得着，不只对本国也是对世界的贡献。所以大家一道忙得即或辛苦些，也十分高兴。作教师的可能对于这一点并不下于直接从事生产的人，感觉也同样十分敏锐。因为每年有学生毕业、离校、就业，抵不抵用，问题十分明显。不比廿年前，一到暑假来临的夏天，即得担心下学期职业，或只想到个人如何安排这个假期，消

费白H。现在照例不轻易解聘教员，而有资格避暑的，却又照例有个统一安排，全不用个人操心！

我们住处仍在原处，共计北房三间，还高敞、明亮、干爽，只是檐口进身稍浅，冬天有整日阳光，到夏天不免过于明亮一些，可并不怎么热。且“居必近市”，上车、看戏都十分便利，所以一住十年，诸凡顺利。上次你来信说新邮票好，试先为寄十二种来，若收得到，且觉得还有趣味，盼告知一下，那一类特别引起你家中大小兴趣，当可继续寄些来。（还有各种成份成套的，过了时便不易得到。）这些小差事和找唱片一样，小龙懂门道，一会会即可解决，不什么费事的。文物明信片也发行了几十套，以故宫、历博、申博、敦煌的艺术品较好，要那一些也盼望告知。又较大（径尺大）彩印宋元画、陶、铜文物，成份的贵，单张即十分贱。如上次寄的画，有需要，还可找几十种来，不费事的。此外新印旧书，分门别类便更多了。又有长卷字画，如朝元仙仗图，赵子固水仙，上河图，多只几元钱一份，印得还好。碑帖墨迹也印了不少，因为提倡墨笔字，只是在展览会时，字写得像个样子的，似不怎么多，见意而已。还有日本专家来展出，八九十岁人，草字无体法，见意而已。好坏标准今昔不同，因此真会写字的，倒不常写。所谓书家也并不多了。我久已不写寸大以上字，只是日日抄书，还用毛笔，所谓“司书”字是也，倒还合实用。纸也不再收了，因为不常出门，有熟人倒收了上千种旧信笺，有极好的。以五色罗纹砑蜡蜀笺，极精彩少见。近年来琉璃厂和别的地方一样，已起了极大变化，海王村里改成一个大书店，新旧古今具备。文物字画碑帖各保留一家，有代表性。重要书画均由公家优先收下，一般的

供学校等机关参考，因之这一行便自然到了终曲尾声。我们由于有机会看好东西过多，即专行也永远看不完，就再也不上古董店“探宝”了。可看的主要是各大博物馆发掘品，近十多年出土的难以数计，看已陈列出的还应接不暇，何况还可以看未陈列的。出版方面也陆续印了些出来，一时还不到有计划作大规模付印。日本去年印了三册，名《中国美术》，还印得比较好，价亦不贵，在美想必有机会看得到。材料不算多，近于尝鼎一脔，识味而已。令人惊奇是许多东西虽制作于商周，早的可到三千多年，晚亦在二千三四百年间，出土后多鲜明耀眼，金光陆离，彩色如新，如新近作成。图案设计之秀美壮丽，也多出人意外。即以你搞的乐舞一项，画面上有早到春秋战国之际的，同墓出土另一份编钟，则发音还十分准确，符合律吕。特别有意思即古文化分布面之广，从出土文物看问题，可补史志之缺处格外多。据《考古》、《文物》等报刊公开说起的，川蜀、湘鄂、安徽、江浙就无不有商或周初文化遗物出土，既有中原文化的规模，又复充满地方性艺术特征，有的精美壮丽还远过安阳、丰镐过去出土的。不是亲眼看到，实难于设想真有其事的。川蜀、云南出土青铜兵器多商式，另一部分生产工具又具近代洋镐样子，如非眼见，也难于相信。至于边沿地区，二千年前作的青铜雕像，造形之准确、精美，生动而富于生命力，远比同时陕洛艺术水平高得多，青铜片锦则和绥远匈奴族的相近，极奇怪。也是过去人料想不及的！最华美的无过长沙、信阳楚墓文物中金银涂饰彩绘棺板，多镂空加彩，七八尺长，完全如新作的。看到它才会明白当时楚辞之产生，原来先有个十分辉煌物质文化背景。至于搞近几世纪民族文化的朋友，工作

条件之便利，和材料之丰富，就更不在话下了。因为社会基本已变了，工作条件随之而变，不论学什么，研究什么，都只会感觉到材料过多而消化不了。资料既浩如烟海，对之不免有望洋兴叹感。老查、荫浏等工作有相同情形。这也正是熟人友好中工作始终在极顺利条件下进行，而不易见出显明成果原因，材料过多，鉴别取舍因之不免为难。真正是生逢明时盛世，那里会像帝国主义者谎言种种。正因为工作条件格外好，所以年近七十熟人，还少有闻退休的。有的且到八十岁还能很有效果处理日常工作或作社会活动。大多熟人体力健康也都比较好，精神十分活泼。例如孟实、老金……经常可见到，也问起你好。马约翰八十过头了，还始终在运动场上教人打球。主要是鼓励教师运动！

二姐一家在此，大小也都很好。孙女儿庆庆已日益长大，到上电车得购票程度，小孩子对于这个身分的获得，可高兴十分！十天半月一家人常来我们这边一次。宗和前一阵子害神经衰弱症，近已好转，能教书。你二弟在申教中学，孩子也都很好，三姊上月在上海住了一月，经常看到他们。凌宏在此作事，间或入城可以看到。老夫子来京住了大半年，精神壮旺，谈笑风生，去西山还只想爬上"鬼见愁"！因为无人奉陪作罢。方令孺住灵隐附近，生活很好，还问起你。我们一家也凡事照常，三姊精神还如旧，只是工作忙些，忙得极其高兴！我血压较高，心脏也不大好，大致已不宜如前几年揽事，只能在一定情形下集中精力专搞搞丝绸、衣服，别的便只好放手给人作去了。惟工艺美术中有几个近于空白点，别人不肯作，肯作的又掌握不住材料的问题，我的精力如许可，可能还将写个小册子，抢时间于今后一二年中完成。寄来张小画，还有意思，是我一

个六七岁侄孙女作的，她得过二次国际儿童奖第一奖，熟人中熟习这一道的，一定知道这个名字，是一个极可爱的小女孩，画也不容易得到。

近年来，国内菜蔬水果都十分贱而好，一年中可以经常有各种蔬菜水果，过去认为高级菜的种种，这里多在一毛以下一斤、一市斤重果子酱，也只五六毛钱。鱼的种类甚多，以北京产大头鱼最新鲜，不过三四毛钱一斤。那年那月能请你们“全家福”到颐和园听鹂馆试吃一顿便饭，再让小孩各带个大沙田柚子奔上山顶，看看新的园内外景物，才真有趣！我觉得这一天不久就会来到的。这个园子每年都有万千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客人，和万千归国华侨，接受招待。

汉思近十年教书研究成绩都很好，有什么研究专著涉及东方文化史方面的，我们虽不懂行，也亟想知道知道名目和内容大略。七弟一去即失消息，生活情况常在念中。五弟家小迪子已是大学生，女儿也长大了，和宗和的二女儿可能都已高过父母，过一二年，或有忽然离家远走边疆，亦意中事。我在别处山区中，曾看到这种年轻女孩子不少，总的当以十万百万计，无不体力健康，精力活泼饱满，是一代新人！四弟在宁夫妇工作好，两个孩子也极可爱。

来信望告告你们一家大小如何过日子，日常生活情形，我们都乐意知道。并候大小安佳。

从文

七月七日

据废邮存底编入。

19650820
北　京

致龙潜

龙馆长：

我身体已不大抵事。主要毛病是心脏冠状动脉硬化，四肢和头部供血不足。局部头痛转成定型。读书一会儿即感疲倦。记忆力和文字组织力，都显明在逐渐衰退中。手足无力，走路时举步易失确定性。白天读小字书眼目易模糊，头部沉重，得躺躺，躺下也并未即减去头部压力。晚上睡醒，头部常发木……。种种征象，多证明和心脏机能衰退供血不良问题有关。求好转似已无可希望。只是如能保管比较得法，或可以稍延缓自然的进展，不至于突起恶化，或中风瘫痪，或发生更糟事故。照近一月趋势看来，一切似还照自然规律在慢慢进展中，无可奈何。

目前《服装资料》稿，已照你所说及王主任意见，将应加的由大章[1]等分别绘出加上，文字部分也照各方面意见应改的改，能删的删，待大章等将新图绘出后，我再用一星期时间仔细排定秩序，使文图相互关系不致错乱，即可上交审核。初步工作，九月内总可告一段落。完结后再看馆中需要，安排工作，或整理绸缎，或先将部中上次约全国工艺美术教师分别执笔编写几部工艺史稿，和丝绸、漆、瓷专题教材，由我审定待印稿件，为抢时间一一看毕。工作作完，再说休

息。是否能较好的完成这个任务，一切也只是尽力为之。我曾于上月给刘白羽部长写了个信，谈到这几部稿子，如何看，如何改，工作效率会比较好些的意见。是否有必要这么作，将看部中对于这些教材要求而定。（我的点点常识，若用得上，自然应努力作去，若用不上，也只好交由后来高明去作，总之心已用到！）

我希望能有机会到一中医疗养所住十天半月试试，看看有无转机，也只是“死马当成活马医”一种打算。

沈从文

八月廿

---

① 大章　即陈大章，文物美术工作者，时任职于历史博物馆美术组。作者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时绘制插图的合作者之一。

19650918
北　　京

致王昆仑

已照六二年政协提案调来计一千七百多种，保存于故宫材料可以解宋元明三时代上千种不同花色，全是累代人民智慧劳动成果，可惜来不及整理。　　　　　　　　　　　　　从注①

昆仑市长：

各以事忙，同处大城，亦不易晤教。兹有一事相商：数年前，故宫博物院丝绣组魏松卿同志，和年青工作同志数人，到上方山调查庙里藏经情形，回来时曾谈及，总计约有一万七千册明正统《大藏经》保存，内有部分为锦缎装裱，并有部分经帙，也用大幅织金锦作成。东西虽已集中保存，并有一老干部看管，不致散失，惟保管处理方法，尚有问题，蠹鱼极多，经面损害将不免日益严重，令人担心。魏同志当时调查，主要注意点在锦缎材料。据闻内中有不少为故宫、历博收藏品中未见到的。且有部分明代印花布，尚具宋代花纹规模。有明代棉丝交织的各种“云布”，有“印金”，有“刻丝”。即以织金锦而言，也多特别花样织法，十分重要，且可说是目前唯一探索元代纳石失金锦比较材料。任其冻结于深山中饱蠹鱼销蚀，未免可惜。据弟所知，北京庙里一般收藏

《大藏经》，多由四五种不同本拼配而成：一正统刻本，常用浅黄或银红细花绫及素绫装裱，绫纹还是宋式，十分细致，织法也和后来同。又有部分写抄本，后题永乐某年，字体如明初书家沈度、沈粲手笔，如非后来配抄，则此等抄本且有可能时代较早。次为万历廿几年刻本，字体相同，墨色浓重，疑系旧版后印，装裱锦特别华美，花样极多，《天水冰山录》中提及的大几百种高级丝绸名目几几乎都可从这部分遗物中发现。刘若愚《酌中志》提及的宫中应节令特别织造的灯景、金虎、玉兔、秋千，及各种文字衣料，也能从这份遗物中得到证实。如能将文献和实物一一比证，对于明代丝织物知识必可大大提高一步，上可作为宋元丝绸研究提供许多线索，下可和清代锦缎作比较，得知花纹同异和发展情形。对于整个丝绸史的研究，给以极大便利，十分显明。第三部分是崇祯拼补本，字体小有不同，扉页图极草率。第四部分是雍正十三年刻本，用细薄开花纸刷印，字体秀美，图版也极细致，装裱用浅色细花宋式锦。清人笔记似《坚瓠集》曾道及清初有人从北宋拓《淳化阁帖》装表锦甩下廿片宋锦，花色各不相同，付吴中机坊仿织，流行一时。大获财利。康雍仿宋细花锦极多，《藏经》中这种细花锦，别具一格，大不同于一般花样，也可能即仿宋阁帖锦而成。如能仔细清理一下，内中确有二十来种不同花色，则不甚费力，即由此可以得知廿来种宋初锦样。

查锦缎纹样研究工作，在国内解放前实近于一个空白点，故宫虽藏有大量清代衣服和锦缎材料，当时其实说不上研究，有些材料且曾当成废物处理，贱价出售，作为发职工薪水花去。解放以后，由于整理明《大藏经》，我们才对于明锦有些

常识，前后过手几万单位后，并将故宫藏清代丝绸加以比较，常识才又稍稍深入扩大。求认识具体，一时还说不上，因为以十万计的经面材料还分散各处，或冻结于图书馆库房中和各庙宇中，尚有待集中，或各处去作一年半载调查工作，知识才可能落实。南京方面虽设有个云锦研究所，因为实物掌握太少，十来年工作无从进展。国内对这方面常识比较丰富扎实，且充满研究兴趣的，除弟外似只有故宫魏松卿同志，及故宫丝绣组二三年青同志。魏同志近因病已失去工作能力，恐得较长时期休养才可望复元，年青同志工作虽极热心，文献知识和综合艺术知识不扎实，不易单独工作，还得有人带着搞十年八年，才可望把基础打好。我目前血压已较高，心脏也不好，能工作日子有限（前数年还有希望去上方山看看，近年已不可能）。觉得这部分研究工作若中断未免可惜。若不及早帮年青同志的忙，以后再由他们另起炉灶，也相当费事，不可免会走许多弯路，很不经济。因此拟建议市府请斟酌斟酌，是否可以设法把上方山那部分《藏经》，调到北京市文物工作组来，由我们来代为清理出个头绪，或先只注意锦缎品种问题，或同时有几个懂佛经的，照原来千字文编号目录清理一下内容。若确有一万七千册左右，照近年我们经眼过手其他《藏经》看来，四拼本一藏多在四千册以内，即有可能整理出四部《藏经》。至于整理以后如何处理，或部分送还，或分散南北，再作商量。初步工作似可照如后方式进行：

一、先由市文物工作组派个人在上方山调查了解一下情况，究竟有多少册，收藏情况有无改善？如拟调京，有无可能？

二、假定可以调来，不妨由文物组调一领导同志，故宫

丝绣组来一同志，并从工艺美院丝绸印染系调一助教，市艺术局或纺织印染生产单位调一二美工同志，成立一工作组，我来协助鉴别材料时代、名目工作，专看装裱经面和包袱锦材料，有多少不同品种花色，作一记录。较重要少见的，为故宫、历博藏品未有的，或特别编号提出，或先照一彩色相片，供将来进一步研究。有必要时，且不妨将旧的甩下，另外纺织几匹新的代替。至于甩下材料是存文物组或是故宫，俟看情形而定。

三、为从图书编目出发，清理一下内中究竟可配出几部《藏经》，如有不足，或尚可从市面旧书店零散本子补配，照原来千字文编目法清理出来。内中版本也可能还不止四种，也可用来和锦缎材料比证，得深一层明白刻版年月或印刷年月差距。

能这么进行工作，估计至多有一年时间，即可以解决问题。版本问题似还可缓可急，主要还是锦缎部分内容情形，早些明白，能整理出来，有积极意义。可以提供出锦缎绫罗纱，加部分特殊加工的麻棉织物上千种不同花纹图案和不同织法，给人以崭新知识。其中一部分花样，且大有可能供北京市日用轻工业生产参考取法。因为新起的印花布印花丝绸，塑料、玻璃，以及新的建筑陶瓷，新的地毯等等，目下看来，花纹都还可以作得好看一些，花纹图案不过关，主要原因还是对于优秀传统知道太少，因此说“古为今用”极易落空。能从这份遗产花纹多学学，必然可得到许多启发！与其让这份材料冻结于深山庙宇中饱蠹鱼口腹，倒不如稍费点人力物力，把它运到北京，由消极保存变成为积极为生产提高服务，意义远大！

这点建议，若市府认为可以考虑，工作作来也还有意义，最好是明年春季即可实现。因为得趁我体力还来得及时，为这个工作出一把力，或可减少年青人将来摸索功夫。联系文史来搞实物，金石陶瓷都有了个旧底子，比较好办。丝绸研究底子极其薄弱，弄明白问题，有赖于综合艺术知识极多，实在不大好办。所以即或是“常识”，年青人来学也不容易学学就懂！国家大，历史久长，丝绸生产成就，实贯串历史全程，并且不仅过去对世界文化有极大影响，当前生产，也还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生产分散世界各处，换取大量外汇。首都或南方生产区迟早会要有个丝织博物馆，说明数千年来祖国劳动人民这一部门成就对于世界的贡献，它的成就和发展过程，也值得人民知道，意义远比文人画专馆陈列重要得多。求对得起千百年这部分成就，不即早抽出点人力，来作点基础研究工作，只等到临时才来抓抓，凑合陈列，恐不易很好完成这一任务！从我个人来说，在这个空白点既摸出了点常识，不好好使用到国家建设上，也极其可惜。生命受自然限制极严，能工作日子究竟有限，如有这个机会，也可望把这分常识转给较多年青人，对国家也较经济！所以写这个信给您，盼能从“是否对国家有用”加以考虑，宜不宜作，需不需要抢时间来作，便中复我几个字，幸甚。（如觉得值得作，但材料全部调京不方便，不如去山中作清理研究工作，只要我体力当得住，在住食方面能由市府协助解决，我也可以搞个工作组到那边去搞三几个月，听说地方去京虽不远，《藏经》却搁在山上一个庙宇中，上下有一段路还得攀铁索上磴道，实在不大好走，且山中住下太不方便。所以能调来还是以调来整理省事。）

即此并候著安。

沈从文　顿首

六六年②九月十八日

又闻北京各庙宇藏明《大藏经》还不少，并且已集中，不知文物工作组有多少，如部分存文物组，也盼望有机会介绍看看。

王昆仑　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

据废邮存底编入。

① 从注　这是文革中专案组让作者写的说明。

② 六六年　此年代系作者后加，估计和前注同时，有误。

19650923
北　京

复王春立

春立同志：

得廿日来信，承询及关于景泰蓝历史发展和有关造型花纹来源影响诸问题，故宫朱家溍及其他同志，大致比我知识均扎实些。因为故宫有大量现存材料，离开这些具体材料谈问题，恐不能透彻，易涉空谈。他们的意见值得尊重。但也可以试从"金属加工工艺"一个比较广泛题目，来看看发展，或可得到些不同知识。好像务虚，还是落实。因为景泰蓝不是一种孤立产物，能联系各时代其他并存工艺生产，看看它相互制约、相互启发的种种情形，得到些较新理解，情形也极自然合理。所以我想试从这方面作个简略概括的叙述，不对处请指教；有用处，或可供诸同志作进一步探讨时参考。有些提法似比较新，和一般写美术史的叙述不同，也和故宫同志说法不同。惟从各方面去作分析，终不失为一种有益的试探，所以拉杂零碎写出来请教。个人知识有限，错误处不可免。

照目下一般记载，景泰蓝即大食窑佛郎嵌，朱家溍先生说的是据（元）明人叙述而言。若当成民族文化之一来探本溯源，把它看成"金铜镶嵌工艺"一部门，及金铜工艺一个品种，那至少得联系到三千年前的商代开始。因为商代青铜

工艺镶嵌艺术即已达到成熟阶段，不仅兵器中戈、矛、钺上已习惯用松绿石在部分材料上，嵌成各种华美装饰图案，并且还发现有全部器物均加以绿松绿石镶嵌的（例如历博有一簠类残器，及盗出国外、印行于日人编《殷周铜和玉》一书中的短柄戈，都是满身镶嵌）。又有一大型铜钺 在中心孔嵌一小玉璧，玉璧小孔中再嵌一松绿石，后端满嵌松绿石形成综合艺术效果的。也有用厚蚌壳作成浮沤平泡状 的。又有在青铜戈上加嵌紫铜或银片的（如故宫陈列品，如楚公蒙戈，时人以为银片，恐是铜镶铜，因为商周之际还不会炼银子）。所以谈青铜加工，商代至少就有三四种不同技术，都有实物可证。次一阶段是春秋战国时，彩琉璃正式出现，成为新工艺品种之一时。应用上至少看出两种方式，一为作珠串装饰品用，当时必配合其他珠玉，形成错综效果（参看辉县发掘报告玉珠串），河南辉县出土许多种，长沙洛阳均有出土。有作六角、十二角、长柱、枣核诸不同式样。加工方法有点彩、镶嵌（琉璃镶琉璃或其他彩料）、或搅混原料如缠丝玛瑙花纹的（参看故宫陈列品）。二即结合金工处理，如辉县出土大带钩方式，银鎏金槌雕成龙凤形，中部嵌三小玉玦，玉玦中小孔再中嵌三粒彩琉璃，形成综合镶嵌艺术效果（这阶段还有铁错金嵌金和水晶的带钩，故宫陈列和信阳楚墓出土有实物）。也有仅嵌一彩琉璃于鎏金带钩上的，有许多不同式样（详日人编《带钩之研究》一书中），又有嵌于奁具金铜扣足上的，如 实物存历博。又有混合其他珠玉嵌于一金银错壶上的（原物已出国，壶也在《殷周铜和玉》一书中）。又有嵌于当时流行的玉具剑作剑柄装饰的。又有仿羊脂玉成乳白色浮雕成子母辟邪，作成玉具剑上剑首、

剑珥及剑鞘玉璏部分的，则时代或稍后，是西汉时。又历博有一对战国时鎏金车器 顶端嵌有红色料质物，时代也近似战国中晚期，为目前所眼见最近似景泰蓝前身材料。至于商代起始产生的铜嵌铜工艺品，发展到春秋战国，则成为金银错器，用细金银丝片，嵌入铜中，以故宫藏少虡八剑及吴越王戈剑字样之戈剑、历博藏鄂君启节等等有代表性。鸟书的流行，即和这种错金工艺密切不可分。错金早出现于春秋，错银似至战国才开始，因为银子冶炼到战国才成功。金银并用技术因之必在战国始成熟。（不仅有鎏金技术，也有鎏银技术，同成熟于战国时。古诗中的"镏续"的镏字，大致即指鎏银技术。）错银器故宫有一灯台有代表性。综合利用见出多样化，最见艺术匠心的图案以小件器物带钩有代表性（故宫陈列品即可见大略）。又在花纹空格间涂漆填彩，也出现于这个时期。新郑出春秋时细花纹铜鼎，即涂漆（耳部且镂空，商代即出现过，器物提梁也镂空。填彩则故宫一壶有代表性）。故宫陈列品中有填彩战国壶。当时铜镜中也有堆彩成高浮雕蟠虺纹的，见历博陈列一方镜（及日人编《古镜聚英》举例品数种）。从种种材料加以分析，都可说它是景泰蓝的前身。可以说彩料镶嵌与掐丝法，在二三千年前，即已为我国金属加工工人完全掌握，而且使用得十分熟练，作出过千百种精巧华美艺术品。但当时重点工艺在漆、玉、鎏金、金银错，却十分显明。到汉代几个部门还在继续发展，金银错花纹有了较大变化，漆器中金银釦器成了主流，玉尚羊脂白，因此琉璃制作也有进展，彩色相混的已少见，仿玉乳白色的多用于玉具剑装饰上。蓝色的特别作得透明莹澈，有大量珠子及 喇叭管式东西出现。并有蓝料碗出现。长沙且出

七一个战国式蓝料矛头，二千年来犹透明锋利如新，似乎已当成一种独立工艺品生产，再不必附于金属品上使用。汉人记汉武帝事，有珠帘甲帐制作，据记载，当时即是用各色珠子作成。所说各色珠子，大致即指这类人工烧造作品而言。但也有配合其他玉石镶嵌于大型器物上的，如故宫一大型镏金铜斛奁，承座用三熊作足，熊身则满嵌杂玉石，其中也有人造珠子。结合史志、小说记载，可知东西汉少府尚方官工，还大量制造错金银器，及杂镶嵌器。料质向珍贵物发展即成如上各高级工艺品。作为一般陶器附著物，则产生青绿釉陶器，而且生产具有全国性。绿釉本为仿效青铜色泽而作，不久即有代替青铜趋势。在这种情形下，青铜镶嵌工艺日趋萎缩，亦极自然。（特别是夹纻彩绘金银釦漆器成为工艺重点，大量生产后，又产生了金银平脱漆，青铜工艺受其制约，除镏金尚能进展，其他多在下降中。）其中唯一需要利用镶嵌的较大型用物是鞍具，动辄值千金，用珠玉金银镶嵌，常见于诗歌中，实物却无出土的。琉璃的发展已独自站得住，因此再不会当成附属品著于日趋朴素的青铜器上。晋南北朝镶嵌工艺在继续发展中，多和漆器结合，如乐器中琴瑟筝的装饰珠玉金常见于记载。另一新起的螺钿镶嵌工艺也日臻成熟。琉璃则向大型立器发展，史传中常有食器、屏风记载，所以到唐代，金银平脱和螺钿镶嵌，便成了镶嵌工艺的主流。彩木嵌、牙嵌也流行，终不及金银平脱和螺钿成就重要。（日本正仓院保存的七弦琴和琵琶、阮咸等乐器、镜子，印于《东瀛珠光》一书中，这些工艺品大部分是肃宗时流出国外，可代表开元天宝时期高级工艺水平的。）历博藏品几面镜子，即有代表性。记载上谈到这一阶段金属工艺品名目较

多较详的有《安禄山佚事》、《酉阳杂俎》。这时既然是镶嵌工艺百花齐放时期，所以用填漆嵌料技术也存在，日本藏一唐镜，即金碧耀眼，用料配色均如后来景泰蓝（见《东瀛珠光》）。当时虽有这种工艺品，不会得到发展，原因是受其他艺术相互制约规律限制。当时重点工艺是金银细工，平脱和螺钿镶嵌，统称钿镂工。木器丝绸则大量利用泥金银绘画，既便利又美观，因之传统刺绣发展也受一定影响。（有一《唐宋金银之研究》，计二册，内中记下许多有用文献材料可参考。）琉璃则因社会迷信神佛，统治者藉此愚弄人民，特于专主制陶的甄官署下设一“冶局”，专门主持彩色琉璃珠子生产，供天下装饰庙宇佛菩萨用。法律上且有民妇成婚，首饰不许用金银，只用琉璃，琉璃成为不值钱事物，因此自然不会和金铜结合，当成艺术品产生出现于社会。

但外来大食窑也大有可能即出现于这个时期。因为唐代海外文化交流，特别显著。通过西域陆路，或广州、扬州海路，都有大量波斯胡商流人，居住长安作生意。扬州、广州落户的外商，常以十万计数。胡商以识宝物著名，经常必有各种精巧奇异舶来品送到长安、扬州，小说杂著即常提起过。某种镶嵌工艺品或加工技术流入中国，事不出奇。但受社会其他流行工艺的制约，即有实物，也不会受重视而仿效。宋代则为陶瓷全面开花时代，为工艺重点。引起社会普遍注意，竞争学习、提高品质，几乎把金玉工艺也压倒。当时金银器不仅近于宫廷和富贵人家所常用，著名酒楼樊楼，也有待客金银器二万件，卖过街酒的，也用银勺子舀酒，均见于《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著述中。漆器因便于携带，更普遍流行，金漆和犀比漆已分行生产，可见产量之大，都远远超过

前代。宫廷特种工艺生产，均分门别类，多设专局，除金玉外，水晶器一时盛行，酒具花瓶均有大量制作。金银镶嵌则用于兵器，铁错银刀枪常以数十万件生产。鞍具当时等级严明，高级闹装鞍大致用金银作成，低级官多用错银马镫。当时正流行交椅，照制度也多用铁错银作什件包镶。北宋末宫廷并大量仿制商周青铜器，及金银错器，也花样翻新，作了些瓶炉用器，后来并刻有绍兴礼器图传世。传世器物还不少。有的器形或从唐代句容铜器取法而来。因此造型花纹均不如商周，却也自成一格，鉴识者一望而知。宋人笔记说太医某家用玻璃作灯，白光满室如月色。又作其他器物，常说“虚脆不贞”，不如外来瓶罐结实。并说宫库中有成块“玻璃母”，似外来贡物原料，所以不明用途。外国进贡猛火油、蔷薇露，还多用玻璃瓶罐，把这些瓶罐也连同当宝物看待。可知料器生产除灯具外还并无特别进展。受其他价廉物美生产制约（如作灯即不及薄纱轻便，作器物不及瓷结实价廉，在铜铁上加工不如传统错金银技术熟练），因之景泰蓝不可能在宋代产生。不可能成为当时宫廷官府工艺之一而出现。

说景泰蓝加工技术出于元代大食，可能性比较多（所谓影响，说的只限于烧造技术，器形花纹均看不出外来痕迹）。因为这时候大食人在中国政治上有较高地位，特别是懂天文、历数、算法的人；居泊王子安居哥在建筑上也作出特别贡献；但元代上层社会爱好，还是游牧族传统习惯兴趣，以金银珠宝为主，绸缎织金，珠宝加于衣帽为阔气。因之金工特别发达，同时琉璃砖瓦则已成大型庙宇建筑普遍应用。在这种情形下，大食窑佛郎嵌即或由外传入，成为上层社会赏玩品可能性存在，成为宫廷中大量仿效生产却不可能。这时

期是青花和釉里红瓷器造成功时，是剔红漆器进一步发展时，丝织品则尚加金胜过彩织、刺绣刻丝均日趋粗简，不如宋代精细。

景泰蓝出现于明代，不是孤立凭空产生的。与其说受外来影响，（有影响也只限于加工技术）不如说受同时多种多样（或较先一些工艺品如刻丝填漆）工艺品刺激启发。（作法和雕填漆相近，只是用料及加工过程不同。）首先，这时是剔犀和雕填漆器成熟时期，其次是丝绣重配色大量生产刻丝一个新的时期（串枝莲多和缎子花样一致，明显受丝绸影响。写生折枝花朵板滞则与刻丝相近）。金银加工重点已转入首饰方面，大件金银器只重货币价值，不再重视花纹。更重要还是青铜工艺在日用器物上及文房赏玩器物得到多方面发展时期，宫廷手工艺的剔红漆器，已发展到高峰，转而为填彩、沉金、屑蚌……金银螺钿，精细达到前无古人。宣德炉的烧造，用料至若干万斤，制器到若干万件，（宣德炉有于器盖、器耳等附件刻镂空花弄得极复杂的。）民间铜器则有云间胡文旺，专制开光镏金炉鼎，作龙凤折枝花高浮雕图案，也普遍流行。金银首饰镶嵌无巧不臻（谈金银首饰可参看《天水冰山录》记载），除珠宝利用，并大量用铺翠加工等等技术。彩色琉璃珠则由少量仿宝石仿玉（当时称硝子或药玉）转为大量生产，已成外销南洋出口产品一大宗（彩色料珠出口参看《星槎胜览》等记载）。相关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具备，于是在明初即出现掐丝珐琅，而到宣德景泰得到大量生产。但始终似仅限于宫廷玩。因据严嵩抄家底册《天水冰山录》记载，内中宝玩杂器万千种，玻璃器尚在宝玩中，却不曾载掐丝珐琅器或近似这一类器物。

当时流行刻丝，有白底有青底，景泰蓝花鸟山水挂屏，多近与仿刻丝而作。

宋刻博古图，又有绍兴礼器图（元兴儒学，各州府学均大量铸造礼器，不今不古），唐代句容铜器亦有图，均为宣炉所仿（参《宣德彝炉谱》记载宣炉模仿取法部分）。宋官窑瓷仿古器造型已成一格。宋即有剔犀漆器，红花绿叶，五色并臻，并有各色地子，明代初年又得到较大发展，设有专厂（世称果园厂）大量生产剔红、剔犀、雕填等一色或多色漆器。明代丝织虽仍重织金，重点发展却在彩织，宋元以来流行的串枝花均加以利用，并另出花样，得到长足进展，配色且日趋复杂，壮美华丽，有过前代。多彩绘瓷也有进展。因此种种，所以景泰蓝成为宫廷特种工艺而出现时，造型、配色、花纹构图，总不能脱离这些工艺品影响。配色如刻丝织绣，部分花纹也出于织绣。

造型不取自商周铜器，即受宋元铜玉瓷漆影响，难于走出范围。但这时既然金铜工艺高度发展时，因为是计件作胎，自然在耳腿盖等等装饰部分多有所突破（其实宣德炉也如此）。也不尽是自我作古。耳部镂空法，新郑出土春秋大件铜器已充分使用。宋代雕玉作三代青铜炉顶，多镂空作百花云鹤，镂空便于香烟外逸，有记载提及，亦有实物可证。到元代山西琉璃作鼎炉，民间工匠更喜欢将耳盖耳部分细致加工，繁复远远超过需要，宣德炉大量烧造，装饰部分即大受影响（不仅山西作琉璃多从镂空发展，山西雕砖也有这个趋势。广东则象牙雕的“鬼工球”正出现于上层社会，诧为奇巧。景泰蓝附件直接间都不免受这些同时存在的工艺有所影响）。直接继承于新的工艺品中，即为稍后一时生产的景泰蓝。由于

槌凿刻镂技术上比熔铸成形简便，因此耳足盖装饰部分有时竟占了主要部分，而将画面缩小到极点。换言之，即主体与附件并重，经常且是附件比主体还费工，费料，费钱。但宫廷工艺既非商品生产，并且有些还用真金胎，因此附件只近于露胎部分，加工特别繁复，也有理由。（金属工艺既得到高度发展，贵金属即作成首饰，如《天水冰山录》所叙，定陵和江西益庄王墓出土物，精细镂刻都超过前代。较大型器物则成宣德炉一部，也是细刻细镂。）

至于另询各事，不是三言两语可尽。比如提如何继承古代造形及花纹问题，如就二问题充分学习过，心中有数，掌握了大量材料，谈“推陈出新”将不成什么问题。搞设计也容易得心应手。若心中无数，仅由抽象理论出发，末了还是回到理论，即等于只在做文章，缺少实践认识，对生产改进获益将不多。十年来我反复建议研究所应当有几个得力的人搞资料（应搞形象资料，才能改进生产），就是这个原因。如同上次搞“马”，稍微用点心，印出来即可收共同提高效果。若设计方面善于使用材料，根据这些马形试作成景泰蓝，或用作装饰图案，都会有新意，给人印象新！“大明莲”过于呆板，如用串枝花，从明清绸缎瓷器上就还有千百种既活泼、又秀美的各式串枝花可转用！造型上求突破即更容易。突破也有好坏，想造型改得好，还是首先得掌握千百种不同立器。如仅仅从旧景泰蓝作新的模仿，当然作不出什么“新”产品的！又如画面必开光，开光也即有各式各样，可以从旧有的各种工艺图案取法。

说得极其拉杂零碎，部分为便于记忆，即附写在尊信每条下。话有未尽处，望从电话中另约一时间（以一三五下午

为便），带这个信来面谈一下如何？为解决器形参考资料，从各种图录中选二百种适宜于试用到景泰蓝的，似不太费事，只要所中有此需要，即可翻洗出来。要想生产提高，主要恐怕还是如何想出个简便迅速的办法，把有用、具体材料分门别类送到生产部门去。这个工作对研究所来说，实比写写景泰蓝历史还重要。因为即以近年所见的瓶子而言，即缺少多样化。我们试从瓷、铜、玉等挑一二百好看旧瓶子样子还不容易？研究所能有二三得用的手，专来为生产服务，搞搞形象资料，有三几年积累，作用似比搞文字资料还大些。即或是在工作计划中，拟订要写几项特种手工艺，单弄文献也不成，还必需有人肯从实践出发，摸实物，不能钻入故宫库房工作，也尽可能充分熟习图录，把可以到手的图录翻了又翻，在这个熟透材料的基础上来写，就方便多了。来谈问题，笔下也有分寸多了。

说得零碎拉杂，望见谅是幸。

敬复候安好。

沈从文

九月廿三

王春立 通信时在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

19650925
北　京

致张兆和

妈妈：

日来天气转热，想到你大清早下地情形，一定穿得厚厚的，午上却不免近于“赤膊上阵”，辛苦得很！一切要量力而行，才是实事求是！王嫂已回来，家事简单。淑兰月底即将生产，必是一男娃娃无疑。我家小红红壮得很，十五斤重，只是包裹过多，又不晒太阳，致头大而颈脖不大硬，因之亦不算机伶。之佩一再想另找人托，前一阵还特邀二姐去另一家看过一次，有些好处（屋子大），有不如处（不如大姑医护知识扎实），虎虎和我均以为不动为得计省事。二姐也以为不动为好，今天还特别来谈了一次。并说之佩大致因贵，感拮据。不知我是否告虎虎，商量一下，月为津贴一个数目，你试斟酌一下。我一星期去看两次。

星期天大弟等均回了家，闻工作很忙。我这两天听了二报告，一政协传达，一文化部新部长（馆中传达），前者说文化下乡理由，后者谈各单位设“政治部”，及长期面对农村，工农兵方向的贯彻。永远将有三分二或三分一下乡干部，单位中则搞四好，行“三八作风”等等。二题似不同，实大致相同。同是要政治挂帅，定工农兵方向。我明天还将随政协车去良乡看一半农半读学校，有一天时间。粮票已送去，不知够没有？到乡下已

半月，过生活或逐渐能适应，饮食怕还有困难。我们担心的也正是这一点。怕食少事繁，不是持久之道。总得想办法从量上提高，代替质的不调。永玉下去时，带了油丸子数瓶。不知可以托作协便人为你捎带否。有需要否？我血压下降，只是送血不足即隐痛，用脑时工作效率不高，即供血不足原因。正在赶改那本大书[①]，越看越觉得毛病多，叙述易顾此失彼。十八万字尽日在脑中旋转，相当沉重。惟写小说有此相近经验。过去写小说只是好或不好问题。现在是一种客观存在问题的分析叙述，又限于材料、字数，思想性要求又严，很不好办！相当费力，不易见好。对这问题肯下功夫来从事写作的无人，但批评却可来自四面八方，因为牵涉问题过多，即再用功十年八年，写出来，人家还是容易说话，或从材料取舍上，或从措辞上，永远有话可说。真是一个重担。大致于本月底即可补充完毕，再送本馆看，再送部批，再发还整改。能到年底把各事办妥，已很不坏。如内容要求再高，提到新的方向原则上来时，大致最后只有搁下。即付印，也是对外而不许内销。若仅外销港澳东南亚华侨，那倒是对于他们一本有用处的书，因为图中实有许多少见材料和新的解释，能给彼等以知识也。内销作内部发行，送到生产部门和一般博物馆读者也不是坏事。只怕遇到批评家，从图像，从文字，都必然可挑出百十处错，也无从辩解。不得已最后付印将说明全删去，亦复可能。因为图省事，并且亦真正省得麻烦也。最担心的是我自己，只有我自己明白内中得失。

入秋转热，部分枫槭叶子已泛黄，真是大好秋光，望注意身体本钱。凡熟人多担心到此一点，别的即放心。开会忙，或尚在来日也。相熟人常见到没有？耀平去山西，还不即回京。在此日来所听到的，多系厂校外迁外调传闻，事实上熟

人工作还多照常，少有外调的。惟国家计划既系“分散为主”，许多厂校“一分为二”，一句话重要意义，便日益显出。虎虎等也可能要调动。文化部以至各单位政治部，均将成立。已有二人来馆蹲点，还不明白具体事如何作。抓思想使工作面对工农兵，戏好办，因为坛坛罐罐东西多，历史陈列似不怎么好办。但自然还是在试着办下去。我编的书照趋势看，说明部分也许可以全删，写个短短序言即成。将来序言也许不由我写，因为难措词。要用大家习惯的口气措词，我写不下去。（和历史本来不符合，不好写。但由别人写来，也许倒十分容易，不甚困难。）除非是康生在某一时重新有机会看到我原来说明，点了头，认为还过得去，此二年工夫恐终不免成为白费。即或如此报废，对个人说来，还是无憾，因为终究还是在此空白点上摸了一阵，得出些新的理解和认识，将来有人真要研究服装历史时，总还是要从这种基本功入手也。即或印不出，当成本馆档案性质供馆内参考，大致还是相当得用。但照目前趋势说，要求于这类工作，带常识性过得去即成了，求更深入，即不免近于琐细繁碎，馆中搞研究的人也不需要看，看不下。看来费神，也便会在某一时期成为资阶思想的。想来担心怕人。只能尽力之所及作去，不求有功，但愿无过，能无过，就很不错了。

余均好，不必念。

从　九月廿五日

写此信时，张兆和正参加“四清”工作队，在京郊顺义农村。

① 大书　即《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书稿。

19651014
顺　　文

张兆和致沈从文

从文：

我本想在二十日以前回来看看，现在不行了，二十日开始大四清，现在正积极为大四清做准备工作，从今天起开始四天“战地整训”，学习、总结过去一个多月来运动中问题，和个人思想上的收获。最近又来了师院体育系一批师生，新来的队员情况不熟悉，我们得介绍情况，带着他们熟悉工作。大四清一开始，工作就会更紧张些，什么时候回来，我自己也说不定了。

我需要一块混纺头巾，一条绒裤，绒裤不要最厚的，薄一点的好，怕棉裤太小穿不进。这两件事朝慧为我办一办，还要洗头粉和洗衣粉各二包。送粮票时交机关带“龙湾屯公社四清工作队”转丁甲庄四清队，包好捆扎好。能带一瓶鱼肝油丸子和胃舒平更好，胃舒平是准备着，看来是用不着的。朝慧来信谈谈二伯和你自己身体情况，龙谈参加制造天象仪，虎虎写信谈谈红红。信最好装在一个信封里寄来，已经有人说我“家信频繁”，虽属笑话，也应注意。

兆和

十月十四日

19651015
北　京

致程应镠

王逊本定下乡，因教课临时不让去。婚后生活美满。

流金：

日昨出版社来人，把我为你小册子需要写出的插图各部门照片已凑齐，内容还不错，大致不久即可付排了。一共似有廿来个。我这里编的《服装资料选》，也作了两百个大图，约十八万字说明，本已排好，估计不久当可付印。要求一高，恐层层不易过关，大致就这么搁下来，一切看明年情形了。也有可能，即此一切报废，作为存档记录。即不印也省事。因为草草印出，批评一来，可招架不住。

听说你将下乡，很好很好。北京已有大几万人下乡，北大文史系有一千七师生同去，美院工艺美院则全体同去。有的机关去三分一、二分一不等。部长、院长、馆长、局长……也均有下去的。工作可能比土改麻烦些。文化部动员报告时，认为党中负责同志说是下去的人是“受党的委托，去完成的光荣艰巨任务”，所以能下去参加一年半载，实在意义深长。

我们这里事事照常。北京今年常有东北寒流侵袭，因此得秋独早，一遇阴雨，即可穿棉衣。报纸上四大批评，在大

节前后廿天内，报刊上虽略加紧缩，此后或尚有文章出现。又或不多久即为另一新事代替。亦未可知也。此后写作恐不大好办，而批评则省事易学，因任何著作，若一经点首可以公开批评，总极容易用目下要求评倒也。新风气下将无疑还有不少过去“佳作”成为今日“垃圾”，特别是有影响的作品！并候大小佳好。

从文

十月十五

19651114
北　京

致张兆和

三姐：

回乡下已一礼拜，不知咳嗽没有？不大好即回来治，一切实事求是！务要小心，医生特嘱转告。这时小红正在家中，算是第一次正式回家，白天睡得很好。昨晚回来后，有点点咳，有三回拉，咳大致是无碍于事，因为咳声响亮。拉多些不外之佩给吃得葡萄糖多了些。今天下午，即将送回托儿所。孩子长得挺好，见人即笑，手不大动是衣服过厚，脚还喜“潭腿”，一会会被即可抖去！长得日益好看，双眼皮，睫毛长长的。小弟已去沈阳，明天即返京。大弟昨回家无住处，只好去小弟处住，今早去看大姨，找不着，即去看看三婶妈孝乐等。下午是否去看凌宏，不得而知。昨天学校女总支又找他去谈如何学毛著用到教学实习上问题，大致是还用得好的结果。两个孩子工作可以放心。之佩很爱孩子，也用功。二丸子夫妇已回到长春，有信来。二丸子也许今年还得来京一次。我们明天将去看南韩继地方农业，前后约十二个小时，还预定要到密云水库一次，焦庄户一次（看地道战遗迹），另外还可看三几个工厂，——安排即到下月半，所以照情形言，今年即开大会，也不可能出去参观了。景德镇来展览瓷器，为写了两篇小文章介绍一下，算是今年写得比较有分量文章，

分别在大公、光明发表。将来大致还得为江西刊物专写一篇，谈加彩艺术成就。日来血压还好，总维持在170/100左右，惟心脏常隐痛，还是供血不良所致。淑兰得了个男孩，长得挺好，送了一只大母鸡。王嫂去看过一次。一切都好。

你们工作一定相当忙。我们若去焦庄户，离你们工作点已很近了，或许还可碰到其他熟人！房中已生火，改小煤饼为大饼，经济适用，比较容易掌握，惟到冬天是否当得住寒气，还是问题。外边房子用煤球，初烧热一点，过一阵烟筒积灰日多，便适中了。你那些膏、丹、丸、散在乡下一定还有些用，但也得较好掌握，才不白费。

“日韩条约”草草通过，从发展趋势看，将来东北压力较大。特别是东邻政客，诡计多端，而对我东北又有传统幻想，将来事可以预料。若战事全面发展，东北必将受日本压力，以及突袭突击等问题，接连而来。印尼情况似仍在发展中，加诺兄威望下降，将日益偏右以求苟安。但新的“纳沙贡”可能仍维持，由平民党（即修）出面，但也有可能忽然转化。总之，恐得有二三月时间才明朗化。

从

十一月十四日

19651118

北　　京

复程应镠

流金：

得十四日信，知曾经短期下乡住住，并且写了村史乡史，工作一定极有意义。应当凡事重新振作起来，不怀任何消极感情为是！二旧诗很好，过些日子当为试写成个屏条看，如还看得去，即寄给你。我多年已不正式写字，新同事中也很少有知道我会写字的。至于政协中人，同在一处三年四年下去，且大多不知我是搞什么职业的，真有意思！

你说的文史系同人多不会写通顺文章，恐不只是一地一校事情，将是全国普遍现象，即历来以善写文章著称的北大文史新教师，也不免如此。这是教学改革的初步果实，一时不易回复，也许今后也不怎么需要。不必杞忧，必须看得十分自然，才符合现实。听南开一熟人说，国文系拟议中课程，五年中有二年下乡，三年学习，为贯彻少而精原则，一切专题课取消，只上文学史，由商到鸦片战争占十分之六（唐代诗歌上四堂共八小时），近百年占十分之四，重点在延安座谈会以后诸作品。毛诗有专课，讲一年，时间不详。……一切真是革命方式。但谈教改，恐还又得谈一年半载才会落实！真是便宜了许多懒人懒教师。凡事都在变，不足奇。学术刊物中一般水平都日益低落，文学刊物小说散文也不容易见到

较看得去作品，有比较见文字风格或艺术风格作品。这也许是我们本人“日趋衰老”的原因，并非什么“水平日低”。编者多满意即时能完成任务，就够了，很少听说有为此着急担心的。文学刊物编者很有不少来自西南联大同学。有一位熟人当时似学经济，近来已算“优秀”编辑。写得好或许编者反而看不懂，要出路也不容易！一个汪曾祺在老舍手下工作了四五年，老舍就还不知道他会写小说（而且比老舍还写得好得多），幸而转到京剧团，改写《沙家浜》，才有人知道曾祺也会写文章。类此事或许还不少的。要承认这个现实，不必杞忧。总的方向好就够了。（小说散文主要是在农村起作用，不一定总得老一套。）

你能有机会教作文，我觉得极可庆幸，为学生得好教师庆幸。务望十分热情十分耐烦十年八年作下去，对国家有益，有长远利益，事情十分显明。我可惜年老了，也无学校可去，不然，若教作文，教写短篇小说，也许还会再教出几个汪曾祺的。

这边全国政协也出门学习，有的已远走四川、江西，一月为度。我们老弱留下，一礼拜出郊外参观一次，座谈二回。我是个作事不怕困难却非常不会说话的人，五几年来，总听人反复说，自己却沉默听下去。经常是，出去看看似乎还对工作可增加一点干劲，至于听，总似懂非懂。但廿卅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同在一处，有医院院长，有国民党时代大官大军阀，有各种专家，听下来还是难得的机会，可以学明白许多过去不明白的问题。多久已不写什么杂文，也不大看文学作品，这一道大致是早成“交班人”了。

你血压不知好些没有。我仍在 180 ~ 170 间，近来控制饮

茶量，经常整日不喝水，只在吃饭后吃个苹果，血压却有日趋稳定势，高170低100左右。你不妨也试一星期看看，是否也有效果。我血压虽只偶尔上升到二百（一遇什么问题即二百），心脏总经常隐痛或抽痛，已成经常事。医院也肯定是狭心症。在目前一般平静生活下，似不太严重。若运动一来，我大致即完结了。很可惜，几十年学了许多，用的机会却不多。学文学，文字刚好稳住时，所学已无什么用处。改学文物，又已十多年，常识日益积累，似乎可以为研究、为生产服点务了，××一来，所学又将报废。岁月催人，不知不觉间即到了六十岁过四。照理到了这个年纪，应活得稍稍从容点，却经常在"斗争"呼声来复中如临深履薄，深怀忧惧，不知如何是好。想把点剩余生命用到国家最需要上去，也总像配不上去。相反，却眼看到一些老朋友，过去在国民党时代作官满得意的，现在也还是坐在黑色大汽车中，在什么集会散场时，从我身边风驰而过。我很觉得奇怪，是我始终不明白原因。这些人凭什么法术，总是不倒翁？我为什么老是不善于自处？也可说真正是"不学无术"！

国家凡事均欣欣向荣，但真正爱党爱国家，恐怕还应当深一层明白有种种困难，待一一解决，有个二三十年才算是站得住的富强大国。日帝军国主义者的复活，不是一件小事，凡是有过八年抗战经验痛苦的人记忆犹新，照目下情形虽不怕，但将来麻烦大致还是这一件事情。军国主义者对东北的幻想值得格外警惕！表面死心内中并不死心！

上海方面熟人见面时望致意。孩子在新疆想必很好，宗蘧应当放心！大家各自努力，不断改造不断前进。一切为了国家忘我去辛勤劳动，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可靠保证。

京郊有数十万青年在严冬中挖京密运河，一切军事化，大学教师也有组织参加的，大致明年五六月即将完成。学生多下乡四清，北大闻去几千人，并弱不经风的邵循正也下了乡。一切在大变，我们若始终用旧感情看新事物，将毫无何等意义。家中二孩子一媳妇均学工，将终身在机床边过活，身边只一女孩学画画，还懂画，对文学艺术欣赏力都还高，但是无用处！

弟　从文

十八日

19651120
北　　京

复张兆和

三姐：

天气一转冷，即担心你身体。得信，还是放心不下。我们礼拜二将到焦庄户参观地道战旧迹，下车后，一定可以看得到你住的村子。不知是否要就便为你带点什么。刘朴来吃了次面，说雷米封以照常吃为是，不要忽略，自以为一切已好。事实上身上小虫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在趁机伤人组织的。要照医生说，继续吃下好。我和朝慧已为把那笔款谈清楚，给了我们一个挂失的收据，三天后即可办正式手续，转人新存户，可放心。总数为八百，不是你说的那数目，可见老太太总是有一点不那个，幸好即时还记住号码，不然便对不上口径了。

小红红今天回来，说要住林家，因为之佩觉得大哥回来无住处，也不是事。那边冬天升了炉子，吃拉也许还可以对付得下，气候若好，礼拜天中上即抱回来看看，气候不佳即不回来。我觉得也有道理，听他们安排为是。

二姨父已去上海，不久可回。永玉等闻正在抢救旱，冬播，拉水上山，拉耧车播种，晚上开会，辛苦可知。但身体还像是对付得下去。馆中也有部分人在挖京密运河，闻一共有几十万人，工程极大。我们本定要去参观水库，也因为怕

妨碍人工作，不曾去。再下礼拜将去看石钢，也是一整天，相当累，但增长见闻也多。内中还有不少年在八十开外的人，也还能跟着引导干部到处转！据闻，全国各政协、人大及大专校不下四清的教师，都是在这样“开门学习”。人的动员相当多！

天气久旱令人忧虑。闻明春还将不免旱下去，恐是太阳上黑子作怪，影响到人间。中国土地面积特别大，所以压力也大，日来报上谈的事，正是为亿万人民和自然斗争一种号召！一点精神准备，老夫子处明后天或派大弟去看看。淑兰已生一男孩，送了只大母鸡，孩子听说长得极好，眼睛骨碌碌的转动，发极黑。或许比红红伶俐一些、二些。

日韩条约签订，日内外均反对。将以日本内部反对起的作用大。正有几百日本青年在此联欢，已开过万人反对此条约大会，可能还将继续扩大到各省市去。但真正能起作用，却是东京人民的斗争。印尼局势逐渐明朗，右倾势力抬头，这位“加诺兄”大致也将不尴不尬情形中右转弯，开步走，但走得到多远即起变化，一时还不得而知。总之右派势力日益抬头是事实。华侨大部分将受灾难性打击。印尼共受挫折必更严重，但这么矛盾明朗化也即正是对印尼共一回考验！要不要每天为你寄点剪报来？有不有时间读报？

炉子使用要万千小心，即在白天，也同样小心，不宜丝毫疏忽。晚上最好不用。棉被是否即刻需要？别的衣服还要不要？老太太首先得凡事实事求是，才算得下乡工作干部！必须保证体力真正过关，才不失下乡意义。大家都只为你体力担心，并不为你气概担心。

国际方面照南越趋势看，必将日益紧张。西贡越接近崩

溃，美帝必更想从狂轰滥炸中维持残局，增兵还在加速，而随时且可将战事引到柬埔寨边沿上。印度为配合局面也必然会叫叫嚷嚷，搞小动作，进行国际宣传。真正值得忧虑的或者还是日韩条约的加速军事化，因为日帝国主义者虽在美脚下践踏，却依旧对朝鲜和我东北幻想多，这种幻想会要影响到近十年中东方千百万人命运！

大弟到三婶家坐了坐，吃了顿饭，是送电炉锅子去的，不曾遇着大姨。大弟工作很好，可放心。小弟忙，瘦度在后退，一礼拜经常有四五次回来晚饭，东西多一扫而光。王嫂算得出他回来日子，所以每次回来还吃得好。大弟似乎也比夏天光景好。朝慧吃少量激素，下午烧似好了些，近日正为景德镇赶绘一套印花瓷用彩绘花朵，若有五七种制印后在外销上成功，今后即可以陆续供应。据来此的人看到花纹说，有新意，保会成功。因为那边生产量大，要的花纹多，特别是外销，想突破，照老方式不可能，新的试验可以大量进行，我希望过二三月后，能看到这种新花朵茶具饭碗上桌子！

新戏来京不少，票子多送了人，天气过冷，黄昏还家已不方便，因此不看夜戏。听人说，一般都还好，但主题多近似，因之不易如《白虎团》《沙家浜》成功，演演即过去了。电影多旧的，新的《秘密图纸》有十来处上映，实在不怎么好。纪录片也不易见精彩。要求高而限制大，一时恐不可能有什么大作品自天而降，诸事还得慢慢来！短篇作品《人民文学》白羽介绍的一位，不知你们看到没有。报刊上最多的是王杰诗和有关王杰诗歌论文，比雷锋还集中。从国家各个生产战线角度看来，必然是会起大作用的。南京美院闻将十

年不招绘画系新生，但大量收工艺系学生，我可能还可望把所学用得多一些些。

从

19651124
北　京

致张兆和

妈妈：

我们大伙“交班人”已到过了焦庄户，看过地道战遗迹，走了二百米装有电灯和通风设备也相当好的地道，还看过各种打靶演习，听过老英雄说故事。路上来往四小时，停留下约五小时。内中有不少八十岁的老人，季方夫妇也到，算是上了真正一课，开了眼。从那个村子景象，我体会到你住的村子光景，大致必相差不多，村中老年青年也相差不多。一路上的确很不错，特别是飞机场附近果子园，高高整整，如我国各处果园有如此细心管理，就真是够标准了。同行的多历史人物，计有皇帝溥仪，和蒋名下大小带兵官二十来位：（我试估计了下，大致管过一百五十万左右大兵！）而为我们报告诸事的，是当时唯一党员马福，据说全村子里只有一条枪。历史是极其有意义的。不知你们所住村子，是否也曾有过同样生动的故事？昨天幸好不太冷，中上有些风，不如报上说的厉害，当中还热了些，若今天去，便不免吃点苦，老年人恐受不了。这次是自带吃食的，除了有个老先生夫妇自带菜饭，从容不迫在会客室中进餐，余多简化，各啃面包一枚。虽前后经九至十小时，因为天气较好，车也较好，大家似乎还不甚累，惟晚上有戏，大多数均宣告放弃！

弟弟之佩均回来吃饭，总是在七点以后，幸升了炉子，诸事还方便，我告他能回来吃即尽可能回来，因为稍吃得好一些，把身体搞壮实些，才能更好些完成工作任务。这半个月以来，脸上似乎有了些肉。之佩食量经常敌得住我一倍，所以脸色很好，且不像过去那么一回来即有累倒样子。大弟一切很好，买了双讲究冬天用厚皮靴，大致得穿个十来年才会报废。（而今到处学王杰，他又照画了个王杰大相。）他们办公处大致都有暖气，在工作时因此衣都穿得较少，出外时也还不曾让冬衣全部上身。家中三个炉子已装上，我房外一个只礼拜六夜里升一次，星期天加点点煤球即对付过去了。市上虽宣称小饼煤种种经济，并说大饼煤今冬拟不再生产。经各方面试验，如小弟等情形，用小饼煤过得去，已不怎么热，朝慧房中用烧饭，却不甚经济，取暖用热力且不大够，因此依旧用大煤。只大弟房中用煤球，相当省，只是劈柴有一定消耗。大弟本星期去看了看老夫子，也看看凌宏，一切似乎还自然，这么也好。老夫子闻病势有好转，黑影缩小，精神相当好。我因事已二星期未去看看。淑兰孩子长得挺好。二姐已有十多天未见，天气转冷，已入零下若干度。也不好邀她来吃饭。她还说要之佩带红红去住一天，可以教会之佩许多照护孩子手续，也因天过冷不便麻烦。最不方便还是礼拜一早上得六点半后即送到托儿所，天还未大亮，两人不免有些狼狈。（落雪后将更加见得狼狈！）礼拜天住我这边，比较好些。但小家伙送走后，房子里瓶瓶罐罐到处是，且到处是尿片，还得王嫂作“善后督办”，收拾一摊子！孩子很健康，眉毛高扬，脾气特别好，大致将如她母亲一样，有“福”相。不像小弟小时肥胖中见机伶。大伯为她买了两个小玩具，

亏得他选得倒很合式！款已转清手续，将达九百数目。天气转冷，房中升有炉子还觉得脚趾发木，想起你们在乡下山村中，必更感觉寒气逼人，（衣够了没有？）晚上一定缩缩瑟瑟在被中不易安定。若要被子或先把我盖的上被托人带来，我暂用绒被，大弟一二星期不回来住也成。大弟工作已近结束，新近又派他和六七个人共同设计一新机床，又恐得有一二年时间作下去，暂时即不在机器边带学生实习。将来设计图作好，再下厂参加试制生产，情形即将和小弟差不多了。趁精力得用，党要做什么即照做，做完了又再换一工作。我看也很好。基础打在实践上，对国家得用。个人什么工作都摸摸，接触工作面广，接触人也广，也是好事。一切可放心。我半天去馆中工作，用书方便些，工作室极安静，因为五楼上七八间房中只两个人，却相隔甚远。惟房子里相当热，将解开衣扣作事还有些闷人（一出门可相当冷），并且读书能力和记忆力、贯串力似均在下降中。且感觉迟钝，真正是有日趋老迈势。血压下降，或者是极力控制饮水有一定关系。每顿饭后除吃苹果一个，此外几几乎从不用茶，也不再想喝茶或吃别的什么。饭量还维持一碗数目，药照常吃，熟人相见均说有"发福"现象，不知何故。每晚用两种药，另一种是刘朴带来的小粒"奴米拿"，同吃可以睡六七小时，第二天头不晕重，大致这也即是吃并不增长转有"发福"趋势原因之一。我想还将再稍减食量试试，会有好处。若明春还能维持血压在160/90，我或许也可以请求下乡四清一次，多明白一点国家事情。只是心脏不大好，总是隐痛，长住乡下是否相宜，还得问问医生。若照刘朴说的，则手提较重东西也不大相宜。所以若照过去那么再有一次逃往西南乡下，想如过去住呈贡

时肩扛．二火炉．手拖松毛一大捆，由车站赶到桃源，怕不大成了。何况还得有一年半载的“王祥卧冰”！想想这三十年过去，也真是一生奇迹，难得奇遇！这些事情和再下代说来，也将不免如我们听太平天国故事，总仿佛是三几百年前老事！新的一代或许还有新的灾难，即美帝为我们带来的种种。这些事也许可以避免，也许将于一年二年中会出现，到时红红却成了当年的虎虎，带着她上路的，还得我们！照日本近几月几篇重要文章看来，日韩条约一见实施，一二年内朝鲜就必然随时会有新的事故发生，特别是西贡方面傀儡政权的崩溃前夕，作为他们挽救崩溃的战略，东北问题更容易产生，可能性极大。印度为转移内部经济困难，也会作为美帝工具，而用苏米格廿一飞机和新的兵器在边上挑衅，……最讨厌的大致还是日军国主义者梦心幻想，为世界、为他本国带来的灾难危险性格外大。活到这一世纪的人，说壮丽也够壮丽，但是说痛苦也够痛苦！谁都明白战争带来的破坏性，但是谁也无能力使世界几种矛盾化为平衡。特别是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以为解除其本国经济上的危险和内部种种矛盾，最后总是战争，用扩大侵略的战争来作为最后一着棋。目下趋势已显明可以看出又到了战云四布的前夕，特别是越南问题的发展引起的局势，我们不准备忽然的突击，就将犯大错误！闻日本刊物竟有推测今年十一月我不受突击（珍珠港事件似即十一月），明年三月也会出现问题。因为估计彼时美军结集已完毕，而包围我国的所有大军用机场等也已完成，关岛、琉球及第七舰队的准备工作也已经差不多，且以原子弹一投我即只有投降。这种文章虽出于日人估计，也近于心理战一部分。由我们看来，南越事已够他们焦头烂额，向中国挑衅，

一时还不至于冒险。但总的趋势看来，随时还是会有事情发生。闻京密运河的发掘，即是备战工作一部分，平时可用以灌溉几百万亩京郊土地，战时万一水库被炸，也不至于洪水泛滥。南方若干省份已早作预防万一紧急处置。北京方面干部安排，也是不论夫妇一人在外埠工作，即将另一人也外调。馆中已有一同事照政策外调。小弟工厂已有部分入川，连家具也带走（怕那方来不及供应）。惟昨至郊外一看，却又到处在搞新建筑，有的规模并且相当巨大，可见从我方估计，打也不怕，炸也不怕。一切拟进行的建设，还是照预定计划进行。全国均在为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准备。

天气已相当寒冷，乡下山风必更大，你们是不是还得每天日夜各处走动？并且经常还得到三几里村子里去开会？要不要什么东西？咳不咳？消化力还过得去没有？"丸子"和"雷米封"务必经常服用。年纪究竟不比廿岁少壮，一切应实事求是为对，担不下的就不勉强。天气若过冷，炕上加点稻草可能暖和些，但恐山间乡村里稻草也许不是容易得到的东西。永玉等闻今年底或即可告结束，但学校无新生可教，或许还要再换个地区加一期，也说不定。南方艺术学校罗叔子等且有在乡下已二年的。传闻文史系毕业生将来有在乡村作干部一年的拟议，这与将来半农半读都是一件新事，一件有历史意义大变革，对国家显然会起重要作用的。个人担忧的还不是这些重大措施的执行能否顺利进行，却是城市人口的过剩，机关不能从事生产的干部过多。青年下乡工作，政治工作已做得相当多，下去的还是有一定限度。机关干部总永远是多过所需要以倍计。有的即在定额内，但长年累月下去，业务能力却无从作相应提高。这一点在学校年青教员中格外

见得突出，某些文化机关中也有相同情形，业务能力必须逐渐或加速提高，事实上有各种原因总提不高（内中包括科学院在内）。提不高，文化仗即不大好打！落后或空白点不易填补。

要不要报刊？还有没有时间看看报刊？怕你找不到信封，邮票也不便买，试为寄几个已贴好邮票的信封，或者写信方便些。

这里报刊上，广播台……到处是关于王杰事情，各机关的壁报和办公室墙上，情形相同。显然比雷锋学习又深入一层。也反映“备战”另一方式，是全国性和全面性的。

从

十一月廿四日夜

19651129
北　京

致张兆和

兆和：

小红红这次回来，一天到晚只想说话，口中哼哼唧唧。笑时即喊妈妈，上礼拜还不会如此表态！手足一解松，即大打大踢。惟还是不能站立。到晚上脾气不如三个月前，要吃要拉，使得之佩虎虎总是起身，小咳咳我也得醒。三母子似穿毛衣睡，系横睡大床。罚我在外，作爷爷也随同"降级"，大伯也回不来，可不是持久之道！但让他们住外房又怕吹风，病了更不好办！闻在托儿所已吃副食品，如面条、肝菜泥之类，到家中却不肯吃，大致处理不合规格原故。大弟不回来，可能在赶工，闻月底将结束。我们已看过焦庄户地道。本星期看石钢，计三天（也有只看一天的），多结合厂中报告与座谈，内中八十岁的老人也有不少参加。我坐下来时，心脏因供血不良易隐痛，坐在车上抖抖，倒反而好些，所以也去三天。今天忽然温度下降至零下九度，担心你被盖不够，半夜冻成什么，且易出毛病。拟电编辑处问问有无人可以托带。或有较熟人进城，你即托其带一下（不便来，我们即送至其家中）。家中诸凡照常，房中因烧煤饼，改了大的，似仍不甚暖，正合我需要。惟在桌子边作事，两脚易冻得发木，只能躺在床上用毯子盖上，才能回复。白天窗上阳光极好，惟想

到华北久旱，不免令人忧心。丁甲庄在乡下接近山区，水源必更枯竭，不知能否像南韩继那么打井取水，解决局部灌溉问题。我到焦庄户看，也在山边，听说有水渠，惟乍一看去，田地总是显得干瘪瘪的。梅溪心脏似乎因堕胎也有些不好，不严重，孩子们倒很乖。算算红红若到黑妮年龄，你这作婆婆的大致也早已退休了。昨天在车上看到个比黑妮小的女孩，说在附小上学，早上六点天未亮即离家。聪敏而自重。我家红红也得这么中用就好。看样子，红红脾气好得像她妈妈。

印尼右派得势，左派似尚无何等有效反应，不知何故。华侨牺牲大。一切仍在发展中。美五万人集会反对对越南战争，且在游行队伍中高举越解放军旗帜，场面令人感动，也是美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这种反战活动一定还在不断发展中，因为师出无名，对美国多数人民言，实鼓不起远向越南作牺牲劲头也。但统治者诸事欲罢不能，升级进行将仍有可能。至于日来报上说的大西洋部队核弹飞机警戒事，用意似在骗本国人民自造紧张，便于加强对内压迫反战运动。因为照“修”情形说来，欧洲实无任何迹象显得紧张处也。但若真的和中国作战到某种胶着状态相持不下若干月后，却有可能欧洲地区忽然宣布紧张，亦意中事。此一点美帝自亦在意计中，因为在越南一地区，即已充分显出其军事上弱点，即有庞大实力，亦无从充分运用，不易取胜。

19651212
北　京

复张兆和

三姊：

十号信得到，知还未收到托作协陈同志带来的棉被，棉被是前大几天由朝慧亲送至东总布胡同的，也许因为过重不便捎带，或托相熟人探问一声，上面写得清清楚楚。大小弟等均很好，一切放心。“业余创作会议”似已开过，日报上也刊载了些“心得”文章。惟人人上下真正关心的事情，还是越南战事的发展和日韩同盟的军事上的实施（二三年间若成为事实，即相当麻烦）。特别是后者值得警惕。

天气又转趋暖和，短时期还像落不下雪，农事问题，在乡下见闻必多些，但不知“京密运河”修成后，对京郊数百万亩土地，能普遍起作用没有。

红红回来，脸如倭锦苹果，整夜不哭，白日口中不断咿咿唔唔，已能站起一会儿，十分乖。不过一回家，家中即刻变了样子，房子中桌上到处是瓶瓶罐罐，和衣服尿片。直到我书桌也被占领，只好退出阵地，到外边屋子。大弟还依旧在天文仪馆打夜班调整仪器，身体极好，精神也好。小弟每天去虎坊桥展览馆，守在那台新机器边，一天工作十二小时，有时可能还得开开机器，解释问题。之佩去密云机床研究所开会数天，星期二还得去。我最近看了个新“维尼隆厂”，日

人为装备的，值二千七八百万美元，有千个工人，人多廿来岁，地无纤尘，全部自动线，印象甚好（听人说，北京有好些新式工厂，都差不多如此），全用电表操纵，年纪廿来岁工人，守在旁边而已。造成棉花有丝光，年一万多吨。明天还将去小弟工厂看看大车间，或许还派到张之佩作讲解员。看不懂什么，稍稍留个大略印象，明白孩子们终生守住的工作场所是个什么样子，也是应当的。

我在赶改《服装资料》，虽有三人小组，实近于独自为战。大约在一月中将重抄一遍，边抄边改，另外二人同意后，再送馆中龙、陈、韩诸馆长斟酌删改，再送康老过目一阅。上面点头，大致才有希望付印，且可望出来后不至于被人抓辫子，扣帽子。也许因其他事故，临时又搁置下来，也难预料。我已早把出版理想放弃，只老担心将来出乱子，因为内中牵涉方面极广，我历史知识有限，美术史知识也并不完备，工作真如打仗，指战员多，可商讨得失的人不多，真正"披坚持锐冲锋陷阵"还只是我一个人，很不好办！三月里大致将作最后决定。近来血压稳住，因不另喝水，只吃三苹果，菜多素食。心脏还是经常抽痛，坐桌子边久些，眼即有些浮肿。记忆力、理解力似乎在日益衰退中。读书难记忆，稿子一改也即便忘记内容。衣服问题告一段落时，即接续搞绸缎，也将编印一本选集。但工作若无两个手勤且准的美工协助，将有用花纹加速复原，三年两载下去，怕也难望作出什么显著成绩，全面清理不可能，只能就手边三五百材料，写三几万字说明而已。照我自己估计，常识更得用，大致还是帮助学校把所有工艺专业教材搞好，落落实，一本本印出来，对于明天教学还有用。因为究竟什么是"劳动人民优秀遗产，艺术成就"，以及彼此关系，这些事我知道的总还是比一

般在学校教书的多一些。但在目前情况下，民族关系、国际关系两者间在文章上措词最难把握，容易出乱子。且目前整个气氛，似在“战备情绪教育第一”紧张情况中，一切经常性事，虽要做也可以不做，有关文学艺术教材，谁也难于估计明年工作应有进展。科学院社会科学各部门，正在大举讨论吴晗关于海瑞戏剧和姚文元、戚本禹文章，就趋势言，将比谈“中间人物”和《早春二月》人数还广泛。因为史学、哲学在全国大专校范围内还是人数众多而问题多方。总之，在大学中教历史或文学史，一二年内恐不易落实。书越读得多，将越不好办，不仅教不好学生，也不利于教师本人思想改造。书读得少，接受新问题反而不至于发生抵触，易见功。我近来搞的一行，一切从实物出发，且突破了一般弄文物和艺术旧框子，对生产教学都还有用。但弄不好，也极容易成为“厚古薄今”。“学旧”本在有利于更多样化的“创新”，但由于教师底子差，喜空谈见好，怕务实把握不住本质，因此也乐意用“怕厚古薄今”为辞，盲目的敢想敢干走弯路，教出的学生多缺乏创造力，在学校拖毕业，又到工作岗位上去拖。拖倒极容易，艺术上见奇迹将无可望。所以今后若编图录，给这些新一代教师看，大致也是越浅越好，浅到一般连环画程度，可能会获得较大成功。但这就很不容易作到。

二姐已久不见，耀平兄去上海一阵，已回京，来谈了一阵南方情形。永玉家如常，黑蛮到永玉回来时，或已经比永玉高了些。你衣够不够？要什么来信提提。工作以随时随事问海珠为是，免弄错！

从文　十二